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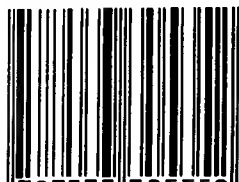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1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清〕曹溶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鈔本

一

古人幾部六卷

〔清〕陳允衡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朱之璠刻本

一九

孔庭神在錄八卷

〔清〕胡時忠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裏古堂刻本

一〇一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二一三

益智錄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一

顧氏譜系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

六三一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六三六



#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清〕曹溶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禎五十

宰相傳一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史部傳記類

崇禎五十宰相傳二卷 浙江巡撫  
標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  
官監察御史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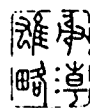
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此  
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蹟凡六篇前有年表一篇明  
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入閣辦事者亦相  
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  
輔臣至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  
其行事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實用  
流篇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明戶相承邪正雖殊植  
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傳雖分列五十人之大者其成基

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闕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畧蓋以為  
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閻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  
閣行日各補之非流意矣此書橋李詩系作崇禎五十  
輔臣傳五卷其實為傳六卷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  
所載行事與明史詳畧相參亦可互資考證焉

同治辛酉五月日丁學使紹周科試杭州府屬童生出題之日  
適閱是書檢錄提要心有所繫遂字輒有附議  
曰閱是書藏書史曰從宏光案錄其列宏光六月表並  
可嘆矣因附數人識



崇禎五十宰相傳



倦園老人重訂

凡修碩問。歷駁聞者。一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觀覽云爾。

宰相年表序

人臣至宰相。極矣。君道之盛衰。由於相業之隆替。史記以來。班、可考也。雖其間世代不同。氣數亦異。要不得曰下不能獲乎上。人不能勝乎天。為相臣者。亦將如之何哉。若乃君擇臣。亦擇君。此區、庶幾之末。非所語于相臣也。以十七年之帝祚。而相者至五十人。此五十人者。不可謂非天地之貽以棟樑。祖宗之漸以培養也。歷三百載以來。援之乎千萬人之上。而富貴利達。功烈泯焉。無以副當寧之勤求。即無以厭海內之想望。遂使感時傷事者。痛心疾首。無所用其責備。不得已咨嗟歎息。徒歸咎於人主。以為求治太急。輕于用人。始則失之不明。繼且失之不慎。破格而終于病。推誠而伏以奸。用舍進退之間。幾、乎惟日之不足。迨煬、竈燎原之後。國破家亡。同歸于盡。君不任受過。臣亦不任受罪。是非不章。本末因究。悠、悠、千古誰寔辨之。嗟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帝不專為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





宰相年表

天啟七年丁卯是為即位之歲以明年改元

十一月左柱國少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黃立極  
馳驛回里。十二月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朱宗道吏  
部左侍郎楊景辰入閣辦事。起陞禮部侍郎李標周  
道登吏部侍郎錢龍錫諭德劉鳴訓俱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

崇禎元年戊辰

三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施

鳳來為太傅。張瑞圖為太保。俱馳驛回里。起復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韓爌

五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李國  
樞馳驛回里。六月朱宗道楊景辰馳驛回里。加李

標周道登錢龍錫劉鳴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十二月

劉鴻訓革職。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

正月周道登致仕。黃立極被察。施鳳來楊景辰開

住。張瑞圖朱宗道議處。十月陞吏部侍郎成基命

三年庚午

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錢龍錫回里。十一月  
起復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  
宗督師出鎮通州。十二月以禮部尚書何如寵錢象  
坤侍郎周延儒入閣辦事

加成基命太子太保進文淵閣。韓爌李標回里。錢

龍錫削籍。加孫承宗太傅回里。加何如寵錢象坤

周延儒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六月以詹事府禮部尚

書溫體仁吳宗達入閣辦事。七月加溫體仁吳宗達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九月成基命回里。十一月加

何如寵周延儒少保進武英殿

四年辛未

何如寵錢象坤回里。李國樞卒

五年壬申

加協理尚書鄭以偉太子少保入閣辦事。禮部尚書

徐光啟進東閣大學士。加周延儒少保吏部尚書進

建極殿。溫體仁吳宗達少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

周道登卒



六年癸酉

周延儒。馳驛回里。鄭以傳卒。加溫體仁少保。吏部

尚書。進建極殿。吳宗達。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徐光啟。太

子太保。進文淵閣。召何如寵。不至。陞禮部侍郎。王

應熊。何吾驥。為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南京禮部侍

郎錢士升。入閣辦事。

七年甲戌

加溫體仁。吳宗達。少師。進中極殿。王應熊。何吾驥。錢士

升。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八年乙亥

王應熊。馳驛回里。七月。陞少詹事。文震孟。改刑部左

侍郎。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十一月。何吾

驥。文震孟。回里。吳宗達。回里。

九年丙子

錢士升。馳驛回里。欽取禮部尚書孔貞運。黃士俊。賀

逢聖。禮部左侍郎林銓。入閣辦事。陞張至發。禮部尚

書。五月。林銓。卒。十一月。加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

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吳宗達。文震孟。卒。

十年丁丑

六月。溫體仁。馳驛回里。黃士俊。回里。八月。陞吏部

侍郎劉宇亮。詹事傅冠。為禮部尚書。右僉都御史薛國

觀。為禮部侍郎。同入東閣辦事。

十一年戊寅

張至發。賀逢聖。回里。孔貞運。回里。陞薛國觀。為禮

部尚書。改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升協

理侍郎。方達。年工部侍郎。蔡國用。俱為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陞大理寺少卿范復粹。為禮部侍郎。入閣

辦事。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溫體仁。卒。改劉宇

亮。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察各鎮兵馬。傅冠。方達

年回里。

十二年己卯

程國祥。回里。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進文淵閣。劉宇亮。回里。八月。楊嗣昌。賜尚

方劍。督師。欽進禮部右侍郎。姚明恭。協理侍郎。張四

知。戎。改侍郎。魏紹。秉。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程國祥。卒。加薛國觀。蔡國用。范復粹。少保。吏部尚書。



進武英殿。加姚明恭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張四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魏怡兼太子太保。

十三年庚辰

蔡國用卒。姚明恭回里。欽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禮部左侍郎。陳演兼東閣大學士。加楊嗣昌太子太保。加謝陞少傅。進建極殿。薛國觀開往。

十四年辛巳

范復粹回里。楊嗣昌卒於任。四月。召周延儒。張至發賀連聖。八月。薛國觀賜死。何如寵卒。十月。周

延儒賀連聖入朝。張至發不至。加周延儒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張四知少傅。吏部尚書。進武英殿。魏怡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演禮部尚書。俱進文淵閣。

十五年壬午

正月。召周延儒賀連聖謝陞入殿。上降拜。四月。謝陞削籍。命周延儒視師。累加太師。賀連聖張四知魏怡兼駢回里。陞陳演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六月。以禮部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戎政尚書吳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一月。召王應熊入朝。賜金幣還。

十六年癸未

加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太子少保。五月。以侍讀魏藻德入閣辦事。周延儒回里。六月。陞魏藻德禮部侍郎。八月。徵周延儒聽勘。九月。欽進少詹事。李建泰為禮部尚書左副都御史。方岳貢為禮部右侍郎。入閣辦事。十二月。周延儒賜死。吳姓遣戍。

十七年甲申

正月。以禮部尚書丘瑜工部尚書范景文入閣辦事。改李建泰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督師。二月。蔣德璟致仕。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河道。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總督漕運。屯練三月。許陳演乞休。李建泰被執。京師陷。范景文死之。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皆以持掠死。

論曰。甚哉遇合之難也。古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若之何有其時而非其人乎。倘所謂遇合。抑亦僥倖焉。非若為天受錄。夢卜載車而求也者。顧以莫之致而委之也哉。余昔從諸君子時。先後出處。知之甚詳。竊嘆諸臣。類皆一時大有為之才。視庸流萬輩。相去甚遠。而旋登敗地。不免持



祿○固○無○能○為○主○上○畫○一○辭○以○至○人○事○盡○幸○天○意○莫○撓○或  
及○身○而○墮○或○旋○踵○而○敗○功○名○喪○失○家○國○淪○亡○至○今○回○憶○往  
事○宛○如○向○首○官○人○何○數○開○元○天○寶○間○遺○事○不○僅○為○君○臣○傷  
遇○合○也○豈○不○惜○哉○

宰相列傳序  
余既序相臣年表年表之義紀時不紀事也雖出處之次第固詳而進退之始末未顯恐無以縣生平以示後世于是考之國史參之見聞畧舉其大端著為列傳分為六則而系之以臆斷焉

宰相列傳一

錢龍錫 孫承宗 劉鴻訓 何如寵 錢士升

李標

周道登

韓塘蒲州人。泰州人。士辰進士。以廉吉士官禮部侍郎。庫中陞尚書。入東閣。知經筵。累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孤介。稟清修。無欲。當紅九議起。禮部尚書孫慎行。以色藏禍心。參舊輔方從哲。塘以耳目聞見。證明其不然。既秉正。以嫉邪。又不為黨。同代異時。論議之中。子六月。副都御史楊建。奏親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羣起攻擊。忠賢懼。慙。塘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塘曰。我不能也。身自爾作。爾

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塘。假以票擬不當。降諭切責。塘疏引咎求斥。畧曰。臣以謬劣。僞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行宵旰之憂。忠直尚摺。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安。在聖世。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還之懇。此皆罪狀之大。且重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弱職之戒。疏入。忠賢益惡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頒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著馳驛回籍。時瑞逆



頭著。獨技間。可謂先幾之稽。李魯生復泰論之。謂三年莫展一等。坐削奪。且捕及家奴。追職究擬。幾罹大禍。崇禎改元。欽召復相。正人多所倚重。表崇煥東江一案。錢龍錫罷。煥以閣務既同。分宜引罪。連章乞休。大用未竟。天下惜之。

孫承宗。高陽人。甲辰榜眼。官少宗伯。以謫兵部。輔府。並開學。累加少師。乙丑。楊維垣疏糾柳河之役。蘇兆先劾勅之。皆瑞意也。遂回籍。已。已。起家督師。鎮通州。庚午。加太傅。李標。高邑人。錢龍錫。華亭人。俱丁未進士。同進。登。吳江人。

戊戌進士。劉鵬訓。長山人。癸丑進士。皆以館選。游歷翰林。天啟中。同遭瑞錮。丁卯。即位之初。以人望起。而間。同陞禮部尚書。並東閣大學士。屢奉旨對。向用頗殷。戊辰冬。御史吳玉。奏初。樞臣王在晉。因及張慶臻。改勅事。以主使中鵬訓。上諭。標等曰。卿如何不奏。祖宗有法。朕不敢私也。標等再三申辨。以國體為重。且曰。臣等四人。事同一體。若鵬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於是鵬訓革職。而道登得請。既而欽定逆案告成。黨人銜龍錫。至其事。標贊成之。借言東江失事。龍錫定授計表崇煥。又嘗薦之甚力。故崇煥處以極利。

而龍錫鵬。我。更遣成。標亦去位。

何如龍。扣城人。乙未舉進士。未廷試。戊戌。選入中秘。旋歸。泰。登。階。後。強。半。林。下。戊辰。官。禮。部。尚。書。台。對。稱。旨。因。大。拜。周。延。儒。當。國。權。勢。日。盛。如。龍。以。座。主。門。生。引。退。回。里。迨。延。儒。放。歸。上。念。如。龍。清。慎。復。召。入。閣。辭。不。出。天。下。高。之。

錢士升。嘉善人。丙辰狀元。以南京禮部侍郎召入閣。蓋異數也。丙子四月。武生李璉。請搜括巨室。助餉。士升擬下之法。司上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僭端倖進。實繁有徒。而璉乃倡為僭紳豪右。輸官指侵之法。此。表。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至此。且所惠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指侵之。此。泰。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而。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時。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舉。已。足。致。之。毋。庸。汲。又。經。歷。吳。化。經。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士升。性。和。易。無。物。不。作。而。嚴。正。之。氣。自。在。故。當。歲。灼。天。之。日。家。食。數。年。及。登。政。府。又。恬。淡。不。久。于。位。



文震孟長州人。壬戌狀元。清標絕世。有先祖徵仲之風。為孝廉三十年。名聞海內。固已物望咸歸矣。及第後。首疏斥瑞。幾中老法。輔臣韓爌力救之。僅落職。尋以瑞修前隙。廢熱編氓。隱居吳下。戊辰環召累官。少詹乙亥七月。以進講春秋稱旨。特簡入閣。一時士大夫相慶得人。然非溫體仁意也。會給事許譽卿補南太常。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遂疏糾譽卿。震孟擬旨止奪。譽卿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震孟朝罷何吾。嗟嘆息于閣中。亦同去國。論者謂朝陽之端一鳴驚人。鳴桑為之。

托其吭可慨也夫。

張至發。淄川人。辛丑進士。由知縣官刑部侍郎。己亥。誠獻得上意。改禮部。辦事東閣。戊寅。回里。辛巳。同周延儒。賀逢聖復召。辭不出。至發性平恕。中立不倚。終其身不樹黨。人亦相與安之。東山不起。時為之。亦志為之也。賀逢聖。江夏人。丙辰榜眼。為人清介。不競進。以資叙官禮部尚書。丙子。欽取入閣。戊寅。回里。辛巳。復召入朝。同周延儒。謝陞。蒙上降拜。逢聖感南北之倥傯。無以報稱。君父。又與延儒不合。以病告歸。未久。賊陷武昌。逢聖死之。

范景文。吳橋人。癸丑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自其束髮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華仕東昌司李。平刑敬獄。多所平反。山東嘗大饑。景文條行荒政。全活億萬人。徵入為吏部。獎恤抑撓。海內翕然稱之。乙丑。典選。疏請清仕。路養士氣。以勵廉耻。杜請託。奸人恥。側目之。時相魏廣微。以御曲多方招致。將笑除異已者。景文侃。爭執義。不為徇。李魯生。薦同邑兒女親王。建泰。同年張九賢。魏忠賢許以部屬。起用。景文謂二臣。一以不謹。一以貪察。處力持職掌。不肯下停。汪慶百例擢副使。瑞下部。以吏糾起。又有添註。少卿。

之旨。景文曰。職掌無此。推竟以副使登故事。二親志甚。威氣侍之。會景文病。歸却執。永綢不出。而其父官南僊部。即強項不拜逆祠。禍且不測。未幾。崇禎御極。起家太常。開府中州。以勤王功。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再晉南京。古都御史。兵部尚書。獻賊蹂躪江北。賴景文調護。陵京無恙。己卯。疏救御史成勇。生私黨。削職。壬午。召為刑部尚書。癸未。改工部。甲申。正月。進東閣辦事。聞賊逼京師。景文請駕南還。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廷議未果。都城陷。景文死之。



宰相列傳二

徐光啟 何吾驄 判字亮 方連年  
謝光啟 謝光啟 親招素 吳 姓 親孫德

徐光啟上海人甲戌進士生而穎秀有敏悟嘗精天文曆  
數之學因星爰陳言裨益政治上心識之官翰林士申入  
閣有崇禎曆書行世未久卒於位

何吾驄香山人已未進士由庠常官禮部侍郎癸酉陞尚  
書入東閣與溫體仁不甚合乙亥致仕

判字亮綿竹人已未進士丁丑以吏部侍郎進東閣戊寅  
請饒改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師時大帥左良王敗河南

賊于內閣上聞其步兵掠切責之字亮不自安因告病  
回籍

方連年遂安人壬戌進士歷官少詹戊寅陞禮部尚書入  
東閣嘗以偏倚典試湖廣策問數千言皆切時政親忠賢  
深惡之遂削奪蓋嚴氣正性如此入閣後不合時宜數月  
即罷相

謝陞德州人丁未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官郎中不附時  
局累至尚書有清春獨與何吾驄文震孟相忤時論為之  
不平丙子冬上命指奏數年銓政大弊覆奏不稱旨因詰

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云綱目太密使中外  
束手且平賄陞轉必優京卿甲科反稱京卿未必勝外官

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定心體國之道於是  
陞罷職已卯春上以保舉考選奉行不實復召陞一切  
條用新法卓異則蘇州知府陳洪謐以通賊削籍松江知

府方岳貢以通賊奪官考選則請命貢士併歲貢二百六  
十二人俱補部寺司馬以及推知上是之遂進東閣辦事

壬午元旦召入殿廷親承降拜四月給事倪仁植上言臣  
初拜官例謁閣臣言及兵餉陞曰皇上自用聰明察一為

務天下俱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親昭乘皆縣人丙辰進士由知縣歷官兵部侍郎已卯入

東閣天啟中疏薦周士樸以忤織監宜用士樸一事楊建  
所引為親忠賢罪者也璫意大拂以為市恩勒令回籍過  
潘士良于德安士良感額曰予已為管察而來如婦失身  
不可贖矣昭乘曰何不早退士良有慚色昭乘果矯以

潔白稱  
吳姓興化人癸丑進士由知縣行取御史辛未奉命賞金  
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七千餘人授官兵部侍郎壬午故



卜上震怒。處分李日宣等。乃以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既而閹賊獨獲上命。姓督師辦賊。久之以這留遣戍。親德通州人。庚辰狀元。召見于文華殿。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先後擬數百言。更自陳戍宣城守功。上心識之。下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四十頃。歷十間。其下遞減。下部議。德爭之。遂寢。辛巳十月。請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掛上然之。隨諭朝臣。訪徵辟。以稱破格旁求之意。十一月。請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侍漏者俱露立。毋

敢入直舍。癸未五月。以侍讀學士入閣辦事。請命勅臣子弟親騎射。六月。召見諸生蔣臣于中左門。陳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倘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馬嘉植糾正之。德德力寢其議。甲申二月。進禮部尚書。德督河道。使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即潛逃。遂止不遣。京師陷後。賊迫脅獻金。自勒而死。德德以書生新進。受知甚殷。國朝文臣早達。無出其右者。  
李建泰。曲沃人。乙丑進士。歷官少詹。癸未入東閣。甲申正

月。李自成僭號改元。授偽牒于兵部約戰。上憂之。臨朝而嘆曰。諸臣無能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建羌部。召募忠勇。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控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行之。聞數日。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啟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不利。行師。建泰有與不數武。杆折。識者危之。既出都道。關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資財無以佐軍。進

退失措。逗留畿內。二月。師過東光。不輯。士民閉城自守。建泰怒。攻三日。破之。三月。建泰上書請駕南還。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廷臣議。撫軍江南給事先時亨大。替止之。廷臣遂不敢復言。賊至保定。建泰已病卧中軍。郭中傑隨城而降。賊入城。守御史金毓峒全家死難。而建泰被執。方岳貢。谷城人。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為松江知府。有政績。在郡十五年。以通賊奪官。壬午起陞漕運副使。癸未入覲。上諭各官薦將材稱旨。擢副都御史。因上言四事。請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材於



部伍上納之。尋拜東閣大學士。甲申二月。進戶部尚書兼  
兵部提督。運屯練濟寧。未果。京師陷。被刑不食死。

宰相列傳三  
成基命黃士俊錢象坤林復姚明恭張四知程國祥孔貞運

成基命大名丁未進士錢象坤會稽籍山陰人辛丑進

士並已入閣鄭以偉上饒人辛丑進士壬申入閣以上

皆由庶吉士孔貞運句容人已未榜眼黃士俊順德人丁

未狀元林鈺同安籍龍溪人丙辰探花並子入閣傅冠

進賢人壬戌榜眼丁丑入閣程國祥上元籍歙縣人甲辰

進士由知縣歷官戶部尚書范復縣人已未進士由

推官歷任大理寺少卿並戊寅入閣姚明恭新州人已未

進士張四知費縣人壬戌進士並已卯入閣蔣德璟壬戌

進士黃景昉乙丑進士並晉江人壬午入閣丘瑜宣城人

乙丑進士甲申入閣已上皆由庶吉士其生平仕宦烜赫

一時無聞大節者不悉書



宰相列傳四黃立極 施鳳來 張瑞國

黃立極。元城人。甲辰進士。天啟中。以禮部侍郎入東閣。與施鳳來。張瑞國等。同附魏忠賢尸位。養奸為正人君子所恥。丁卯。錦州奏捷。三殿告成。各叙功立。極實首倡之。致忠賢子弟。倖安。平東平之爵。而封王。及兩功並封之議。獨未已也。朝臣增級賜金。監觴無紀。官保尚書都憲常僕幾於車載斗量。而錦衣無坐處矣。且二功謝恩之日。即賜湖拳騎之日也。崇禎登極。後立極知罪無所容。因乞骸骨。朝廷仍以元輔除重之。予告加太保。蔭子一人尚寶司丞。又明

年京察被處

施鳳來。平湖人。丁未榜眼。張瑞國。晉江人。丁未探花。李國樞。高陽人。癸丑進士。同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大工成。並加少保。兼太子太師。瑞敗後。鳳來瑞國俱被察典。刊名逆案。而國樞倖免。

朱宗道。蕭山人。甲辰進士。楊景長。晉江人。癸未進士。同官翰林院學士。錦州捷報。疏稱魏忠賢功德。揄揚鋪張。嗾呼舞蹈。以為朝臣倡。崇禎初。循資入閣。旋以公論漸彰。各得閒住。

宰相列傳五周延儒 溫體仁

周延儒。宜興人。癸丑狀元。歷任禮部侍郎。崇禎初。召對廷臣。上目視之曰。常時召對卿等。當面別無一言。只有這官。奏了幾句。今自奏職名。已已冬入閣辦事。癸酉正月。宣府巡視太監王坤。奏劾延儒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何議論之多也。志道奏曰。坤初輔臣。舉朝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紀綱惜。非為諸臣惜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

借坤疏要挾。誠巧倖也。復詰至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脩。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退。志道延儒遂放歸。辛巳四月。復召延儒入朝。初丹陽監生戚順。及虞城侯氏。共歛金為太監。與秉間。因延儒再起。禮部主事吳昌時。力謀之。果得再相。壬午元旦。召延儒及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帝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真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延儒愧謝。四月。命延儒督師。會天氣漸寒。兵不戰而退。延儒乃奏捷。班師。加太師。時人譏之曰。出關一月。無消息。



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延儒受賄縱敵。上領之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爰色曰。他邊疆即勿論。俾辱我親藩也。不甚於薄城乎。延儒為之汗下。癸未五月。糾道郝炯蔣拱宸何倫。劾論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連。竊附延儒。行私納賄。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連又延儒之罪人也。延儒罷。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面質總督范志完。縱兵行賄。演祚因奏延儒倡權納賄諸狀。上怒。即逮其幕客董廷獻。尋誅志完。徵延儒聽勘。延儒當中外交訐之日。不

能為上畫一籌。然受眷特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甚易。諸璫日夜伺隙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急之。迫行遣之後。上意猶搖。諸璫乃盡發其蒙蔽。至是。聖怒不可回。延儒遂賜死。方延儒之升也。門生張濟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盡反前轍。向之所排。更接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博既後。世奇遠推勢。而延儒左右。皆昌時仲連輩。以至於欺溫體仁。烏程人。戊戌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與侍郎錢謙益門戶不同。會戊辰拔下。謙益名列第二。而體仁不與。因疏前御史陳以瑞。嘗忤謙益。與汪文言。僂昌期相表裏。其典

試浙江省。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關節得雋。今故小大典。豈容濫竿。上乃召對文華殿。廷臣皆不直體仁。體仁指廷臣為黨。以激上怒。於是攻者四起。上俱不問。庚午。入東閣。斥。自守。不殖貨賄。時上英明。恨廷臣苞苴。狀獨信任體仁。久之。希罷用事。尋私黨排異。已日與士大夫為難。攻者竟無虛日。至滋陽知縣成德。盡發其奸。逮錦衣衛獄。其母張氏。同體仁與出。轍道詣之。至不堪。前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

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千戶楊光先。亦再疏奏論。并指自隨。既而撫寧侯朱國弼。勸體仁私唐世濟。受霍維華金。上奪國弼爵。而世濟成邊。體仁不安其位。未幾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薛國觀。韓城人。已未進士。由推官行取。給事。側身門戶。嘗奏。詹九升。賤士。任熊明遇。正人多側目之。歷官金都御史。



丁丑以溫體仁授入東閣。上頗向用之。已卯考選科道。吳昌時首擬。吏糾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得礼部主事。謂國觀所為恨之。庚辰六月。擬諭失旨。勒令閣住。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對曰。使厥術得人。朝士何敢賄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日偵其陰事。既而被劾。削籍。給事袁愷再疏劾之。併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俱下鎮撫司訊之。下都御史葉有聲於獄。皆以通賄。國觀也。株連甚衆。國觀疏辨。袁愷誣劾。出吳昌賢之意。上不聽。辛巳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急於功名。自

金。憑鑒登政府。欲自結於上。會上憂國。因導以借餉。曰。外則借伸。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徵。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自免。適皇子病。最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大悔懼。國觀又忤化民。遂敗。國觀事發於東廠。而昌時實啟其機。昌時甥王陞。彥。以通賄。籍沒臨刑。呼此舅氏所致。我若有言。恐累名教。其後昌時生。欺。伏於此。

楊嗣昌。武陵人。庚戌進士。由教授歷官宣大總督。丙子奪

情起復為兵部尚書。丁丑十一月。疏請限勦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新裁要害地方。提兵合勦。俞當上旨。戊寅四月。熒惑星見。嗣昌上言。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戶部主事李鳳鳴。和其說。給事何楷解學。五糾其謬。上不問。六月。召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上命大禮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其朝講召見如常。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叙。上命併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以兵部侍郎。提督宣大。

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非常破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召見群臣於平臺。道周極詆嗣昌。嗣昌謂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但明旨迫切。不敢有違。乃道周自言不如鄭鄞。以杖。母。行同鳥獲。道周又不如之。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鄞。上悅其朋比。情。擢劉同升。偏修趙士春。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而劾嗣昌。俱請調有差。已卯六月。張獻忠降。而復叛。羅汝才九營。俱起應之。左良玉追及大敗。而還。失其符節。事聞。良玉戴罪殺賊。革督帥熊文燦職。初文燦與



副昌深相結納。副昌與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副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是時方借鄭鄭以傾道周。讞駁愈重。遂磔鄭於市。而賜副昌尚方劍。併銀印金牌。蟒行。出師之際。莫過於此。十月。副昌至襄陽。入文燦軍中。建文燦入京師。論死。棄四市。以塞人口。謂良玉可倚。以滅賊。請拜為平賊將軍。復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監紀。庚辰二月。給副昌萬金。賜斗牛服。又海驢。美駟馬各一。金鞍二。副昌調兵會勤。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駱太白。

三月。副昌軍次荊門。立大勦營。五月。羅汝才七股盡入蜀。副昌撤元吉扼夔門。與石砬女帥秦良玉兵合。副昌又以左兵進止。多不從節制。乃密疏於朝。請以副將軍賀人龍易之。人龍所挾陝兵。驍勇善戰。以多擁降兵。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懇副昌。副昌已諾。後因中制不果。人龍怨而良玉疑。自是兵勢日離。副昌憤事不可為。旋有病。明年襄城破。守將李萬慶死之。副昌亦以病卒。聞。

宰相列傳六  
吳宗達 王應熊

吳宗達。武進籍。宜興人。甲辰探花。庚午入閣。與溫體仁同相。六年多所依順。庶吉士鄭鄞。母為宗達女弟。鄞負才名。氣節薄於事。宗達恨之。因揭其枝母墓。妄發體仁入達。達鄞下獄。仕路皆為不平。故宗達畏人言以告。

王應熊。已縣人。癸丑進士。由庶常官。少宗伯。癸酉為周延儒溫體仁引薦入閣。人望未孚。明年御史吳履中劾監視內臣。併奏應熊因求去。不允。又明年言路相狎。以為摸稜後身。應熊遂免。壬午。周延儒與廷臣異議。復薦以自代。資為

援也。已而陞見上。覺之。應熊請老。賜金幣還。癸未召至。上不見。因辭還。

蔡國用。金谿人。庚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考選御史。天啟中。嘗以條議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又薦趙興邦。興邦亦疏稱之。曰名臣。頗為仕途所非。後官工部侍郎。上方欲故卜大典。僅屬詞林。因及國用等以示破格。既入閣。浸無表見。惟庸。養福而已。未幾卒於位。

陳演。井研人。壬戌進士。累官詹事。庚辰進東閣。壬午六月。召羣臣於中左門。詰問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會推大典。自



當矢公矢慎。昨投卜。監舉徇情。如房可仕。張三謨。宋政等。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又責吏部章正宸。何南道。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獄。尋。戍。邊。削。籍。有。差。初。演。為。所。親。廖。惟。一。試。御。史。考。核。託。可。仕。為。之。地。不。納。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遊。西。苑。演。從。密。奏。之。故。有。是。譴。演。庸。碌。無。能。見。上。憂。秦。寇。謂。不。足。慮。甲。申。二。月。賊。勢。漸。逼。京。師。演。不。自。安。乃。求。去。三。月。京。師。陷。李。自。成。拷。朝。臣。獻。金。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仍。受。刑。不。可。忍。以。楚。

論曰。黨人之禍。自古已然。漢。唐。次之。而宋為甚。其所以為。雖諸臣賢奸較異。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則不然。臣非甚惡。君又至賢。無亡國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則黨禍之中於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久之成痼。一旦頃刻。不可復甦。其積漸使然也。蓋自四明當國。其時東林諸君子。以道學名於世。浙人起而爭之。而黨以立。齊楚四方之士。趨風捕影。轉相舍射。而黨以盛。其根原則國本也。其發端則挺犖也。紅丸也。移宮也。是為三大案。借三案者。為察典。為年例。為封疆。而總之以東林。浙黨。為。

分之而不欲其合者。德清也。合之而不能不分者。福清也。皆政地也。政地不足恃。乃求與援。與援成。而政地若授之。柄焉。然則煽禍者。瑞也。而使之煽禍者。則政地也。丁卯以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戶相承。衣鉢相禪。邪正雖殊。其為植黨則一。是故蒲州韓爌。高陽孫承宗。德福清葉向高。去。而崑山顧秉謙。南樂魏廣微。進矣。元城黃立極。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楨。附顧魏者也。反正之初。未及去。援及蕭山朱宗道。晉江楊景辰矣。高邑李標。吳江周道登。華亭錢龍錫。長山劉鵬。訓起自田間。

讓蒲州當國。以先贊中興。逆案定。而黨人側目。借袁崇煥以饒舌。而華亭得嚴譴。蒲州不安其位矣。高陽出鎮。得匪虛拘乎。文華召對。宜與周廷儒實左袒。烏程溫體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幾而相繼進用。人皆疑之。疑則猜忌生。而嫌隙見。然宜興得桐城。何如寵調。則人樂其易。烏程以武進。吳宗達依傍人畏其兇。樂其易者。姑且安之。不過欲其去。畏其兇者。羣起而攻之。惟恐其不去而竟不去。彼大名成基命。山陰錢象坤。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不徒伴食。反為得利之漁人。桐城之再召也。宜興所以善。



後而引高不出。固知黨惡之必復也。嘉善錢士升以破格召於南。與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鵬異地而同拜。冷眼者從壁上觀。以為上意誠不測。抑由東國者立中道焉。迨長洲文震孟以徑筵受知。正人君子彈冠相慶。稱主上聖明。而一言不合于烏程。不難併看山岳驅而駕人言可畏。何王且危之。況嘉善乎。獨是同一去也。長洲為可惜。嘉善則有名矣。淄川張至發以誠獄稱旨。句容孔貞運順德黃士俊。江夏賀達聖。龍溪林軒以科名樹望。先後同升。而烏程旋罷。或謂上意漸移。已非一日。黨之不終禍也。天實為之。

何意韓城薛國觀。借援顏伯主。知當南北控總之際。輟開羅織之機。奔走士大夫。使之數過不給。即同時輔弼。如進賢傅冠。上元程國祥。遂安方達年。金谿蔡國用。黃縣范文粹。無徒見一長。泰一議。而天下大勢壞如土崩。綿竹劉宇亮。以不得已請饒。我則不武。何濟于事。武陵楊嗣昌之奪情。有自來也。白馬清風。幾乎再見。上即不推轂。亦安能晏然處之。以謝當世哉。新州姚明泰。費縣張四知。井研陳演。以資叔。涪縣魏紹乘。以知兵進。德州謝陞。以舊銓再起。上頗自謂得人。又稍一失意于韓城。若將置焉。而黨人以驥

貨中之上方。切齒通貽。遂不顧一韓城示警。而武陵以任事不終告。是內外無人也。思惟舊人可以明無罪於朝廷。惟張至發與賀達聖。而最受主知。則莫如周召或弗至。或弗久。肯為朕竭股肱力者。不惜腹心寄之。天子無常師。師保傳何庸不拜。赫々明々。惟大師之功。厥惟欽哉。汝毋員予一人也。而不然也。下之信黨者。日以多。而上之伺黨者。日以密。黨不足以自固也。昔之黨異者。攻異已今之黨同者。攻同類。黨適足以敵身耳。晉江蔣德璟。景昉。可以並登。通州魏藻德。可以驟進。興化吳性。可以分拮据之任。

巴縣王應熊。可以資胼胝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言路之咤張。孟至是而法網愈密。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勢。已不可為主上之英明。亦無所用。辟如病入膏肓。形體雖具。藥餌有餘。而元氣索然。僅延時刻。縱有盧扁。何以云救哉。其後曲沃李建泰。谷城方岳貢。宜城丘瑜之拜。黨人已不及。若吳橋范景文者。固黨人所願得。而甘心焉。而獨以一死狗社。援其得力於東林道學之旨。豈其微哉。而謂黨云乎哉。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字潔躬號秋嶽秀水人前明崇禎丁

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入

國朝官至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

和道此傳皆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迹凡六篇前有

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後不立丞相然自後

入閣辦事者亦相沿以相國呼之此書題曰宰相

從俗稱也崇禎十六年間輔臣至五十人其行事

皆見於明史說者謂其輕進易退不收實用溶篇

末總論獨謂其私心朋比門戶相承邪正雖殊植

黨則一斯誠探本之說矣傳雖分列五十人而所

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關係治亂之大者其成基

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閥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

簡畧蓋以爲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

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畧補之非溶意矣此書

檇李詩系作崇禎五十輔臣傳五卷其實爲傳六

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



古人幾部六卷

〔清〕陳允衡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朱之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人幾部

六卷》提要

幾部序

冬太青先生曰開眼看世  
所不如開門著書剝落今  
人面皮不如剖出古人胸  
臆此絕論也陳伯璣姑山  
名士劉西保館為快壻戴  
新士引為石交余宿敬畏  
此別十三年葉陰再講讀  
其所編幾部與西極見同  
獨是上頁貳字中一代



播不數人。式人一生。播不  
一式事。而此一二事。遂足  
盡其人之生平。就一二事。  
贊而明也。使其人之全傳。  
記皆可廢。此固伯璣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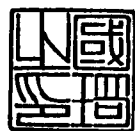
者。崔瞽。夕矣。瞽畫矣。象  
龍。瞽炳日矣。皆可反映而  
彰。吁。嗟乎。智不及。明不逮。  
孺子。容三季。三北。尤取謗。  
焉。人。乃有駕世名流。疑事  
疑行。背負衾。易。究不敵一  
龜之哲。是豈古人之所收。  
也。是書成。水部朱公慶。亦  
公之同社。如景周崑銅伯  
宗。諸君子。又爭相燄傳。其



以此爲予世以目抑予枯  
乎則余終問之伯璣可也

匡山社第黃國琦顯於

衆住閣中



茅象

四

敘

陳伯璣西州名士。見亭咸。



託交有年。今春舟過鳩

茲。讀其書。纔半豹也。歲

序

暮。乃得見其人。讀其全

書。知伯璣之稱天下士不

虛。而立言之旨。淵乎其

莫可一端既矣。伯璣年



方少。於制舉執登壇拈詩文皆累累盈奚囊。上下古今不止此書。即此書以探其上下古今之意。第欲以立言見乎。易曰。知幾其神。所謂變之動之微而先也。千百世而下。識力才情所不克

窮殫之事。驚黎駭俗。乃千百世以上之人。或言而符。或不言而意符。亦若無可驚。无可駭。而歸于自然者。幾之為言。死也。猶淺之乎。言幾也。伯璣盱衡既久。閱歷復深。岍然不可一世之曾臆。



而識能御其才。遇能下  
其氣。宜其穆穆然而有  
得於幾之微。且先且神  
耳。昔中郎論衡一書。遂

序由

命為帳中秘。衛官是書。  
能无下拜。窺伯璠者。此  
政其半豹乎。吾兒每兄  
事伯璠。曰才十倍兒。予

今乃益信。丙戌冬季。鐵  
鞵老人方拱乾。題於鳩  
茲江上。

序本





幾部敘

賢池盟第劉 城謨

陳學伯璣伯幾部起陶唐訖元宋上  
下三千季古人察微知著出用約略  
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  
讀率數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伊  
衆 劉序

甲與幾竝論也機以發矢是弦括箭  
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  
端乎幾而其用近幾幾以如視是微  
彰剛柔出介也故會通觀變得先焉  
意不苟獨吉而其用又吉聖人出論  
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

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生衛矣  
貞不喪禍而脩懿行焉壽祿始矣故  
曰其用又吉所云吉出先見者也世  
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繇如石  
出貞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  
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有堯舜周  
衆 劉序

孔出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  
非邪是故堯出蒞父子兄弟出及爲  
君至堯而始有與舜出事矣非堯舜  
不敢曰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  
欲殺出卽不可得又安肯爲它人死  
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出齒



歸孔不入趙人以為鳳翔千仞動與  
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慎於  
積日乃明決於當機斷可知矣即如  
伯璣非韶然行趣不易節於存亡不  
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攷古今  
得失出林日新富貴其德抑亦安得

錄

劉序

三

涉世出末流而身全名潔遺信而物  
森近如此哉吾伯璣出守與學可以  
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又繇如  
石出貞矣吾讀幾部至卷末蓋未嘗  
取許衡劉秉忠出知興而第尊金仁  
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學問也不得已

而又許顧仲英倪元鎮之以詩圖放  
廢也伯璣出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  
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出  
指也夫是為序

錄

劉序

四





幾部序

伯璣隱於深山既久。今年暮春。偶命輕舟。顧余抱關擊柝中。相見悲喜。宛然麻姑過蔡經時。伯璣蕭然澹泊。無復曩筭豪蕩。感激詼嘲。笑謔之懷。卽余對之。如在深山也。客

朱序

數月。余有安邑主道。而伯璣高閑仲叔之風。酌酒論文。他無所及。余益爽然自失。曩筭僅知其才情豪邁而已。一日過旅次。見所著幾部有心哉。進退存亡之際。其旨遠其詞文。伯璣自擬山中之書。豈山中

之書哉。以爲函關五千言可也。以爲圯上一編亦可也。萍聚諸君爭相傳寫。余乃授梓。亦強爲我著書之意。而不使黃石微言。子房而外。無復聞者。余不文。不足序是書。聊述授梓所以。伯璣當不謂安邑主

朱序

二

人不知已。丙戌新秋。年家社弟吉州朱之瑤。題於宜園之星亭。





古人幾部錄

陳允衡自撰

乙酉暮春嘉禾沈摩青先生授余一編曰古人機部  
平湖陸叔度氏所著也始於管夷吾終於史天澤凡  
八十一人係以贊合爲四卷古之成大功定大策  
者在焉曰爲天下沼鬪皆決於機如是者成否則敗  
如是者定否則濟有味乎其言之也余小子嘗誦讀  
之曾幾何哉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余乃攜家將欲終  
隱黃山白岳之間庶幾逢子慶管幼安吾師乎止於  
登懷閣錄著 幾部自

初陽五閱凡雖險阻艱難亦時肯手是編也忽自念  
既爲山中之人則有山中之趣顧何能對此終日咄  
咄哉且此八十人之中夫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  
毀至者守是不變無以語權余因要集古人顏曰幾  
部大抵非明哲保身之士則急流勇退中人也一切  
誦詠不欲多錄卽集許者流亦非所尚其於叔度氏  
所謂機者或足以發雅旅次載籍不多未能廣引一  
二評論卒皆偶然所見無當通人之目蓋貴乎智者  
見微而知著舉一以類百耳

古人幾部卷之一目錄

唐

帝堯

虞

帝舜

商

微子

周

太伯虞仲

散宜生閔天

登懷閣錄著

卷一目錄

周公

管仲

鄭太子忽

虞叔

姜氏僖負羈妻

甯羸

范文子

季札

孔子

聶政

列禦寇

伍員

范蠡

公儀休

孔斌

孟嘗君

藺相如

魯仲連



秦

范睢

王翦

侯生盧生

陳嬰母

田橫

蒯通安期生

幾部卷之一目錄終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目錄

二

古人幾部卷之一

唐

姑山 陳允衡伯幾 著

帝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秦始皇隋文以其身經營天下數十季及其子遂

歷代通鑑輯覽

幾部卷一

喪之亦可悲矣夫一再傳而滅者豈盡不知子孫之不肖乎抑知其不肖而不欲與人也使昭烈慨然舉蜀以授武侯禪即庸何至辱於魏卯金之祀豈竟斬哉唐虞之際行之不疑而朱均常得以其不肖為天子客矣故放勳知幾之祖也狀後世且有有象賢而故遲之以為嗣致變生禁庭釀天下之病或國本既定臣民推戴而反不豫者

虞



帝舜

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順適不失子，遭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

一 使瞽瞍無殺聖子之名，則帝知幾之神也。

商

微子

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欲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滑不如去。」微子遂去。

漢按：開微子著

幾部卷一

二

太史公推箕子之意如此，與書詞異，而箕子之意益明。余讀書至微子，未嘗不嘆其心之苦，慮之深也。使三人皆死，則國祀絕，三人皆去，則臣道衰。微子更端而問救亂之策，死與去有不忍言而我與父師少師罔知所處，至比于自期以死，無復可言。箕子不顧行遜，反覆微子之宜去微子亦遂去，不敢留。如是而後全乎君臣人已之間，而有商之祀庶幾與周咸永也。非處變亂之則乎？若方正學之說，豈不與日月爭光，狀及

於十族，則令人悼傷其過烈耳。

周

太伯虞仲

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奔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如是而讓，厥讓乃大，許由務光獨善其身。季札子噲及嗣其國。

漢懷開微子著

幾部卷一

三

散宜生闕天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散宜生闕天之德，謀救其君，乃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良馬，因殷嬖臣費仲而獻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鹵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此役也，脫主必難，而因去淫刑，雖謂西伯未必知，而本謀出於太公可也。余且謂紂廉而直，許



西伯之謫又尊寵焉有非後世失道之君之所  
能及

周公

武王既崩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  
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畔王  
室必搖乃作鳴鶴詩以贈王其末章曰子寧翹翹風  
雨所漂搖子維音嘒嘒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  
蔡是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登虞閣譌著 幾部卷一 四

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見公請代武  
王之事執書以泣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  
則大熟

以成王畢召不能不致疑於周公崇高之地聖  
人所難居也公繫冬辭於三四之間憂深思遠  
誠後世大臣以惕勵者可謂至矣藉非風雷告  
甯公心事未必遽自於當日而天可常恃乎居  
東之時公亦盡其在我者庶幾流言之漸止耳  
管仲

管子得於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送之齊皆謳歌  
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  
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  
遠

太公夜衣就封夷吾行歌返國齊故多智哉  
鄭太子忽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  
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臣懷閭譌著 幾部卷一 五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辱也  
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信陵君使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亦自  
可觀

虞叔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及獻之又  
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害亦有實不實何害

姜氏億負驕妻

重耳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寔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驕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億負驕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得志於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六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晉也子盍盍自取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微二婦人則重耳必及四公子難再罹五鹿之

饑朕各爲其主見微知著可以丈夫而不如妾

婦乎

甯羸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盍之其不沒乎夫爲剛德猶不干昧況在人乎且華而

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後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深於易者

范文子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取武子曰吾知免矣

杜工部云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前而范文子後而馮公孫有足多者以宋義冠項羽軍而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七

飲酒高會下令懸率其能久乎○文子使其祝宗祈故以免厲公之難亦可謂知幾而免矣○余嘗言好之所動卽食名之所歸卽利如子產辭邑申包胥逃賞有名心焉惟介推文子則逃名者也

季札

季札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之以禮不怙鄭國將敗適衛說遠環史狗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思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歷懷閣講著

幾部卷一

八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當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休咎禍福有不必筮龜而見者卽恒理推之如明鏡蔽萬形也狀自處說懾欲以觀人其誰信焉季子非身至輕慮至澹舉天下之物不足動其心安能洞矚至此乎○春秋時識盛衰興廢如宰孔卜偃者頗多余獨采季子蓋以殷勤朋友之間異乎矢口時事而幸其言之中者也

孔子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賈鳴犢舜華之歎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賈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鮒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獲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況乎丘哉及還息乎陬鄉佗爲阪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歷懷閣講著

幾部卷一

九

孔子晚而好易於進退存亡之際三致意焉此不足盡聖人吹見從人未可妄耳彌衡郭璞良堪悲矣

聶政

嚴仲子告政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洩語洩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刺客而不知幾徒殺身耳荆卿之事不能不使人惜劍術之疎也夫秦以詐食諸侯久矣卽生劫秦玉約反侵地顧安得信如齊桓管仲乎此太子可不言而卿可不聽也用是擣王不牝使

經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十

窮困之樊將軍淡沉之田先生與已同歿而適以速秦伐燕求太子也不亦左乎聶政爲仲子慮之深行之決至死而不使其國知殺仇累者何人也可謂刺客之雄矣

列禦寇

鄭人子陽爲相或告曰禦寇有遺之士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其妻不悅禦寇曰子陽非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無何

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而禦寇獨全

列子辭粟之意不在知與不知也已見子陽殺機假此自脫耳

伍員

費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晚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於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會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

經懷開襟著

幾部卷一

十一

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來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偕力以雪父之讐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朕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員至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



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而耕於鄙。

太史公稱子胥不從奢，歟能棄小義，雪大讐。吾獨喜子胥退耕於鄙，無匹匹雪讐之意，而七年乃雪也。使胥徒知已之欲報其父而不知人之欲圖其君，噫，噫，嗟，嗟，惟伐楚是謀，則先必且厭胥而疑胥爲楚誅胥矣。讐得雪哉！其後夫差敗越，益疏子胥而信用伯嚭，胥知不免，屬子於齊，斯皆也。胥不可俱去乎？則以爲向已，俗人國而報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主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亦與同患，難與處。遂乘輕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祚，乃歸。

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問行至於陶，又自謂陶朱公。蠡去自齊，遺書大夫種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蠡能全其身而不能全其子，要是財多之累耳。○坡公謂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余謂少伯孟談皆師介之推而不及者。

公儀休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主

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夫人以嗜而投我，以嗜而納，相引爲無窮，則無所不至矣。徇嗜之極，必喪其嗜。善游者溺也，公儀子以嗜不受，深於嗜者，生平積之終朝，褊之亦何益哉？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爲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欲一夫耳魏王笑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陳大討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必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季天下其盡爲秦乎

七國時儒者出處之正惟孔子順不失家法

孟嘗君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古

孟嘗君少時嘗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袒裼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曰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

此一問足以醒千百世爲子孫積聚者孟嘗好

客當是達觀豈以爲名哉

蘭相如

相如奉璧奏秦王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詭詐爲計趙城寔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命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

璧入王手不可復出王卽授璧何有於輒授而輒奪也且案圖自後愚者猶獻之懷禍而出追者或及之璧亦危矣而完相如智勇舉秦庭之



人不及也寧獨玩物秦王哉

魯仲連

魯連鮑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圍趙軍却五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孝王燕涇懷開襍著 幾部卷一 六

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還燕將曰爲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獸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戰國之士立功名者往往不得其死季子商君功最著禍最慘食已之爵位而樂人之傾危雖天譴且重疾焉若魯連者誠戰國巨來一人而

秦

范雎

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涇懷開襍著 幾部卷一 七

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遽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又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唯未入秦其意固已在穰侯矣穰侯穰侯者能還索車中而雎旣在秦待命歲餘卒不能驅之使去豈王稽禽匿乎何見事遲至此也觀雎召至離宮未嘗接昭王言國事卽佯傾穰侯不少緩蓋旣已見丑而不能圖將必反爲所圖矣其後欣欣推舉蔡澤夫亦自鑒於處穰侯者豈真



讓德哉。始終一下車之智耳。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荊。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自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後悔，用驕者，此國之禍也。」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六

坐而疑我邪。

始皇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蒙氏兄弟遭誅。

王翦挾持浮說，以苟免。太史公責之建德，何哉？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呂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諂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友，不驗輒死。狀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

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

決於上。上至目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

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僇藥，於是乃亡去。

恰似後世丹客脫身之法，狀其言曲盡秦弊，雖

長沙三篇，不足過也。且以秦之識得自兩生，豈

兩生亦有道者，泥耶？兩生不足言，以處雄黠之魏武

秦王甚當。司馬仲達不足言，以處雄黠之魏武

亦空。卓老云：「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九

下於已。若此其易，亦可爲二君酸鼻矣。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策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幸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便

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

有賢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

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

軍吏曰：「陳嬰世家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呂兵



蜀項梁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讀者項羽傳也楊紫與語奇之而嬰母一則至老不解盡生平之力爲人驅除窮而歸焉可以已矣猶薄公封叛唐取戮悲夫○濟大業者大都是謹信一流張子房諸葛孔明生平無濶略之語近世好談兵者孰不自謂過之而爛熟是嬰母所云敗易曰公四字耳

田橫

潘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子

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悲誅與其徒屬五百人入居海島中高帝乃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鄒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愚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召衛尉鄒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搖動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五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易求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洗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公虜而北面事之其

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俱有而事其主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豈不愧於心乎且陛

下所目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爾耳今陛下在

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

也遂自刎合客奉其頭徇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印

璽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

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令呂王

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刎下從之

潘懷閣雜著

幾部卷一

主

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亦皆自刎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橫之歎與項羽同讀史者往往壯橫而惜羽何

哉羽蓋有可爲之幾而自失者也垓下之役羽

氣亦已餒矣八千人渡而無一還者何如橫

蕭然二從從容自決乎彼島中五百人且又非

箕踞謾罵所得加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若夫

懷懸微欽則又不可與羽同日而語矣



蒯通安期生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

義帝可弑何有於此兩人若已事之可亡去乎增之疽自取也○始皇不奈侯生盧生何項王不奈蒯通安期生何方士之橫久矣○

幾部卷之一終

陸康閣撰著

幾部卷一

七

古人幾部卷之二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西漢

漢高祖

沛公已破咸陽以兵守函谷關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旦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嘗從沛公項伯復目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比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陸康閣撰著

幾部卷二

一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朕籍何目至此項王即曰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此名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目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曰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自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則與一卮。噲復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旨，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大

登懷閣稿著

幾部卷二

二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旨，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謝。」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獻驕與樊噲等四人持劍盾步從。從郢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衛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

登懷閣稿著

幾部卷二

三

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獻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子不取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慶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是役也，沛公張良樊噲皆能見幾而作者也。惟范增為至愚。夫項王無意殺沛公，是英雄之舉也。獨項伯者，與張良私相往來，為沛公游說其



動色啓口之際宜有目測之何待舞劍而後見其翼蔽沛公哉徒能舉袂者三以示王而不早去一併此增之所目愚也○樊將軍於瞋目指髮之時對項王語字字精細雖子房辭命無以加而淮陰乃羞與爲伍亦過矣狀數語出之子房反命項王疑出之噲則聳狀動其聽或者沛公初欲用其拙乎且項王使陳平召沛公未嘗一言拘留翻翻而去可目知其左右皆沛公之人也亞父項王但見迂蠢耳

燈樓閣雜著

幾部卷二

四

蕭何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郎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鄧侯從鮑生邵平之言遣子弟悉詣軍所目家財佐軍及賤賁貨自污此居功之妙所目善全其身也至師儉兩言身以後計及之則不獨百世功臣所當鏡而凡富貴者田宅之念亦可夷然自澹矣

張良

留侯佐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乃辭三萬戶願封留卽遣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及招四皓既安太子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乃學辟谷衛引輕身

燈樓閣雜著

幾部卷二

五

留侯蓋得范蠡之意哉辟穀遣引且非逐利累貲所能及也若韓彭風斯下矣○子房俗漢爲韓報秦秦亡而責塞托神僊之說目遂不欲事漢之心余竊謂非脫博浪之後卽從沛公拜廐將矣至封萬戶位列侯猶曰不臣漢此荀文若所得藉口於魏武也且子房遣引雖以爲遠名勢避疑忌而亦非盡狀也蓋深見乎高帝守天下之心非復取天下之心而呂后護太子之意卽廢少帝之意耳以百戰甫定之山河遽欲授愛夫人少子臥疾禁中拒羣臣獻桃一宦者尚得爲創番之主乎至呂后鳩于彘妾親有產祿雖有食其勢不至臨朝稱制不巳口舌有所不



能爭而微漸有所不得遇則亦惟杜門不出辟  
谷遺引而已豈如後世國事日壞君心日非益  
優於高其爵厚其祿哉故先儒以爲此子房之  
智謀節義也而余猷以爲此子房之廉恥也

### 陳平

項王欲誅定殷者將吏陳平乃間行仗劍以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猷行疑其亡將要中富有金玉寶器  
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

溫懷閣講著

幾部卷二

六

曲逆以奇計顯其著者間楚君臣出高帝於平  
城定諸呂難也狀非斯時見幾一榜人制之有  
餘而後之奇計卒無所用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  
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強鸞果於擊  
斷天下已起參爲齊相乃退狀不自用盡召長者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盡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

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自寧

畱侯辟穀曹相國日直飲醇酒英雄自藏固有  
相反而相爲用者使兩人同出一轍又有目來  
嗣君悍后之疑矣

### 鄴食其

鄴生陳畱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目爲衣食  
業爲里監門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鄴生聞其  
將皆輕銳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鄴生乃深

溫懷閣講著

幾部卷二

七

### 自藏匿

士之貧者輕於從人而狂者簡於自審使鄴生  
不善藏匿惡能從高帝建奇功哉

### 叔孫通

通秦時目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名博士諸  
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何如博士諸生前曰人  
臣無將將即反願發兵擊之二世怒佗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魏縣城鏢其兵示  
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安敢有反者



此特羣盜鼠竊狗偷耳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喜遇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扇已乃以去之薛後通降漢王通儒脰漢王憎之迺變其脰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狀通無所言迺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八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共起朝儀儀成帝喜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資也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目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知當世之要務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二

九

通始終一儒者而不以儒見大儒也其處二世不如李斯之愚從項梁從懷王從徃皆若無所短長教即遇高帝亦非復鄙生陸賈驟取謾罵也故不言禮而禮自興不進一士人人爲郎即高帝且在通術中而不悟腐儒安足道哉○魯兩生責通事且十主皆面諫曰得親幸是矣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則迂也當醉呼擊柱之時君不君臣不臣即兩生處此能一日安乎狀通曰委蛇爲道使其後無太子之爭則生平學

問皆巧於取富貴者吾又寧從兩生之迂也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目家焉有五畝迺出所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還所必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賈蓋達生者也。經數十季，兵燹間關，稍得自息，尚可逐逐名位乎？狀諸呂擅權，欲劫少主，智如陳平，方深念，莫可奈何，賴賈託始安社稷，誰謂閒暇中人可忽哉？

張摯

摯字長公，廷尉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目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取容於世而終身仕宦者，小人也。不能取容於世而終身焚中者，亦小人也。廷尉之子，抑何閒

澠懷閣著

幾部卷二

十

閒與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怠，設焉。穆生退，曰：「可目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默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吉之微動，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目禮，吾三人者，爲衛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怠遺也。怠遺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禮卽設，嗣王之意亦未必如先王之誠也。況忘設乎？申公白生不免胥靡，所目報先王之德者，豈遂止此耶？

金日磾

日磾子二人，皆爲武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澠懷閣著

幾部卷二

土

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目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季，賜出官。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霍光目輔少主，光讓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選詭目計，非何羅功，封日磾爲桀侯。日磾目帝，帝少不受封。



以子孟謹小輔昭帝。猶有告非常者。矧日。輝明人事武帝英武。而可或肆乎。且日。輝所目不來當時之忌者。以不受封也。使誣炎者。誣日。輝日。輝又無幸矣。吁。日。輝抑嘗學問。而明於大理哉。○日。輝木殺弄兒。安祿山已見於漢。傳不疑。

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目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目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

霍子孟建伊周之功。偉矣。而增顛覆者。輕信陰。涇懷開襍著。幾部卷二。上。

妻立女為后也。厥後子孟之婿。鄧廣漢。范明友皆坐霍氏誅。則不疑辭謝可不謂智乎。○宗正劉德妻光。欲目女妻之。德亦辭。大將軍女竟有通慕之。嗟。漢代人心。猶為近古。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為大將軍。歲餘。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目謹慎周密。自若。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目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諷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服已而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目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朕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安世翼翼小心。固不待禹之既誅而始狀也。子孫世興。良有以夫。後世一。涇懷開襍著。幾部卷二。上。

二權相。豈無事業。而擅朝據位。不知反顧身。之。後家亦旋沒。誠。龐公所謂遺之目危耳。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罷郎獄。皆宣帝生數。目。目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保護。後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目行淫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是為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



事是時掖廷官婢自陳常脅保阿之功上親見問狀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益大賢之封吉爲博陵侯  
晉惠公謂里克曰微子則我不至此雖朕子弑  
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遂伏劍  
而歿夫廢立之際功不過侯罪則族矣丙吉不  
伐深遠哉余蓋撫卷而益扼腕歎息於忠肅  
也

### 龔遂

遂爲渤海太守數季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登懷閣錄著 機部卷二 古

生願從功曹曰爲王生築嗜酒於節度不可使遂不  
忍遂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  
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  
上果問曰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  
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季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  
尉議曹主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言循吏必先龔黃而黃霸之聲損於佞相案霸  
爲張敞所奏天子嘉敞言矣是時霸宜免冠求  
退也尋且薦史高可太尉又蒙切責而後已抑  
何愚乎王生之能戒遂遂之能用王生均有足  
多者宜遂官壽令名終也

### 疏廣疏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金爲太子師傅朝廷召爲榮在  
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登懷閣錄著 機部卷二 古

思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曰壽命終  
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父子俱移病滿  
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季篤老皆  
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設祖餞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辭決而去及遣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  
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  
共其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



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目閒暇時為廣  
言此許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故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  
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目  
惠養老臣也故鵜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日不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目壽終

聖懷開懷著

幾師卷二

六

元帝懦弱不可輔故二疏去之蓋蕭長倩遺詔  
至再卒為佞倖佞幸所圖至於殺身亦何有師  
傳之恩乎二疏既歸與親舊相娛里閭所目為  
子孫計者嚴而有體庶幾於遺教又非何曾目  
食萬錢所可比也

梅福

福居家嘗目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僞其後人有見福於會  
稽輒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安知門卒非僞也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為繡衣使持節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徵  
不諱隱藏田塾終迷之世

當時不事莽者甚多余獨取玄事未及終縱使  
者車而變名竄歸為能決也少間即莽繡衣矣

逢萌

聖懷開懷著

幾師卷二

七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昔王莽  
殺其子宇萌謂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  
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築明舍  
易知莽將敗有頃乃肯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志脩道後  
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東海語使者云朝廷所目徵  
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  
時即駕歸連徵不起目壽終

史稱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堯師友歸仕而逢子慶業已知其三綱絕矣夫所目稱述之者豈盡爲其誑耀哉或深知其僞而附權希進彼僞爲之吾僞譽之耳故有知人之明無自處之介明與闇同子慶氏匪獸高於孔光楊雄而連徵不超覺咄咄子陵亦多事也

### 嚴遵

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目爲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者龜爲言利害各  
澄懷潤襟著 幾部卷二 六

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老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  
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  
李彊榮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  
平矣雄曰君倘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誡也  
還心目爲不厭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目爲  
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蜀有富人羅沖者問之曰君何目不仕君平曰無以  
自發沖爲具車馬入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

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  
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厭吾前宿子家人定  
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目卜爲業木下  
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  
有餘而子不足耶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  
者殺我身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於蜀

子雲投關何如君平閉肆乎纂弒之時不自引  
退猶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後世卽因其文  
章而病之以三世不徙官者而竟儕之張禹劉  
沔懷潤襟著 幾部卷二 尤

歆安在其成名哉○龍城賁長白先生嘗辨投  
關美新之誣其言曰楊子雲古目此孟荀紫陽  
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不知  
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  
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  
餘已近百率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  
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  
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狀則謂雄  
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嬖莽妄可知矣按雄



耶縣人耶人簡公紹茂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  
 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  
 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攷之  
 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  
 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及歟計雄之終  
 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  
 平故稱三世不徒宜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  
 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  
 置閣閣者幾部卷二

爲實錄也○子雲二千年後得賀先生雪其枉  
 而賀先生未數數也

任永

任永字君業樊道人好學博古公孫述累徵托以目  
 擊不赴及述敗笑曰世幸平目即清光政聞而雄之  
 古人處此形骸可捐猶非化碧之時姑徐徐目  
 俟之耳

幾部卷之二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目錄

東漢

光武

馮翼

鄧禹

馬援

陰興

第五倫

荀恁

鄭重

閔貢

吳祐

夏門亭長

李固文姬

周舉

徐穉徐胤

姜肱

袁閔

韓康

魏桓

申屠蟠

郭泰

陳寔

荀爽

士孫瑞

許邵

幾部卷之三目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三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東漢

光武

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誠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攻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曰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

滎懷閭穉著 幾部卷三

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詭乃椎鼓給食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旣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

成大事者必大屈而大伸雖屢困辱何傷乎項

羽生平無不快意事適以積坎下之泣狀沛公

爲義帝編築文叔不敢服伯升喪其用不同皆

因吕成帝業夫亦所見之賢豫哉

馮異

劉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罷掾馮異監五縣爲漢

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猷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異爲人謙退不伐勅吏亡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

後每所止舍諸將又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

謠曰大樹將軍

徐元直蚤識此黜方寸不至亂矣論功者未嘗

有加而今日尚知大樹將軍也

滎懷閭穉著 幾部卷三

鄧禹

禹內行淳備天下旣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

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灋帝

益重之

但此覺留侯有未及處何論鄧汾陽然人各有

當歸潔其身而已矣○禹從光武二十四封剡

侯定天下運籌決勝一代元功而赤眉之戰數

出失利可目知用師之遣雖老臣名將難及萬

全也若夫烏合之兵跋扈之將禦方張之寇而



賀賀族推一資格之人督之及請錢糧頭贊畫  
辭朝拜客祖餞出都而寇已不能久待破數十  
城去矣故遇季用師不獸求一勝不可得即求  
一敗亦不可得也

### 馬援

隗囂使馬援進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閭相友善目爲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險衛以延援入欲  
授援自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置援曰天下雌雄  
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飭邊幅如

武庫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三

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  
場非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  
奉書雒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憤坐迎笑謂  
援曰卿遂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曰當  
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奔至蜀述陛戟而後  
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固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

千古英雄未有不識人者援游二帝間而歸先  
或尤異於馮鄴也後世臣不擇君君亦不擇臣  
上下不相知一以文具相蒙幸則官達家肥不  
幸則身死國事日壞無可救藥矣

### 陰興

光武封陰賁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合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  
不奪其志賁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

武庫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一

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晚公主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爲宗親求  
位

光武親見新莽之篡猶欲大封外戚厥後竇憲  
專權梁冀弑主至順冲質桓將二十季天下幾  
歸梁氏未必非世祖有呂啓之也作法於涼其  
敝猶貪而況作法於貪乎

###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



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朕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遠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大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閭興用爲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當亂世而能全鮮不以躬行之篤自處之深也我與於衆人有時能勤衆人之事衆人嘗依於

卷三

卷三

三

我有時不能測我之友如第五倫者善矣至後世謂蘇張隱於游說韓白隱於兵間遂有呂旌旗壁壘爲桃花源而峽中之隱者愈多天下之亂愈甚蓋意不在隱初欲糊其口耳乃即目口亂天下也○第五倫不敢妄過人家一飯亦是知幾處寧有許多黃金謝無數漂母乎

荀恁

荀恁字君大脩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自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驃卒於家

出處可觀

鄭衆

鄭衆字季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兼通易諱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山陽王荆因

卷三

卷三

三

虎賁中郎將梁松曰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衆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後人求曳裾不可得及其既得則驕矜之氣弗克自禁古人堅忍固如是也朕驕矜者有時化而爲黠賊銷魂矣將誰咎乎凡伍被賢者終成淮南之獄況貪於權利者乎



閔黃

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勅吏給之仲叔問故嘆曰豈臣口腹累安邑耶遂移去

游客爲主人厭絕致典衣丐食而歸者對此亦孺子之歌也而此風不衰轉令人悵臨叩令佗俯悞殺後來幾許司馬相如耳

吳祚

祚父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圖經祚時十餘歲諫

登樓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吾恐馬援自意以得謗王陽目衣囊微名嫌疑之際所當慎也恢喜曰吳氏代不乏季子矣

後人車載黃金亦復無事其妙用固有過於古人者祚之智未尚足也○祚爲梁冀長史冀誣奏李固祚爭之不聽出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日經書教授蓋徐卽之流也

夏門亭長

李固被害梁冀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固弟子汝南鄧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詣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亮舍舍易曰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目必相思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也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謀

嗚呼亭長之意其哀李固而愛鄧亮者可謂深矣世固有忼慨激烈不能回奸邪之聽而咨嗟感嘆遂有目動婦孺之仁者斯言是也

登樓閣雜著

幾部卷三

八

李固女文姬

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爰還京師有頃難倖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目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五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僮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目



女妻愛精專經學十餘年梁冀既誅求固後嗣愛乃曰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愛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軋梁冀肆虐令吾宗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自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愛謹從其誨

知三子不宜同處知六尺可託王生知一言勿加梁氏父兄有弗及焉於是益信正人之必昌其後也程嬰文姬可以合傳○觀文姬蓋深於古人之書者託語王生文而有體激其義任不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復辭讓及愛獲金啼噓悼痛一倡欲報先人於地下者至曰幸而得濟則姬十餘年之心未嘗一日安也惟茲遠謀出之至性故事優於救父而孝過於徇身若孟博貽憂及母張儉徧累所親聞文姬之風空少愧哉

周勰

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

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

開門延客侶在可已朕守正而終樂亦宜也

徐穉徐胤

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請署公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狀必輒赴中常豫炙一雞曰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醢畢留謁不見喪主而徐鄉侯黃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十

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吊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客因問國家事不答要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曰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茅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桡桡不遑宣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



禮能轉相紓殺不犯其間

阮嗣宗棄夷禮典母死圖棋不止而哭隣女盡哀非惟千古笑端一時固已疾之若讐矣徐孺子遜言危行貞不絕俗隱之時者夫處衰亂而放情任欲以名高蹈豈臣子之分則狀哉故躬耕隴畝非力不食孺子蓋甚有所不得已而姑以刻苦自盡云耳

姜肱

肱字伯淮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山共被臥起以孝

世懷閣錄著

幾部卷三

七

友闢桓帝嘗命工圖其像徵之不起曰方今政在闇豈何等時耶竄伏青州界中賣卜自縉年七十七乃還

世知姜肱而不知非僅呂孝友傳也賣卜之流其不傳者可勝道哉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俊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呂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目爲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

人以此爲狂而賊不以此爲狂愧此賊多矣狀今之賊亦遠不及古之賊也可發一笑

世懷閣錄著

幾部卷三

三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只不二價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平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目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



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遁，卒以壽終。

武族每太息於桓靈事後之感也。韓徵君晦迹三十年，抑何所見之蚤歟？當時不獨李元禮、鮑明遠、卽卽林宗同舟稱仙角中見慕，亦幾履曹節、王甫之尾矣。至後人目山林爲仕宦捷徑，如种明逸、晚節盛飾與服強市良田，不能避名而反敗之，其視與牛翁學問何如也。

魏桓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未干祿求進，所目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必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籌度固是未若無言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目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咎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玉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陽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狀免於疑論。

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公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廢，迫由耆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目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三

七

當局者以爲節義事外者以爲功名，至於債事而節義者反蒙不建焉，是亦尚論之失寔也。太學諸生動至數千人相聚，一二中官視若蟻聚，夫何益哉？益烈縉紳之禍耳。至未嘗有孟博操行而徒悞乃公事，卒之自全其身，此其人卽見侯覽曹節亦且傾倒平生矣。

郭泰

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林宗獎訓士類，歆狀自下，有非同時諸君所能



及瞻烏爰止。私爲之慟。吉人辭寡。林宗有焉。○  
史稱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將以遺周性全。  
不得而稱乎。不知惟無所傳聞。所以高於俊顧。  
而叔鸞林宗。嘆爲不可量也。猷荀淑陳蕃諸君。  
能尊師憲。不能自反其危言。嚴論之非。豈天性  
剛直。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抑勢既已激。事既  
已蹙。雖欲諱全而不可。不則漢祚將以非憂  
國忠公之人。駢首就戮。而亂不亡。豈當此之時。  
如憲者。誠不可及也。已。

涇陵閣雜著

幾部卷三

陳寔

露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而  
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用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  
所全宥。

文範先生高行不勝書。書此者何人所難能也。  
當時名士。豈惟無選。且有以不律爲名者。狀又  
如先生可。謂名士矣。○先生少海內赴弔者三  
萬餘人。制衰麻者。且百數。自余觀之。至德所感。  
固多。而以衰麻備名。亦不少也。

荀爽

李膺下獄。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  
其遺。而汙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  
稱號。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名。猷荀爽恐  
其名高。致禍。欲命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  
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神無  
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

孔子繫否。君子曰。儉德辟難。不可榮目。祿豈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故蓋斯時也。非人力所

涇陵閣雜著

幾部卷三

能爭。君子爭之。小人甚焉。否之剝矣。當元禮  
得免。乃宦官恩而請赦。孟博解桎梏。亦王甫恩  
而改容。小人何嘗必欲殺君子乎。使諸君子者。  
引退。如密不驚。空名漸移。其柅而謀其尤。亦何  
至舉以野之君子。相繼淪滅哉。

士孫瑞

董卓還長安。錄入門之功。封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  
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  
董卓。師竝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遺邪。允納。



其言乃受。

允不受却卓必忌忌而見圖誰誅卓者和光之言旨哉。朕卓既熾滅允自謂無復患難不循權宜卒為李傕所害斯時也瑞無一言何也。豈其智僅用之周身乎。

許卻

許卻避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卻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河曲其後

歷懷閣議著

幾部卷三

十七

陶謙果捕諸寓士

避地因人良亦難矣使盡作白眼何傷惟青眼中淺深誠偽當自量也子美幾不免於嚴武憐才好士果可恃哉。

幾部卷之三終

古人幾部卷之四目錄

三國

昭烈

諸葛亮

龐德公

管寧

焦光

荀彧

郭嘉

賈詡

徐幹

孫登

阮籍

司馬懿

羊耽妻辛氏

歷懷閣議著

卷四目錄

晉

羊祜

杜預

常忠

張翰

荀遠

王允之

王導

郭文

顧合

謝安

汜騰

陶潛

宗炳

尹縉

慕容盛



南北朝

謝瞻

顏延之

褚賁

沈顗

虞寄

高允

哇夸

邢邵

王琬

隋

王通

幾部卷之四目錄終

幾部卷之四目錄終

二

古人幾部卷之四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三國

昭烈

曹操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值雷震，失匙，箸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目也。

老瞞之志，豈在三分哉？數置袁紹不問，而亟擊

備，有以也。備兩歸操，如入虎穴，示操目弱，操不

幾部卷之四

幾部卷之四

一

及圖後，雖屢為操敗，終成鼎足之勢，操亦甚悔其始之未精也已。

諸葛亮

亮遺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臣長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言。

昭烈病篤，謂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斯言也，武侯雖忠，豈不見疑後主乎？魏



乘間而貳蜀君臣如項羽之疎范增騎劫之代樂毅則蜀亦何待鍾鄧乃亡哉武侯尸尸儉約蓋亦蕭相國留侯之意矣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

登廣閣錄著

幾部卷四

上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不肯官祿後世何目遺子孫乎公曰世心皆遺之以危我輩遺之曰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荆且不能保況天下乎龐公之言所目箴表也表遺二子者何妃而鯁鯁狀為他人慮之良可悲也

管寧

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於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史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目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黃初四年詔公卿舉薦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

登廣閣錄著

幾部卷四

三

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曰寧為光祿勳寧稱州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四史書管寧卒於魏劉友益曰布衣也何日書卒錄賢也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

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常膝處皆穿凡徵命十至不起即在沐浴亦願曾



之流也。程朱而後，羅文恭似之。○王彥方終於遠東，不復返視，管幼安亦省幾番薦剗，竝辭謝疏矣。

### 焦先

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陳居太場，無父母兄弟，妻子，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結艸爲廬於河之滸，獸止其中，冬夏嘗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艸葷，自身親土其體垢，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質俗人以衣衣之，乃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四

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木錄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日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目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目爲大賢，其後禁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目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

駟馬高蓋抵掌雄談，而求免於亂世難矣哉。○

時有扈累者，字伯重，京兆人，年四十餘有婦無子，從青牛先生號正方者，學星曆風角鳥情之術，盡得之，建安十六年，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維揚，遂不復娶，婦獸居遺側，目眈眈爲障，施一牀，厨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平中年，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召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供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敝緇，故後二年病亡，此君比焦先多一師，多一婦，多內書術數，多飲食牀厨，狀便有相失之苦，中疫之傷，轉徙頓置之勞，潛思仰視吟咏之事，五升不足之憂，而身病困矣。○憶甲申秋，讀書東湖之泛宅，一時尚論，選選在隱逸，子嘗以皇甫士安稱焦先爲義皇，自來一人爲太過，狀歷數周秦隱者，上自蒙莊，下逮鹿門彭澤，於飲食言詞，何能勅斷，至唐宋間，編爲



高蹈及效詩歌章奏之勞交遊山水之樂乃有  
目終南爲捷徑者益卑鄙不足遺惟遜國之際  
如河西傭補鍋匠雪菴和尚塞馬先生有焦先  
遺風焉而不僅此四人也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荀彧

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  
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  
馥遣騎迎彧彧乃馭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  
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彧年二十九後李傕

世襲關隴著

幾部卷四

六

郎汜掠潁川鄉人畱者多爲所殺

彧不許操九錫目彧不負初見操奉迎天子之  
意終彧之身操未篡也且弑伏后鳩皇天稱王  
居鄴皆彧死後事則雖謂漢祚苟延於彧亦可  
議者責彧有浮詞焉吁使當時無獻帝彧又目  
從操者從昭烈矣是亦彧所遇之不幸也

鄧嘉

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智者審於量

主故百舉百金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  
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  
天下難矣遂去之

袁紹每爲才士所棄事安得濟夫用人之機豈  
易言哉沛公而後惟操當時孫劉皆不及也士  
曰衆多歸之

賈詡

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詡去李傕託熲詡衆知  
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見棄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  
置懷關隴著

幾部卷四

七

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  
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又喜又望吾  
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  
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熲果善視其室

詡勸繡歸曹操數爲操決計詡息非操舊臣而策謀  
深長思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孔融楊脩操皆殺之曾目舊免操德詡者當在  
勸繡之歸耶狀詡所自處何地不空

徐幹



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目疾不行。

管幼安高矣。徐常長遊於二曹之間。而不與同。優於丁儀楊脩。恃才貪得也。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樂親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登懷開疎著

幾部卷四

八

怒。登既出。便大笑。昔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矣。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火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如孫登者。所謂目擊道存者也。稽生從登三年。將別而必求之。其言既言而終愧之。即所以處登識亦寡矣。○中散祠宗。睥睨一世。孫公和直以嬰孺與之。而稽阮兩公亦竟雖唯無所逆。古人高致。邈然不可及也。

登懷開疎著

幾部卷四

九

### 阮籍

曹爽輔政。召籍爲參軍。籍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各士少有全者。籍雖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目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籍雖不拘禮教。狀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嗣宗爲青白眼。自是習氣未除。狀口不臧否。即



白眼時或者尚可以醉相解邪若中散之對鍾會則已甚耳

### 司馬懿

懿猜忌多權變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命反顧面正而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察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繇是操意遂安

魏明帝時曹爽輔政用何晏鄧粲丁謐之謀遷太后登東閣據省

幾部卷四

十

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爽晏謂懿果疾歟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病必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

於是秦永寧宮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秦施行後收爽晏賜等俱夷三族

操自謂多智而爲懿所愚蓋有操自不可無懿

耳○何進召外將誅宦官幾事不密未濟身隕遂起袁曹之亂每令人歎息於君子之不智也仲達臥疾而芟曹爽若朔風振稿葉非知幾善藏詭能與此後之處宦寺權奸者不跡懿而踵迪悲夫○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時輅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

登東閣據省

幾部卷四

上

詞義何也輅曰善易者不盲易晏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卦當至三公○輅曰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過願君侯哀矜益寡非禮不履狀後三公可至青繩可驅也輅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鼻聞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足畏耶至何鄧敗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跡何



之視候魂守守血衣華色精寒烟浮容若枯木此爲鬼幽土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然此可以觀人

辛氏妻辛氏

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鍾會爲鎮西將軍將伐蜀憲策謂軌從子祐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御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於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

澄懷開襟者

幾部卷四

士

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目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大有父風○鍾鄧能亡蜀蜀亡而身亦與之俱亡其智不及辛氏遠矣說者曰爲北地王之霸也

晉

羊祜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

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祐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淪吳人要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助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舉杜預自代

孫皓不幸而卒一語可謂知幾之至即所以爲吳謀者亦至矣而皓固幸而不卒也則吳蜀之

澄懷開襟者

幾部卷四

三

以非鍾鄧羊杜亡之乃其主與黃皓陳祗峻終兄弟亡之耳嗟乎方其盛也則劍閣關口足守南北長江足限也及其既衰雖高山深谷可畏璫以下鍊鎖長鎖可然炬自絕矣豈獸吳蜀也哉朕魏取蜀蜀亡而晉滅魏弑髦廢吳欲求爲後主不可得晉取吳吳亡而賈后諸王相繼亡劉至懷愍二帝行酒執蓋欲求爲孫皓亦不可得平陵往復之際雖智者有所不能測矣○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淮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還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及期有十年之積。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以此才略蓋孔明敵手也。宣惟陸抗卽仲達亦避三舍。而乃一心司馬氏。何哉。豈時有所不可。而志有所未逮耶。抑歷職二朝。目極興廢。視此坐亦不足貪耶。吾於是而益覺王導謝安無足多。陶士行非忠於晉室者矣。

杜預

歷代通鑑輯覽

幾部卷四

古

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羊叔子建平吳之議。當時深贊者。獨張茂先耳。叔子舉元凱自代。元凱至軍。士心未孚。內疑復起。則兵不得交。而羊太傅十餘年經營之方一旦廢矣。故調劑貴要。以成顯功。與夫交結近侍。專圖速化。都不可同日而語也。

韋忠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

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德而無能。裴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淵淵而餘波及我。況可塞裳而就之哉。

安仁之藻翰。夷甫之罷識。趨勢游利。匪猷喪其生平。而七尺亦不可保。至張茂先與裴逸民同死。安見閱覽博物之足尚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韋忠有焉。

張翰

歷代通鑑輯覽

幾部卷四

古

翰少有雋才。嫺辭賦。任達不羈。人號江東步兵。齊王辟爲東曹掾。同驕奢擅權。中外失聲。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歸。又嘗言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膳肉不至。孔子行。藁臚將熟。張翰去。古人豈徇口腹乎。養其小者全其大者。有非後人所知也。○宗室爭權。自相魚肉。而一時名士如潘陸輩爲之殉塗。似亦可已。吁。尊鱸之味。古今知之者。



有幾人哉○時皇甫謐目多病不仕李密以祖  
母老不仕王褒目痛父非命不仕常忠以避張  
裴不仕張翰以思尊臚不仕蓋見晉武付天下  
於駸孺又目悍女爲后加之二十五王之兄弟  
雖愚夫亦爲寒心曾是賢者而不高舉乎

荀遠

荀遠爲陳留相懷帝欲納遠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遠  
思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  
酒遠爲侍中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目遠爲吏部尚  
書懷開襍著 幾部卷四 去

書遠深拒之尋而王散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惟遠  
以疎協獲免

不妨且爲吏部尚書王散到時再作商量或曰  
何商曰渡江渡江

王允之

允之從王散在飲醉先寢散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面皆汚鳳出散果焰  
視見允之卧吐中乃不復疑

鄭小同未嘗見司馬師密奏徑爲所酖王允之

悉王散逆謀交免於禍未固有幸不幸存焉狀  
小同之歎太無謂耳○溫太真處錢鳳亦效正  
奪散之魄也

王導

庾亮目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  
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  
是同悠悠之論空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  
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患哉又與稱書目爲庾公帝之  
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譏間遂息

溫懷開襍著

幾部卷四

七

茂弘嘗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此其  
生平全軀保妻子之術而江左偷安不振亦卽  
於此兩言決之至蘇峻之逆不敢加害豈元規  
塵所能汚耶○周伯仁繇王導而歎狀自處初  
亦未善夫疾呼而不應固自此古大臣之風深  
於教導至語左右殺賊取金印是亦不可目已  
乎若伯仁者與幾反者也狀籍伯仁之家籠中  
有故絮而已漚五甕米數斛但此亦三窟者之  
所忌也將又不盡繇於自處之善不善矣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導聞其名迺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一旦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猷全

窮谷中更空箕踞臨安猷全偶狀耳

顏含

令官光祿勳呂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空爲降禮太常馮懷呂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六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空鄙人老矣不識貴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侯於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識時務者大率是佞耳王謝尚清言而一時之人不敢不爭趨之則清言之中有佞存焉如顏光祿與逸少懷祖之流耿介坦直指未易屈光祿曰問侯飄然而去誠有見乎斯位也非協有詭笑難乎其獨處也不佞而不去反爲佞者笑矣狀久之佞者亦不得不去則不佞者笑人乎

佞者笑人乎○王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聲起

而述處之恬如也季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

王導目門地辟爲橡屬旣見惟問江東米價述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

容謝之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

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

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空思自效而虛談

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謝萬爲豫州都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九

督羲之遺書誠之曰君適往不屑之韵而俯同

羣辟誠難爲意狀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爲弘達耳願君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

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曰爲美談

濟否所歸寔在積小曰致高大君其存之安萬

皆不能用○後人能爲此清談不

謝安

桓溫憤怒簡文帝遺詔不合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



賜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謝安既破苻堅於淝水，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壁，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是荆、江二州并缺，物論以玄勲望空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思桓氏廢懷、閭、繇著

幾部卷四

五

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江州。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始處一桓攝之。呂龍既處三桓，授之以柄，維彼全身是能全國。維彼存人是能存己。○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鉞，使袁宏具帆。安見之，輒改繇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以爲謝文靖御溫妙用而不知，亦無可如何之。謂溫不歿，將聲罪討之乎？抑行九錫乎？不得中處也。溫將歿，其弟冲

問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輩不爲汝所處，分慘矣。斯言生平雄武，專朝窺覲，非望今安在哉？故王謝不足制也。卽董狐亦不足動也。惟有閭、繇老子能攝服之耳。」

氾騰

氾騰字無忌，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罷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自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閎徵爲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廢懷、閭、繇著

幾部卷四

五

受人之羈繫，而參養於鞴園之中者，徇名利也。視若嚼蠟，則兀然一室，已遊六合外矣。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贊。嘗著五柳先生傳，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但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造飲必盡期在又醉既醉而退尚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喪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昔人謂之實錄曰親老家食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養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急吾道則休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自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

潯陽陶隱居著

幾部卷四

五

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就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馳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用悉令種秫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繁簡終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

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稅既不就秩亦不收也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縵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呂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初非潔志慕聲豈敢目王公紆軫爲榮邪

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

潯陽陶隱居著

幾部卷四

五

同志

淵明詩晉所仕者題率號入宋所仕但題甲子

陶隱居非不超脫而齊梁之際侈言圖識山中宰相終不若五柳先生義皇上人也○朱晦翁

云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狀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抬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惠遠結白蓮社秘書丞謝靈運求入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



立朝爲權譽譖忌出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  
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淵明與惠遠雅  
樂宜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  
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古者同社之嚴如峽或  
招之不來或投之不納若以今人言之則謝康  
樂之官高於彭澤令也得罪權貴左遷之老范  
又何益於社中兄弟而又少此一人乎古人結  
社先原其心後人結社更不論文文日謀而心  
日不可開至於握社權而以高下市利者有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免假社名而曰口舌得官者有之免或佐社之  
人而反噬乎執耳以取富貴者又有之免此與  
歐陽子所謂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踈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者何以異哉

宗炳

炳字少文妙琴畫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輒  
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蓋蓮  
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初禪迄元嘉微辟累至皆  
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植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

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遘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睹惟應澄懷觀道臥以  
遊之因取所遊履盡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  
衆山皆響

如此乃真晉人未宜列之南北朝也○阮嗣宗  
車迹所窮慟哭而反謝康樂伐木開徑驚爲山  
賊清遠之意索然矣夫慕游覽之名而流浪於  
反豈騁目怡情以外別無事事乎臥游者近於  
心齋不然遠師亦攢眉也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五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  
之際未嘗不輟卷浩歎符堅末年祇星見緯知堅將  
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恠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  
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凡而知已難遭是以忻  
悲交懷耳符堅嘗與言歎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  
儔而不知已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自  
立功立事道消也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  
胡廣之徒濟隆隨俗也後爲姚萇佐命



夫人一日之中所患無窮而不知何所忻懼也或者忻其所惡懼其所忻顛倒於七情而弗止亦足悲矣至人無忻無懼豪忝忻思以時如尹景亮者乘時也狀亦不免爲至人所悲也○王猛初欲從桓溫而南其師止之夫溫不足從從而南可也觀猛將革之言猶然初心乎人臣冀其君之感悟常要之永訣之際迺其君卒皆以爲不擇音也而置之及其既悔則已晚矣雖其君寔甚良繇積之不於其素耳管仲語桓公

歷懷關隸著

幾部卷四

三

叔座語魏惠王王猛語符堅是也狀猛在堅又不凶猛亦人傑哉

慕容盛

待堅之誅慕容氏也盛奔冲冲稱尊號頗驕溢盛時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知不先舉才不出下而輒自驕鮮不覆敗俄而冲見殺復謂柔曰吾輩崎嶇鋒刃間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無坐待網罟也遂間出東歸慕容垂

柔以爲安而盛以爲危盛年十二故所戀者少

戀少則身輕所思者精思精則眼疾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自靜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及宋主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悶晦嘗

歷懷關隸著

幾部卷四

三

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蓋絕其言也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骨歸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力爲國爲家

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弟霧運齊名霧運父煥才拙早夭而霧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琨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霧運登車便商轉人物瞻謂曰秘書以談者亦互有全異霧運然狀自是雌黃稍衰止



晦之弑逆。瞻於賓客。輻輳中見之。可謂智矣。遺言慨慷。足見生平。○嗣宗之不臧否。覺一時無足當其高下。霧運之好臧否。又覺一時皆可任其高下。均之過也。夫浮渭自有清濁。豈得過為異論。若涸狀噓之。則亦鄉愿之衣鉢矣。顏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達竣。函餽。即昇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氏

曰。善為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為宋主所殺。

延年當日有狂名。而所以處竣者。猶也。狀自竣視之。亦必目父為狂矣。父且不能得之。子當貴於人甚哉。

褚貢

褚貢堅栖退之志。入齊。稱疾不出。讓爵居墓下。會疾篤。其子霽載蹠及病。聞知。非故處。大怒。遂併內外。

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謝滄往候。排開不可開。為掘破。入見。曰。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貢曰。吾少無人間心。何身名之可慕。但願歸全舊隴。而見輩未達余懷。是可恨耳。

余嘗哀王衷之孝。訝嵇紹之忠。及觀褚貢居墓塞戶。何地不容。而自命若是。於忠孝有不敢稱者。夫既不得於父。而復失之。其子余益以悲貢之遇矣。

沈顗

歷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元

顗字處默。性清淨。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跋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素不事生。齋未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行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齊梁代謝曾不一瞬。其間朝綰一綬。夕要一綬。固無足多。卽沈約任昉之流。窮極文詞。競為靡麗。而求一言之幾於遺。不可得。亦其風尚使然。



也處默蓬門蔬食身隱無文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士哉何氏三隱世多知之且故不論

### 虞寄

寄字次安自幼慧辨數歲時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曰郎君姓虞又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人謂其父曰文舉不是過也梁大同中嘗雨襍色寶珠於殿前寄爲伶瑞雨頌帝見之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是卿家士龍將何如擢用寄聞歎曰吾以寄擊壤之情耳豈買名求仕者乎輒閉門澄懷閑襟著

幾部卷四

三

稱疾疾景之歟寄客閩陳寶應所已知寶應有逆謀慮禍及遂製居士服隱東山稱脚疾不復出其致書寶應也自稱東山居士

寶應出兵沙門慧標者爲詩餞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還照紫微宮寶應得詩甚喜他日標以示寄寄一覽默然無言退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又以此終未幾寶應敗標與賓客皆誅惟寄得免尋奉勅還朝文帝迎謂曰管寧無恙授之官辭疾不拜朝廷每有疑議輒就訪或出遊閭里則老

幼羅拜道友有言誓者但指寄便以爲不欺云

長門之賦千金說者以爲鄙卽後世文章取士亦寢失三代之意矣彼其叩閣一言驟持顯位固一時之榮也然豈能終保知遇哉

### 高允

魏真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嘆曰臯陶至德也而後英蓼先凶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戮況於凡人能無咎乎

允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澄懷閑襟著

幾部卷四

三

曰咎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允與崔浩同撰魏史浩誅而允免其忠厚長者之意足以感人也平刑數言酷吏可爲而不可爲矣○管公明不壽京房部璞見殺能言吉凶禍福而不能蚤救患於當身跡其抵掌不厭固已蹈漏洩之病矣允以不言近於百歲今之無知而妄言者雖百歲可也

### 陸倕



夸耽書嗜飲浩狀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數日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夸亦不開口浩慮夸還乃取夸驢內之廐中冀相維系夸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知而歎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且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遣之馬爲書以謝夸竝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叩首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歟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誰能更容賁夸遂爲作朋友篇

崔浩自比張子房而文采更謂過之驕氣已居殺身不待盡誅沙門暴揚國惡而後知其非也夸雖莫逆拒之至嚴異于高九幾陷誅戮狀徒憎之於其死而不能正之於其生安在見朋友乎

邢邵

邵藏書極多而不甚讐校每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校此惟日思讀書要

是一透耶或曰誤書何繇能得邵曰若不誤處便不勞讀書性脫略恒坐臥一小齋有果餌則懸之梁上賓至則下共噉之或時對客解衣覓趣風味瀟瀟如也與婦甚踈未嘗內宿嘗自云一日晝入內閣爲狗所咬言畢輒撫掌大笑

大智若愚邢子才之謂也其風度不可學而至惟敬後鄭五性情近之以當亂世佯狂者尚亦有利哉

王晞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三

晞齊并州司馬李昭帝欲拜侍中晞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煖官但思之懶斃耳天性閒淡嘯咏遊遊登山臨水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易職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久伯三公矣

觀翟公之門官之不可一日不煖也久矣他人煖息不得者而晞獨湛冥自喜蓋惟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所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可及耳班氏以爲二者各有短諄哉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有先人敕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著中說學者擬之魯論證文中子

蕪泥庭艸斯有何罪而至殺身則釋氏綺語之

戒亦從好生中來也王先生處其時惟養晦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四

十四

能自全朕敕廬薄田非讀書譚道鮮見其有餘

幾部卷之四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目錄

唐

唐高祖

太子憲

房玄齡

徐有功

李日知

武攸緒

陳敬元

宋璟

楊元琰

姚崇

盧懷慎

張嘉貞

張彖

李泌

登懷閣雜著

卷五目錄

郭子儀

權皋

李揆

蔡延玉

何蕃

陸贄

裴度

白居易

鄭絳

司空圖

五代

鄭遨

幾部卷之五目錄終





古人幾部卷之五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唐

唐高祖

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幸於牧塹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

唐懷關薛著

幾部卷五

順以驕其志

爾時密方盛唐初起兵勢足相并而疆大者反

命於弱小則高祖之洞幾耳翟讓憤憤爲密所

殺

太子憲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後玄宗

以憲寔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行見衛士食已棄餘寶中帝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時侍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良久憲曰曲雖佳然官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臨淄討常氏初不白相王及既誅始從容迎入

唐懷關薛著

幾部卷五

說者謂臨淄斯時已有自取之意矣憲窺其微

目嫡長而讓有功其智固有過於建成元吉者

且飲食宴樂之時見憂盛危明之色友愛益篤

帝號終歸豈偶然哉

房玄齡

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各取一具曰畱意於此足自保身公貽謀臧矣二子未免誅竄況不臧者乎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陞驛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有功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未必非幸斯言之在前也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歿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囚

登廣閣議著

幾部卷五

三

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終無死法兩狀並獻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於家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室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晚年昧於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卽其主亦鄙之也是無厭足之期耶乃知日知善厭足者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

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錯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麈尾皆塵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襍住自潤於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召攸緒於嵩山勅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

登廣閣議著

幾部卷五

四

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常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死

外戚中未易得此或曰后不許辭奈何曰求之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辭而不獲免者也○知中宗之時無異於武后之時惟攸緒與楊元琰而已老成如張柬之亦復茫昧定亂之後尚其慎哉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歲荒散粟萬斛以賑饑者明經擢第值武后臨朝遂山樵谷飲不復出

無狄梁公學問而裁冠博帶於牝雞之朝良可恥也時有武曌亦能高蹈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耶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目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五

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既以故刺不得發

大臣所以愛其身者愛國也使買厥爲小人心身不足惜謂國事何顏魯公死希烈之難魯公不畏死者而快盧杞之心令人憤歎不能已耳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柬之

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東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敬暉等爲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輒詭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時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遐思禍及我不空言暉感之狀已無及矣暉等死元琰歎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劉幽求亦言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而張敬以爲机上肉耳而忽之至三思與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帝后雙陸中宗自爲點簿則入幕之賓矣尚得食其肉乎楊元琰既踐江中之言趨狀高蹈有足多者甚乎哉嬖淫幾再亡國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詠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狀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所存寶帶重器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磐石到使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彼不顧則吾族無



唯類矣。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書。時謂極筆。數日後，說悔遣使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嘆曰：「死，姚崇能與生張詠後，諱不行。」

如此人，合如此處。○弇州公以贖回貽分空致司馬公，不免姚元之傳習矣，而不察。

### 虞懷慎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罷，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

徑懷開襪者

幾部卷五

七

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敕簪車籍，門不施簾，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席，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朕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懷慎與姚崇同居宰相，自以才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嘉歎之。」

處同官難，而政府尤難，且以清介處才華，幾見其不相軋乎。公讓崇薦璟，不自有其清，而清名益著。至執手數語，天寶以後，若親覩之，則公固

非僅僅以清名者為公愈難矣。噫，公伴食蓋一時，媚崇者之言也。

### 張嘉貞

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細人憂餓終日皇皇，至有居台鼎而憂餓愈甚者，豈真餓憂哉？夫亦兆之不祥也。

### 張象

楊國忠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公卿莫不震懼，或

極處開襪者

幾部卷五

八

勸陝郡進士張象謁之。象曰：「君輩倚楊右相為泰山，吾臣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國忠激祿山反，以幸其言之中。及反，楊揚得意，當時豈無舉張曲江以警之者乎？匪僅僅曰太師國舅已也。惟象況之冰山，亦所謂得一知己而足取皎日，見於馬嵬君輩與國忠交失所倚矣。

###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  
潁陽。肅宗卽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  
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成敗事。帝大悅。  
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爲  
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廣平王伾同鄧子儀收復西京。肅宗命泌艸表請上  
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時。中書令崔圓宦官  
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因請去。曰。臣今報德  
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

涇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九

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露。此其  
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  
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  
踐也。豈朕而執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  
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雖日待臣如此。臣  
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以  
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

建寧王寃死。欲帝感悟於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  
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  
子可殺。西內可不朝。況布衣交乎。泌既歸山。四  
五年間。未聞徵召。而惟張良姊李輔國魚朝恩  
之爲朝夕。如肅宗何敢望勾踐。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  
方多虞。握兵處知狀。詔至。卽日就道。故譏間不行。朝  
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

涇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十

大恩。帝嗔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  
殘人之墓。今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  
其下願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  
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  
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  
將吏。出鎮來薨。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金持。悅汲水  
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謀則九族塗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伏

汾陽有震主之功立衆毀中終能自全而與唐

室以數十年之安所全者非獨身也其溫恭蕩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廿

夷之風武人聞豎皆可感悟況人主乎若夫岳忠武不惟見忌於檜卽張德遠亦以言事柄鑿則翫麓守經之至而未講乎權也爲忠武者無歉矣獨恨忠武死而宋不振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將又不得不惜乎忠武之權之未可耳

權臯

權臯爲臨清尉玄宗夫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克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

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蕃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自疾亟召蕃蕃至臯示已暗瞠蕃乃勉哀而哭手自哈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歎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歎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復南去及渡河祿山已反矣

以衣律人談何容易能以詐歎可以生矣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三

李揆

揆門弟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德宗時爲盧杞所忌用克入蕃會盟使揆時年七十矣辭以老恐道遠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至蕃問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畱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遂得還以一言得全節歸覺蘇武常惠輩十九年乃有雁足之給爲見事遲也

蔡廷玉



宋泚謀不軌。廷玉在幕下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佞。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繫之。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

如是可以保身。其晏嬰季札之流乎。  
何蕃

蕃和州人。爲太學生。二十餘年。學成行高。諸生不敢與齒。朱泚反。同舍將往附。蕃正色叱之。故六館無受汚者。

登懷閣襟著

幾部卷五

十三

雖有何蕃其能止之

陸贄

宣公旣放荒遠。常閹元人不識其面。又惡謔不敢著書。地苦瘡癘。祇爲古今集驗。及五十篇。

宣公諤諤旣放。不敢著書。豈剛柔頓易耶。抑逐臣之道則然也。此裴延齡輩所以不得殺公也。若稍稍缺望。安能再賴陽城而免小人之讒構乎。屈子行吟。未可浪述。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反。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闡。暨檀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墅於午橋。具煥館涼臺。號綠華堂。激波其下。治石林菴。岑繚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但相譴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雒來。又問度安否。已復強起。河東節度尋乞歸。

登懷閣襟著

幾部卷五

十四

晉公德業威望。比郭汾陽。以身繫國家。輕重者二十餘年。公之才力。何不可爲。而當肯宦官。公若不加之意者。何哉。深痛乎勢。未可圖。惟宦官能弑人主。而人主必不能誅宦官。要何論宰相羣臣也。且王璠李訓之徒。貪汚庸鄙。適足以殺其身。而貽國辱耳。寧足與計大事。惟栖遲林泉。尚畱一晉公在。或者小人猶有所憚也。甘露之變。晉公卽在事。亦敗。若使晉公與訓注元興同。腐豈不益命人。噫。唐寧無人而長宦官之焰。後



雖鄭薛又安能稍抑其氣籠振紀綱哉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譏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酒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常趙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闕寺高張朋黨互戰在唐敬文之世亦云極矣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五 五

乃能醉吟於山水之間豈盡權變使狀哉抑其性情有猷至者武宗欲相居易而德裕沮之是或所以全其高也○樂天旣得風疾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咏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監澹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閒吟咏興來亦不能遏病愈八年始卒遺命不

歸下邳可塋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

而塋焉詞人老死鮮有如樂天之解脫者元微

之漬貨苟容朝塋輕笑及兼節度未幾以暴疾

一日而卒於鎮賢不肖之相去如此余所賢乎

明哲者豈僅委蛇狗血肉哉正於此際啓體幸

全脩狀無礙斯爲保身耳

鄭綰

綰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

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五 六

渡頭風滑稽皆類此也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懷

綰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託謂有

蘊蓄就常奏瑛簿側注云鄭綰可禮部侍郎平章事

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綰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

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

旨綰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

賓來賀綰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絮表遙讓不獲既人視事偏狀守道無復恢復諸終以

物望非空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



致仕

漢時三公有傳粉者。佗歇後詩。豈遂不可爲宰相乎。蔡之自哂。蓋哂世也。吾故論著之。毋令獨蒙惡聲焉。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於中條山。王官谷。佗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賸三宜休。又少也。悔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七

爲耐辱居士。豫爲棺塋。遇勝日。輒引客坐塋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必生一致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爲人作碑。贈絹數千。圖虞致鄉市心。恣鄉人取之。一日而盡。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絹旣已盡。賊豈枉顧。一入塋中。何處得酒。

五代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

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遵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遵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有問術之心。雖隱亦不能終也。○歐陽公於五代史。佗一行傳。所以求潔身自負。沈淪泥淖之士。可謂殷矣。僅得四五人焉。遨其一也。蓋以爲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者也。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五

六



古人幾部卷之六目錄

宋

太祖

英宗

曹彬曹瑋

竇儀

李沆

王旦

張詠

邵雍

程顥

程頤

張載

崔唐臣

方惟深

杜孟

澄懷閣雜著

卷六目錄

張甯

南宋

潘良貴

韓世忠

張浚史浩

胡宏

蘇雲卿

楊萬里

孟珙

江萬里

元

姚樞

金履祥許謙杜本

劉因

顧阿瑛倪瓚

日終

古人幾部卷之六

宋

宋太祖

姑山 陳允衡伯璣 著

太祖與故人石守信主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朕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如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久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何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身雖欲不為不可得也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久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



以散官就第

上下之際皆能識幾主臣相全卽國運不傷也漢高帝心裏疑忌口不欲言一時勲伐舊臣且無裕足之地激而生變夷戮殆盡致大風之歌追思猛士諸呂作難劉氏將危而後乃知宋祖之度量遠矣

英宗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官中初薨皇子之命極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

守吾各上有適嗣吾歸矣

宋太祖之三王味幾者也如英宗可謂善處骨肉間矣景泰天順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曹彬曹瑋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就此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狀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

遽詰所以美曰寔對上亦大笑爲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又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從王全斌伐蜀諸將多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衣數襲橐中別無長物先在周顯德中常奉命使吳越既致命卽還私覲禮絕不受王遣輕舟追及遺之猶不受已往返數四則曰不可以吾故疑遠人心乃受而籍之悉歸諸朝世宗強還之彬始拜受悉用遺親故而已不畱一錢也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

之卽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元昊逆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曰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謫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州觀察至定軍治畢曹謂公儀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畱一由欲有所言公儀既愛其雄才又聞欲有言遂爲



群明氏具饌甚簡食罷解左右曰公滿目權骨不爲樞府卽邊帥或謂公當佯相不成狀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空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狀無已應卒驪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敘曹曰帝寔知之今當爲公言帝在陝西比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博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要以貨殺邊人誰肯爲我用者帝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

澄懷閣講著

幾部卷六

四

牙市中帝欲一識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又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驪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託乃元昊也皆如其言

金帛子女當世則榮衰狀著賢將之聲古今亦有間矣觀帝之用心將固未易易也

寶儀

開寶中儀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比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漸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佯宰相狀亦不謫朱岷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祿多遜遂叅知政事佯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普多端以負太祖則報復其所甚工者多遜忌譏實亦其宜而坐呂交通秦玉弁秦王害之普

澄懷閣講著

幾部卷六

五

之罪可勝誅哉

李沆

沆性直諫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飽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視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顏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



治第沅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  
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植息安事豐  
屋爲其素尚如此

王子明相業方之寇萊公不相上下而擬李文  
靖則不及矣蓋生平易直簡朴之意少耳當天  
書之時且能奉身而退豈不成完名哉武侯云  
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文靖以之

王旦

澄懷閣稿著

幾部卷六

六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爲  
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解一曰議知制誥旦曰可  
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  
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  
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  
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  
我耳第緩之聊以戒脅進

王公之言可抑奔競否則兩詣不見恐是書怕  
未到也

張詠

詠未第時常遊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詠卽負之  
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與人煙踈濶可候徒伴  
偕行詠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  
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復始分其二子呼  
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卽推戶詠先以牀拒  
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徑排闥詠忽退立  
其子閃身入詠撻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  
殺之詠持劍視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臂老幼數  
澄懷閣稿著

幾部卷六

七

人併命於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  
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詠知成都時李繼恩新破賊恃功驕恣軍不戢民有  
訴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之縋城直遁  
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  
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日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  
生變

人皆知竇建德連殺數盜爲勇孰知乖崖先生  
不動聲色且無殺盜名之爲智乎若漫呼而漫



應之。短劍不足支矣。○兵卒剽奪冠文冠者莫能制。嚴之生變。寬之長鬣。豈兵又不可問而將皆不足言邪。抑文冠者之懦且闇也。○唐安史既平。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灰。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皆拱手遵約束。○先賂渠帥。故斬灰囚。當與張詠事。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八

參看

邵雍

富弼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呂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雍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蒿。環堵不託。風雨而

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早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閒出游城中。風雨卽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畱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犀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南陽薦吳康齋初授官。康齋不就。不就就是矣。

意在爰立則非也。歸里之後。稍稍尊大羅念菴。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九

過訖欲得三及門。乃是念菴投詩而去。一時經純遂加詆刺。而康齋人品學術。至今莫白。是亦自處不善耳。康節先生。辟鄭公於未舉之先。及呂誨吳克諸公交薦。亦受命徐徐引疾。司馬公欲儕之。古人之上謙讓未遑。坐醉行吟。真舞雩陋巷之風矣。動而無聲。謗豈隨之。

程顥

神宗方親幸王安石行新法。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適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願公事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悅也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土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掘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目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通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六

十

政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匪獨平恕可與語幾

程頤

崇寧二年言者論頤本因姦黨論薦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察伺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又及吾門也

前輩講學之風斌斌盛矣後來林下諸老無不目招致門生爲事一似燒礪硯之酒杯狀而未嘗不以之買敗李范可傷伊川先生可思矣

張載

嘉祐中橫渠在京師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免二程至與論易大且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語學問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耶

橫渠徹坐少留即平原之客未必不半歸信陵

登懷開襟著

幾部卷六

上

也宣論學問之事乎

崔唐臣

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交善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比熾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自別後事曰初檢藥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間貿易自給愈於應舉竟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刺亟訪之則莫可蹤跡矣視其刺末一絕云集賓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詩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寒酸潦倒逢人遺某甲同研席某甲同里閑者  
空書此一通置之座右○袁粲領丹陽時嘗步  
游白楊郊塗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謂  
被知顧明日到門求謁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伴耳竟不復出接如此人豈不掃興  
方惟深

惟深字子通其先泉州人也寓於吳平居視之猶木  
雞耳及論議古今則娓娓不倦雅有詩名每出一  
人爭傳誦王安石謂清淳警絕元白皮陸有未及處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士

惟深雖受知安石略無迎合意杜門陋巷而孝友耿  
介之風隱然推重吳下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呂惠卿王  
安石是也安石追悔固晚然惠卿則已分其過  
亦所不可少之人矣方惟深獨介狀自持始終  
爲安石重可不謂賢乎安石又甚稱呂晦叔嘗  
言悔吝不自勝一聞長者論卽廢狀而反所謂  
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安石執執藉無惠  
卿未必不可鑒也謂惠卿悞安石宜乎哉

杜孟

杜孟晉州人讀書太學因貢買蔡京用事幡然而歸  
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  
寶田杜氏

惟幡狀而歸爲能有其寶田也是寶與田不待  
價而人得有之者歸之杜氏豈當世遂無爭心  
乎其爭也君子

張翥

蔡京延翥爲子弟師京子弟貴倨翥曰汝曹學善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士

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  
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逃死諸生駭奔告於京乃  
就翥請計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狀已晚  
矣

教子弟走則先生之走从矣不履危機卽縮地  
法也

南宋

潘良貴

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祿釣知名



士歎不能致良勳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絕之  
高宗時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  
良貴正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又非良貴所能  
爲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擇  
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他  
日立朝何以展布即日乞補外

一踏權門牢不可出失身敗名卽純灰十斛難  
滅除也繇辨之不蚤耳

韓世忠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古

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威名大著和議  
定命徙屯鎮江又欲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  
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  
五歸於朝世忠旣不以和議爲厭爲當局所抑自此  
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  
游西湖吹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素喜釋老自  
號清涼居士

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帝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  
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

家軍之類朝廷頗疑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岳氏父子死吳玠諸將不足憂所忌者韓良臣  
也且岳死韓卽欲恢復亦難出萬全況有中撓  
乎至莫須有三字可以殺人爲虎臣者寧有雅  
類此時固非汾陽舊譜所得脫惟蕭然蕭澹自  
儕於野人逸士之間庶幾彌讒慝之口耳故蘄  
王笑傲湖山其爲憂危也甚矣

張浚史浩

孝宗卽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  
澄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主

軍馬浚旣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  
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默  
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  
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今惟當固守要害且  
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  
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旣而主  
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  
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都督府命令有不  
行耶時李椿陳敏唐文若陳俊卿俱以爲不若養威



視最優萬全而後動。浚皆不聽。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返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係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辨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又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登懷開禧著 幾部卷六 夫

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畱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又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數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不可得幸同事而議論不同。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寔忠義之心。朕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仇之名耳。誠如建立功業。宏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律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

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朕浚老矣。浩曰。晉滅吳。趙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狀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母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寔可用者六萬。浚遺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登懷開禧著 幾部卷六 七

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金攻宿州。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無復鬪志。顯忠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自李忠定與宗岳死。韓良臣以湖山自娛。宋復仇之事已矣。張德遠成孝宗之志。銳意用兵。忠義凜烈。至師潰符離。舉可以復仇之具。一旦喪之不重足嘆乎。史浩與德遠有隙。過沮規畫。及觀其主棄陝西三路。撓虞允文成功。非端人也。



狀與德遠論難。疊聲可聽。且養威觀勢。當時不獨浩言之也。使德遠采擇。是役者不至大潰。則主和之人。亦安得藉爲口實。自此遂不用兵哉。余非敢過取史浩。而深惜未德遠云耳。

胡宏

胡文定三子。寅宏。宏字仁仲。能傳父學。優游衡山。

下餘二十年。張紙師事之。宏初品謫。補右奉務郎。不

調。秦檜當國。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問。故寅

佯書略敘寒暄。契濶。而宏書詞甚厲。或謂曰。將用君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大

何乃爾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

殷深源荅桓溫書。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溫以是

絕之。豈意管葛遂惑於令僕至此。或亦仁仲之

志耶。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

曲。徒有恩禮。目故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稱曰。蘇翁

焉。身長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

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艸凍。圃不

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

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韌過革。人爭買之。是以薪

米不乏。溉園之餘。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

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漕

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

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

又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

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動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鏤竹几。

登懷閣雜著

幾部卷六

元

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

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洽。遂叩其鄉

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朕客

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

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他未便了得。二客起

而言曰。張公命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

置几上。翁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訟者。二客力請與

之。共載。辭不獲。乃期以詰朝。及旦。遊使伺迎。則肩戶



宵然矣排撻入書帛不啓家其如故而翁已適竟不知所之

張魏公殺曲將軍黜岳忠武卽知君子亦未長也朕山河之氣百折不回誠足以當賢人之目蘇翁悠然自遠居幽圃肥卽爲大將軍掛客有所不屑焉蓋深得武侯淡泊寧靜之旨者如蘇翁余雖爲之荷簣抱甕所欣慕焉

楊萬里

楊文節自號誠齋吉水人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澄懷闊襟著

幾部卷六

三

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趨裝者韓侂胄嘗築南園屬公記許以掖垣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遂隱居杜門十五年聞侂胄開邊釁謂必誤國幽憤不食而死

趙丞相論定策功加韓侂胄防禦使未飽其欲倭朕思還悞矣朱文公抗聲逐之不可以爲非朕惟誠齋先生隱居杜門得時措之宜也○夫公盡身誠難乎其爲君矣不脩百年之身而全

千古之節其愚不可及也人孰無死死而有不死者存焉其爲明哲豈不遠哉

孟珙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慨謁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無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屯而色凜朕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遺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係四語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澄懷闊襟著

幾部卷六

三

壯繆疾善待卒伍驕於士大夫桓侯愛敬君子不恤小人均以此取害雖史氏傳會之辭亦將門易踐之迹也孟璞玉舉止風度居朕儒者大臣矣宋之將亡尚見斯人哉

汪萬里

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兵攻饒州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翼甲



萬里疑獄浮出從者歛葬之

襄樊陷公鑿止水而買似道方伯半開堂肆淫樂度量之相越一至此哉至公從屈平之遺則從容自得似道放循州鄭希臣請為監押時似道寓建寧開元寺待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月中昇轎夫唱杭州歌詠之窘辱備至至漳州木棉菴希臣諷令自殺但道不從希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殺之所謂半開堂者今安在哉誤國者國不足登懷開禧著

俗其如身何其如姬妾園林玩好何○高景逸先生不辱於逆讎視一時忠烈諸公學力更到元

### 姚樞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東陽武木斛欲盡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州總制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爲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盟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

登懷開禧著

幾部卷六

三

理因復寔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印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議忽必烈得中士人心蒙古主遣蒼兒行省事於京兆鈎攻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諫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謝疊山恩程嬰廝養卒後人又思疊山信國矣  
至疊山信國有所不忍見其見斯人乎

金履祥許謙杜本

履祥蘭谿人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  
得朱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  
中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寔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  
正伯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金克於已者也  
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謙金華人初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  
盍懷閭襟著

幾部卷六

二

若五味之在和醢醢既加則酸鹹頗變子來見我已  
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  
聞之惕然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  
克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  
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  
流於俗身在艸萊而心存當世屏跡入華山四方之  
士不遠千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  
獸不教人目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爲學  
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材分各有所得建官賢人之子

聖間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皆外名  
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目遵逸應詔有司請主  
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獻

杜本清江人武宗召至京師卽歸武夷山中文宗徵  
之不起順帝至正三年脫脫薦之召爲翰林侍制兼  
國史院編脩官稱疾固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狀心嚮往之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敏三歲識書日記  
澄懷閣襟著

幾部卷六

三

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  
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  
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武侯靜以脩身之語表所  
居曰靜脩不忽末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  
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官中命  
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死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  
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  
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  
讀書按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於君臣之



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目得安居暇食目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各有目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季四十三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目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嗟呀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寔止以踪跡之近但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六 美

因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命教學因卽時應命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耶況加以不次之寵定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堂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瘕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狀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發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歎勞無替功之

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瘞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日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卽日拜受畱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藥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舖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力氣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憐曲為保全卽寔疏遠

登懷閣禱著

幾部卷六

美

微賤之臣與惟懷諸公不同其進與退亦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辛酉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進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因所著號丁亥集

詞旨悽惋不爲過高之論以視稀生絕交書貞悔見矣

顧阿瑛倪贊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許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曰玉山館。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雨。輩皆樂與之游。其園亭圖史及餽館聲伎。並甲一時。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廬於墓。檢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贊字元鎮。無錫人。傳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貲。一旦檢去曰。天下多事矣。乃放舟五湖三泖間。吹清吟自適。

言經濟者。鄙詩畫。問勲業者。輕禪寂。詎知高人澄懷閎襟者。幾部卷六

天

逸士有所託而進哉。似此兩君。幾可與畱侯之儔。淵明之酒金傳也。

幾部卷之六終

古人幾部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陳允衡撰。允衡字伯璣。南昌人。是書所錄皆明哲保身之士。與急流勇退之人。允衡自序云。平湖陸叔度著。古人幾部始管夷吾。終史天澤。凡八十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而其人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毀至者。定是不變無以語。因更集古人。顏曰幾部。然其書首載堯舜。以堯之傳舜。舜之逃象。皆目為知幾。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姑以寓防患之意。不規規於品題之當否耶。



孔庭神在錄八卷

〔清〕胡時忠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裏古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庭神在  
錄八卷》提要

孔庭神在錄題詞

三十

韓愈氏謂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  
子始夏謂議尊孔子之禮者亦當  
自孟子始何言之觀水有濶也觀  
日月有明也觀射者之中以巧也  
孟子所以觀道也若夫舍夷尹華  
聖獨願學孔子而以宰我子貢有  
告孔子之言決之謂賢於堯舜  
謂生民以來未有而其論定矣  
古者四代之學虞庠以舜夏校以  
禹殷序以湯周學以文王與後  
之欲統宗伏羲並聖周公者自不



得不更位而端至我孔子謂耶論  
非萬世崇祀之權輿哉且其言心  
悅誠服者七十子是兩廡之成徽  
也言具體而微言有聖一體又配  
位哲位之序也至於先賢之下爲  
先儒於漢取廣川於唐取昌黎於  
隋節取龍門於宋則取周程張邵  
五子又當以朱子之言爲斷猶夫  
以孟子之言爲斷云爾然而殿廡  
別宮之制沿數代而遞增矣論者  
更以經師爲重自左丘明以下前  
後諸儒且雜進矣歷元至大而脩

隆得明嘉靖而繼正因革損益若  
相乘除然安得孟朱復生而折其  
衷也耶吾舅氏慎三胡先生向理  
洪都與司訓杜君希中纂聖學源  
流一書爲泮宮考禮後居林下而  
病其未備也爰僣考經傳子史自  
至聖而下若先賢若先儒各爲著  
傳其無考者僅書生里封爵以附  
於闕疑之例或見聞異辭亦並存  
不廢其文視舊增十之八顏曰孔  
庭神在錄一則欲使世之學聖賢  
者執卷而求知有所觀感興起



辭不厭繁一則欲使世之承祭祀者入廟而問不苟循故事虛文故考不厭核謂如是以勸學如是以守典則亦得矣草野無識禮之體君子守不倍之義則其書固遠而不作者也先生既沒而仲子鴻儒

紹聞云言舉行並著年來勸學章父書不下數十種會

聖天子方親幸闕里禮祭有加因

賜詩示衍聖公海內傳之又

御書萬世師表四言徧頒天下學宮所以申廣學者甚至一時內外儒

臣莫不各抒訐議條上廟學事宜章滿公車大宗伯將取而裁定之於是仲子慄然與曰先人之遠其待是乎遂出是錄屬余共事校黉銳之梓以公當世工既竣辱命綴數言固辭弗獲夏自早歲以賜

幸沐教函文當甲午乙未間獲從於東林講堂者數四脩聆緒論終身服膺迄今取是錄載讀之雖間旁採三傳史記家語孔叢子之言與雜引諸子百家有司掌故以備考驗而廣發明要其宗鄉國尊



考亭之大指不可得而掩也蓋先生少孤賴節母慈教力學登仕進卓然爲名臣爲碩儒視孟子朱子之賢由於仇母親母者無以異其立言一軌前賢有如此使讀者能因錄中之言而繹其言中之意

本

未必不如安定先生蘇湖教法特取爲太學程式矣夏不支敢請藏本簡尙有望於大君子之發覆焉康熙丙寅日南至錫山末學張夏拜題



### 孔庭神在錄序

洪荒以弄典籍所載多虛渺不經儒者罕言之自堯舜以十六字心傳立千古道濶之宗歷聖相傳未之或改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有以也夫然唐虞言心不言性孔子言性兼言習孔子言性不言情孟子言情且言才孔子專言仁孟子言仁卽言義引而伸觸類而長而大衛之在宇宙遠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經地其爲說易明而爲教易行也獨是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以孔子之道之  
大使無七十子講習誦說於當季  
周程張朱諸大儒鼓吹表揚於後  
世曲學異端之害何代無之將斯  
道或有時乎息已闢邪說而衛正  
學豈不重賴吾徒哉雖其間如顏  
子之好學曾子之守身仲弓之居  
敬端木之行恕卜商之篤信言偃  
之善華若非一致流及後儒而因  
爲鹿洞鵝湖之異同幾於自相抵  
牾然譬若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卽  
枝分派晰而其爲源與本則可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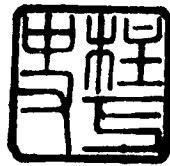
而求也學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自非知言窮理探衡惠之指歸晰  
經史之源流何以彰明絕業識所  
由來乎無錫蒨侍御慎三胡先生  
風憲名臣理學尊宿生平著述富  
有海內僉仰余嘗宰寧陽適長君  
燕貽司鐸是邑交甚歡得悉先生  
梗概茲抵浙過吳訪仲君鴻儀時  
方需次家食偕其中表張君秋紹  
討論古今發揚道奧將取先生遺  
書次第表章之先以孔庭神在錄



一編問序於余余受而卒業見之  
訂詳明凡聖賢諸儒出處本末莫  
不畢載有功聖學良非淺鮮憶先  
兄驄御作繹史內載孔門諸子言  
行甚悉倘可與此編互相發明耶  
信乎此心此理之同千里猶一堂

亦千載猶一日云爾謹序

康熙丙寅冬仲濟南馬光拜謨



孔庭神在錄彙補凡例

是錄以祀典為主故晉正位次配位次士  
哲殿上之序也又次先賢次先儒兩廡從  
祀之序也其名宦鄉賢則不與曰孔庭神  
在錄蓋謹之也

啟聖祠之制至後世始設且為尊至聖而  
作故又次之弗嫌於先子後父也其丁祭  
行禮則當同時兄不先父食之義說具本

條下

聖賢諸儒各著其傳雖據廿二史四書人  
物考分有入物志等書纂入然如莊子解  
頽子心齋坐忘博物志載滄臺氏棄子不  
持之類俱不錄筆削去取間頗寓微意續  
者詳之

先賢七十子中向無事實可考者止據史  
記其姓名及唐宋祀典列其封爵猶史法



之闕文也近見圖像俗本每人懸黃贊  
此無足言矣

廟庶賢儒牌位次第緣向來遷附紛紜東  
西不均乃仍還本庶以致前後失序明之  
會典仍誤未改今查江南郡邑學官又各  
不同姑依江右杜氏刻本列書之俟後  
本朝會典頒行自有成式茲非定序也

先賢姓名有因避諱而改者有以篆隸而

三

訛者有複姓單姓爲說不同者亦有史記  
家語等書互異者不能臆斷姑並存之

漢唐諸儒類以經學祀宋儒類以理學祀  
及近世增祀有及文學心學者所謂躋登  
回歸也謹按籍而書之

末卷附華書案按以備考論大抵取之馬

氏文獻通考章氏山堂考索故明會典及

浙西李氏類官禮樂考疏二書居多而書

東張氏經濟全書翠川黃氏禮樂合編亦  
附攷焉其泛及儀注禮器樂章者不能盡  
錄

國學志係京師所著之制闕里志似孔氏  
家之書俱不敢棄入諸如華川復祀儀  
簞墩聖裔考等篇雖極博與終屬野錄尤  
不敢竄取一字

嘉靖間藏聖像易木主至

三

皇清用儒臣議復出之冕旒執圭儼然王服又  
補錄賢儒後人等事俱度越前代已見於  
錄中若明儒從祀寥寥廷臣屢請補前  
後本

古下禮部部覆候修明史完後議行其疏稿書  
未定之論總不敢遽列職虛左簡以俟

錫山末學

要全議  
胡永祺



孔庭神在錄目次

卷一

聖殿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卷二

聖殿

配享

復聖顏子

東配一位

孔庭神在錄

宗聖曾子

西配一位

述聖子思子

東配二位

亞聖孟子

西配二位

卷三

聖殿

十哲

先賢閔子

名損

東哲一位

先賢冉子

名魯

西哲一位

先賢冉子

名雍

東哲二位

先賢宰子

名予

西哲二位

先賢端木子

名賜

東哲三位

先賢冉子

名求

西哲三位

先賢仲子

名由

東哲四位

先賢言子

名偃

西哲四位

先賢卜子

名商

東哲五位

先賢顏子

名回

西哲五位

卷四

兩廡

孔庭神在錄

從祀

先賢澹臺子

名成明

東廡一位

先賢宓子

名不齊

兩廡一位

先賢原子

名憲

東廡二位

先賢公冶子

名長

西廡二位

先賢南宮子

名适

東廡三位

先賢公西赤子

名東

西廡三位

先賢南子

名穀

東廡四位

先賢高子

名榮

兩廡四位



先賢漆雕子	名開	東廡五位
先賢司馬子	名新	西廡五位
先賢樊子	名須	東廡六位
先賢有子	名若	西廡六位
先賢公西子	名赤	東廡七位
先賢巫馬子	名施	西廡七位
先賢梁子	名鯨	東廡八位
先賢頤子	名辛	西廡八位
先賢冉子	名嘉	東廡九位
孔康神在錄		
先賢曾子	名	西廡九位
先賢伯子	名庚	東廡十位
先賢公孫子	名龍	西廡十位
先賢冉子	名季	東廡十一位
先賢泰子	名	西廡十一位
先賢漆雕子	名	東廡十二位
先賢顏子	名高	西廡十二位
先賢漆雕子	名從父	東廡十三位
先賢樂子	名赤	西廡十三位

先賢商子	名	東廡十四位
先賢石作子	名	西廡十四位
先賢任子	名不齊	東廡十五位
先賢公夏子	名	西廡十五位
先賢公良子	名	東廡十六位
先賢后子	名施	西廡十六位
先賢奚子	名客歲	東廡十七位
先賢公子	名肩定	西廡十七位
先賢顏子	名	東廡十八位
孔康神在錄		
先賢鄭子	名	西廡十八位
先賢句子	名并	東廡十九位
先賢罕父子	名黑	西廡十九位
先賢泰子	名商	東廡二十位
先賢容子	名	西廡二十位
先賢公祖子	名句	東廡二十一位
先賢左人子	名	西廡二十一位
先賢孫子	名	東廡二十二位
先賢郭子	名	西廡二十二位







先儒程氏 名頤

先儒邵氏 名雍

先儒張氏 名栻

先儒司馬氏 名光

卷六

兩廡

從祀

先儒楊氏 名時

孔聖神位

先儒胡氏 名安國

先儒羅氏 名從之

先儒李氏 名綱

先儒朱氏 名熹

先儒呂氏 名祖謙

先儒陸氏 名九淵

先儒張氏 名栻

先儒蔡氏 名謫

先儒真氏 名德秀

西廡三十九位

東廡四十位

西廡四十位

東廡四十一位

西廡四十一位

東廡四十二位

西廡四十二位

東廡四十二位

西廡四十二位

東廡四十四位

西廡四十四位

東廡四十五位

西廡四十五位

東廡四十六位

西廡四十六位

先儒許氏 名衡

先儒薛氏 名理

先儒陳氏 名獻章

先儒胡氏 名居仁

先儒王氏 名守仁

卷七

啓聖公祠

正位

啓聖公孔氏 諱乙字叔梁

孔聖神位

配享

先賢顏氏 名無繇

先賢曾子 名點字

先賢孔子 名鯨

先賢孟孫氏 名激字公宜

從祀

先儒周氏 名輔成

先儒程氏 名珦

先儒畢氏 名椿

東廡四十七位

西廡四十七位

東廡四十八位

西廡四十八位

東廡四十九位

東廡一位

西廡一位

東廡二位

西廡二位

東廡一位

西廡一位

東廡二位



先儒蔡氏 名元定 西廡二位

卷八 雜書參攷

始祀先師考 先賢人數考

像聖祠祀儀疏 從祀先賢辨

考定兩廡位次疏 兩廡從祀位次

兩廡對列位圖 木主制度

神龕 神案

孔廟手植柏 孔林

兩廡襲樂舊考 罷祀附考

孔庭神在錄 七

祀典存疑 附錄

孔庭神在錄目次

孔庭神在錄 卷之十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蔡補 男永祚 全校

男永慶 男 肅

聖殿一

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諱丘字仲尼 宋大夫孔父六世孫魯鄆大夫叔梁紇仲子 按史記帝魯生契十四世生湯又十九世

生微子啓微子名 蓋帝乙之元子帝紂庶兄 嘗爲

王卿上殷亡入周武庚亂平之後周公相成王及

命微子爲殷後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康

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肅公

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遜國於其弟

賜公何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厲厲

生正考父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

父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考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

曰孔父者生時所屬姓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史 119—112



氏爲魯人。按春秋魯桓公二年。書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繼書會于櫟。以成

冒除其奔雷時未必卽在鵬試之日今其  
制以行雖者豈亦為筆孫兒迫而來耶

生孟皮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

顓父問三女曰。鄭大夫雖失祀爲卿士。然其先

庭神在錄  
卷一  
二

對徵查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妻矣

庚戌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鄉鄰邑至而肯上塋坊縣言塋上塚也因名曰塋

情之子。繼衰周而爲齊王。顧氏異之以續統。聖

之角信宿而去。僅年十一月而生。望之。父有二龍。

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

麻林背翼臂，江頭早朕髮石地足，谷發雷聲，澤腹  
多，起上木樓耳後，面如蒙俱手，番過膝耳，番珠

生三歲。父叔果乾卒。葬於魯東防。

六歲爲兒。嬉戲。皆陳俎豆。設禮容。周赧王八年。

康柳石錄  
卷一  
五

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貴私勞不

自楚魯大夫孟釐音倍子病不能相禮及病且死

始有朱而嗣謬賜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命而再命。由再命而三命。位以漸而尊。則恭以漸

至向甯南而走亦幾盡余侮健若莫何謂歸諱甲不  
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



魯國之有者入德於魯於於是為魯中

公門在朝言也。德於魯於於是為魯中

余口其恭如是吾聞戚叔乾有言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惜世其後必有達者達者今孔丘年少好

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後蓋子卒懿子與

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稱之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十九歲娶宋元<sub>音</sub>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

字伯魚魯昭公十年已巳孔子年二十歲仕於魯

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善畜蕃息二十

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曾參學焉二十四歲

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sub>後在并年通叔</sub>

遂以爲母諱之而不報孔子非也及母卒<sub>及母卒</sub>

五父之衢<sub>外者今乃在衢</sub>及人<sub>及人</sub>

之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與也蓋殯也

子父墓處然得合葬於防<sub>防</sub>

也然防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入人倫之至

也然防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入人倫之至

也然防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入人倫之至

其間附會者多矣君子弗能焉可也又禮弓

曰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

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然風淅

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斯記也余亦竊疑之夏人之

無所不致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連崩者耶孔子

之法然而云云也其將自適自葬乎抑將葬門人

乎人情于此豈能自己墓既崩矣如之何其弗能

墓必完以堅其復事魯焉耳豈有孔子連觀之

而不能堅元二十六歲母喪既葬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成聲于日而成笙歌<sub>來而反笙歌亦不能</sub>



師襄子選席再拜曰師襄云文王穆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朔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殺百里也爵之大夫起紫紱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三十一歲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名作也昔有兒童屈膝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

孔聖神在錄

卷一

六

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壅填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敗三十歲在齊景公欲以舉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祿今說齊君齊君未之能行而賜我慶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三十三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

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景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十四歲自衛反魯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柱下史老聃而問禮

孔聖神在錄

卷一

七

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是而已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也仁人之說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讓人也博學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己為人臣者母以私己歸而求



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既而訪樂於周大夫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問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必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人

傷。倨者不親，利者必斃。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厲公抱成王，負斧晨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鑒遠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其

將同。今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惜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順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德，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淮雖左，水以右。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

孔庭神在錄

卷一

九

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簡而信。夫子自周反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魯昭公二十六年乙酉，孔子年三十六歲。季平子意如與郈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叔孫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項之魯亂。於是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年一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備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衆庶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處容飾繁登降之禮越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

晏子曰：「自見若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一事，君而預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以心，事君者不以心，而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而不順焉，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若子，獨以不恤其影，獨殺不恤其親，孔子按劍而進，不自以爲尊，窮陳陳，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然，是猶深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吾也，出之於以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博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適，不可止於適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與矣，丘聞君子遠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恥。今丘大言夫子，諫之，是吾師也，用宰我而黜馬，觀此則尼殆之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季子以政者，以其不見斯。」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季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居

平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  
 季子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之於  
 也其合矣乎三十九歲在魯魯昭公三十二年  
 卯孔子年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仲尼曰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之怪夔罔聞系品作罔罔山精也水之怪龍神也  
 常見版常見版罔象能食人土之怪類羊雌雄木  
 越廬會稽得骨節車車高也吳使使問焉  
 子丹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山川之君爲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能  
之故謂之神  
車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  
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祀饗爲公侯自守社稷祀者直公侯耳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山禺山皆屬湖州爲趙姓在虞夏商  
爲汪罔於周爲長翟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滅長翟今謂之  
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僈氏三尺短之至  
也焦僈氏南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客曰昔  
哉聖人四十二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嬰困



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於守廟者此為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

孔庭前在敘

卷一

三

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人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魯定公五年丙申孔子年四十七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其後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事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制其政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魯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

孔庭前在敘

卷一

三

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讎而博順非而譏五者有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愛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魯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歲齊大夫卑室言於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將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占者請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講其左右司馬。」魯銀言於景公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盪一等。舉秋而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會。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官中。」

孔庭前在案

卷一

章

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盪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寡矣。」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欲知其義，不告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得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郕、讎、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魯事孔子而輕。」

之無戾，釋之，廢棄機之無鄰，既而政化盛行，得自沈猶氏者，曰：「飲羊飽之以詐市人。」公俱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奔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傾孔子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俱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布正以待之也。國人誦之曰：「哀哀章甫，實獲我所。」章甫，哀惠我無私，魯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年五十，國之城，今二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孔庭前在案

卷一

章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費，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費武子之室，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人將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荊。茂子不狃與奔齊，連墮費將墮郕，公飲處夫。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鄭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齊羔豚者不餽，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怡道，四方之客至平邑。



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朝，朝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併矣。直致地焉。卒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誚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孔庭神在象

卷十

七

致膳，祖於大夫，乃作倚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遐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身將老邁。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異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駟而聘之。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館。

家。魯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歲。在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人自其使出，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去宋。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替吾入此，由彼缺也。請替與陽貨入之。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貌類陽虎，拘焉五日。甲者

孔庭神在象

卷十

七

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王述伯玉家將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能用孔子。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婚，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向稽首去。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為魯見見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願



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  
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  
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頂似堯其  
頰似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  
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  
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牛集於陳廷而死楷

孔庭神在象

卷一

本

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  
尼曰華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運  
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楷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  
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  
東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  
孔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捕人止孔子弟

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嘗從夫子避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固甚疾蒲  
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魯郊迎問曰蒲可伐  
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

孔庭神在象

卷一

本

四五人伐其與公叔氏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魯哀公  
五年卒孔子年六十一歲在衛靈公老怠於職  
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  
可也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  
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甯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甯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爾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獲之。在聞之也。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焉澤淵。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樂破邪。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於丘哉。乃還息乎。鄆鄉。作爲鄆探以取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發。鳴。將焉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使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鄆。傷余道窮。哀彼無辜。期期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幸

於偷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於衛。王遂伯王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六十三歲。在陳。夏。桓魋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魋廟。已而果然。穆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將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爾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

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輿歸與之。歎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夫子適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陳侯曰。晉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子對曰。文王之典。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立大大之功。惟君爾。陳侯赦所執吏

孔庭神在錄

卷一

幸

遂罷築臺之役。夫子自陳適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朔射殺昭公。楚侵蔡。明年孔子如蔡。蔡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曰。政在來遠附屬。他日蔡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反乎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



則去遐無吝心妻不服緣妾不衣帛車器不驥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  
大子也片夫觀目之麗靡窮究之淫貨夫子過之  
弗視遇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  
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夫子之德也  
是也夫道遠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若也八十而  
遇之也他日王用之賢人曰由爾若其身者  
雖有公就成話之方教日人道德分賢為恭賢  
一如或問之是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  
赤直觸王舟王怪之便使問於孔子子曰此萍實  
也可剖而食之唯弱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  
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  
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孝威熊氏曰孔子聖三  
物無可疑者惟萍少正知一事不見之春秋左  
諸書太史公止魯荀子之言載入世案先儒解  
其妄也太史公去春秋不遠當時事皆有所見  
大可信若商羊類實難羊怪事等事分論未  
必有說今有之不遺修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  
亦何關聖人之大自可在而多論耳為好異小  
信也夫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  
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獨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  
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  
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孔子講誦絃  
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於此子路曰  
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  
不我行耶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  
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  
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  
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  
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客今爾不修  
爾道而求為客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  
人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吝何病不吝然後見君子  
大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吝何病不吝然後見君子夫  
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  
爾宰時子貢執轡曰夫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  
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折肱  
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不幸也子從丘者  
皆幸人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耳於是使子貢  
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請係  
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  
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據土  
壞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

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與不得立諸侯數以  
爲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喪夫子  
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帥師與  
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子性  
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哉對曰用之有名播諸百姓實諸鬼神而無憾求  
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  
名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問之則可矣  
同冬衛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  
益之事則當享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  
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作  
丘陵之歌曰野彼丘陵荆蕪其阪仁道在邇求之  
甚遠遂迷不復自喪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瞻  
瞻且高梁甫迴連枳棘兕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



思滋變延惟以承嘯涕黃澤漫孔子至魯哀公館  
為公自昨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  
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類  
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  
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稅  
薄賦歛則民富矣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  
云惟億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又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  
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  
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寡  
人嘗知憂水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  
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太廟如右  
自阼階仰視椽角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  
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風興正其衣冠  
平日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

思愛則愛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  
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  
可知矣絢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  
時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  
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  
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  
市之稅以惠百姓然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逮述三代之  
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有  
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禮廢故  
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  
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傳王道咸  
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  
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  
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如顏淵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



卒。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七十一歲。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吾道窮矣。孔子載西狩獲麟。將有告夫子曰。有麟而為。世天之秋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謂其高。榮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然。子游問曰。來者宗風。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故問。今見其難應。之子曰。夫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為人。猶麟之於秋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今來何求。麟兮。我心憂歌。歌畢。反袂拭面。涕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據魯親周。

孔庭南在敘

卷一

兼

繩之以文武之道。成。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孔子年七十二歲。因

曾子問而遲孝經。既成。孔子齋戒。著華絲。衣望北土。再拜曰。告備於天。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作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行在孝經。野名氏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年七十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孔庭南在敘

卷一

兼

放也。人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子喟曰。夢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四月己丑卒。壽七十三。按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字相近。故誤書耳。公孫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矣。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祥。魯哀公



東坡先生集

手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高帝十二年過魯  
祀以太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北齊  
秦和間改謚爲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建  
封爲鄉國公唐太宗貞觀二年陞爲先聖十一年  
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爲太師則天皇后  
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  
爲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謚爲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加封爲太  
成至聖文宣王明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

五經

●

宋高宗御製贊曰主澤下敷文武將聖尼父挺生  
聖德昭然道遠光輝有德無位哲人共羨鳳鳥  
至  
宋高宗御製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猷  
聖哉孔子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成茂實其用  
無疆升堂既畢盛典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芳  
宋高宗御製贊曰厥初生民自有造百世之師  
萬人之道有美有質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  
之師乃厥新所乃瞻新宮瞻使德容云孰不崇  
宋高宗御製贊曰大義宣區斯文在茲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志剛容致道出忠恕贊於堯舜日月  
其光惟此載雍東此武成廟昭聖德海寓日月  
宋理宗御製贊曰聖哉尼父聖德在躬聖賢之  
道人莫容六藝既作文敷允宗古今日月萬代  
明高氏學龍贊曰頌之仰贊瞻忽曾之江表  
秋陽恩之教化則漢孟之全韓王振乎哉開覽



孔庭神仕錄卷之一

孔題辭在錄

錫山胡時忠編次

[illegible]

聖殿

配

漢唐惟以顏子配享宋始進孟子至  
元併進曾子子思定爲四配之位

復聖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子。邾子之

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  
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子爲魯附庸子孫因以  
此字爲氏世世仕魯爲卿士自夷齊持至無駟

孔庭神在歟

卷一

姜氏生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卽從遊於孔門少孔  
子十八歲孔子嘗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則  
不仕乎對曰固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事  
於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  
舊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上交通將身無患難亦且  
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  
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素  
而平素素人也素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



問者其爲孔子居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憾言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流於天。旌旗纓紱。下馳於地。出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舉旗執鉞。惟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泝澨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着編衣白冠。陳說其間。

衛將軍子路曰。昔者。衛侯欲殺公子伋。伋曰。臣聞。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贊易不傳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愛之。慚至謂之天喪子云。并魯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魯宋戴氏生子。欲漢章帝元和二年。配祀孔子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文國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仍封文國公。元文宗至順二年。封復聖公。爲四配之首。明嘉靖九年。除今號。

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其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高氏學記。贊曰。單襄公。楚。是何。附次。傳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則。不。遷。仁。德。仁。者。當。重。顏。子。

所以爲仁。

顏子介曰。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資淳淑。殆近於生知。而其於道也。志之最真。而守之最固。子路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爲人也。中。庸。得。一。善。則。樂。不。忘。而。非。失。之。矣。顏。氏。之。



子其殆與幾事有不義利會不知知之來實幾行也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其目曰非禮勿行

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曾點之子  
曾子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鄭書魯  
公時州人苗人城衛衛世子巫公奔魯去邑而

為曾氏巫公三傳生點點生參曾子年十六孔子  
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心動即馳  
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  
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  
石曾子若街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  
滿天地若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  
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  
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言足以全其

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耘瓜誤斬其  
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他項而趨然面  
起進曰髮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  
疾乎退鼓瑟而歌歡笑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  
聞之告門人曰魯有初也曾子自以為無罪  
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曾腰有子名曰舜舜之事  
父也索而使之求書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殺  
小箒則待大箒則走以過暴怒也今子委身待暴  
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曾子曰參



大矣。遂造孔子謝絕。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孔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驕。上惡貪。則下恥爭。上義

悅。如此。則天下之召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來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其在小義。勝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遺親存也。初。吾爲吏。祿入不遇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遺親也。既沒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層。轉轂百乘。衡北面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會充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舉動。



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  
 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夢不及宣其學也已。曾子寢疾。病  
 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齔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責與子春曰。止。  
 曾子問之。曰。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曾元曰。夫子之病草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知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  
 篇。又所著曾子二卷。又述孔子所傳。作大學傳  
 十章。卒葬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在今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里于  
 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德章元年。追封太子少保  
 太極元年。進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廟伯宋  
 大中祥符元年。進瑕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  
 聖。諱改武城侯。咸淳三年。進廟國公。元至順二年。

封諸聖公。明嘉靖九年。改令號。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陸賈曰。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  
 危之於康席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  
 後世。  
 宋濂曰。曾參年七十。文舉始就。乃能著書。  
 朱逸高氏贊曰。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  
 傳道也。矩者。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  
 之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柏卿魏氏曰。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九之  
 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九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知與與之。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夫執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  
 終之。忠恕之為道。以貫之無疑矣。觀其事親之  
 孝。守身之節。客貌辭氣之聞。交友傳習之際。俾焉  
 不懈。至於易貨而後。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者不  
 足。以易其心。孝經之教。大學之作。夫子以一貫之  
 道。相授受。而如其真。其力久直。接乎格物止。至著  
 之傳也。  
 述聖子思子。東魏孔氏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  
 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  
 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承祖乎。美堯舜之道。傳  
 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於遠。聽  
 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  
 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而笑。  
 曰。然乎。吾無憂矣。不磨其克昌乎。年十六。遭喪。



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說於秦，費放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權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以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

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收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視若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史，師之意，撰中庸四十九篇。魯人有公像，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來，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像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像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車

厚祿，雖君下無信用之意，公像子亦不往。可也。不然，則彼將解身不歸乎？君之處矣，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湯守節之士也。穆公與子思曰：縣于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為善，為善，華華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為善，華華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為善

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樂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室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隣國，其典也。物矣。子思告貧，有交餽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東饌，子思弗為常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饌，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饌則所以飲



安也。之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度兼而行也。子思居於衛。蘊袍而無裘。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衛人釣於河。得鯀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鯀魚之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番一魴之餌。鯀魚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鯀魚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矣。子思居衛。言前定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皆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害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遇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圖

事。將曰。非桑君曰。何故對曰。補由然焉。君由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貴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違。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言容媚。則君視之。中正弼非。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無益。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益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卒知改矣。答曰。君弗能改。口順而心不悖者。臨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不敢受也。子思反於魯。謂子思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舉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綉紵絲。所服不逾溫。三簋大牢。所食不逾克。履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上維所習。請於子思。子思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訓。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誦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窘焉。吾嘗企所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主曰。戚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家。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人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

孔庭神在錄

卷十

高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具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像君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情而就之。不至焉者。政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遺體。則從。而隨。遺。則從。而。隨。則。安。能。獨。便。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白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子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絕。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平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處也。吉服以行事也。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卒也。婦女

孔庭神在錄

卷十

高

以其內子。喪也。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適朝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若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遵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曲乎。曲。堅則卒。盡相磨。舌柔。磨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魚。



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  
記者乃其畧也條有子思子七卷年六十二葬先  
聖墓南數十步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  
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適去周未遠其言可據  
孔叢子所載思孟問答之語多屬附會而司馬氏  
編入通鑑誤矣據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  
不能相遠且使果師子思何以七篇中無明文而  
僅云吾私淑諸人也又按孔子至聖門弟子大賢  
待晚年著書今云子思年十六作中庸以先聖志  
學之微遺成千古傳心之寶誰可信耶謂厄於宋  
作中庸可也謂年十六作中庸不可也姑仍前之  
而錄之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元封述聖公明嘉  
靖元年改今號

孔庭神在錄 卷三

景運高氏贊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  
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本魯一  
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寶知此  
之謂知性後此之謂復性蓋此之謂盡性  
析鄭罷氏曰子思之學蓋之於中庸而中庸之學  
即五經之精蘊乎蓋論語大學之合義也中庸之  
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雖自堯舜以來  
傳而其中義理無所不備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  
易之道蓋天人之合一凡聖同源於是皆見賢可學  
思思其久而差也故年之於我曰孔門傳授心法  
言理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皆實學也學者  
沉潛以思身雖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於於是  
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雖不見於唐孟然來  
庭相傳必有記籍故錄之以為傳而所謂中庸四  
十九篇者與今三十三章不合其亦有所遺缺

方山陳氏曰子思作中庸前言天命之謂性性  
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  
助於此然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  
則直達天德廣於顏氏之學按聖門之真傳矣  
亞聖孟子 內配 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魯三家  
孟孫之後也父激公宜母仉氏夢神人乘雲  
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嶽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  
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自幼教之嚴世傳其三遷斷  
機市肉等事故孟子勤學不成大賢天下稱之曰  
孟母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道既通值梁

孔庭神在錄 卷三

惠王早禮舉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惠王不覺所  
則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屬懷觀王二  
年壬寅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見其不足與有為去  
魏適齊見宣王因問霸功而以保民啟之宣王以  
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權權而嘆孟母見曰子  
權憂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朝聞之君子得身  
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食不食榮祿今道不廢於  
齊願行而母老是也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五飯五 雖酒漿饔飴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人曰彼世之人徒作執之說加無窮而後世之學  
人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  
人所謂聖人者不過與世推移而已



所謂故曰無有乎爾無爾心要與天為一  
故而不自知也哀哉奈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孔庭紳在錄卷之二

孔庭紳在錄

卷之二

孔庭紳在錄卷之二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永祚 同校

聖殿三 男永祚 男永祚 同校

十哲

先聖閔子 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

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  
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韜父責  
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

孔庭紳在錄

卷之二

一

單母去子寒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曰  
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  
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嗟以孝外為  
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旂相隨心  
又樂之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也 是以有菜  
色也今彼夫子之教寔深又賴二三子切嗟而進  
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旂相隨視  
如型士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惟是不仕大夫不



食浮君之禮。魯國百為樂。弗往。且曰：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

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也。按琴而弦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聞于哀未盡，能

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

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叟郕公改費公明墓。

靖九年改定今號，餘子倣此。

聞于不臣事，此事見魯論，乃東語載其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可疑也，故闕之。

先賢冉子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以德行

孔庭神在錄 卷三 二

著稱。孔子為魯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魯德厄於

陳蔡之閒，有賴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伯牛墓在汶上縣西城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

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縣亦有伯牛塚。唐贈

卿侯宋加封東平公，改卿公。

莊周南通賦曰：單治東而外獨兮。張修操簡而內西，中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先賢冉子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

二十七年。魯侯身嘗問於孔子曰：爾聞至刑無所用

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牧民，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

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

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不以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債，不以貴自居也。

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章，是冉雍之行也。在孔門

列德行科，平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壩。一

孔庭神在錄 卷三 三

任禮卿唐贈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

先賢宰子冉子，名子。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孔子嘗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子嘗問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

之牛。孔子告之既而曰：子非其人也。又問君子仙

辭。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

樂詞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子曰：竊見天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



下邳縣志卷之六 風俗志  
固猶爲之。何必違辱君之貶。他日歸以告孔子。子  
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  
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  
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今  
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贈齊侯宋封臨淄  
公。改封齊公。

史遷謂卒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呂氏春秋及劉向說苑則又皆言陳惠



四

子罕拔相攻而卒我遇害其說不同史記索隱云  
左氏無卒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載有關止字予  
我而田闢乎龍子我爲陳桓所殺惡字與宰子相  
表因誤云無龍此則無助亂相攻總非宰子事  
矣使果然子罕爲亂臣亦妄人何以有知聖之智  
能爲大子賢於堯舜之論致使孟子述之與子貢  
有若並稱哉惡故悉刪傳記而併辨之

三樂

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

歲子貢善爲說辭。孔子皆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嗟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貢曰。臣結身類天。不知天之高也。結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毋太甚乎。子貢曰。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抱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又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欲泰山林

卷五

五

也百姓各足以材焉。郢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猶一累棄也，以一累相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郢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不識誰之罪也。又趙簡子問于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于子，子曰不識，何也？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定公十五年春，和于益來朝。子貢



制焉。相于執玉高其袞。仰公會玉卑其袞。備于賁。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京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邾保於郕。師宵掠以卻。子益來獻於臺。君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是年公會吳於鮑。吳來微百牢。

子服景伯。邾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邾而肯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于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爲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若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東公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于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誠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秋。吳徵會於衛。吳在橐皋。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懷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慄也。國制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至是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來。皇瑗盟。而衛卒辭與盟。吳人潘衡侯

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子貢乃請東。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太宰嚭曰。衛君之來也。幾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後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而懷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



乃舍衛侯。哀公十四年。鄭由常欲作亂。傳言曰。吳故務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曰。石請行。子石即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庶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知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上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牧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愛在內者。攻難。憂在外者。攻易。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魯等師師伐魯。若魯破則有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指殺君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

於齊。魯與齊由石始。魯與齊不睦。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魯已私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諸侯以服。疆界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豈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繼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今出兵



以從此實卒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  
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實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等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  
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  
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  
而先聞危也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  
孤嘗不料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睦國家  
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  
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遵其志重寶以悅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未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則吳  
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履  
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謹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墟義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應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  
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令竊聞  
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因越賊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盡之禾  
步先之劍以須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  
解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  
部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  
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  
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  
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  
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



雖舉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  
晉人擊之入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  
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  
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遇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吳  
言傷信慎言哉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於諸侯有  
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不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孔庭神在錄

卷三

主

矣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  
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有詩傳十篇  
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公改黎公

朱子曰孔門自顏子以下頗悟莫若

子貢自魯以下焉實無若子貢

孝廉熊氏曰太史公証宰我以從教傳子貢以貴

賜則未免毀損其真矣○愚按子貢說五國使是

戰國游士假託之詞借此誇其智術而附於

門以自解免云爾學者當辨之惟斷吳召康子

自年及衛字昭字盟解衛侯潘舍三事左氏有明

文誠在春秋會即會即會衆卑之下是則可信也

先賢冉子西晉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仲弓同族少

孔子子貢九族爲華氏韓齊師師伐魯及清

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守  
季孫子孟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  
付軺之閒使二子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二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  
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夫不列於諸侯矣  
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音氏之溝武叔呼而問焉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墨問之對曰

孔庭神在錄

卷三

主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祁

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

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年少季氏之甲七千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魯

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之子

公爲見保者守城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於郊齊師自後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師戰於郊齊師自後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孔庭訓在歿

春



五更神在



九庭神在

卷一



九庭神在

卷一



九庭神在

卷一



九庭神在

卷一



九庭神在

卷一





冠雄雞冠。佩猊膝。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德。不出境。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備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德。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鄰狂馬不朱。德不

音則不然。亢厲徵求。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形於體。乃所以為亂之風也。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村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願女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遠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新交。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新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孔子與門人習射於農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其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問之。序點。公問姓之。語助辭。揚聲。音而語。揚聲也。射畢。後者一人。舉。舉於實。與大夫。其詞云。射畢。後者。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於是去者半。射既闌。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為。司馬何如。



孔子曰能用命矣。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使子路為季氏宰。欲墮三都。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欲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遂走二子而墮費。由子路為宰之助也。小知射以句繇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而故死其賊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五

為季氏宰季氏祭遠皆而莫。終日不足。繼以獨有司。城倫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中交乎尸。堂事交乎階。室事室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階階上下也。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後。孔子聞之曰曉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也。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遺魯君。

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子。蒧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蒧正以蒧可以親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蒧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蒧敬以信故其民盡力

孔庭神在錄

卷五

六

也。八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蒧也。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蒧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歌咏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懷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



必報也則嗣龍達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  
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過者時也。賈不肖有才也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君子  
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攝也。子路悅援戚  
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  
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於世俗之惡者乎。大詩書之  
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  
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于和子路彈

孔庭神在象

卷五

七

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歸曰以爲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於孔子曰。黃  
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  
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買米百里  
之外。親歿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細而坐。列鼎而食。願飲食藜藿爲親買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意。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  
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  
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樂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啜菽飲水  
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季康祖  
魯子路爲卿令魯以五月起東爲長溝。子路以其  
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  
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舉毀其器曰。魯國有見子  
奚爲乃殮之。子路拂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素  
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與天  
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殮  
覬不扣。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能

孔庭神在象

卷五

七

未及也。女故知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殮之爲愛之  
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  
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之。是  
子侵也。不以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謂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殮之。將害  
肥之民邪。孔子顰而去。魯初衛靈公之夫人曰南  
子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懷諱出奔。及靈公卒而  
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孰在  
於此。衛立蒯聵爲君。是謂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



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廟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廟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來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廟廟與孔悝參盞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廟弗聽於是子路欲盞盞廟乃下石乞擊墮廟臣子攻子路擊斷

孔庭神在象

宋王

卷

子路之微也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縊而死孔子問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縊死孔子作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遣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醢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戒是仲由之行也年六十二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觀魯西各或人之問則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常情莫不慕則已而子路人之所畏也則有過則獨責

此等足以及爲百世師矣觀子路之曰仲尼之門無窮焉然則夫子所謂其室四人也聖人之言去人亦不遠耳豈可以其內死而產德哉先君之難說謂非忠結縶之事尤難於易其言而力於人者故夫子聞衛亂而

先賢言子路名微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養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

孔庭神在象

宋王

卷

禮故族知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車間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子游退而學禮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微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寡寡寡疾皆有所養故外戶不閉謂之人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微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爲也



宋之如也契也廷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木  
牛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  
本其典而視假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惟每侍  
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門謂禮為習於禮也  
禮記  
禮記見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  
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公  
夫人捨哭嗚婦人捨珠叫巷哭一月不聞琴瑟之  
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  
曰譬子產之於天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  
所及人得而飲之者天雨所及人不獨得而飲之  
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事或疑  
以禮樂為教邑人皆弦歌稱思至今今吳獨有子  
游冢云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歲癸  
公

先賢卜子東晉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滿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  
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  
也毋為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  
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  
乎若日月之光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  
先王之風有人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子  
以見其衣未見其衷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衷矣  
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  
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  
能見其衷蓋謂精微者也孔子聞居子夏侍子夏  
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  
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



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  
地此之謂五至子貢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  
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  
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有密周頌昊天無聲  
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遇也如風和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各風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  
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

禮庭神在象

卷三

樂

五起焉君子修此三無猶子貢曰何如孔子曰無  
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達達無服之喪  
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與  
異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  
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  
喪施於子孫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天地也孔  
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

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  
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  
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簪而立曰弟子敢  
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  
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  
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孔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  
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  
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

禮庭神在象

卷三

樂

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  
迄今而愈彰虛也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  
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  
以千歲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子夏曰商請志  
之而終身奉之又嘗自言曰商也入闕夫子之道  
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  
肥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適金革之事者  
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



革之事無遺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爲之也。卒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  
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于大墳。說苑作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務成子附。說苑作尹壽舜學乎尹壽。說苑作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負子相。說苑作文王文王學乎  
嗇子斯。說苑作武王武王學乎太公。說苑作周公周公學  
乎號叔。說苑作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遑  
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七

者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遠近便。侯  
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聞。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  
子夏曰。今君所聞者樂。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  
相近而不同。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  
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  
安。燕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其子  
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辜也。

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木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  
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欺。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  
矣。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  
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子貢曰。邈邈必敬。上交  
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受易春秋詩禮於孔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七

子。昔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齊文春秋。卷一百二  
歲卒。葬曹州西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卜壠。唐  
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後明章句。始於子夏。  
何休曰。孔子至聖。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  
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  
以授餘卿。  
先賢顧孫子西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  
歲。子張問人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  
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忘。已過



勿發矢言勿倚不善勿違行事勿微君子入官有  
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念數者獄之  
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素也慢易者禮之所  
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  
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  
國而無禮譬猶斁之無相俱俱乎何所之譬猶將  
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  
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

禮記

卷三

事

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  
田獵戎車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孔子嘗  
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  
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  
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之謂賁非正色之卦  
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  
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子夏  
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威

禮記

卷三

事

作而曰哀未亡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  
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  
孔子八座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盛  
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議論邪徐言閭  
閻威儀與與後言先賢得之推讓幾幾乎焉焉乎  
道有歸矣小人之論專急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橫  
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啗啗威儀  
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子貢曰美功不  
伐貴位不尊不侮不伐不做無告是頌魯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矣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補墓  
丹簞纓結四隅脫士也學於孔子曾子有母之喪  
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  
歟哉以友義見厚不可奪服而唐贈陳伯宋封宛  
丘侯改封潁川侯咸淳三年再封陳國公并十哲  
末位以補顏子之缺數



方山韓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欲求其  
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願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  
惡也。及觀曾子齊哀往也。則其所以惜之  
者。當必在矣。豈謂其終不可拉為仁義。

孔庭神在錄卷之三

孔庭神在錄

卷三

三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錫山胡特忠編大

男張夏 男永祚 男永祚 同校  
男永祚 男永祚 男永祚 男永祚

兩廡一

從祀

先賢諸聖子。東。名。稱。學。子。利。得。武。城。人。少。孔。子。

三十九歲狀貌甚醜。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

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游

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故取子去就。名。施。乎。施。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一

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豈

之不哀哉。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足。諸。臺。諸。

明之行也。子羽賞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

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

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璧於河。河。

伯躍出而歸之。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憾意。今。道。

賢縣進賢門。是其南游遺跡也。又吳地東南有。諸。

臺。滅明湖云。墓在鄉縣西北三十里。一在曹縣東。

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



按傳稱子貢于江，子欲飲，至之，子貢曰：『雖何樂何？』子貢曰：『不飲，是忘父之志，廢食葬之禮也。』蓋謂賢者而有是耶？當本與彼，河事並載，篇詞新設，投璧，雖似誕而無大害，若棄之，不若不可。

先賢必子西廡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

歲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勿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漸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進子子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上

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子至綸錯餌迎而與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舫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馬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善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弟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是士附矣猶未足也曰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中

此也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欲其大者於此在矣皆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大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子賤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至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至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贈單父伯來母單父侯。



按漢初漢南伏生授尚書師子處之使蓋古字代作密也所謂密子十六歲或亦伏生所作而後人

先賢原字東廬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宋人少孔子

三十六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憲居魯環堵

之室吳也以前萊蓬戶甕牖櫛桑而無極

門也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情冠簪杖

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用見納履則踵決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

孔庭神童錄卷四

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市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

之區車馬之飾衣裘之麗忘不忍爲之也子貢

巡而有慚色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原憲乃

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

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

先賢公治子西廬名長字子長齊人一云魯人長

人能忍耻孔子嘗謂之曰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遂以其子妻之賢可知矣唐贈其父

宋封高海侯

先賢南宮子東廬名適又名縡字子容亦曰南客

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氏

焉又曰南宮敬叔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

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知勞又

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

孔庭神童錄卷四

師事仲尼敬叔以高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

朝大子問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

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

之遂循禮施散焉東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

火踰公宮恒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庀女而不在

子康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惟是周禮在

魯而典籍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敬叔從孔子



適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微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孔子以兄子妻之

贈卿伯宋封翼丘侯改封汝陽侯

史記訂疑曰南宮適之為叔叔非也按史記而南宮適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子伯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云是孟懿子之子仲孫閱而謂諸莊也云蓋微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證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稱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懿子云必屬說與同思於大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證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顯微而南宮微叔公族元士適從孔子

孔庭神在錄

卷四

六

時定已娶於強家矣也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證也按史記而南宮微叔反必微費而微孔子仲孫閱而謂諸莊也云蓋微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證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稱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懿子云必屬說與同思於大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證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顯微而南宮微叔公族元士適從孔子

先賢公皙子

西康

名哀字季次齊人家語作公皙哀

字季沉鄭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未嘗屈節為人

臣天子貴之唐贈卿伯宋封北海侯

按通志略有公皙氏蓋姓鄭公下無哲子

先賢商子

東齊

名瞿字子木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受易於孔子述文言八十三章繫年三十八無子

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魯母請弗往孔子曰無憂魯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唐贈卿伯宋封須昌侯

孔子傳易於魯魯傳楚人野骨子弘弘傳江東人魯子庸此說傳楚人因于宋監傳浮於人孔子同傳蘇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志

先賢高子

西康

名柴字子羔擅弓作子車家語作季

羔衛人一云齊人敬仲侯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不踐人形啓誓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孔庭神在錄

卷四

七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無笑為成卒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柴將至遂為成成人曰慤則慤而慤有臣范則冠而舉有嫂兄則死而子羔為之喪子蒲卒哭者呼范子子羔曰若是野蠻者哉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未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者以我犯未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為邑宰自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為衛士則刑人之足俄而衛有刑賈之制子羔逃之走郭門



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賒。又曰：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賒。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何哉？別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者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微然不樂，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德備，嚴暴則憚怨，公以行之，其來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也。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來也其來乎？唐贈其伯宋封其城侯。

先賢漆雕子東應名開，字子開，魯人。一云字子若。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純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議也。大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唐贈滕伯宋封平與侯。先賢司馬子西應名耕，字子牛，宋人。向應之弟，家諸作司馬，黎耕魯哀公十四年魃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應奔衛，巢奔齊。齊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遷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入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暴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堊之丘與，唐贈向伯宋封楚丘侯，政和間改贈縣侯。

先賢樊子東應名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少孔子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薨，求卿至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謂冉求曰：就命焉。冉求命師及齊師戰於如，齊師自覆，冉求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謂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



名韓字子模韓人少孔子十三歲

卷四

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破叔  
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  
弟子思慕之有若歲似孔子弟子欲共事爲師曾  
子不可遂違之其後卒魯悼公弔焉子游執紼左  
唐贈下伯宋封平陰侯

朱明

先賢公西子東門名赤字子詢。魯人。少見于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于國。歷聘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遠難。禮以損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曰。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遠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孔子之費。魯西赤爲主焉。飾棺。燭置。設。設。周也。設。崇。設。感。綢練。設。施。也。置備三土之制。以尊師云。公西華之答親也。與朋友處。備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贊一



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邇而好禮。積相兩君之  
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贈卽伯宋封鉅  
野侯。

先賢巫馬子西廡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少孔  
子三十歲。常與子路新於緇丘之下。陳之富人。有  
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賜於緇丘之上。子路謂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貴。  
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仰天而嘆。願能  
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

孔庭神龜錄

卷四

七

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  
志與子路心術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能  
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蕭蕭  
馬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墮便汝。願者期乎。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  
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曉之。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  
贈卽伯宋封東阿侯。

先賢梁子東廡名釗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

先賢顏子西廡名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贈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冉子東廡名孺字子魯。魯人家語作冉需。少孔  
子五十五歲。唐贈紀伯宋封臨沂侯。

先賢曹子西廡名鯁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贈曹伯宋封上蔡侯。

先賢伯子東廡名庚字子皙。一字子析。蔡人。少孔子  
五十歲。唐贈卽伯宋封沐陽侯。

孔庭神龜錄

卷四

七

先賢公孫子西廡名龍。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二云

楚人。少孔子五十二歲。唐贈黃伯宋封枝江侯。  
時有公孫龍。姓名同。而時地異。史記注乃誤作一  
人以彼堅白異同之辨。混黃孔門。抑又大謬矣。

先賢冉子東廡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太  
中祥符加封諸城侯。

先賢素子西廡名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封  
種城侯。

先賢漆雕子東廡名哆。家語作侈。字子飲。魯人。唐贈  
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先賢顏子十二名顏字子頤家語作顏刻魯之有力

人也孔子去衛適陳適匡高為侯得其微言唐贈

瑯琊伯宋封嘉澤侯。

先賢漆雕子十二名徒一作徒父字子文一字子期

魯人唐贈須句伯宋封高宛侯。

先賢壤駟子十三名赤字子徒秦人長於詩書唐贈

北嶽伯宋封上邽侯按通志略壤駟氏

先賢商子十四名澤字子秀一曰子季魯人唐贈

陽伯宋封鄒平侯。

孔庭神書錄宋卷四

先賢石作子十四名闕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

又文獻通考宋封成紀侯按氏族書成紀有石

子孫此當備石

先賢任子十五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

封富陽侯。

先賢公夏子十五名首字子棄家語首作守字子襄

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

先賢公良子十六名襄字子正一字子輿魯人孔子

去陳過蔡魯叔氏以請殺而人止孔子魯以私也

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賈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

子遇難於匡卒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卒嗣而死國甚疾滿人懷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乃適衛唐贈東平伯宋封平平侯按通志魯公

名也如公冶公羊

先賢后子十六名處字子里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

之唐贈榮丘伯宋封膠東侯。

先賢奚子十七名客蒧一作燕字子皙魯人唐贈下

邳伯宋封濟陽侯按奚奚仲之後以名

孔庭神在錄宋卷四

先賢公冶子十七名肩定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冶字子

仲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

先賢顏子十八名祖一名相字子襄一字子雍魯人

唐贈臨沂伯宋封富陽侯。

先賢鄒子十八名單字子家唐贈銅徒伯宋封聊城

侯按音桑單音善按沈氏文

先賢句子十九名井疆字子孟衛人唐贈淇伯宋封

濬陽侯按句音

先賢罕父子十九名黑字子襄史記作子襄魯人



贈乘丘伯宋封祁鄉侯考氏姓魯無字父氏也

李父黑不知孰是  
杜氏曰字疑作室

先賢秦子東應名商字不穀魯人父莖與孔子父以

紀力並稱唐贈上維伯宋封馮朔侯按秦商字子

少庸封上維伯而追叙唐封侯則不曰上維而曰

祖字子南其學源流皆少庸伯宋封馮朔侯秦

之快亦不必竭求於此等異同之間矣

先賢客子西應名旂字子祺魯人唐贈寧魯伯宋封

服次侯容一作榮

孔庭神在象宋田

先賢公祖子東應名句青茲字子之魯人宋語

公祖茲唐贈期思伯宋封卽墨侯

先賢左人子西應名鄉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侯

宋封南華侯按通志魯左人以官為姓者也補左子者誤

先賢縣子東應名威字子橫一字子祺魯人風侯

通作縣威父唐贈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先賢鄭子西應名邦字子徒魯人唐贈萊陽伯宋

封胸山侯史記邦作昭連高祖諱也宋語云邦字

先賢燕子東應名倭一名叔字子思秦人唐贈

陽伯宋封沂源侯

先賢原子西應名亢正義曰字子籍一字子抗魯

人唐贈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先賢顏子東應名之侯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

宋封死句侯

先賢康子西應名濬字子庸一字子機魯人唐贈

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先賢樂子東應名欣一作款字子聲秦人唐贈

平伯宋封濰城侯

孔庭神在象宋田

先賢叔仲子西應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孟子

牙之後也公孫茲二子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

仲氏會其後也少孔子五十四歲唐贈環丘伯

封博平侯齊題叔子者誤

先賢却子東應名異字子欬家語作却邈字子能

史記飲作飲魯人支翁圖作圖邈疑為避漢諱

之今休圖邈有定為却異唐贈平陸伯宋封高唐

侯又高唐侯云齊陰侯

先賢狄子西應名墨字皙之史記作皙之一字子



晉衛人唐贈濟伯宋封林慮侯

先賢公西子東應二名典一名典如字子之晉人唐

贈重丘伯宋封胸侯

先賢孔子西應二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獲孔子兄

伯皮之子晉與子墨伯仕唐贈汶陽伯宋封鄆城侯

先賢公西子東應二名典字子上一作子向晉人唐

贈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先賢施子西應二名之曾字子恒晉人唐贈萊氏伯

孔庭神在錄宋田

宋封臨濮侯

先賢陳子東應二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子車

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使疾當養者孰若

妻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

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唐贈頓伯宋封南頓侯

先賢秦子西應二名如一名非字子之晉人唐贈濟

陽伯宋封華亭侯又聖學源流云升陽侯

先賢琴子東應二名牛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子采戶

而之反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髮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莫然有間而子采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而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噯來桑

戶乎噯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僑子

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唐贈南陵伯宋封頓丘侯或封陽

孔庭神在錄宋田

平侯

愚按琴張琴子自當以論語為正次則家語

若無害至於莊列多係寓言詎可輕入以重証孔

門如述顏子而自隨體懸懸心為忘等語不惟

失顏子面目殊反仲尼宗旨豈故謂其詞不實以

宋後來誣孔顏者之端有微意存焉琴張則所謂

狂者其臨變而歌事當有之愚亦附存之其註子

所載子貢以告孔子問答數言便不敢錄以其言

非聖人之訓也噯琴張

先賢中子西應二名如字子張晉人唐贈魯伯宋封文

登侯按家語史記尚有中登侯宋俱封登侯史記

祀宜存按史記尚有中登侯宋俱封登侯史記



先賢步叔子東漢三名義學子車齊人家語作步叔

齊唐贈淳于伯宋封博昌侯又解

先賢顏子西漢三十一名曾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又

獻通考宋封濟陰侯家語史記闕里志俱作曾會典作肅者誤

孔庭神在錄卷之四

孔庭神在錄

孔庭神在錄卷五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永祚 同校  
男永稷 男 南

附錄

從祀

先儒左氏東漢三名丘明周末魯人楚左史倚相之

後也或曰居於左丘以地爲氏左丘姓明名愛經

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

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審其例

孔庭神在錄卷五

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

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傳言之又宋錄

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唐貞

觀間詔從祀宋封瑕丘伯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視見夫子而公穀

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

盧僖曰丘明之傳本春秋傳物盡變遷若古今

大異人事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壁

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牛觀孔子所編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爲此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

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

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傳



虞不履等諸素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內亦一證也  
詩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章昭或高其入流其章句追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誇乃石言於晉神降於筆之類不知有常必有准亦後陽之義也其事有傳疑者故所許以是為浮誇而并疑夫子之西伯邇矣鄭人深誌其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有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自也至考其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元超燕南殿有石可證也往見余太史于華歷證左丘明  
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先儒公羊氏西廡十二名高子夏弟子周末齊人作春秋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三

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歸潛伯

先儒穀梁氏東廡名赤一名淑字元始周末魯人作春秋傳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襲丘伯改贈隱侯

先儒伏氏西廡三名勝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將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

韞錯往受之初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以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係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勃雋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其在鄒平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乘氏伯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伏氏所授者皆蓋必不齊之復或月

先儒高堂氏東廡三名生字仲平魯人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萊蕪伯

按通志界曰高堂齊公族也屬魯通齊鄉高堂仲食采於高堂曰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先儒孔氏西廡二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漢十四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三

人先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本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姚徐教教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云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曲阜伯

先儒毛氏東廡三名萇趙人治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詩訓傳是為毛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黃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河武令授徐敖教授九



江陳俠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樂壽伯

先儒董氏

西漢三

名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

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

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客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擢第一天子以仲

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匡正王敬重焉王嘗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暴

孔庭神在錄

卷五

四

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

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庫繇此言之粵本無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誼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權陰

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通

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

未上上父假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

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

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免病免凡相

孔庭神在錄

卷五

五

兩國亂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

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權明

孔氏加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徒茂陵子及孫

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

秋事得失開舉玉杯纂錄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



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明洪武二十九年紹興

祀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先儒杜氏東廡三名子春河南縣氏人生漢末至晉  
十六  
水平初尚在年九十餘家於南山鄭興鄭東馬  
賈徽賈逵皆受業焉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封徽氏  
伯

先儒后氏西廡三名蒼字近君漢東海郡人孝惠侯  
十六

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宣帝時為博士至  
少府嘗說禮於曲臺殿朕體一百八十篇號后氏

孔聖廟在象 卷五 太

曲臺記授興奉蕭望之匡衡等傳業最廣後儒  
禮者宗焉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王氏東廡三名通字仲淹隋龍門人少受書於  
十七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陽  
正樂於北平崔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家者六

歲仁壽三年文巾子冠吳愷然有濟蒼生之心國  
遊長安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

帝大悅下策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廢儒之  
憂文巾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者

州徵志不至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  
水之曲有先人之政應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

餽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遇也受賜  
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四年帝崩大業元年

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請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  
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前是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建而至河南置書太  
孔聖廟在象 卷五 太

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拔風實感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風

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  
焉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苦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文  
巾子有疾召薛叔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始夫子召我也何必承厥齡吾不起矣  
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秘譜曰文中



子明嘉靖九年詔從祀

先儒韓氏

西廬三

名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南會卒嫂鄭鞠之愈

讀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

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惠愛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元和初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諷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

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

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與宰相議不合愈奏言

孔庭卿在錄

卷五

人

賊可城在朝廷斷與不斷耳及度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人禁中愈上表切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力救乃貶

潮州刺史帝欲復用之皇甫湜素忌愈直改袁州

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

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操文以祭而驅之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東人以男

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

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

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

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憐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廷

之甲士陳廷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

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

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

也廷湊曰卽出之意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不

孔庭卿在錄

卷五

九

潰圍出廷湊不追愈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其後宰相以臺府不協請罷愈爲兵部侍郎旣而

後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雖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顯稍謝遺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嫌甚

友而鄭其家嫂鄭喪爲服葬以報其原道原性師

說等數十篇皆與竹園湯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封昌黎伯



先儒歐陽氏

東廬

名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

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畫

進士試南宮第一權甲科調西京推官入爲館閣

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

其責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時

朋黨之禍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且疏薦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於是忌者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

以罪左遷知滁州數徙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奉使

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澁之

文號太學體修嘗學唐韓愈所爲文追與之並

是乃文體爲之變痛排抑之既由樞密副使拜

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真宗以

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修與

琦力解之帝將追崇濮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舊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

伯歷考前世皆無與建封大國則有禮無加重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宋同於是御史呂誨等

修上此議爭論不已皆獲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之

奇即初修及守青州又論青苗爲安石所詆故求

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明嘉靖九年柄臣以其

議議先有合於典獻大禮遂得昭從祀

先儒胡氏

西廬

名瑗字子翼字翼之宋安定瀋

陵人初與徐覺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澁終夜

不寢坐十年不輟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

投之澗中不復好讀既而以經術教授吳中

年四

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授武

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教授湖州瑗致

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禮

時方尙詞賦獨湖學置經義治事二齋使學者分

居其中各習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皆是人以爲

體用之學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召爲諸王官教授辭疾不行皇祐中更爲太常禮

樂署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逸與作樂



朱子曰安定先生開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所謂頭客直于客林許多說話都是卜居其規模

卷五

三

謝疎耶廣人行實又曰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人之所謂涵濡應酬進退者尤爲切當發深矣

中央  
九七

名教顯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

名教實適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邵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四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汝願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贖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邵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從知

南昌歷合州判官。歸使者趙抃。感於諸口。隔之甚  
威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抃守處。熟視其所爲。乃大  
信。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熙寧初。知衢州。用抃及  
呂公著。爲廣東轉運判官。提舉刑獄。以洗冤澤  
物爲已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  
前有溪合於湓江。取晉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  
因號爲濂溪先生。抃再鎮。將奏用之。未及而卒。  
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又  
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據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

其定廟在東

來



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頗頗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書曰自冉兄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顧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頗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氏

先儒程子

西廬  
九

各顯字伯淳宋雒陽人第進士調

郭上元主簿茅山有瀑產龍如嘶喝而五色祥符



中書取一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假顯捕而肅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妻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其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翁家顯問張足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爽行神宗素知顯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

東坡志林

卷五

高

食乎獨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慾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顯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規屈自安石用事顯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怨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顯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改食舊鎮事軍判官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

欲盡取諸場兵治一版河顯以法拒之顯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報閭閻待還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就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顯河懸子無生理顯會取行舟財貨顯捕得一人盡得其囊內侍王中立按圖保甲權迫震灼鄰邑競修供帳悅之主吏束請顯曰吾邑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遣資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赴而

東坡志林

卷五

高

卒顯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黃齒素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繼之不明興端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剛聖學之秘平後游公休舉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諡賜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詔從祀後追封豫國公先儒程氏東門名顯字正叔宋雒陽人少與兄顯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獻天子熙世修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顯子所好何物顯頗能辨學以志聖人之道太師即見為以



職呂希哲晉以師禮事願書惠進士舉僅是試輒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願力學好古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專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官中應而避蟻願奏願惟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年至百官表賀願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願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願不近人情至

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文廟後追封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氏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段熲中入故能深藏聖賢家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此其所以心體之安能則白如此  
先儒邵氏西四名雍字堯夫宋西洛人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已而嘆曰吾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從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遂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種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每旦焚香燕坐暇時酌酒三四風微寒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人挽之唯意所適司馬光兄事雍願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云



喻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謫雍。退而嘆曰。堯天  
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遺。純一不雜。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  
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淵然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  
詔從祀。封新安伯。

先儒張氏東唐名載。字子厚。宋大梁人。父迪。殿中

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  
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誓之曰。儒

孔庭神在錄

卷五

文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  
書。所以爲未足。又訪諸耆老。久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工程至與  
論易。即撤坐。輒講。自與一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  
信。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熙也  
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  
善俗爲先。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  
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  
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

危坐。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而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

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

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最後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

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

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東西二銘。賜

謚曰。明淳祐元年封節伯。詔從祀文廟。明嘉靖九

孔庭神在錄

卷五

本

年改稱先儒張氏

先儒司馬氏西唐名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光

生七歲。栗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臺。沒水

中。羣兒驚散。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

不讀。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

嘉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二。屬籍爲

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既沒。并堂拜其

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稍遷至起



舍人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人不放言。諫院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上再遣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和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光嘗上疏。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祠時。詔

孔慶卿在錄

卷五

書

制集議。漢王典禮。光議上與大臣意。乘御史呂海博。光命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等皆爭之。相繼降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卽位。爲翰林學士。遷吏上言。西戎步將鬼名山以橫山之東。取諫祚以降。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諤發兵迎之。取麟州費六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上問光可爲諫官者。光薦呂誨王安石行義法。光上疏逆諫其利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獨

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月。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曰。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光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辭朝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詔移知許州。不赴。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宜先罷。凡居洛

孔慶卿在錄

卷五

書

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五月。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豈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  
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  
祐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  
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  
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  
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亟降敕罷之車用無事  
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  
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器以和戎爲

孔庭神在錄

卷五

重

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  
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  
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闕將起  
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  
尚書省先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  
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口母拜光惟恐  
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  
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己以聽光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諡  
文正光生平篤學力行清修苦節爲人敬信毅然  
以天下自任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  
有旋軋轉坤之功書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是英  
宗悅之命續其書賜名資治通鑑神宗繼體序盛  
淳間詔從祀

孔庭神在錄卷五終

孔庭神在錄

卷五

重



孔庭神在錄卷六

賜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承祚 男承祚 同校

兩無

從祀

先儒楊氏 東應 名時字中立宋南劍州將樂人 居龜山下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事頤愈恭一日顥偶與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顥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問門外張管者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願游論件復問叩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有年久之原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上不遠千里從之游號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問召為秘書郎原除左諫議大夫張洎請余兵初退議者欲劾鎮以講和時極言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與敏乙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斥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可馬先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尊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從之猶降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列從祀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沈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諱省僅九十且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新經排靖康和議爭三鎮不可去雪宣仁太后謫害復元祐皇后位數使邪說不得作凡紹興初崇山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明弘治間祭酒魯鐸開臣楊博屢言其有傳道衛道之功得旨從祀封將樂伯按楊氏當元至正末已同胡安國等五人節度



紀各封公。時以遺亂未及。天下奉行。而修元史者亦遺之。至明中葉。卒得補祀。固萬世公論之不可泯也。

先儒胡氏西廡四各安國字服侯。宋崇安人。入太學。

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舉永州布衣王掄。鄧境廬詔。李陵簿稱。人黨人所請。託蔡京素惡安國。除名。未幾復官。父沒。遂稱疾不仕。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每臣儻

孔庭廟在錄 卷六

王

登對。欽宗即問。藏胡安國。不除中書舍人。何與。據之。詔知通州。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權密奏。漢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實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引疾還。紹興元年。遣使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除兼侍讀。尋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輒繫附會。導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論

滅三綱。時呂頤浩再相。謀於席益曰。月為黨可也。

今黨魁胡安國在。鎖鑰當先去之。乃降旨落職。奉

同是父。慧出東南。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之。不報。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御產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復子綱。道

孔庭廟在錄 卷六

四

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元年。詔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延寧伯。先儒羅氏東廡四名從彥。字仲素。宋南劍州沙縣人。徙家南平。以累舉恩為博羅主簿。同都督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徒步往學焉。居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嘗與時請易至。九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驚田走洛。見周問之。廼歸卒。葬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遺教



錦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  
 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怨嗟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刺一  
 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偽其議論醇正類此  
 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  
 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辛學  
 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明萬曆四十  
 二年福建督學熊尚文議請朱熹師李侗何師鑑  
 先儒李氏西庵名侗字愿中宋劍浦人年二十四  
 間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好靜  
 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省言怒惠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  
 世故事親奉禮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  
 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侗既閒居若無意於世而傷時論事  
 必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

於此留意宋松遺子熹從學卒得其傳卒年七十  
 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  
 刑嘗為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侗卒諡文忠  
 世號延平先生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明萬曆  
 四十二年從福建督學熊尚文議請同羅從彥祀  
 文廟  
 先儒朱氏東庵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源人父章齊公松先寓閩生熹於南劍之尤溪松  
 舍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  
 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嬉沙上獨端坐松  
 詰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  
 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禁婦女之為僧  
 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  
 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  
 淳熙元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督武夷山中祐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辭求荒政  
 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除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敘堯之勞除直秘閣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遷歸且乞奉祠時鄧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權賈爲監察御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詞者

孔庭壽在象

卷六

七

五年周必大相陳提舉江西刑獄公事淮獨稱熹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熹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且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禁遏上疏與栗辨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依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陳煥章嗣待

制侍講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自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側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佞肖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願讓自幼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熹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從之

孔庭壽在象

卷六

八

卒年七十熹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是朝纔四十日嘉定二年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忠獻熹以父遺命師事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從之遂得道統之傳焉乃作晦庵於廬山之雲谷學者稱晦庵先生其爲學在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後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



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以周程張朱五子同從祀文廟。

先儒呂氏

西廡四十四

名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自其

祖好問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得中原文獻之

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初

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

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嘗讀陸

九淵文喜之而不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

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修徽宗實錄書

孔庭靜在錄

卷六

九

成進秩常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

執要以絕萬事之機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

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孝宗

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

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中祔觀明年

除著作郎卒年四十五賜諡曰成祖謙學以闡洛

爲宗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覺平時忿懣渙然水釋不意嘗言學如伯恭方是

能變化氣質宋景定元年詔從祀封開封伯

先儒陸氏

東廡四十五

名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三四

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

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

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其

不然千百世之上者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

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勅令所刪定

孔庭靜在錄

卷六

十

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讐之志國勢

遂陳五論論警恥未復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

事中上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宗道觀還鄉學者輒

輒稱象山先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何

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所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遍請於朝而

之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云一日九淵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甚



將告終。會梅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  
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  
湖論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  
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劇之病。至於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所著  
有易說。綱諸經。雜說。象山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  
人薛侃議。進從祀。

先儒張氏

西華四十五

各試字敬夫。宋縣竹人。浚之子。編

孔庭神在象

卷六

主

怡風成。長師胡宏。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  
告之。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卽  
位。浚起。論撥開府治戎。衆佐皆極一時之選。皆自  
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  
宗社之仇。取下憫中原之塗炭。孝宗異其言。遂定  
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  
沒。試管學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  
之仇。久之劉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贛州。明  
年召爲吏部侍郎。知閣門事。張說除食書。樞密院

事。枳夜草疏諫。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與允文曰。官  
官執政。自京黜。始近習執政。自相公枳。枳奏再上  
命。遂中。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枳知袁州。申  
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家居累年。孝宗念  
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  
盜。枳寃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咸稱  
馬治。行開。進秩。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食  
吏十四人。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祐觀病  
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孔庭神在象

卷六

主

公天下之理。卒年四十八。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  
辨。有所爲而爲。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  
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詩書太極圖說。經世  
年等書。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景定二年。詔從  
祀。追封華陽伯。

先儒蔡氏

東蘇四十六

名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

與兄淵皆不仕。沈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與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沈。沈潛反覆數十年。  
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始從元定適道州。



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  
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讀喪以還遺之金而義不  
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  
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  
物色將薦用之沈不肖就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  
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崇安伯

先儒真氏西廂四名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宋蒲城

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  
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閤勸導召爲太學正嘉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志

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爲壽慶  
察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翰曰吾徒急引去使廟  
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  
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爲甚皆  
守憲司大講荒政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自軍敗  
劾親受方畧擒之知隆興府母喪除知潭州惠政  
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權禮部侍郎直學  
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  
民之柱石晉廣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廣三綱而

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

所損非淺書川之變非濟王本心上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

明甚上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

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給

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熈

中侍御史莫澤勅之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熈

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罷歸修西山讀書記紹定

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志

端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  
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端  
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乞祠祿疾亟起  
起坐迄謝世猶神與不亂遺表聞上震悼德秀立  
制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  
自侂冑立僞學之名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  
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謚文忠明正統詔從祀  
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

先儒許氏

東廂四

名衡字仲平元河內人世爲農父



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衛新鄭縣幼有異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襄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黯相講習世祖出王泰中以樞爲勸農使召衛爲京兆提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徵衛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衛乃上疏言五事書奏帝嘉納之以多病歸尋召還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再命與太保劉秉忠上丞張文謙定官制俄除左丞從幸上京極論平章阿合馬專權罔上

北庭神在錄

卷六

五

憲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乃以衛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擢蒙古弟子俾教之由是凡爲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將詔王伯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衛領之因命以原官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居五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示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卒年七十二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加正學垂憲佐運功

臣進太傅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按仲平生於金任於元爲學臣爲大可成未嘗服他官也後宋不與謀告老不受廢薛文清稱其志量弘毅朱子之後一人而已信哉

先儒薛氏

西廡四

名瑄字德溫明河津人七歲通語

孟十能詩賦既習性理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求理學至忘寢食隨父任鄧陵承樂康子中河南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食事視學山東首明理學人稱爲薛夫子大瑞王振問

北庭神在錄

卷六

北

於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此舉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楊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而慙之已而遇諸塗衆行晚禮先生獨不屈振益不悅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家輕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益觸振怒其黨誣先生受賄棄律出人罪嗾言官劾奏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免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



會振家一老僕棲於厨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脩述其賢振意動而止尋大臣申救又家人乞代死有詔赦歸田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遠久之薦起大理寺丞景泰改元督川雲轉餉貴州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煎置海中朝廷遣都御史王文往案坐謀叛連五百家先生抗章力辨獲免父謂人曰此老嫗猶昔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裕陵復位權禮部右侍郎奉勅

者從游甚衆先生倦倦以復性爲教晚歲涵養純熟至卒之日作詩曰土牀羊褥絃屏風瞻覺東家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壽七十有六計聞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得程朱嫡傳學極醇正有讀書錄續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隆慶五年詔從祀稱明儒第

先儒陳氏東庵四十八名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幼秉資悟讀書一覽輒記賜冠中正德丁卯鄉試再上禮部不第歸而嘆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居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其教人以主靜爲先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讀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歸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舉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



許親終疾愈仍來僕職上表謝不辭而去時年五十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書。不答。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卒年七十二。著有白沙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文恭。

先儒胡氏

西廬四十八

名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所遺物。即還之。七歲從學。家塾。

言動類成人。年十七。八閩吳聘君講學。崇仁。遂素舉業而學焉。下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無知者。

孔庭神在錄

卷六

七

專用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理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家居日以悅親為事。及父卒。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東壁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嗣是處家嚴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跣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臺臺。四方士樂從之。游生徒既眾。乃築書屋以居之。語學。曰。惟為已。則所從不謬。語治。則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至其用功大旨。原本程朱。未能參。

孔庭神在錄

卷六

八

其精微而未嘗盡阿所好。於佛老之說尤披剔。盡而深闡之。南康太守何濬。歷禮幣。請主白鹿洞書院。教其後從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繼之。又其後。弋陽進士姚文顯。請入桐源書院。為師。來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得以賓師之禮。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大率皆躬行之言。嘗謂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蕪。而莊定山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為徵。

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謚文憲。從祀孔廟。

先生嘗言。陳公甫說。不出義果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敬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天。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幾便覺我大而物小。幾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公甫亦窺見此。道理本原。用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敬齋與白沙同師。卒處齊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先儒王氏

東廬四十九

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少有才。

名。年十八。始志於學。踰冠舉鄉試。成弘治。治學。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部主事。與湛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縛杖。



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請居力學。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不脗合。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中。明年移廬陵知縣。尋遷主事。將登臚寺。懼食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寧王宸濠舉兵反。守仁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即進兵擊破南昌。還擒宸濠。捷聞。有詔命守仁兼巡撫江西。嗣是在江西枹擗致良知之教。大會諸門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廟登極。始錄擒盜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忌者譖之。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諸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學者因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會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征思田寇。行至梧州。奉勅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卒。後遺目盧燕王受等自將來歸。乃薄示懲罰。遣令歸農。即用燕等與永順保靖土兵。還自嶺南者。皆師範。龍興平八寨。嶺表以寧。提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遂

孔庭神在錄卷六 終

卒年五十七。值朝曦日曉。盡停卸輿。歷慶初。建廟新建侯。諡文成。賜祭。墓補給諫參。許子孫世襲。所著有陽明全集。若彙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則言等書。行於世。萬曆初。廷議從祀。可否互異。神宗一言折衷之。議始定。附稱庶末。



孔庭神在錄 卷七

錫山胡時忠編次 男張夏 男永祚 同校  
男永禔 男 尚

啟聖公祠

自唐宋以來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其父無繼  
點鯉並列廊下子先父食越次而坐按之義理  
俱為不順宋朝熊禾曾建此議而洪邁姚鑑皆  
建其說明朝宋濂解縉程敏政魯鐸亦嘗言之  
嘉靖九年少傅太學士張孚敬歷申前議上從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一

之坊工部建祠於大學并詔南京各府州縣會  
建焉正堂中祀叔梁紇稱啟聖公孔子之位以  
顏無繇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蓋顏  
孔曾三賢之子皆生游孔門沒坐聖殿故改祀  
於此以全其尊而孟孫氏則啟聖之側而廣  
焉者也又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  
至萬曆二十三年復補祀周輔成此啟孟孫氏  
例而降焉者也每歲以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  
其儀注固不當後祭辰聖人不先父食之心亦  
不可先祭夫父子分壇合享之禮論者謂宜同

時刻自分獻殿後得之

正位

啟聖公孔氏 名叔梁紇魯人世系詳見孔子下娶  
於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  
求婚於顏氏顏氏以幼女微在歸焉禱於尼丘而  
生孔子紇嘗為鄆邑大夫魯襄公十年晉荀偃士  
句帥師圍偃陽孟獻子往會之孟氏之臣秦董父  
董重如役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魯門魯  
人紇素有力扶之以出門者狄虺音彌建大車之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二

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及戚偃陽師  
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後生秦丕茲事仲尼云紇卒  
葬於魯東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二十里宋封齊國  
公元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正祀於闕里明嘉靖  
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南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  
各建啟聖公祠題木主稱今號

配享

先賢顏氏東配名無繇字路魯人自其祖求以上四



三

宋

宋





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且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而惡。孫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極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阜卽黜之父。天卽黜之祖也。黜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季文子寢疾。蟠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季武子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及共喪也。曾黜焉。固能守禮。不畏之。殆失俗也。

孔庭神在錄

卷七

七

倚其門而歌。然蔡邕曰。之直。方倚武子之門。而歌。則已不與其子故。無哀戚。故孔子謂之直。日同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知則何以哉。三子各言志。畢。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衛罔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大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也。或曰。子者之。獨行自得焉耳。又曰。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

莫不遂其性。曾黜之。故生子參。事夫子。傳大學。受孝經。得一貫之傳。點與有。家教焉。唐贈伯宋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東隱名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伋之父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生鯉。時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命名。子曰。伯魚。既長。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

孔庭神在錄

卷七

六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者陳亢退而書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夫子又嘗以詩之。南教之。哀公十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宜壘。壘東。宋封泗水侯。

先賢孟孫氏。西隱名激。公宜。魯三家孟孫氏之後。鄉人嬰仇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早卒。所居舍近。墓孟子。婦戲爲墓間事。賜屨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婦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



所以居子也遂使居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祖豆  
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東家殺  
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女既而悔  
曰吾懷雖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以貽教  
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  
肉以食之稍長受業于思之門人母方饋誦輟然  
中止母知其誼也呼而問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  
失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  
吾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聞以廣知是以居則  
安寧動則違害而今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  
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  
寧能衣其夫子長不乏食哉孟子懼自是旦夕勤  
學不輟其妻田氏女也孟子將入室其妻袒而在  
內孟子不悅去不入妻見於姑曰妾聞夫婦之道  
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斃然  
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吾父母  
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  
戒不備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

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違乎孟子自責其妻故親  
者曰孟軻大賢由親教也宋封邾國公明嘉靖九  
年詔配享啓聖公祠定今號

杜布中曰孟軻名何思孟軻子之子而官廷之  
承父命學禮於仲尼即論語稱孟軻子問孝者也  
思後孟子父微公宜魯三家孟氏之後雖生大賢  
之子不若其賢也而杜氏乃以為軻子竟以孟子  
先人富之若謂此亦孔門高弟本宜與南宮地同  
在兩廡而有孟軻為之孫已附參役升置殿上  
故亦與路哲伯魚並列以今其尊即然考史記弟  
稱孟子亦沈矣豈可以於子思之定為祖承耶先  
賢有靈未必安於其位而於亞聖尊親之心反覺  
有戚則謂之何獨謂當仍居孟子於廟而設孟  
孫氏位於殿之旁指為孟子父其亦可也蓋孟

從祀

先儒周氏東第各輔成敦頤之先宋真宗朝進士任  
桂嶺令萬曆二十二年以湖廣撫按郭維賢等上  
言增祀



張朝鑑贊曰周族繁衍營道為盛昆友聯姻  
後受六舉成名花封試政為生碩儒祖豆設置  
今位次在敬聖公祠從祀西二位弟以入祠之先  
後為序而反出未終下井禮也  
皆位解氏  
上為是

先儒程氏東第名珣字伯溫宋雒陽人通之子二程

子顥頤之父初通令黃陂而卒珣年始冠諸父繼  
亡聚屬甚眾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  
奉養諸母教撫諸幼弟妹後數年仁宗錄舊臣後  
郎以珣為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留家焉生  
顥頤後歸洛中時長弟從弟俱得官娶補二妹既

孔庭神在錄

七

嫁矣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改大理寺丞知  
皮州與國縣事皮人素號難治而邑之永錦鄉尤  
為稱首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  
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珣善告諭之鄉人化  
焉江西俊民善為古券契田訟最為難辨而虞尤  
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珣根  
連證佐釐然盈庭珣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  
盡得其情遂皆服就移知興州事時宜州反撥歐  
布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于

孔庭神在錄

十

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歸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珣  
使人詰之對曰通濟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於  
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曰試再投之  
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珣杖不奉命者及投  
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為妄在州二歲遷太子中舍  
明堂草思改殿中丞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侯  
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  
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  
不給食自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  
遺金錢珣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緡魚袋  
歸監在京內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  
鳳當川蜀之衝輅傳旁午毀譽易得為守者相承  
務當頌傳主吏多至破產珣裁減幾半曰是足以  
為體本為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糴斜山谷而  
出助教於路口為糜粥以待之所濟甚眾遷司門  
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  
覃思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



東南隅水泉惡澆灌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笑珣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潦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珣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請於朝者三不報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珣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珣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官乃得請後數月始果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蜀倣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本東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潦水上水漸盡風威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恐之衆皆服代運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珣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異日上謝表帝國中取竹爲簡東更持簡走白掖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珣知其

僞不應更懼面道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四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視者相騰路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國圖公田之人素稱優厚王者無不厚藏而歸珣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珣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器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命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珣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要棧州郡沮之以爲妄議珣奏請不俟聽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旨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前都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人皆服其勇決珣官南安時與廉溪周子同游因命二子頤頤受學遂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後人各其地爲傳道云云卒年八十有五宋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詔從祀敬聖祠。

先儒朱氏

東第

二位名松字喬年宋婺源人景之東學



士為尤溪縣歷司庫吏部郎奉檄來策舉金人離  
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諫御史論松  
出知饒州未上卒松少有俊才為文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後取六經于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  
之變從羅豫章先生游與李愿中為同門友聞河  
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讀大學中庸章句  
於致知誠意自謂福惡害道因取佩章之義以章  
名齋臨卒命于熹師事胡憲字明仲劉勉之字致剛  
子章字彥三賢卒集群儒之大成焉諡曰獻靖明

主

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

先儒蔡氏

西第

之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

經世張氏正紫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從

西山絕頂恐饑噴薺於書無所不讀聞朱子名從

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

列從臣尤奏楊萬里聯疏薦召對以疾辭時韓侂

冑禁偽學其黨沈繼祖劉三傑連疏攻朱子併及

元定遂策歸鄉里相繼元定聞命就道朱子與

從游數百人饒之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朱子微  
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李綱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在道州貽書訓諸子曰獨  
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竟卒  
於貶所使曹既諫贈廼功郎謚文節學者稱西山  
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  
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子為之  
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愚  
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

主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  
論著日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其後卒成  
書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啟聖祠以子沈既祀文  
廟故也

黃真曰軒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  
生之門從游者多矣蔡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  
通夕對床不暇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寓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  
之氣極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誼  
事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樂然者矣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猶憶周  
司律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  
天文地理樂律曆數戰陣之說凡古書雖錯簡  
學者讀之不謬以何元定



思叔張氏之稱從祀皆因賢子而及之亦擇賢  
父而後及之也然後世尊先儒者必曰周子張子  
少於此則別取蔡氏獨遺張父何歟豈謂張子之  
賢不及周程朱四子併取其父歟問者考二程全  
書伊川省謂橫渠道體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  
皆無他見議且欲制呂與叔所作橫渠行狀自見  
二程盡棄張子初無所軒輊其間至後儒呂氏及  
近世宰臣蔣德規重議以宋五儒比孔門四配遂  
稱先賢崇禎末詔書已從之似未可訾張子以起  
張父也抑豈謂張父之賢不及周程朱三父故易  
以蔡父數接橫渠之父歟固嘗以殷中承知洛州  
庭前石銘

卒於官度亦非庸衆也又其次子誠游於程門者  
有學有則迪之義方當亦與程大中伯仲况孟父  
之賢雖不及周程朱四子亦必遠出輔成之下而獨  
稱之則其病處先儒有容必施人向聞之咸然  
則博考典文定其出入無俾議禮者致疑厚暮薄  
寡亦將東陽十家  
備論之 猶矣

北庭神在錄卷七

孔庭禎在錄卷八

男承祧	<small>兼補</small>	男永祚
男高		同校

羣書叅按

始祀先師考

按古者立學必祀先師。晉宗右學之典可考也。凡舉  
祖經師習其道則祀其人。而未有定祀。漢東京師  
禮周公孔子。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侍。然未始有  
廟。後魏太和十三年始立廟於京師。唐高祖武德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二年於國子監始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以四時致祭貞觀二年太宗從房元齡議停周公祭并夫子爲先聖南向專祀自唐歷宋元明加謚建廟典禮特隆

先賢人數考

史記世家云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孟子第稱七十子似已損其二疑亦舉成數而言也今觀十哲十人兩廡六十二人固已盈七十二之數合之顏曾冉淳煥上無繇哲別祀啓聖公祠其成七



十六人。不且增其四乎。考唐宋禮臣。姑據羣書所據七十餘賢姓氏入祀。其間稱引繁複。未暇盡互歸一。至於旁溢。有不止於申黨之視申儀者乎。然三原公之辨。後黨核矣。而陳章杜氏。謂謝唐宋封爵殊位大異。明屬兩人。家語史記俱載。必非無稽。切切然疑之。况又可議去乎。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然則寧視無漏。亦後世對越之誠。所必出焉耳。唐從祀采通典八十二賢。宋從祀采石室七十二賢。當以宋為正。今以申黨視申儀。以顏何

後林放陳亢申儀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是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錕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子其尊之有如此。然則蘧伯玉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泮宮禮樂。按云。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歷叙顏回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赤曾參顏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縚高柴十二人。以告之。詳見前傳中又史記。今尹子西謂楚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子者乎。其他評陳大抵載在論語。而其顯有年



名事跡者自遷史所記三十五人而外亦不多見也又考孔鮒子載孔子四友類同齊附著木腸奔快顏係師先後仲由樂侮尸子云仲尼志意不立十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則皆功資聖學所謂七十子籍孔子者殆非虛語而諸賢其尤爲表表者歟所以十哲之祀視之兩廡稍存差別然而宰我冉求與夫補入子張之祀世猶得而議焉南朱咸淳升躋顏子議者欲晉有若以補十哲祭酒某獨持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歿于

十一賢並祀其餘弟子有繪無祀五代因之迨宋通祀諸賢於兩廡而十哲名目似可無設乃復因仍舊貫堂廡區分晉哲於配晉廡於哲欲取盈於十八之數夫唐贈曾子既已溢爲十一宋躋顏子何妨額儉九人要之施禮衆詳哲廡不須強別蓋是千古師儒欽崇秩祀而後學更評優劣榮辱之神其飲此否乎惟是弟子闕遺有可議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註儒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是悲亦弟子無疑而家語懸棺張氏朝瑞謂卽史記之鄭單一字子家一字子象字亦相類宜從家語祀重而去單理或宜然奈冉顏何以不見於家語故哉然顏齋之推真卿俱稱孔門顏氏登堂有八若去顏何則錄回欬辛喻侯祖僅得七人不滿八人之數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注引家語字稱此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明也其泰冉顏何疑爲字重相訛亦屬臆度不可爲據至於公孫尼子作樂記



編衣簪業已虛傳為德而禮未暨是可謂禮典乎哉又鄉飲禮有序點公罔之喪與子路比肩揚觶或亦弟子之列并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孫子所述牧皮似皆及門之士而歷代封祀率未洋及其近世儒先屢議未決者在唐有孔穎達宋有范仲淹游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宏魏了翁王伯何某元有劉因金履祥許謙明有方孝孺曹端吳與弼陳與成章懋蔡清魏枝祁賓呂樞羅欽順羅洪先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若而人大都尚需公議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本

未敢以松楸擬也又有謂諸葛亮文天祥亦堪從祀者人文山成仁取義不愧孔孟武侯淡泊寧靜學術無疵但於承先敬後之功未知何若且武侯之輔蜀也戎馬劬勩未遑儒術曾不若黃初一詔猶知恭祀設令侑祀孔庭竊恐其心尚有所未安至史稱文山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則其不可先范文正而躋也又明矣

### 敬聖祠祀儀疏

聖父叔梁紇氏之封焉自祥符封禪幸宅始其地金

而王而稱敬聖也自元人始其專祀稱天下而祀也則自明朝嘉靖始尊聖師並尊聖師之父蓋親本錫類莫盛乎此矣哉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師也而君而相能追王上祀而不能俾後世為之祀其所生而吾夫子之父獨天下萬世祀於乎盛矣其本主暨陳設視四配其以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配也儀視十哲程朱蔡三氏之從祀也儀視配而少殺有程朱蔡則不得不曠周氏錫類之道則然乎而張氏何以獨闕也主祭或司成或郡守大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抵以所在官長之次或學博克之期隨春秋丁祭了役行禮取不先父食之義云

### 從祀先賢辯

仲尼之弟子子貢微於辯士貽亂齊蜀越之譏宰我溺於闢止蒙作亂見諫之譏以彼並存宗國忠衛其君乃受辱誣若此抑或者賜不受命于說何諱耶人固豫卜其後而教勸之若所擬於行行之由者乎然才辯所使義激之過固當異於中行觀過知仁不足深辯前人亦曾言之其姓名承誤者以



薛邦爲鄭國以邾邾爲類異考之家語薛邦字後  
邦選字子欽紀載甚明而司馬貞史記索隱亦爲  
之辯曰漢人諱邦爲國也又曰文翁圖作國邾亦  
避諱也以字釋之說薛爲鄭縣以左自作右邑釋  
文之誤今兩處未改尚稱鄭邦兼有知其誤者亦  
不足辨獨是公孫子石家語稱公孫龍衛人史記  
則稱公孫龍俱不詳其事實然俱載少孔子五十  
三歲史記孟軻傳附及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  
之辯而繼之云或曰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則堅

孔庭神在錄 卷八

白異同之公孫龍亦不敢信謂受業孔氏之公孫  
龍也至索隱則直以爲仲尼弟子矣而又曰此云  
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康成云楚人各不能知其  
真似猶有傳疑之意焉乃宋人不復置疑大加釐  
砥近儒尊宋遂謂當以其說以理論之堅白異同  
做說不倫蓋名惑世尤爲吾道之賊但子石躬事  
聖人身通六藝不應任誕乃爾稍稱善誘亦豈其  
無所取裁置不屑教以至於是則流弊不同相  
吳起初事曾子而卿派出子夏誠不可知然亦蓋

遠言邾邾於再傳數傳之後求有身親受業而末  
路駭表誠難呼邾如白馬非馬之說者又孔子之  
七世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不能屈既與七  
世孫同時其去孔子必遠何緣得及門牆而與游  
友之後並稱弟子乎於稽其年龍少孔子五十三  
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則龍生敬王  
二十二年癸卯距周赧王之立已一百八十四年  
而龍爲趙公子平原君之客平原君以赧王五十  
七年合楚魏之師以存即卿而龍於是時但與卿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之請封夫使其爲仲尼弟子子石也者壽考三  
四十餘歲恐無是理家語弟子籍出孔氏古文書  
可信所紀公孫龍衛人者良是龍與龍其名龍與  
衛楚又異春秋戰國之吳明像先後兩人而以  
史一字之誤牽連固合爲一人以誤後學事之可  
哂莫過於此即云子石少事孔子晚年及與穿遊  
然孔子歿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距是時亦二百  
餘年子思孔子問答儒者尚疑求信而況穿又七  
世之孫哉抑或彼子石者是於久矣有由言之



外亦與傳傳鍾季華之年而尚史稱侯門與後生  
相親其齒吻若兩子石實龍非龍家語誤載然古  
今人同名者亦自不乏漫焉說以傳說正和諸集  
友之界於陶唐說役人之參於魯母疑叩馬之伯  
夷復典禮於虞廷稱堯命之義和輕地策於黃帝  
流言止於智者此之謂矣猶幸歲月不磨史册可  
據如法言之楊雄畢竟非劇秦楚新之楊雄士人  
忽考究輕詆譏又易隨聲附會遂使吾孔氏之徒  
與衍與尸彼慎川淳於兒之流同類而蒙弟有一

孔庭南在華

卷八

七

千六百餘年豈不悲哉康守節正善公傳子十  
四篇顏師古云即為聖曰之辨者似亦未敢執為  
仲尼弟子也蓋其祖自小司馬始

考定兩縣位次疏 李之瀾

按四配十哲兩縣其說各為三則似以道德為之甲  
乙夫十哲之必賢於兩縣也非末學所敢渾論矣  
至於同在兩縣考其次序因宜德同論世世同論  
齒然而亦不盡然更記所載有子少孔子十三歲  
蓋自顏路而下年似最長乃在東第七位居其上

昔尚有十二人傳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年似  
最少乃在東第十一位居其下者尚有四十人此  
猶云史有年歲者僅三十五人其餘不可得而考  
也洛塗子羽東第一位少孔子三十九歲必子賤  
西第一位少孔子四十九歲其年皆少次東二位  
原思西二位公冶長東三位南宮子縚西三位公  
皙哀史不載年姑置弗論至東四位高子木則少  
孔子二十九歲西四位高子羔則少孔子三十歲  
其年固皆長於第一人也而倒置乃爾此類甚多

孔庭南在華

卷八

七

是又未盡論齒不審位次終矣據也如以為德  
語七十二子之序則家語首子羽次子羔子賤  
遲有子子華原思如以為遲遲里誌則其志皆子  
羽次子賤南宮公冶原思公皙如以為循史記則  
自子羽至于開同者不過九人此後亦復更置且  
史記所載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兩見  
於書傳者為一列自冉子產以後不見書傳者四  
十二人又為一列固未可據其先後即以定諸賢  
之位次如謂稍以德業差序則尚論二千年以上



蘇轍澠城言懿行大率無微不自爾元從視之初原未加意考定亦不依從何書漫入祠次遂歷代相沿今則載之會典又經嘉靖重頒爲下不倍聞黃闕疑惟有肅尊肅將誰取意爲更正但以兩廡會同校其朝代先後之類則其序置外錯縱亦有不安於心者如公羊乃周末齊人而居西三十一則曠東三十二之申振伏勝秦人而居西三十二則曠東三十三之顏魯孔安國仕於漢武而在周末殺梁之前董仲舒亦仕武帝而在漢初蓋

南宋先沐者蘇轍轉生於洪武而越宋車時之陳子靜陽明生當嘉靖而越勝國之許平仲近年唐紀羅仲素李思中部議位次亦不深考漢云列爵時下頗使朱元晦呂伯紫蔡仲繁皆以後學顯其其上而朱則親受業於李者也其他稍稍削削尚不具論今諸先生在廟之靈幸或陟降而生則原附其訓歿乃偕曠其祀能晏然於此否耶大都禮祀典者初既詳所考訂後皆習於因循凡有移祀改祀革祀增祀第以原列東西兩廡爲定東則曠東西則曠西曾不考世論年東西遷互升祔說東廡二十八位之顏何黜即以其次狄黑居之不復移西二十八位之叔仲會以補其位西廡第六位之公伯寮黜即以其次樊邊居之不復移東七位之司馬牛以補其位東廡之移祀改祀革祀者僅曾哲顏何荀况劉向鄭眾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則顏路蘧伯玉林放秦冉申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凡十四人多寡之數既懸東西之列一定循次魚貫即古



今世代之變風亦不復記蓋泥於殷周宗廟之制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南北遞遷以為禮煩則  
亂遵古為簡不知諸儒從祀率皆隔世寥遠初無  
祖孫父子之親寧拘昭穆即以昭穆論明道伊川  
兄弟亦何不同昭同穆而東西相向又復長幼易  
序吾不知於古禮有合否也古禮先聖東嚮先師  
一位配之南嚮三獻官皆西嚮開元王祀孔子始  
改其位南嚮而以顏子西嚮獻官序立東嚮前行  
禮至宋漸增孟子及曾子子思為四配然而四配  
亦皆東坐西嚮也朱子蒼洲精舍律莫儀亦然蓋  
西為先聖舊位避不敢若今四配東西對列非其  
舊矣禮時為大則兩廡亦以對列為序而尊卑從  
此定焉東西遞互遷躋復又何疑今既不可較量  
爵秩以傷尚德之雅又不敢軒輊德行以恣月旦  
之評獨有論世論齒於義為允秦漢隋唐其世可  
考宋元以來謬傳更詳不獨稱為較正以待將來  
誼存齒學或亦可行惟七十二子之齒載籍舊矣  
遺脫即載在家語史記者彼此亦有互異如子游

子游與子夏皆年有子游二十子夏十七年  
大抵難據自施子以上應姑仍舊但改祀昭穆者  
東西通融移補其東三十一位之秦宜晉二十九  
位而以申顏次之使列秦漢諸儒之前位圖記後  
此本類官禮樂疏李之藻所考定也其說甚疑  
至於明會典所載東廡先賢三十三人先儒十  
六人共四十九人西廡先賢二十九人先儒十  
九人共四十八人其數亦畧等但東先賢比西  
多四人東先儒又比西少三人蓋嘉靖更定時  
東廡則賢位點少而儒位點多西廡則賢位點  
多而儒位點少乃不暇計其時位之失倫而惟  
約其人數之相近竟仍其故廡而連躋之於是  
前後紊序甚且以儒僭賢矣後人亦因襲未暇  
卽或知其謬而希草野者何敢意為更定今此  
書惟視常郡學宮陳列與杜氏聖學源流所載  
江右學宮位次相符遂遵原書之其間位次與  
禮樂疏等書不合者先賢內秦祖秦商或同姓  
同名與說前後互殊餘賢則惟東西畧有不



然非大姓。先儒內胡安定應在歐陽之前。司馬氏應在二程之前。李論最確。餘儒亦無大姓。合源流與郡庠。雖有成例可稽。終難以臆說據為定論。必當詳考國學。且俟。

新頒會典遵奉。庶乎其可也。併附明會典位次及對列位圖於左。以備參攷。

兩廡從祀位次。兩廡位次。明朝會典及禮樂志所列參差不一。此遵嘉靖祀典。

東廡先賢二十三位

洛臺子戒明第一 原子憲第二 南宮子進第三

孔延神在錄 卷八

商子豐第四 漆雕子開第五 司馬子耕第六

有子若第七 巫馬子期第八 顏子辛第九

曹子邨第十 公孫子龍第十一 秦子高第十二

顏子高第十三 壤駟子赤第十四 石作子獨第十五

公夏子晉第十六 屠子慶第十七 樂子寧第十八

顏子祖第十九 何子升第二十 秦子祖第二十一

公祖子句第二十二 樂子成第二十三 顏子僂第二十四

顏子之僕第二十五 樂子款第二十六 狄子黑第二十七

子蔑子忠第二十八 舍丙子職第二十九 施子之常第三十

秦子非三十一 申子養三十二 顏子會三十三

穀梁氏赤三十四 高堂氏生三十五 毛氏萇三十六

后氏著三十七 杜氏子春三十八 韓氏愈三十九

程氏顓四十 邵氏雍四十一 司馬氏光四十二

胡氏安國四十三 楊氏時四十四 李氏佃四十五

張氏栻四十六 陸氏九淵四十七 許氏衡四十八

胡氏居仁四十九

右東廡元朝之祀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明四十

九位。分十六壇。舊有顏何荀况劉向王肅杜預

孔延神在錄 卷八

靖間黜其鄭眾盧植。康度更祀於鄉。曾嚴孔融

入啟聖祠。從祀凡損十人。增杜子春。胡安國楊時

李侗陸九淵胡居仁六人。

西廡先賢二十九位

宓子不齊第一 公冶子長第二 公皙子東第三

高子柴第四 樊子須第五 公西子赤第六

梁子鱣第七 冉子孺第八 伯子虔第九

冉子季第十 漆雕子嘆第十一 漆雕子徒第十二

商子澤第十三 任子不齊第十四 公良子獨第十五



公子肩定	位十六	鄒子畢	位十七	罕父子黑	位十八
榮子所	位十九	左人子郢	位二十	鄭子邦	位二十一
原子亢	位二十	廉子榮	位二十一	叔仲子會	位二十二
邛子異	位二十一	公西子與如	位二十二	陳子亢	位二十三
琴子牟	位二十二	步叔子乘	位二十三	左氏丘明	位二十四
公羊氏高	位二十三	伏氏勝	位二十四	孔氏安國	位二十五
董氏仲舒	位二十四	王氏通	位二十五	周氏敦頤	位二十六
歐陽氏修	位二十五	張氏載	位二十六	程氏頤	位二十七
胡氏瑗	位二十六	朱氏熹	位二十七	呂氏祖謙	位二十八
凡延神在錄					
蔡氏沈	位二十九	羅氏從彥	位三十	真氏德秀	位三十一
薛氏瑄	位三十	王氏守仁	位三十一	陳氏獻章	位三十二
右西歷元朝之祀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明四十					
八位分十六壇舊有公伯寮秦冉戴重賈逵馬融					
何休王弼後俱照而遷瓊林放鄭玄范真及宣德					
間增祀吳澄俱改祀於鄉顏無繇改入啟聖祠陸					
亨又上中黨共損十四人益董仲舒歐陽修胡瑗					
羅從彥呂祖謙與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九人					
兩廡對列位圖	此係李之藻考定與此書及各				

西歷先儒	位一	公羊氏高	位二	伏氏勝	位三	董氏仲舒	位四	歐陽氏修	位五	胡氏瑗	位六	蔡氏沈	位七	薛氏瑄	位八	羅氏從彥	位九	真氏德秀	位十	陳氏獻章	位十一	程氏頤	位十二	呂氏祖謙	位十三	朱氏熹	位十四	王氏通	位十五	孔氏安國	位十六	左氏丘明	位十七	陳子亢	位十八	叔仲子會	位十九	鄭子邦	位二十	左人子郢	位二十一	廉子榮	位二十二	原子亢	位二十三	榮子所	位二十四	公子肩定	位二十五
西歷先儒	位二十六	公羊氏高	位二十七	伏氏勝	位二十八	董氏仲舒	位二十九	歐陽氏修	位三十	胡氏瑗	位三十一	蔡氏沈	位三十二	薛氏瑄	位三十三	羅氏從彥	位三十四	真氏德秀	位三十五	陳氏獻章	位三十六	程氏頤	位三十七	呂氏祖謙	位三十八	朱氏熹	位三十九	王氏通	位四十	孔氏安國	位四十一	左氏丘明	位四十二	陳子亢	位四十三	叔仲子會	位四十四	鄭子邦	位四十五	左人子郢	位四十六	廉子榮	位四十七	原子亢	位四十八	榮子所	位四十九	公子肩定	位五十



木主制度

明洪武年間定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一寸滿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四配式同正位而尺寸殺之木主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滿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十哲木主各長一尺九寸滿四寸連座共一尺五寸兩廡諸賢木主各長一尺七寸滿三寸連座共一尺一寸破聖神主與四配同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嘉靖九年用大學士張孚敬等議撤去聖像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滿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共二尺七寸七分朱地金書四配爲復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木主高一尺五寸滿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滿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一寸左丘明以下

稱先儒某主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釐滿二

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一尺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亦地墨書十一月奉詔行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等官通行改正以稱崇儒重道之意於是車駕重幸太學仍行南京致祭焉是年勅在京太學并各府州縣廟學別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木主如四配之制以顏無繇曾照孔鯉孟孫氏配享俱稱先賢某氏之位木主如十哲之制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之

孔庭神在錄

卷八

七

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之制至萬曆二十三年以廟輔成補從祀稱先儒按古制惟孔子稱先儒其餘皆書之位今有混書神位者後人失之耳凡從祀賢儒木主皆當書姓名位次以防混亂

釋奠

夫奠者陳而奠之也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釋奠者設荐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車疏云以其禮與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祇或施於學山川廟祇之祭不止於



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晉公彥曰非時而祭曰禘  
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  
有非時者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大司樂凡有通有德者使教焉則以爲樂則祭  
於其廟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夫禮有萬生樂  
有八音謂有七公亦可以爲此常時之釋奠也凡  
始立學者謂天子命之教必釋奠於先聖先賢則  
公孔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厥  
咎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惟幣有合樂有  
獻酬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惟幣學之釋奠非始

孔庭神在錄卷八

學

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  
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獻則天子諸侯之  
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  
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  
春秋仲月俱報上丁日釋奠丁陰火也火象文  
教宣明故以奠文廟

釋菜

釋菜者惟釋蘋藻而已無往牢幣帛古者上之見師  
以菜爲贄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合菜即舞  
來禮先師

也釋菜以其學士入學官而學學記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月令仲  
春上丁命學正門舞釋菜父王世子始立學者既  
與當生器禮樂之器用幣告以然後釋菜不舞不  
投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則投器司馬然則  
釋菜之禮猶華也婦兄舅姑其華也棗栗棗儉若  
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華也東修若禮於  
先師則釋菜婚禮有奠菜饌弟子之見先師其饌  
蓋類此歟鄭氏謂婚禮奠菜重用董入學釋菜類

孔庭神在錄卷八

董

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芹藻有芹藻  
子事父母有董黃故有是說也釋菜視釋奠爲輕  
所謂蘋蘩蕰藻可薦於鬼神黃明信也故國學每  
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公侯伯子男始入學亦各  
釋菜進士放榜之五日亦行釋菜禮

孔廟手植榆

孔廟在曲阜縣城開闢里故宅也中爲大成殿高型  
豐慶廟廡翼翼金鋪作圓碣石爲基不下王者宮  
初塑聖賢像今易木主左爲伯魚殿右爲子思殿



後為政聖公殿。夫人顏氏殿。聖公殿門無齋官  
碑刻之盛不可勝紀其最古者。祭中郎陳思王書  
也。自陞至門楹栢多漢唐植。種種奇怪。其倚門左  
紋左糾子立者。為夫子手植榆。歷周秦漢晉幾千  
年至懷帝永嘉二年已已。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  
孫守之不敢毀。至隋文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  
五十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  
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  
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火。枝幹無遺。復八十一歲。是

孔庭神在錄

卷八

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明洪武二十二  
年已已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  
木枝葉凌雲而盛。與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亮五  
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再枯於乾封丁  
卯。武后竊政之兆。與自後明皇幸蜀。亂亡相繼。以  
及五代再榮於康定。光有宋三百餘年。大儒之興  
罹於貞祐之火。重發於至元甲午。通開有明洪武  
之治。廟中古植數多。異色秦天。惟此本異於尋常  
萬萬聖人手植。蓋有係綱常名教。花覆斯文。默陶

萬品國運汚隆如此

孔林

曲阜城西八里許為孔林。即夫子墓左昭為伯魚墓。  
而為子思墓。正直上胸前形。家謂祖抱孫不妨相  
直也。相傳為子貢所定。墓皆東南向。而墓碑兩  
向。立林園十里。樹木萬種。不能盡識。蓋夫子初葬  
時。羣弟子各斃其方樹以種者。獨林內一枯樹立  
五十尺。未仆。相傳子貢所植。楷木也。林中不生荆  
棘及刺人草。週十里內。鳥雀蛇鼠不敢遺糞焉。孔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子塚。壁百餘。南北廣十丈。東西十三丈。高一丈三  
尺。塚前以翎斃為祠。壇方六尺。坐中樹皆與種。傳  
八世世無能名者。今塚前所有壇石夾道石柱石  
獸石翁仲之類。及後人之所增耳。

兩漢褒崇備考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  
祀孔子。元帝時。孔霸以帝師。錫爵號褒成君。率孔  
子後成帝。熹和元年。封褒後孔子世吉。適子孔相  
齊為膠東侯。千六百七十戶。建武六年。建武為公。



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德。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由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古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奉宗。聖庭奉適。傳曰。賢者子孫。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書

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漢書成王以禮。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火。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數。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尊仲尼之業。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天應下之名。與天下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求有法也。後聖人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願。連又議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

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公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前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以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之。

孔庭神在錄

卷八

書

先已絕。布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聞人。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以其語不無。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禮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禮。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周後。姬嘉公。平帝元始初。遷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遷封孔均。爲褒成侯。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封後。後孔安爲周後。姬嘉公。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十三。



年收封帝廟衛公侯伯奉養以爲樂在二公上

是年又封孔均子志爲褒成侯西漢時孔氏之

本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與褒成侯

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傳世不絕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

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

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

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會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鄉宗有光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爵及孔氏男女錢帛

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

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

褒成侯以下兩各有差

徐氏曰漢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聖

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

先聖先師既集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

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位

德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無

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

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

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

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

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

孔庭神在錄 卷八

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罷祀附考

宋朝罷祀享從祀各一人

王安石蔡京爲紹述熙寧之政以安石封舒王

字降從祀

後併罷祀

王安石子封臨川伯從祀

明洪武朝罷從祀一人罷祀事逾年而復一人

楊雄從行人司副楊從祀以其爲非大也

洪武二十九年贈楊雄從祀是重仲舒



嘉靖九年禮從祀十三人禮從祀祀於其鄉七人

申黨潯川侯公伯寮潯章侯顧子顧何堂邑侯

荀况南陵伯戴聖考城伯劉向彭城伯作列仙傳

蔡冉新息侯賈逵汝陽伯馬融扶風伯黨附勞家

何休任城伯說春王肅司馬附王弼伯樂伯樂

杜預司徒建吳澄臨川郡公先從楊士奇言封廟

事元傅論爭之祀如故至是罷以上十三人竟罷從祀

林放長山侯魯邁環內黃侯問使日夫子何

鄭衆中牟侯盧植夏卿鄭玄高密侯服虔上虞侯以

孔廟祀在羣卷八

范甯新野伯晉人自鄭東以下不過一經之附

祀於無人功而行亦可議以上七人雖罷從祀

謹按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祀至二十人要皆可

罷而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則

未必盡合也夫從祀與亦座矣必真聖賢如孟子

雖以明祖怒去之不久必復不然天下萬世豈無

公論耶

宋徽宗政和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芳從祀

封臨川伯

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奠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

以顏孟安石配享俱東坐西向殿上開損冉耕冉

雍宰子端木賜並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參

並東向東廡顏孫師以下至楊雄四十九人西廡

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

政和五年春詔樂正子克配享孟廟公孫丑至子叔

十七人從祀各加封爵封樂正子克利四侯公

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

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率伯

孔廟祀在羣卷八

伯徐辟魯濰伯陳休沂水伯彭越齊濰伯公孫子

平陰伯成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惠膠水伯

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成伯子叔承陽伯

按此皆出蔡下等之意議禮局所為也然止在孟

廟後東廡列孔廟不知始於何年夫以樂正子之

善信固猶孔門之顏子萬章公孫丑二子亦當在

答問之科豈反不及漢唐宋諸儒不能占席間一

席而紛紛論性未嘗知義之告子以至小有才幾

其驅之盆成括亦得到焉何為者乎甚至援引其



如禮儀傳子事廟廟者子祀是無給賢否併去

門人并謬極矣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祠從祀以尚書傳事

鄭言禮儀係元豐祀禮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遵用

孝宗淳熙四年去王秀嵩像從趙仲中言也

理宗淳祐元年正月幸太學詔贈周惇頤汝南伯

載都伯程顥河南伯願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並

從祀孔子廟庭顯王安石詔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惜為萬世人不宜從祀其辭之

不足惜為萬世人不宜從祀其辭之

孔庭神在錄

卷八

章

謹按十哲以下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此

靖九年定制也乃故禮部侍郎呂樞嘗言周程張

朱五子有大功於聖門宜進位十哲下請賢上以

顯其功至崇禎十五年上幸太學而論諸臣將

環同禮臣詳議且論宜併祀邵雍庶六子相對不

致缺少一位時德璟等議上謂六子當進稱先賢

遂奉嚴旨覆定時值變亂未及頒行然而故府

可考也此大宗伯之事後學何敢私置喙與

錄祀典存疑此李之藻所作然存疑不若謂

宋以新儒繫于廟堂上顯諸傳皆伯魚從

祀兩廡自漢魏建以爲宗子抑父而然未遂謂

宜別設一室祀叔梁紇達三子配焉明初程致政

亦主其說嘉靖蓋正業已通行至廟異議然而

有疑者孔庭從祀四殿尚矣十哲次之兩廡漸降

修聖祠推及所生似又降焉以曾曾學見大意欲

修禮教又降之於路幣之類族少孔子六處此

能折而安之於之與大師友一體之議有可相見

然則賢之在聖門固俱所淵高足弟子也惟子

之故而得之角字則祀曾不得歸於公夏何弄端

公以海日於金聲玉振之樂似與世世隨持之真

若是班者他弗其論曾子之孝也而恐違其親以

已之賢而降其祀躬伯子四配之列以爲榮焉必

不然即顏氏一姓無祀六人安知其不更有一父

兄在而獨遺顏路此亦顏子之心所未安也將以

前弟配顏子因以如學不指始廢之諸獨冠章與

故耳其餘有餘無祀豈真職乃列于夏於經既開

元漸降十哲恐豐成淳漸增四配而孔庭神在錄

祀以新儒繫于廟堂上顯諸傳皆伯魚從







孔庭神在錄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時忠撰時忠原名時亨字慎三無錫人崇禎

丙子舉人是錄以祀典爲主故先列位次而於聖

賢諸儒各爲著錄其第八卷則考證辨論之詞凡

十五篇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畿輔人物

志二十卷》提要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爲皆善之區王化所自出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蔚爲國楨藹藹濟濟驚翔虎變曰地靈豈非教澤積累而

梁序

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爲志略自洪永以訖啓



禎三百季間名臣將相文章事  
功粲然可考最著者如李文正  
成文穆之相業王忠毅王襄敏  
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  
之勲名趙忠毅之忱直孫相國

梁序二

李司馬之壯略先少保之忠勤  
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  
范相國輩之殉國宋文恪石文  
介之文學弈弈乎瑰瑋卓絕照  
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子好

修獨行之士幽光潛德靡不表  
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稱  
多慷慨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  
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宣猷  
樹伐冠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

梁序三

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職而  
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  
非鄙固淆雜則輒以愛憎爲褒  
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  
徵信與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



位不列史官無從紬金匱石室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譌乃以其夙所嚮慕而鬱積于中者特皆著之畿內以待他日有史遷其人者出經羅放失勒爲一代

梁序四

之書斯亦庶幾世本之類乎吾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才之生或淹抑不用身老巖穴卽用矣直道莫容時勢多迂君臣之交

不固讒邪之口日興以致功立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往往有之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弘正以前號稱平治顧以岳文肅之受知特達卒爲讒構不究其用

梁序五

襄敏勲庸赫然爲國虎臣而屢用屢躋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消奄寺竊柄羣小啓釁禍中清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砥狂瀾于旣倒異一木之能支



具卒爲宵人所困也必矣余每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歎歔也雖然成敗利鈍蓋有數焉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則退谷翁之爲此不獨闡揚前

梁序六

哲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之際微矣咎歐陽公作五代史敘次謀臣戰將風神如畫廼鹿門猶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人物猥鄙不足揚摧爲公惜今

畿內人物淵藪穀光爛然而退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見老成舊德聆其微言緒論又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博稽閱歷久而睹記真乃能吮

梁序七

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者不知視歐陽公所作爲何如也余不敏竊嘆鄉里人才之盛而又有感于翁之志也輒爲論著之若此



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

梁清標謹序



梁序八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北海先生之昨論

著也先生官多告歸第開門養

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今予時之

遇之澳堂蘿徑之宅几榻蕭然

王序一

圖書在列米嘗不相對忘反復

營退谷子西山當松粒春新柿

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

月數率如一日也撰述既多已

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率業而



嘆曰此非先生間居自適之作  
學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幾  
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  
事久遠而不可考其言書者不  
審不目而不知其失實也管龍

主序上

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  
老云云或稱予于某善故得聞  
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  
擬其資而書之以傳信管者米  
生出宰大邑人黨諫官留心人

主序三

物諮諏電外之間其公卿大夫  
賢否是非之實與夫貴賤流風  
遺事之在人心耳目者皆日屬月  
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代而載  
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  
昆遺裔之而傳說詳論約取俾  
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賢顯而竊  
稱不目錄者一言之可傳  
卽山澤希木之倫及焉採之  
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管之心



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謬  
易世之後浸已零落曾不能知  
其姓字者況乎是非之隱邪正  
之微乎記事之書蓋少乎哉  
先生之勤斯志亦懼其久而  
失實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于  
甲申之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  
百寮不得而聞猷二三閹人恫  
喝要挾遂斂君崩國喪此先生  
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款

王序四

歎太息而三歎意者焉予以  
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  
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肯世採立  
乙代之史竊羅遺棄取其因心

王序五

而可以知其事曰事而可以論  
其世聞見真而鑒誡正者莫善  
于此矣曰之簡纂述邱希史所  
益固不大哉並獨纂先生閒居  
論著以自適之書歟



昔

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撰



王序六

畿輔人物志序

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金匱石  
室之秘無所不紬覽當脩光廟  
實錄成志欲有所推廣嘗顧余  
而命曰汝不長貧賤無忘我所

成序一

欲論著矣已而牽藉遺教步武  
史館自以為太史公之志當不  
至終廢值方今海內初定

天子宵衣人臣奉職夙夜在公欲  
於退思之暇網羅舊聞未易得



也噫此志未逮即謂之重綸扉  
而遺庭訓夫復何辭今讀退谷  
孫公所著畿輔人物志不覺嘆  
祖生之先鞭也夫畿輔首善地  
天府之國黃帝舊都東至海西

成序二

至於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  
形勝甲天下而生其間者往往  
多駿偉非常之人豈直夷齊百  
世師蘆藺千載有生氣云爾哉  
自永樂中佐命諸臣若忠武忠

烈輩感奮風雲固已不煩贊述  
矣嗣是累朝休養代有名哲碩  
命則李文正將相則孫高陽武  
功則王靖遠王威寧李襄毅銓  
衡則王忠肅趙忠毅直諫則岳

成序三

文肅楊忠愍操行則耿清惠軒  
總憲朱恭簡殉節則侯司寇茅  
副憲范閣學朱中丞孟侍郎父  
子申太僕金成兩職方吳長安  
奉使則楊興濟吏治則王蘇州



何武涉其餘文書功業班可  
致者不勝指數詩稱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此之謂歟孫公繼而  
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  
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

成序四

卷先文穆行蹟載其中其序事  
也覈其是非也正其垂鑒也遠  
洵乎古良史哉蓋自公居諫垣  
留心當世之故凡累朝實錄罔  
不徵六曹奏章罔不輯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罔不芻蕘而博  
采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是書  
成殆與畿輔並雄矣然畿輔為  
海內所朝宗而是書亦非一隅  
之文獻也國家大事無過數端

成序五

殉節若壬午若甲申璫禍若振  
若瑾若忠賢車駕若北狩若南  
巡國是若建儲若禦邊若門戶  
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後有  
作者能勿以是為著鑑哉雖然



公嘗語余曰自屬草以來歷七  
寒暑而始竟則欲因是書而更  
為推廣以仰承先文穆之志抑  
未知何日矣是不能不掩卷而  
長太息也

成序六

順治己未秋七月大名成克鞏

撰



男光書



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之  
所著也先生今既急流勇退倡  
樵牧而癉烟霞矣猶然惓惓不  
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

魏序一

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  
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  
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  
若夫灰心稿形自命曠達有道  
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



宗廟百官之羨富矣彼都人士  
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闈與海內  
賢人君子有栴蘭之契其出處  
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黃水火  
黨錮鈎鉅之禍又嘗痛心疾首

魏序二

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  
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  
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  
其惡舉其大而不綴其細無微  
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

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  
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  
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  
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  
倒無事蹟之損益無遠近之棄

魏序三

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  
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  
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  
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  
學非是義也不列姁脩人才若



此可謂淪淪乎盛哉余嘗讀司  
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  
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  
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稱  
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其天

魏序四

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  
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  
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  
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  
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  
怠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  
可以翼定而資經矣若夫畿輔  
一代之人物即係明室一代之  
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

魏序五

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順治己亥嘉平月栢鄉魏裔介

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





自序

嘗見古今載籍遠如汝南先賢  
諸傳近如吳中往哲諸紀皆以  
表其鄉之人物孜孜揚扆惟恐  
不備非直爲邦國侈盛美也蓋  
賢士大夫國之元氣鄉之坊表

也或潛或見皆自敬其身不敢  
爲鄉里戮而鄉之人觀感興起  
相即於善於是朝多正人里多  
君子實嘉賴之傳曰鄉先生歿  
而可祀于社正其人也今夫燕  
趙之區是爲兩輔其地山高土

自序二

厚漳沱桑乾滙於渤海其氣又  
自石晉後勃鬱垂四百餘年明  
鼎北遷風氣大闡名賢蔚起或  
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代不乏  
人惟是世代變遷誌銘殘缺其  
人既往實行漸湮桑梓至有味

其姓名傳聞多有失真者則後  
生何仰焉姑舉一二事如大司  
農梁端肅真才真品立正嘉兩  
朝著有偉績李西涯稱其文章  
崔後渠贊其經濟然公生於近  
郊而人多不知及讀徐宗伯識



餘錄始知爲大城人亟行諮詢  
僅得梗槩所著文集奏議業不  
復存霸州王繼津大司馬英毅  
卓犖一代偉人初爲部郎與楊  
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聶司馬  
講良知之學冒大儒之名者阿

自序三

附賊嵩殺忠愍王公以屬官面  
斥之累官至大司馬卒忤時相  
大璫以去此在古人中亦不多  
見今求其麗牲片石久已亡矣  
又向年坐固安楊都尉齋出其  
縣蘇中丞所著益智錄數百卷

錯綜宏博爲有用之書並言其  
宦蹟卓然至今書帙灰燼姓名  
亦復惘然諸如此者不知凡幾  
矣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  
及在揆席知畧不足而誠慤有  
餘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非其

自序四

質矣至紅丸一案當時不究誤  
藥之崔文昇而但究紅丸又不  
究李可灼何由上聞而但究不  
嘗藥爲弒君此諸君子之過也  
故韓蒲州出疏爭之倪鴻寶先  
生曰孫慎行君子也韓爌尚不



附會之蓋深許蒲州之言爲然也乃黃宗伯著野紀矇搜謂方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何其誣也又如李淮撫脩吾天生正骨個儻非常以部郎疏糾時宰在淮力陳稅璫之禍措一方于

自序五

衽席扶正抑邪功在世道當羣小攢攻之日顧涇陽先生獨昌言扶翼之所謂君子哉若人也乃南方有記近事者謂其以建逆祠遣戍不知建祠遣戍者同名之孝陵衛指揮而乃指之爲

公何其誣也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所見前人事畧輯爲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

自序六

端在此矣集中隱疵德而著媿行以身在林泉董狐非其事也所錄嚴四朝而寬畿輔是父母之邦也道宜然也至於急行誼而緩功伐詳幽潛而畧通顯則區區僻見未盡泯也然因是有



感焉當有明初禩諸君子乘運  
遇主隨在自見進退雍容身名  
俱泰何其幸也迨其晚季值一  
二柄臣襲亡漢弱宋之黨論以  
惑主聽萬曆而後畿輔多正人  
君子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

自序七

或困死謫戍或終老罷閑或憂  
讒畏譏一籌莫展馴至束手殉  
義亦可哀矣然北闡開科首得  
王忠肅爲當代名臣之冠至運  
衰氣竭爰有偉人吳橋相國仗  
節於北宛平司馬畢志於南以

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其人俱生  
畿輔間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  
賢諸編而已乎

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  
於谷中之烟霞窟



自序六



畿輔人物志目錄

第一卷

董學士倫 宋文恪訥 崔宗伯亮

秦侍讀松伯

第二卷

劉侍郎敏 開司冠濟 蘇太守恭讓

侯司冠泰 茅副憲大芳 杜文學奇

何縣令翁

第三卷

畿輔人物志 目錄

黃御史潤玉 王忠肅卿 馬恭襄昂

冠莊愍深 胡司空瓚

第四卷

耿清惠九疇 耿文恪裕 曹文襄肅

黃御史緩 張憲使天衢 梁端肅材

第五卷

崔莊敏恭 陳副使壯 岳文肅正

李文正東陽 賈司空俊 程司馬信

第六卷

周方伯斌 張司空欽 段大參正

王僉憲儀 穆副憲文熙 楊學博和

周邑令盛 李光祿紳 陳醒翁堯

郭太守文輔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第七卷

傅文毅珪 石文隱珪 石司農珩

朱總憲裳 岳工部倫 達督學其道

第八卷

楊忠愍繼盛 王司馬遴 厲給事汝進

畿輔人物志 目錄

王太宰本固 王司農好問 劉司農體乾

鄭司空紳 楊中丞宜 史司馬學道

第九卷

梁太宰夢龍 李襄毅化龍 余宗伯繼登

劉少宰元震 陳淮撫儒 戴司馬才

第十卷

魏中丞允貞 魏考功允中 趙忠毅南星

李淮撫三才 傅太常好禮 張職方主敬

王憲司嘉謨 孫太僕結



第十一卷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震

第十二卷

李文康時 方文端從哲 李文敏國樞

劉司空遵憲

第十三卷

李閣學標 成文穆基命 范閣學景文

史司馬可法

第十四卷

畿輔人物志

目錄

三

劉憲司效祖 魏侍御純粹 梁中丞應澤

王方伯愛 呂太常邦耀 米太僕萬鐘

馮中允有經 張方伯國銳

第十五卷

崔太宰景榮 丁學士乾學 孟侍郎兆祥

劉學博廷訓 吳縣令從義

第十六卷

朱中丞之馮 金兵部鉉 成兵部德

申太僕佳胤 鞏都尉永固 劉新樂文炳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李錦衣若璉

第十七卷

郭忠武登 吳恭順瑾 馬都督永

朱恭靖希忠 朱太保希孝

第十八卷

馬指揮應乾 袁錦衣彬 牟錦衣斌

侯都尉拱辰 吳錦衣孟明

第十九卷

谷監生大用 撤孝廉大經 王處士循吉

畿輔人物志

目錄

四

宋海翁登春 盧文學祺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理荔

張茂才詩 阮文學漢聞 崔文學子忠

余文學之祥

第二十卷

王咸寧越 王靖遠驥 楊興濟善

畿輔人物志目錄終



畿輔人物志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著

董學士倫

董倫字常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川因稱貝川先生元末政軋民困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侍懿文東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爲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

畿輔人物志

卷一

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遽擢爲陝西左叅議三十年以誥誤免官典教滇南公行至成都蜀獻王深敬之賦詩八章以導行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卽位眷念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薦公者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鬆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公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凡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人傳誦之庚辰會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精於去取所收如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章稱得人焉其試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黠之徒衆而危亂作世尤以爲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於上召還以縉爲翰於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燕王卽位後倫年八十餘致仕每念革除事怵怵吁嘆數日卒歸塋宛平公敦大醇厚行如古人至于不仕于昏亂之時而能委身於休明之世不以內外夷險易其操可謂賢也矣

宋文恪誥

宋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叅知政事謚忠肅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齒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

畿輔人物志

卷一

二



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之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敦薦之召至當上意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敦純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上每觀書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誥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爲比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上製文警誦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皇恐謝明年祭酒吳顥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勅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壽工燭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

生獻茶陪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燭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克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宜選如克國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冠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若爲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大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謨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全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職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圖形暴罪勅曰學校教育天下英才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通吏部實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賊餓死生員魁落師

義輔人物志

卷一

五

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弟欲其成才幣帛教馬錢物酒餼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賦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魁落師生廩膳以卑誣尊飭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位二十二年命謨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

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其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上每舉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譚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義輔人物志

卷一

六

訥善終朕禮送回鄉塋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肖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訪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南三里卽瓠子堤忠肅構亭曰西隱公更築曰雲萃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夫國學儲才之地措治之本也國初人才彬彬率出於此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乎且屯田一議建軍國之大計可謂一代名臣矣



崔宗伯亮

崔亮葭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爲禮部尚書時承元之後禮制久廢人安簡陋上命公定官員冠服之禮公于内外官員及隸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公取歷代郊祀之禮斟酌損益以上復以我國家前議國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

續輶人物志

卷一

七

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墩之制參酌宋與各爲等差又請旗纛止祭於常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之夫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王者所以法天地也公當禮制紊亂之後酌古準今不繁不僣卓然定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無弊可謂有功於世道矣

秦侍讀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

續輶人物志

卷一

八

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楊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瑄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甚見寵待一日言



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善良必多。命反坐。愆後由是乃風。始息二年，降侍御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過使食，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過攻越戰，野指驅狗，國豈可謂貪食過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劉侍郎敏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家貧，每暮以小車市江上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簾，鬻以奉母。人或矚之，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蔑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



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司寇起身掾吏而約身以廉事親以孝夫孝則必慈廉則必明維慈與明聽訟之本也厥時初善用人哉世乃謂明初用重典妄矣

### 開司寇濟

開濟北平人博學不仕見元末主昏臣懦天下將亂乃携家移居洛陽明太祖訪求遺逸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二

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行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贊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脩達于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

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濟殿延訪秀才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經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濟得上信任益奮勵効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三

事謗言遂起竟暴卒開國之始用人爲第一義廣以求之精以擇之斯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矣六科之制雖百世行之可也

### 蘇太守恭讓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遠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



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覲免已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 茅副憲大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黃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願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爲

### 機輔人物志

#### 卷二

#### 四

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其子扶柩葬北平城西茅公慷慨磊落殆謝翱龔開之儔也讀其詩十載有生韻矣

### 侯司寇泰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進抗禦之策壬午督餉山東屢進言于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復令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郭仔同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當靖難師起從龍者多北方之人乘時建功如張河間玉者比比焉而志中不載茲公以及其隸則天下之所重者可知矣

### 杜文學奇

### 機輔人物志

#### 卷二

#### 五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卽位乃族鳴乎王舉賢良方正而乃誅忠直之臣于是乎不仁矣若杜公者以諸生而持正義更難于方正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惜哉

### 何縣令翁

何翁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敦行教化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舉者考



滿民走闕留之吏部嘉其賢加通判俸仍官縣事  
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揚風紀辭理  
冤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祖  
宗朝久任之法致有爲令十八年者天下安有不盡  
之才不善之政乎誠足紀也

趙太守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  
丁亥授泌陽主簿擢兵部主事內艱起陞郎中知松  
江府時戍兵驕甚擇其甚者杖而配之衆遂帖服一

畿輔人物志

卷二

六

意撫循與民休息擇民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  
不威而嚴身率以儉遊燕皆絕奏減吏員十五巡撫  
周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充重儒術待學官  
必以賓禮滿孝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二品復任  
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  
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傍數卒肅階下正統十年吏  
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名在上裂詔燕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致仕去後配食文襄祠在郡  
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大守明日來之誣蓋訟者棄一時之忿經宿氣  
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故又有趙老人之號  
昔元氏之末四方揭竿率以官貪刑急爲言明祖知  
其然簡拔循卓而久任之故建文之世幾致刑措焉  
嗟乎瘡痍徧海宇安得趙老人之太守而爲窮民起  
白骨哉

畿輔人物志

卷二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黃御史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官請代官必之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鹽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從賦墾園醫疏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靳造于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一

賢聖擇然後師雖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闕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

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儒藏載記附註以小學四

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

皆淵奧與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氏誤

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緇掩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

制以四明新志燕職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

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

註悉于其他倘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

山錄雜著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嗚乎

孟清之著作儼然有道之儒也鄉里之中得一功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二

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吾于孟清先生願執鞭

王忠肅翱

王翱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翱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旣而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爲重而開榜北士每後翱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遼東兵變勅翱提督明



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邊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罷其人兵部書于謙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翱平召還其年夏陞吏部尚書翱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質直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翱由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遷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

獻補人物志

卷三

三

伏請今願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遼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入贖足賑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一也以死救生未為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克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敵屢有膚功邊外嘗俘至下令堅壘伺怠擊之皆遁去近邊諸來款者去防老少男婦靡不畏

獻補人物志

卷三

四

威召還時諸番請歸乞留及至總督兩廣臧旦已著蠻夷聞翱來皆恐謝曰蠻夷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攜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部尚書黜陟精嚴聞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志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女言翱妻為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輊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翱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黜補外任翱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翱便殿面質可否呼翱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翱所求救賊并執翱翱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翱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叅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訪寒士有貴人遺明珠數顆



直可千金翽固辭不得賜授珠衣領閑居數年中貴  
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  
若干翺曰非詔旨也悉拆去成化三年疾甚予告方  
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李文  
達稱之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  
救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  
漏世稱信然

馬恭襄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永樂癸卯鄉試明年計偕下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五

第入國學宣德中以儀容聲音選授行在鴻臚寺序  
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裁  
凜然未幾行在刑部有刼獄之變上震怒下司寇于  
理乃陞公右侍郎適甘肅告警改副都叅贊軍務公  
抵任卽劾都督王喜玩寇之罪軍聲大振先是赤斤  
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刼掠公率將士討之盡得  
王名梟示及擒其僞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  
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大舉犯甘州公簡精銳選  
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崑崙以伺敵聞遁去西邊恃公

爲長城以偶病乞休上不悅謂爲委卸也乃命致仕  
未幾兩廣不靖時王忠肅朔召入爲冢宰上念繼嗣  
無如昂者起公總督兩廣兼巡撫便宜行事公大布  
朝廷威德視帥將領土司兵民勦其爲暴害者生致  
渠魁周鐵盛盤馬蹄等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晉右  
都御史又親勦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威名日盛有  
側目者遂致仕去及入見復留命巡察山西邊境比  
還遂理院事晉兵部尚書會陝西邊報御至上命懷  
寧侯孫鏜爲總兵公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  
公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上寵  
眷無比賞資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不可  
得公與賜焉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秘咨復調戶  
部尚書尋命同都御史林聰等察覈京營乃分精銳  
著爲十二營又黜陟其賢否營制一新時災異屢見  
力求避退允放賜勅以榮之歸八年始卒贈少保諡  
恭襄

寇莊愍深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爲都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畿輔人物志

卷三

六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中貴  
陳保生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  
德中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  
必屬焉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使副使時天久不雨  
朝廷念刑獄有冤抑悉錄山西諸郡大辟囚察其情  
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  
見採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  
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  
僉都御史以往遂假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酋  
震輔人物志 卷三 七

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廷劾之欽等反首害  
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 胡司空贊

胡贊字伯珩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按遼東外艱起按遼中道瑾方橫嫉贊遠已督諸木  
完事凡二年始得已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瑾  
誅陞大理寺丞胡端錫疏逆濠寧督糧贊曰濠謀賴  
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得戍  
遼寧寧婚胡奪俸丙子陞左僉都撫大同宗室有為  
幾輔人物志 卷三 八

地方害者疏銅高牆上邊務六事嘉納庚辰武宗幸  
大同敵人入寇督官軍與戰却之璽書褒美賜璽衣  
任子錦衣百戶上疏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  
辛巳起操江甲申累陞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  
加右都提督軍務往討曰此首惡數人爾豈宜濫受  
無辜吾惟殲渠魁當自定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松  
方畧於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旋擒地方悉平乞  
休不允魏國孫光祚請山海撫寧賜由贊謂逼近邊  
塞奪之恐變生意外上卒不予戊子轉南工部尚書



致仕歸卒年五十一有崇山稿

李襄敏

李賓字廷用順義縣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丁卯按浙江已巳遷警往大同體事九月敵大入召募河南懷慶丁壯萬餘人操練以法軍威延振敵遂遁去庚午陞大僕卿兼華宿樂馬政爲之修舉癸酉晉副都理永平山海軍務大飭武備稍暇散兵歸農興屯田以足食英廟後位召爲大理卿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於寬平莫患於遷移寬平則人易信

畿輔人物志

卷三

九

服而法亦可恒遷移則難以奉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配楊氏卒終身不要繼室己卯三月母憂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歸卒已起復視事曹欽反與寺丞董方率家人子弟出擊之大呼曰曹是反賊壯士來從我得數百人於長安右門撲火力戰時朝臣避難者多太僕卿韓定與焉事平謝曰此真仁者之勇上亦知之擢右都中丞陞南兵部尚書道見餓草奏發廩賑貸時鹽徒巨艦張張魚弓夕出沒江上苦行旅嚴督將士搜捕畧盡己丑滿九年入朝改左都掌院事

荆襄流民嘯聚建白撫治事臣賴以無虞癸巳加太子少保尋乞休林居北十年乙巳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性嚴重簡默門達當訊沆辯不服見賓至曰惟公宜訊我遂抵法按明之設官一部分理一政而獨于法司設者三焉所以重刑獄也李公言法貴寬平而患遷移此誠至言不愧廷平矣至於憤擊逆賊人稱其爲仁者之勇信乎其爲仁者哉

畿輔人物志

卷三



畿輔人物志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著

耿清惠九疇

耿九疇東鹿人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有往理推爲鹽運司同知華弊典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一

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二雞時軒輊爲浙江廉使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爲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錢而尉之曰無因職而累思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二

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卽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厥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松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靈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增兵何益竟如其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輒入徙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寇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建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尋陞四川布



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選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旣而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輒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輒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輒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謚清惠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三

耿文恪裕

耿裕束鹿人祖綱爲盧氏教諭生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九疇生裕皆自盧氏起家裕少慧嗜學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改翰林院簡討清惠以建官斥爲江西布政使裕亦判官泗州清惠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爲不平裕至州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

召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已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教嚴明恩威並濟勲戚年幼入國學讀書裕患其難教取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孝宗卽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弘治戊申召入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冢宰裕蒞任同侍郎倪岳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時弊上嘉納之崇王乞詣京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四

師朝賀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裕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之後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尤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爲人坦夷公平常以關輔饑代祀獄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議于朝必持正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采公論退屏獨處無敢以私物餽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



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翔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曹文襄公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學問未克不堪爲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問學令笑曰典史欲狀元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

後輔人物志

卷四

五

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馬愉並以修撰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鼐學優詞瞻典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中大議咸復惟決于鼐十四年闢振挾上親征鼐以內閣重臣扈從遇駐師土木氛熾僞求和止且召鼐草勅與和振急移營南奔乘之上北狩鼐沒于難景帝卽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爲大理寺評事英廟復辟

加贈太傅改謚文忠陰孫榮錦永世百戶

黃御史綬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綬疏言兵患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廢子鑑爲國子生

張憲使天衢

張天衢字叔通高陽人弘治癸卯以禮經中順天第

後輔人物志

卷四

六

四人明年成進士授封丘令機警有辨才事至卽剖無留牘卽疑獄久不決一訊立得有布商失布莫可按獨曰偶置石後稅而失也天衢卽輦石後稅而懷之關門罰入觀者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狀入號斷石公或殺人而匿其屍久不解公訊之適羊角風起跡之得匿屍坐其人釋誣者更號斷鬼公以弘治五年入爲湖廣道御史九年以滿考授階嘗疏泰寧侯鶴齡憑寵不法狀上慰諭不問十年二月按山海關舉核將吏飭諸邊備唯謹從兵戈中勸學興文人士



郁如也七月朵顏入掠上從部議專勅防密雲且日以爾練達老成卓有識見明年四月仍同給事中尚衡盤邊糧是年復命會清寧官災應詔陳言各謂容直言寬民力罷傳奉恤寬初飭織造定鹽法革漕運之濫陞且言都御史王越交結太監汪直變亂成法開邊起釁先帝已斷發爲民尋令以左都御史致仕近又貪緣太監李廣以至今職乞仍發爲民以杜姦邪之門且李廣罪惡貫盈業已敗死乃復賜之塋祭是褒善之典加于首惡之人何以勸戒將來近年以

養輔人物志

卷四

七

來中外臣工或因言事得罪或因他事誣誤如湯鼐劉槩吉人丁詰皆罪有可宥如楊茂元王雲鳳武衡何喬新劉大夏林俊曹璘皆才非可棄且謂祖宗以來親近大臣斥遠邪佞伏望取以爲法內府甲子庫及京通內外倉等處添設內官數多乞量爲裁革其鎮守太監如臨清李全江西董讓陝西劉耶四川房懋皆貪酷害民之尤者乞盡行取回以紓民困天下州縣入戶徭役乞行巡撫等官詳審務使均平疏入上曰納忠言當自處王越既用之邊方矣置勿論其

餘令所司斟酌以聞又奏請當時因朝火而陞官如程通者十三人因建亭而陞官如康表者三十餘人又因五官司曆陞官如皇甫政者六十七人及平日貪緣李廣傳陞者通行革罷併奏裁革弘治六年以後乞陞傳奏陞官六十八人及冠帶人匠一百二十人入疏入上令逮皇甫政刑部其餘姑置之而一時官貴凜凜側目亡何勅兩廣採辦圓眼木公廩請罷之十二年六月以鳴讚李通遲慢而公失面糾下獄釋之七月復以廷見失儀下獄復釋之尋丁艱歸以十

養輔人物志

卷四

八

六年七月起復除山東道以明年八月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駐洮岷會虜入莊浪西寧道以諸將領狀呈御史李高而蘭州守姜閼許遊擊徐謙奸貪亦以狀呈俱屬天衢鞠之獄上謙奏辨亦許御史與天衢交通鍛鍊命刑部右侍郎陶琰錦承衛指揮余真往訊之奏上天衢與御史高知州閼俱戍肅州而諸弁重者纔降級益奄人遽欲右武而琺實所上獄要承瑾風旨也正德五年八月以瑾敗有旨釋之按察使卒



梁端肅材

梁材字大用順天府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爲御史值道璫誅爲榜論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湖中濶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卽索調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湖遂安世宗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

畿輔人物志

卷四

九

干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調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嘗以意氣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閤閤弗了也旣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獄時論又大獻久不決四事命公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

矣及劾朔國公郭郎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乃嘆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曩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計謹守堽綸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謚口端肅蓋得易名之典云

畿輔人物志

卷四

十



畿輔人物志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莊敏恭

崔恭廣平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督延綏邊儲有能譽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府庫舊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丁邪登萊大旱飛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一

墨諸逃戶芻根民賴全活已巳北入寇還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舊例及和市苗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効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還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二

江西按察使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江西理問冤獄釋陷盜良民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爲改容二府由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胷爲軍御史信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恭爲核其實事遂自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潦費少功成民至今賴之天順庚辰召爲左侍郎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核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勅參贊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爲人愷爽光霽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陳副使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戍交趾後移京師隸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實踐有用於已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隨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自是每有所見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立說直欲置國家于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三

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塋事畢卽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卯服闋僦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今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

爲榮遂乞歸居鄉卽知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踪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岳文肅正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四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涿縣人也長身美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旣陞陞登殿逮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



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軫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軫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以呂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輶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

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飲戰以此二人怨正日深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拈手行夜宿涿州手拈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于解卒不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乃爲去釘脫帶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日業已然可如何更與其人金正乃得至戍所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輟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克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  
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  
白堊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  
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堊功最鉅復購穀  
與饑民食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剋  
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于官者  
一旦弗得騰爲謗書彭惠安公詔陳太常音知而辨  
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  
辰九月卒于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

畿輔人物志

卷五

七

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  
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  
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  
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初上用我責  
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  
恐未然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  
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矚括上意寫照而  
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  
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前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

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寺卿  
賜諡文肅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家京師公四  
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上喜  
甚抱置膝賜賚甚優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大  
義命入順天府學肄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鄉試甲  
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  
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主考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八

順天鄉試其妻弟劉釗令回避不得入試尋丁憂弘  
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四年辛亥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其妻弟  
劉釗已中鄉試仍不得入試人稱其公甲寅擢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公曰春  
秋王者不治三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  
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使掉寸舌  
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疏奏不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公上疏救獲釋十一年戊午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九月清寧宮災公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以爲不可及清寧官

叢輔人物志

卷五

九

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力言不可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景所劾上命公覆試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

諛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厥請誅連不遂連逮婦詔還劉建謝遷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還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公上疏救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璿荷校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又力救是夏蚤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錄璿等罪狀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璿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

叢輔人物志

卷五

十

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公極力論救乃得釋璿于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各罰米輸邊多至十五石公委曲開導璿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璿欲天下司府州縣設預備倉公遂言各官罰米卽在原籍倉中交納未幾事止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鑑請便宜行事璿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



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啗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忤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乃批出止便宜行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囚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遂致大獄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公力爭瑾謂不宜姑息公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肖廝殺但因其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遂止革熊爵會軍

鑄之變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怫然曰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未幾太監張永自寧夏回密奏瑾十七事上夜執瑾使人送永跪至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援筆擬旨下瑾極刑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家得諸交通者書狀公奏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

畿輔人物志

卷五

誅止其身今罪人已正典刑宜將一應文書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其從子兆裕爲尚寶司丞公上疏願皇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譚之暇安處官閣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上褒嘉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紹興



乃稱兵犯順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用  
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  
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嘆曰此真老成長計及賊平  
加磨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託  
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兵三千入衛京師  
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操制上遣內  
臣谷大用等至閣議公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  
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公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  
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三

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之票擬上坐乾清官門必欲今  
夜批出公具疏極言其有十不便且曰今舉朝以爲  
不可臣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  
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竊日內降行之公遂杜門乞休  
十一年卒于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懷麓堂  
藁前後續百餘卷公之祠在禁鑾西大僕街公召對  
時衫履存焉公之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

麗牲之石無復存者楊公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  
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然雖位極人臣而  
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  
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嗚呼可謂知公者  
矣

賈司空俊

賈俊字廷傑東鹿人以乙榜就國學簡山西道御史  
凡五出巡所至獎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爲能歷山  
東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甫就緒遷左僉都御史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四

巡撫寧夏益異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麾指任  
使惟所當數年敵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爲工部右  
侍郎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饑勅俊往視悉  
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  
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  
上疏乞休歸三年卒俊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  
年不攜家眷敝靴幹履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  
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俊獨奮然與之抗禮  
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



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上書爲朕省費渠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俊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程司馬信

程信字彥實祖籍休寧移居河間府正統辛酉中順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正統帝北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遂南侵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五

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退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也先引去景泰紀元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正統帝還居南宮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

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御史奏骨倉官吏卒盜糧糴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惜今故爲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

藩夷人作亂偕侍郎羅綺進攻攻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爲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將海寧伯董興烟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六

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論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召陞刑部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憲宗卽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掌蠻賊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勢地又分四路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



餘里又陰察九姓土邊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洊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獎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詔下議多請貶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七

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與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信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舉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關隘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七年南京缺叅贊機務大臣交章薦信及至南京適彗星現乃與六

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施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畿輔人物志

卷五

十八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常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冤獄摘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賸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一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僣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剔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鹵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今逮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爲御史時

巡視居庸關武廟欲出關北狩欽閉關三勒跪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退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叅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二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改嘉定兩邑稱平徵拜御史秦中中別藩封爲虐大爲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由緣爲奸而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之誦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巡撫侯上其事  
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  
濶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晝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勿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三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  
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  
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  
郡時秦璠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  
儀策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遇將戰儀登壘望曰徐  
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儀  
日可以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  
盡殲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冀寧  
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冠蓋之疑有伏宵

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根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  
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誅者課知戒不敢犯  
項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彰敝之後大集  
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  
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  
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  
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  
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  
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 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四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  
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  
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  
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  
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食  
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 擁塞犯京師移儀駐  
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  
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  
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爲動翼日詣管鸞盛氣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密中儀會御史助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藻蔚

### 畿輔人物志

#### 卷六

#### 五

然爲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遙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 楊學博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爲海內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

老修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面兩子俱占巍科入木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臯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爲勝於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爲著一傳了不得其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 畿輔人物志

#### 卷六

#### 六

師乃入籍大興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偏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薦爲光祿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  
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慚將雙膝屈三章乞得  
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籞西偏多讀書手錄至盈  
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  
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  
如此古云休官亦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堯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歲輔人物志

卷六

七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柵遊  
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  
未嘗廢遊觀南安爲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  
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堯喜因號醒翁所著  
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父雋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  
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  
世蕃受賂需官文輔雅不妄交歛跡自守不與通使

選同署生每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爲故事文

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

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謁文輔且期以

五百金卽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

甚悅卽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

而已世蕃以爲誕已大恚屬旱甚考察百司世蕃陰

令家宰譴奏文輔選囑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

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稍稍稱之

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歲輔人物志

卷六

八

謁當事益賺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

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

于學無所不闢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

馬應乾爲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

得甚歡雖居朝市門若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

稱之日共臣之爲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已依依自遠

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

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胃臆養恬致知實宗

廟之瑚璉陶鑒之旃角也人以爲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濬卿涑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登有名授檢討連外內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甲辰同修大明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念諸生善逸立三京經之凡貴遊子弟開說求出者不聽時分宜父子受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吾念之哲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還官也分宜慙則以爲

畿輔人物志

卷六

九

南京尚寶卿連擢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載駟馬以爲常哲乃日夜下計郡邑問焉蓄息狀寺有貲金二千錢閭閻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濟卿哉不向府中召爲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宜賈往後破產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儼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以之諸戶卻待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瘳疾卒歸葬家中瘳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囊也可

中分之築室設開日偃卧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碁對語倦則復卧平生所著述甚富一日盡焚之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瓿詭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爲論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廠得罷直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永北伐奏博紀功陰

畿輔人物志

卷六

十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彎弧馳突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惴以事來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與酒毒殺之且虎囑妻曰吾以孤直罷歸今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焉後竟伏誅石公瓚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爲寮案瑤



兄弟又嘗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傳文毅珪

傳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已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

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閻總軍容德久不提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僕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戢羅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言議罷上竟遣監



銓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去卽束裝就道旣歸清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闢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內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居閒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二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爲重爲文平生不事剗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歛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葬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旣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塋祭公在翰林時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爲駿

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珪

石珪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䟽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䟽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遼遼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樂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䟽救之辭尤切直進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三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路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苛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涸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勅策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  
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既得旨民大騷公言于上仍還  
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  
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聞人或謂  
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求士文體  
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  
逮下廷尉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  
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僦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  
年六十甲子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畿輔人物志

卷七

四

石司農玠

石玠藁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  
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珪同登成化丁  
未進士珪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勅嚴  
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  
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  
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懿德行務經  
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遷去其父按  
察時玠二十年人以爲世美嘗作瞻前堂以志感幸

未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  
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爲用邊境以寧入爲右司馬時  
遼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  
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  
之僅以一半應命權籠錢寧等阻壞鹽法累執奏與  
之忤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  
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構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  
杜門却掃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  
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輒朗誦之以當歌  
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五

曲所若有東潭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  
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  
被闖豎構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  
貓捕鼠貓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闖入罪王御史  
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府嘉靖時吏部  
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  
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官南禱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詬詈之怏怏暴卒七級闢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荼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績之曰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媼

叢輔人物志

卷七

六

至以爲備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厚厚怒詬曰胡用此管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崔銑志蒙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賜祭塋謚恭簡

###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小歲歡見

饑孱塞途還朝卽上免徵追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剛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習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楚賜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髯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達到而官止郎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恒因怯危古人不過俚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叢輔人物志

卷七

七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漢遺跡以復興和之城徙衆顏諸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徙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瀛諸鎮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涼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第後授工部主事管榷濟寧諸關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關俱隸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疏玉河其迫衆僚皆停馬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歎曰今之督學者獎在重文執斯道化哀狷于請斯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細小也乃程業兼稽行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執之已卽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隱惟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畿輔人物志

卷七

人

惟重行誼故一時人物爲盛後乃止以文苑相尚士無實修所以朝多批政安得如達公者而衡量人士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時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躡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一

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思馳身往當匈奴會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蹂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臺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其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  
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  
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  
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 之門六  
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  
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昨深入矚我無  
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

輕慢中國之心八 狡猾巨測我竭財力而與之  
今卽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三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 馬數萬匹萬一  
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  
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  
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  
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 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  
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  
者益大此其謬三 既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  
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  
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不可輕試不若和以何

之夫損國威而養 忠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  
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  
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  
敢爲陛下盡言者憚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  
外憚于 之重荷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  
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警軍攻討不  
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旌答之首于蒙街  
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聞臣嚴嵩等議咸唯  
唯仇鸞怵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三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 數  
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  
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  
調兵部武選特大學士嚴嵩用事公中夜慨然嘆曰  
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密具  
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冀  
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  
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  
則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備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丞相之權顯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天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一己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向人語曰上原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今子世蕃代票

叢輔人物志

卷八

四

有疑鸞心遂互相誹謗以泯其迹是勾者逆鸞而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入犯兵法擊其情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曰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汝夔嵩僞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賣是嵩以不戰給國又以死給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即徐學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豐罷之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勵天下賊嵩竊之中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歸而嵩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開賄故將官日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臣恐患不在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嵩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於劉瑾時矣惟嵩好利故天下爭尚貪嵩好諛故天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叢輔人物志

卷八

五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為之使每章奏必預聞之故嵩得巧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盡嵩之鷹犬矣既已彌縫山外所異者厥衛耳則又令于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厥衛既清又縱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私屬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異懷國融者不得與行取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六

故臺省盡置私人寧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于世蕃采部屬有才望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為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必得掩彼十罪五奸既破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諮之衆閣臣得實重則誅修輕則削罰聞之不戰而膽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悲繼盛意而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誣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曰非二王嚙不備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具杖至百或遺以蟬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昆曰為十年可開也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工自聖明制作高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降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廕其子賜諡忠愍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七

予詞額曰旌忠

王司馬遼

王遼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兇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丰裁太著為人側目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為不平吏部亟陞為武選主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託之公曰君爲社稷計吾不能爲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勢甚赫人人避匿楊跪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查嚴效忠嚴鵠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公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據實具報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冒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冒功

嚴輔人物志

卷八

八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鵠乳臭廝養子耳併陞雖有事例皆奸人骫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而赤但門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嚴鵠本是冒功而今日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情不二三年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救正且天下士大

嚴輔人物志

卷八

九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劇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爲君子豹爲小人矣聶知公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奉旨嚴鵠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責於公公有窮弁聲寃者逮公下獄永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之獄上諭死公傍徨知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充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至擒寘於法四境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忠正迫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數犯皆却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屬吏爲公誣劣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岢嵐士民爲公頌寃於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驕陽在內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郭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亢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壹盞立還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申途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為厝壬午起補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

祀須以實踐為手餘皆偽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為有識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瑞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月會申內閣時行託以奶子府管事指揮羅秀陞堂上食書公曰錦衣堂上食書皆由南北鎮撫轉奶子府徑陞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膝下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之申大恚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祐違例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司禮監於會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批出俱是違違具疏請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偽于是內閣遂稟摺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堂上食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罷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清同列名上黜用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一

嚴清梅給事鵬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為張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為王遴之續公家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入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宇西里為考功郎先公而卒

嚴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溧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子柄政為虐公上疏糾之謂嵩為國大毒子世蕃為權納時其勢力張童牛之酷宜禁于始上謂嵩黃



璫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雪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果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  
慨然曰生即懸達孤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  
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  
時通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  
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  
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  
屬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叢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三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為樂安令以循卓著  
聞徵入為御史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  
逆罪居倭數為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  
不可竟置大辟朝論避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  
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  
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餉事為言者所糾與公勘  
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  
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米  
六萬石以驟運意為緩不及事仍此調之耳公奏改

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  
凡再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  
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節星鎮  
者糾事當革潛入邢臺以重賄祈免公疑覺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糧官尅餉而叛公孤身馳諭  
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叅政尋陞大理少卿  
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為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  
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內閣攝篆宰意氣昂昂  
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咄咄不合乃

叢輔人物志

卷八

十三

遷公南冢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大察京官有為張  
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  
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  
杜門謝絕人事迨江陵歿中外交薦公泊如也公立  
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為古之遺直云

王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  
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部城博擊無所  
避會元夕一巨燭張燈邸第陳百戲帝入上女聚觀



有躁躅死者瑞倪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奏劾豪貴  
斂手嘉隆之際內庫冊籍洩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  
無笑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三萬二千有奇又用事  
近習操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  
卽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爲  
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  
山白鹿芝草輪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趙之公在  
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如禪聖治止行幸肅戎武  
隆大典彰主德一政體飭廉儀勵新政鎮錫典皇孝  
幾輔人物志 卷八 十四

思陳時議動聖學諸疏多見施行當是時王侍御之  
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少卿晉太僕累陞至南總憲  
轉大司農乞歸之疏屢上及入賀聖壽再請如初不  
允以滿上計邇四疏脩請親休致公壯年每好古自  
負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苟  
難學貴定志勿爲利動公能踐其所言終身恬澹寡  
交遊雖位躋崇廬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  
餘貲平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今止有春照軒集行  
世

劉司農體

劉體乾東安人爲給事中時監國計告乏令廷臣會  
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  
日北狄陸梁陛下赫然震怒命大軍機臣令諸臣會  
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  
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者臣謂今害財之  
大者有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  
今邊功之陞授勲賞之傳請不知止幾是武職不止

幾輔人物志

卷八

十五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累擢不知其幾是合  
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  
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  
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  
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遞漸多中書等衙門帶  
俸漸溢與夫禮部之澤宇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  
祿寺之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  
及大工陞除狐假勢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萬于祖  
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裨俸無繁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同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官銀項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建營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頻異者內官之滲漏口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與年終遣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乏儲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陞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玉等項公執

叢輯人物志

卷八

七

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閑住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爲有古大臣風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涿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爲歲乙巳紳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紳訪政理與馬相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

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舊子姓數輩以往來南池復往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都城人誦焉公起家戶曹陞鴻臚轉通政晉工部皆非雄職故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十人以私居身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楊中丞宜

叢輯人物志

卷八

七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微士一經其賞識無不得傳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正直忠厚者必曰裁庵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夏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言士授給事中幼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



宗立論款王瓊得減死使朝辭副使還山西食事  
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  
旨史道寧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  
原官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  
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  
刁民童源訐諸貴弁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輩輟少安  
都御史汪鉉阿張孚敬意借監生詹廣誣奏欲重治  
少宰徐緡力勸阻汪卽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  
中鄭準言事謫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鉉遂署以逃道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八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  
撓坐罰俸半年孫謫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  
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奏議又  
以辭朝稍後閑任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  
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  
楊逆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礮砲  
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溫修復五堡陞兵部侍  
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  
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副都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

以往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劫之以生母難  
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衝營蘆溝橋以入行旅數  
千隨之道始通卽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  
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  
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問僉答使內潰  
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  
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承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畿輔人物志

卷八

十九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  
撫缺張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遼學顏  
曰是懦懦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屯置  
餉與夫保障蠲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  
奇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  
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谷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  
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  
財賦內帑屢賸不支學顏爲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清  
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不數年庫餘千萬票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流進止庫監之告  
匱絕黃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時方選操內兵每遇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間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座學顏謂宸居遠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疏止之上謂演習在內人役原備扈駕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扈從事完猶未解  
散學顏後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  
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遣衛克軍祖  
畿輔人物志 卷八 三

責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頒明詔將近  
操內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殿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舉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塋此後邊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著

梁太宰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直定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出爲兵科給事中既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時冢臣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公出疏糾劾公論壯之當是時世宗頗崇壇視學士袁煒偶爲上草青詞稱旨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畧言相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輪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甚顧首揆徐華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一

亭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相亡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却者輒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其治河也考其誨鍾與卒同力畫不敢廬夜枕幘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飲諸役徒活數萬人于是功成權泰藩關內當事又使當敵衝公治兵精嚴敵戒不敢犯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穆宗二年于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薦公異可爲邊大吏名上爲一時第一遂以其明年遷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幾失其業探

丸四起公爲除苛令明舊章民由是投刀棄耒先是

世宗時遼大饑遼人避役跨海登萊島嶼中者數千

久之自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者至是公奮

然乘勝海上相機宣條上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

已而河塞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數萬鍾朝議通

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畫行之稱便其疏畧謂

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我

朝成祖定鼎燕京轉運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二

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濬尚書宋禮開合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縱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日雖由會通償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于海運也爲慮遠矣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于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耆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海濱去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



利未見方行嗣是一遇滯塞大小工疏陳策試數百萬皆以海運爲請竟未力行正德迄嘉靖間河患益劇且頻每當空濬築工程浩大刻期勒完晝夜並力公犒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丁夫調發踰十萬寒暑風雨暴發經年手足潰爛枕藉傳染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斃聚久勞怨生啓釁于和陽修井細去歲仰河後索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算太倉空虛咽喉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上採納忠猷簡差升臣胡貫會同臣等計處膠河期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于此臣等勘得原題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遲及勘得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僅以一體行遲自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里以以前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乘較之六月以後更爲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通踏灣泊臣次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橫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准人以

及島人做販魚蝦芥豆往來不絕其途迄通未見險阻臣等蚤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無然海而多橫猶陸地多岐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與三司各官再四面審行海委官并水手等役俱稱今次踏出海道傍海居多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邊占候自無他虞較元人殷明畧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卽丘濬所謂傍海通運果爲良便臣竊于陸先年未至海上不能測識

濬議今待罪海邦親勘博訪幾八閱月始嘆服濬議乃神京遠計請及今日以河道爲正運益加綜理以海爲備運兼爲規復萬一河道未易疏通則海運可至蓄艾對證臨急無患河道大工自可安心濬築如法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逼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直四海上邊形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者有未然



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計兼有裨于地方疏入報可功成錫白金文綺加倅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巡中州中州盜賊殲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証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扁臥也時神宗新卽位張江陵居正柄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捷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鎮軍所疾苦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五

爲剷除之因是以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埃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無取恢然者日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軍勢大振當敵輒捷自公在薊遼先後奏大捷者九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錄一子讀書國子一子金吾百戶累千戶所錫章服銀幣無紀而其時昌鎮黃花路蘭鎮古北口邊牆報成晉太子少保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久虛事廢廢公入則樞帷收觀于是乎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旣以授民歲徵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駒壯然尚沉種馬民間

則民大駭公請得盡賣種馬稍假爲牧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條議士官贊贊商人便宜諸事壬午以定浙兵變功加級准世襲值家宰缺廷推議爲上日梁夢龍先朝舊料兩家臣其爲家臣必稱遂改吏部尚書時已迫大計其所爲嚴吏治嚴諫諍者詳若素稔癸未春以轉年例與內閣左累疏請告歸在銓僅三月而一時清鯁爲人所憚其平升取拔士若楊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皆著功業于世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六

不敢賄幸以垂法守則其大節可觀已歸時年纔五十餘又十六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麟堂集歷官未奏林敘忠錄要讀書目錄史要編海運新考各若干卷公卒後保撫汪應蛟巡按楊宏科爲請卹典輔臣沈公鯉以爲宜予適值科臣錢若臬黨沈四明一賈疏論沈公波及梁公遂至停閣及趙忠毅南星來銓昌言于上謂公軍功彰著在人耳目止謂其爲江陵門人孰延至今公當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譴謫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



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初年中國又安四裔賓服謂非其時仗鉞握樞之臣竭忠宣力之効不可也疏上而贈卹與謚之典始備而公之品誼亦始曉然見于天下矣

### 李司馬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直隸長垣人母氏吳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

### 畿輔人物志

#### 卷九

七

俱下爲文操觚立就嵗歲補諸生稱神童郡守王賜谷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公允貞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多士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年甫二十吏胥見公少而秀羸署宇故草草試之公若弗解者其輩遂駭倫公忽召諸吏詰以某事某宜懲治某事某宜革逐某事某宜究擬風行雷擊奸猾皆股栗及暮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立無苞直至京報最後僅遷南工部權稅蕪湖差滿美銀寄之庫中以備缺額無何調南吏部時魏公允貞鄒公元標皆

在南都結期聯騎遊于采石而花燕子磯之間其羽儀者以爲神仙中人也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閣文甚速批註如飛而良窳一無遁情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一旦居然前茅相率鼓舞崛起文運爲之一振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之中州也聲望益隆隆起擢河南叅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尊人年高每欲歸養居長安常慙杜門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訓如筆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邊外東西合謀大舉公笑曰西人衆數萬其鋒不可犯南關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既入縱兵橫擊之獲首四百餘級遁去明日西人至攻右屯公令乘新勝氣銳夜劫其營已覺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世其一子于錦承已而南關以鎮武之忿數入公備之甚嚴一敗之于靖遠再敗之于高平及檄大帥出塞搗巢大敗之於十方寺堡自是邊烽罷警將士橐鼓臥矣捷上賜銀幣丹倖二級公念

### 畿輔人物志

#### 卷九

八



兩尊人數辭窮求歸久之得予告未幾有檄商陽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民日沒重墜首任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余皇而制上疏宗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劔斬將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則首已破蔡家蔡將易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中外震動公携家以往從容言笑將吏皆以無忌入蔡江卽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死不汗五月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一時將卒咸有喪元之

畿輔人物志

卷九

九

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日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效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命綎等入路進攻而以文吏張陳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柵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公墨縵從事時賊避綎而走上海龍岡自保公密授方畧從圍後掛路上穴其龍虎岡首殺縵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擒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

十九名攝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甫闋卽家起總督河道時黃河橫決凡前此有事於河者皆追論一時束手無敢任者其以艱虞貽公猶之播州之役也公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泃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措之祗席者也奈何旣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泃河使得俞旨卽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迄今賴之其時秋水漲溢公恐後猶衝壩方疏請爲分黃保泃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約朝貴有力者納其賄而取券于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肅清奧援多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雖幸而甦然遂衰鬚髮俱白以致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以平播功及秩滿  
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諡襄毅人稱  
公才高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過  
顯立致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  
靡竭而卒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知田之有畔尺寸  
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慮甚周誠不世之才也使崇  
禎之季而有若人焉其視楊嗣昌陳新甲輩不啻嬰  
孺之與氣隸哉昔人謂王陽明之平宸濠其功不及  
胡宗憲之平倭蓋宸濠率烏合亡命事同兒戲其攻  
安慶已大敗于巡撫李充嗣都督袁銳而陽明率南  
吉之兵適遇湖中遂不戰而擒視胡總制時山成君  
大舉入犯而島王王直徐海為之內應浙直閩廣在  
在告急胡勦關互用以致蕩平誠視王為難然總不  
若平播功之鉅也楊應龍素稱強鸞地遠而險諸土  
司為之響應破城殺將西南勢已岌岌矣李公指顧  
間取其地而郡縣之毫不鋪張以希封拜之典則其  
功不可及也所以居功者尤不可及也

余宗伯繼登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余繼登字世用河間府交河人登萬曆丁丑晉進士  
改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由在  
節局三十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纂修會典丁亥  
會典成陞修撰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下御講臣  
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占宣傳時政  
以獻壬辰陞右諭德甲午陞少詹丙申大內火偕講  
官上蹕引劉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宮以諫是時擢禮  
部右侍郎戊戌轉左署部事自為中允至今官皆兼  
日講故在講筵最久獻替最多歲賜白銀文幣廷臣  
無敢望焉己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  
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  
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于陛  
下乎震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  
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  
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  
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舛錯之狀  
近歲未嘗有也天之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  
苦於征調催催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于上而不可

畿輔人物志

卷九

十一



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夫不言故以變且譴言之昔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伏願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敝政不便於民者踈入上溫旨答馬播州首倡應龍叛破禁江城徵諸路兵討之乃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渺山小山五從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發瘧出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隕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繫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脈而山崩泉不

能生水而用竭神不能莫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

卷九

三

間閭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蠟聚中使鳴張世變如亂庶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陸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首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始以亞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既凡九上及正

席南疏請筵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在廷公疏署名者五卽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草疏每譚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庚子春上將立東宮趣禮部具儀時已瘳甚扶掖起視事已而病劇數乞歸不允卒於官計聞予祭筭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舉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所居茅屋數椽達請設足古人所不及生

能輔人物志

卷九

古

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求爲之地日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終不肯爲一言家產旣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又分俸以助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劉少宰元震

劉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河間府任丘人父勃官河南僉事弟元霖官大司空皆以賢著當公壯歲隨父



令新建輒自題至聖先師位事之晨興持所讀書上  
先師前覆說如對塾師塾師至試以儼語曰天地人  
三才並立公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選以  
文名里中然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寓旨是時  
嚴嵩當國任路貪穢公賦九日詩有云九日何須窮  
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人已覩其品誼既齒邑校累  
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編之大麓  
中使一意帖括未幾丙丁遂聯擢南宮選入爲庶常  
每試輒首授編修克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章奏修  
撰輦人物志

卷九

十五

會典世穆兩朝實錄上重其詞翰常命題畫扇及撰  
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吮毫濡墨俄頃立辦實錄  
成賜銀幣九年秩滿累陞左庶子皆充日講官戊子  
陞國子祭酒故事日講官不典成均公恬然受事日  
以黽勉率諸屬諸屬爲公稱勞且嫻笑爲虛文公謂  
檢束士習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  
益精課勤情置彰善紀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  
關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籍  
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輒肆而一時人文丕變嘗歎

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貲鼓篋其間若受餽者徒以需  
次登而崦嵫景迫選人者處以優老之法亦不能爲  
國家用矣莫若倣弘治隆慶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  
雋者升於雍以待紳舉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  
毋以格限卽歷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  
自無所容因臚列奏聞上報可足時儲宮久虛并出  
閣講學亦遲廻久之公乃上訓儲疏其畧曰臣荷月  
冒監敷教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  
稱曰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養教爲大

輦輦人物志

卷九

六

今諸臣疏陳明旨頒示至器長子兄弟天倫已顯自  
於天下矣顧冊禮尚闕訓誨未行謂將待時而舉耳  
臣聞皇太子天性英明睿齡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  
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  
所以禁未發戒後時也臣愚以爲皇上宜及時下德  
音舉隆典慎簡端人用充輔導實宗社無疆之休蹕  
人不報久之陞南禮部侍郎改南吏部入爲禮部侍  
郎改吏部以三品報滿未幾三殿災慷慨上疏其畧  
曰舊歲乾清宮被燬今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



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然塵埃，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掌詹事府也，其官爲青宮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建儲爲萬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謹告疊至，卽今導迎善氣，協和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官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國有忌之者，故六年秩滿，但准復職，其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遷秩行，公兩受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公不報，乃決計歸適萬壽節，以請官蒙銀幣。

藏輔人物志

卷九

七

之賜因註籍疏謝，忽奉有供職之旨，旨與疏不相蒙，莫知所謂也。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旨，乃堅請歸。公孝念純篤，宦遊三十年，每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後開當釋外，想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譙賀客，鼓吹洶銓，閨月不厭入，而問滌滌，命童子調絃度曲，博太夫人破顏一笑，嘗自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厚，思審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恕，又嘗言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與結廣交，詭遇捷趨巧取，貪得妬人害物。

耻而不爲也，其言如此，故能於國家大政輟不遑忌諱，侃侃言之，以南北侍郎九年清俸，竟不得一溫旨，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易得於今之世哉？獨怪建儲一事，申公時行以鼎鉉，重臣陽隨衆以進，厥陰其揭，而回寵至今爲人詬厲，視公徑行其意者，相去何如也。人亦何必鼎鉉，然後爲重哉？公以萬曆庚申卒，得壽八十有一。

陳淮撫儒

陳儒字懋學，世出交趾，其祖復宗，當宣德時，從征有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宗之孫也。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爲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邊十事及詩文行世。

藏輔人物志

卷九

六

戴司馬才

戴才子字子需，滄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擢給



事中庚戌之秋邊烽達于京師倉卒之軍兵戶部請一切加諸逋賦公抗疏言今畿輔山陝諸郡歲苦兵騷驛不堪而復議增馬江南諸郡每先期輸納料銀又豫輸機兵民快皆目前權宜之計而復議增賦是竭澤而漁以重困民也部議竟格不行累陞兵科都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其後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又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又以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三蒞西邊諸練其利獎墾荒田興水利簡兵將飭烽堠邊外諸羗輕入輒遭創去朝廷倚為長城而其績最著者中衛南有裴家川地腴田可萬頃民苦邊騎不得田作公相度地形築牆建堡疏于朝且請以固原守備將兵營田以死馬少卿兼僉事務靖 整飭兵餉而秦隴之間屹成巨鎮又俺答款關乞貢示報可而吉熊者俺答支屬也援例以請下公議公言邊外東西各為雄長授職宜均通貢宜隨俺酋進入為便互市第可行之宜大不可槩陝西也時內有重臣主其議者公拂之而不顧也當其爭互市時或有勸公稍徇貴人意者公正色曰市之利

害籌之熟矣徇下而視上便身隱而不計此是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卒不肖附和內意公能去其卒開井肅之市令番夷交惡為國家生一邊患人嘆公之遠見及晉南本兵按江防緩急為防兵卒部署方畧有巡鹽御史奏改浦子口五衛隸御史公抗疏言南畿各衛分列六營以藩籬根本統領則以內外守備巡視則以科道其來已久一旦改隸御史視堂堂六師下同部伍非建制意也事遂寢人謂公得大體萬曆丙戌卒年七十有三夫國家不能無事乃倘急則議加增敵強則議撫款國家卒受其敝益始于人臣便身謀而忘國恤也語云山有猛虎麓藜為之不採言國不可無重臣也戴公殆其人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著

魏中丞允貞

魏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第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爲時論並推公爲諸生時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藥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勁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廷鞫數語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一

決一無遁情荊州爲張相君梓里官其地視爲畏壘率以縮朒從事惟公與觀察馬文煒廉貞自矢民賴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相君聞之亟爲讚服致論諸子母輕舉動以掩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陵相歿遺表薦潘宗伯展胤已而相爲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疏論潘輒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爲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

時江陵沒後諸執政陽示寬平陰擅威福私圖便利無所顧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籌多倭執政而張蒲州四維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之故事並及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爲許州判官戶部郎李公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公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樛少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班之類悉宜革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成爲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部長垣李公化龍爲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變公下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爲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秦藩餽遺約白鏹二百皆無所取公爲丞升少卿以太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卽家



拜順天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矣是則軍情悅也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汚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重蓋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銀數萬兩以報公極其贊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行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銀千兩酒課數千皆囊橐中物併贖錢不下數萬公一無所取皆貯之司庫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三

又著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兩他絕無一函至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爲府山西與西邊爲鄰自款市之後武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輒石而黃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荦等處皆創爲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驛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節省者一

時山西吏治幾於南漢閭閻安樂漸通與海外部落不敢飲馬於河館官暇災賑新建位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爲煩年貶還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棄天地之寶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說之議起公蒿目憂心寢食爲廢乃陳言臣文弊之議言張新位以嚴嵩妄言爲戒趙蘭陵志舉以李本爲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官矣今年又加恩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四

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爲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尋五月倖先是癸巳京察冢宰徐姚孫公鑑考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叙仕路一清執政大爲不悅奪冢宰倖逐考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每復侵及愈爲側目自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逆其意者逮繫繫繫於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關寺而輕言官臣入不報



而稅監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  
公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  
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推其爪距其輦氣聲見公  
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情大窘遂奏公沮格礦  
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已上下  
奏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允貞  
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奏內臣內臣亦參之詆  
謫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  
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稅使之疏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五

既上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  
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與自酒稅贖銀之外廩給乃  
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  
錢雇車馬不入傳舍於是衆益驚服周知魏公清非  
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  
鐫譙已也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  
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  
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  
爲娛樂人皆號稱之惟是爲執政所累必不令其入

朝未及大宏其設施識者深爲世道惜未幾公歿道  
瑞魏忠賢竊政公次子廣微以叔事之墜其家聲人  
嘆清直如見泉乃有此子也

魏考功允中

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常博士  
遷吏部稽勲主事尋移考功病卒年四十二懋權爲  
諸生王元美以兵使行部贈之詩曰還將代典意對  
酒頌如灑及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于署戒屬吏  
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暮鼓發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六

相與譁叫絕倒其賞異如此懋權與其兄員弟允孚  
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年顧憲成劉應龍皆鄉試  
第一號庚辰三解元咸相與鐵礪志節以名世相期  
許江陵專政懋權與顧劉皆不肯阿附江陵敗允貞  
爲御史彈射新執政時人側目以懋權爲黨魁懋權  
卒允孚與廷蘭繼之而憲成與允貞皆爲萬曆中名  
臣

趙忠毅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號齊鵠高邑人爲諸生夙以文章妙



天下問字者戶外趾相錯萬曆庚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初授汝寧推官冊廉平爲要人所訾僅擢戶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爲之建醮祈安公與二三同志戒勿往仍爲紀事詩云二題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沒以物望移吏部尋乞歸後起至巡司事所難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等皆一時人望旋丁艱服闋除稽勲郎遷文選有劄露良心疏切時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復引疾歸未幾再起考功司會癸巳當大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

幾輔人物志

卷十

七

少假坐是奪職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抄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如都給事中王三餘乃其姻家吏部主事呂胤昌乃尚書鑑之甥俱在劣處中旨下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申救不報後二十八年光宗登極卽家罷太常少卿累遷右司空旋總西臺癸亥後內計公作四夷議以攻开詩教趙興邦等所劾去畧與癸巳等亡何晉家宰一以澄清爲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

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愒愒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諸司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又飭考功文選不得皇皇弛擔故事官評報部率以卑冗及推魯寡援者塞責使貪暴者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至再劄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唱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上力挽干進疏謂司選者每遷退朝羣輩遮留講陞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噬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則公書私書問戶盈几應對不暇蟠木而藉

幾輔人物志

卷十

八

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面皮世界書帕長安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補于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徇一切請託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有給事中爲一貲郎求鹽司卽以貲郎置王府出給事於外藩人噴噴稱不便至其用人不以門牆引嫌用高公攀龍爲御史大夫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又從入聖用邵公維祺由樞



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稱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不顧也而楊公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走逆璫知公爲海內第一流傾念歸往囑其甥傅應龍介紹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闕門遇通參公正語曰至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于色又肉關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父執自居無少假廣微以同姓嚴事璫俸致撥席公愈菲薄之或納賄肆闖說執不可一日踵門請見門者曰

叢補人物志

卷十

九

休矣將脫幘而寢魏怒晉而去一日廣微短李公三才於公前公曰而忘修吾以戶部郎上疏救而翁耶魏慚退與璫比而謀璫公會高總憲發巡鹽御史崔呈秀狼籍狀公議成之呈秀倉皇走忠賢所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譽推謝應祥廣微喉私人上疏謂謝以史垣師得之于是署選夏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鑄選公亦乞骸行一時名賢辭者明者項背相望踰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分寄要地

作逆闖牙爪首用倪文煥言與詔獄周內掛網以昧誣公行撫按鞠訊辱公訟庭子甥皆遭痛捶恚揚於市觀者嗟痛太史錢公士升貽書知府蔡官治得護持力坐賕一萬五千追呼甚急瑩七世之業僅充十一親知助之始克竣局獻上公謫戍代州子甥並發遠衛公坐短轆攜殘書一篋自隨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塔除土室顏曰味葉齋杜門讀書不輟年餘崇禎改元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踰三月卒戍所著書多散失吳喬范贊公先生搜錄

叢補人物志

卷十

十

刻於南中戊所著史韻其稿在孫二如昌齡處兵火後字多脫落余爲訂正託王雷臣燮刻於杭州崇禎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余之友有與公遊者言公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余又讀其在銓奏疏曰臣年已八十矣每日與人爭執若少年不曉事者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救何待嗚呼此忠之所以爲忠毅之所以爲毅也

李淮撫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修吾其別號也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成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未幾允貞爲御史時江陵初廢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其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贈江陵罷職執政恨之出爲許州判官公爲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避南禮部主事時鄉公元標由建言邊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一

言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爲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每連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相國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爲山東食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勿牢奈何失之公獨謂人曰始不佞奉議而出之官僅淡旬耳誠不意皇上遽寬赦其恩有內召之命今者白維靡尺寸報塞又令泰然垂憲一方甚愧無當而人猶見以爲淹何也誠淹也其遣以免於世矣人益服

之公輜車所至風行雷厲半載大善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璫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爲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而且曰皇上愛珠玉民亦愛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于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倖入倖出失衆失國每聞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三

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願求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特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而御史史學遷之疏尤切篤切有云人謂皇上爲陳增而去三才難於顯尸臣託言去之昔管仲之告桓公曰墜刀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恐何有於君而鮑叔牙之告桓公亦曰君將治齊卽高傒子與叔牙足也君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三才今之管夷吾也撫綏地方鑒當國家大事



非三才誰可者可爲一增而去三才耶年來諸使橫出海內如沸所賴以挽頽波力砥中流之柱者惟是二三賢人爲之特立于其間乃容悅者留強立者去依阿媚奄者留勇往任事者去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李誌之去亦以礦稅諸事而司府州縣之以忤璫去者又綦綦不可勝數夫朝無正人則群惡鴟張非以抑奸邪也賢人去國則豪傑解體非以扶正氣也國有大事誰爲主持非以重邦國也脫有大難何人拯救非以備緩急也阿意而容拂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三

意而斥非以端趨向也罰其非罪去其無名非以示勸懲也賢者可去不肖可留非以風示海內也閭閻三才後淮揚軍民號泣不已皆欲甘心陳增增亦避不敢出一言以此思三才之賢可知也以此思陳增則三才不當去益可知也疏入不報公屢疏請代而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廟卒用其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僉人側目見其請代之疏一則諭令供事一則諭令管河及倉場孫瑋漕河垂竭疏又

有李三才漕督久著勞績着卽出料理之旨衆疑其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衆又疑其推戴之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出疏糾劾謂其尅落陳增銀二十損諸事而科臣劉時俊又列其贓私數百萬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公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今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四

挺身主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慎行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郭渥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荊州俊馬從聘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呂邦耀梅之煥孫振基麻禧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禎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遷孫居相劉



策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瑞  
吾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宗文張養才孫鼎相徐一榛  
李樸鮑應鰲常澄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  
士騏沈正宗賀煥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  
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  
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  
聲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  
屏斥卽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  
加之卽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卽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跡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自  
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  
飛章鉤黨傾動朝野未幾魏忠賢禍作以東林二字  
爲殺正人之案于是三百年培養之士氣爲之盡銷  
三百年相傳之宗社亦與之俱銷實始基於此矣公  
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  
不報遂題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公歸而建雙  
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舉薦衆恐其復用  
御史劉允復李徵儀節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

卽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木旣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  
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  
府書云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  
欲置僕於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  
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當  
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其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  
士官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職守苟忠憤所激彈  
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  
全不知有刀鋸鼎鑊識見所到自行吾是而已豈有  
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歟某此番自分必  
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  
夜捫心安耶否耶傳聞當覆瓿已上票擬已進相公  
始託故私寓思欲威福不自已出又誰信乎嘗慨盧  
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燈消火滅身  
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之富貴可  
慕也千萬人之指示又可畏也一人之私憤可洩也  
士大夫之清議又可畏也一日之行事可忽也史官  
之直書天下後世之公論又可畏某雖罪棄不忍見



絕於桑梓故敢一効狂瞽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之人  
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嗟乎  
修吾先生古之遺直也束髮登朝侃侃自命凡所以  
尊主庇民扶正抑邪者惶惶不遺餘力夫子所謂剛  
者殆其人歟卒以鋒稜太峻爲羣小所中賁其志以  
死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  
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後壙無志墓無碑所著  
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誠耻錄諸書無一存者僅於  
其甥張文學其澄得其遺疏二十餘篇詩文十餘首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七

合之平日所聞畧次其梗槩然公一生大節及時事  
之得失可考而知也

傅太常好禮

傅好禮號約齋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  
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白六事曰  
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  
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後宮之宴當  
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實杜漸諸疏曰勤講學  
曰修實政曰禁輿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輕出

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賤扈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  
奉命按浙值大稔動帑銀二萬留漕糴萬石賑之先  
發後聞曰俟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  
內艱起補四夷館太常少卿時權使四山海內騷動  
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報更補驢跪闕下者三  
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縣典史大小諸  
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于屏示不得用  
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屢起中格巡按  
請卹典吏部爲請謚庶得贈太常寺卿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八

張職方主敬

張主敬字楫情栢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爲長治令  
長治潞潞穰邑也俗善商賈困匱量金珠厭篋織文  
貢于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卽其地產煤往者  
里民輪輸供爨而邑有供給焉以倘令之他出公下  
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公性  
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  
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戸不中者且重治之衆黥  
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戸厥後審徭役甚平



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而八諫雄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情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訟平達民十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覲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恭出送夾路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九

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消旣而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廩寮友譴之曰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徵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武弁卽具盛饌肴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剝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啜汁者公旣不受餌其輩計遂塞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國之說且往者

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勅諭一頒中官斯重竟往者忘情于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益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乙未以父憂去己亥起補職方時倭躡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躡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

畿輔人物志

卷十

十

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旣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苗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或主勦未定公力主勦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則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



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遼左者疏劾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遼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壇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在日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感天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曠焉卒六爲人之殿其友入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及殯定公南星題其墓曰正人張公之墓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一

王憲司嘉謨

王嘉謨字伯俞順天人父應祥以武舉官至署都督僉事素有善行以嘉靖己未七月生公先是同巷有張翁者疾革語其子曰吾閱鄉里爲善最篤者莫如王千兵家吾將受生矣若欲見盍往訪之張翁逝其子叩都督公問狀適告兒生生而慧穎異常萬曆丙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列藩餽遺一無所受以才望授禮科給事中侃侃偉議一時稱爲朝陽鳴鳳其疏最有關係者如請建儲諸疏畧曰禮本緣情從衆則

畿輔人物志

卷十

二十二

易行失時則難必影樣之多姿態之變通觀古昔有足傷心如綠衣白華之詩青雀黃臺之事名號筐牀轉移甚易笑言涕泣瑕隙常開愛使勢移慈父不能保其子機從中制賢相不能必其君巧售一時恨貽千載又云元儲繼體必不可置于可帝可王之介天命難諶必不可稽于且行且止之間冊立大典必不可翫以或近或遠之期乾坤神器必不可處以如戲如疑之跡如因災變上修省疏大臣以格君心爲要以燮理陰陽爲功以防微杜漸爲急務以責難陳善爲恭敬故人不足適政不足問孟氏之明訓也臣觀近事清論甚明羣臣咸奮所爭者常在于皮膚枝葉之間而受惠者常在于元氣根本之內又云君臣之間不求同意而求同理不防其事而防其欲且如唐玄宗號爲英主其相張九齡事無大小皆力爭之卒成盛治繼而荒于酒色九齡罷相而漁陽之兵起又如宋真宗明君也其相李沆日取災異奏聞事事克謹王旦輒非之及晚節侈肆身奉天書而後嘆其見之蚤也啓沃之功防閑之要于茲可觀如論用人諸



疏云忠言直道之士指斥稍過則逐放相隨汙口稍加則禁錮益甚藉如鍾羽正輩大臣皆以爲言陛下亦常許之而卒不用豈以舊日矯激不足任使耶使過之仁容直之量蓋兩失之又云如南京吏部尚書會推沈鯉月餘不報冢宰人才之藻鏡也沈鯉雅望清修允堪簡迪何其宜用而不用此會推之當而未允者也又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首推呂坤用其次南京工部尚書首推王遴用其次保定巡撫首推曾乾亨用其次廷議先後諒必有見何其舍此而用彼

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諫其失包拯等直臣歐陽修亦嘗論之故以疎遠而放指摘時務未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徇乎國是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日消以采擇視羣情則忠直自見又如貪檢宦官結黨行私一疏叅權璫田義八罪尤爲侃侃直聲震天下蓋卓然君子其人也萬曆甲午典試關中關未撤陞陝西叅議未任改河南叅議管河道未幾有播酋之變總督李公化龍疏請公以叅政管上川南道冠平陞俸一級題留仍任川南陞按察使管川

孫太僕緒

孫緒字誠甫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三戶曹父歸入宛遣朝臣生縶緒爲參謀以行事竣歸有勲勞數復原官居邸中逆瑾帝時繫御史於市士大夫莫敢申理



緒曲救得破械出浙江有褚知府當免張金壽籍曉  
郤之轉太僕少卿晉正卿浙人胡隆者隸知印緒見  
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舉乙酉鄉薦官同太僕供邊  
騾以千計入無用上疏罷其役先是淮鳳諸郡饑  
僅馬俱小弱緒察與交完民不破產以按南陵承食  
殘爲糧官張雄所誣陷累御史臺檄署民甚宗初言  
役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所督有沙溪稿  
用開談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跋東新論四書小  
說語孟毛詩尚書楚義卒年七十有四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一

壯平孫承澤著

賀給事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軍籍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  
錄朝夕玩讀探其肯要中順天鄉試以成化二年舉  
進士爲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  
言題於壁三數語終長言事不從嘆曰人情如此吾  
行吾志而已四年旱災抗疏條畫并自劾求退不允  
陳白沙狀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漢曰至性不顯寶

畿輔人物志

藏猶龜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上疏解官執弟子  
禮見白沙謂公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鋷要須和  
平沉深公輒用自戎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  
精思實踐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  
以母老懇辭具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  
樂以化天下報聞允辭正德四年劉瑾下括田令東  
人驚疑義州守臣更貪虐遂羈然聚變顧相戎曰毋  
入東街驚賀黃門因往諭曰汝當悔顧未晚也第不



殺人可解罪有官矣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且言大勦衆獲呼譟曰賀黃門無設語趨跪里門又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第不殺入必有無恐衆遂定爲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化之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言行錄八卷唐荆川稍加校錄刻於遠東別有漫記一卷遠東地屬燕并公以順天鄉閭起家故載之畿輔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志中按醫閭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門踐履爲實及登進士與一峯楓山互相倡和以千秋自命迨見白沙遂壯面事之病而告歸載其肖像以往尊奉不衰然其所以立教者每以東萊格言文公教條爲學之總括戒學者不讀小學無留館下又謂陸子靜天資高有簡畧細微之病吳草廬聰明博學無躬行切實之思不全依傍白沙者也故胡敬齋之于康齋醫閭之子白沙謂有出藍之譽可也崔後渠先生曰蔡秀夫寄醫閭集讀之曰賀子篤志君子也然慕陳白沙也

甚切嘗聞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謂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履堅而安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其推尊先生如此先生又言朱羅一峯云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爲身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一間耳此千古名言余惜之以自勉焉

蔡衡御覽

蔡駿字天章人稱浚濱先生真定府寧晉人少穎悟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三

過人年九歲解文義從辛縣李教授講經書卽能擲管作驚人語然以時文浮艷不好也繼從晉州張恒山學留心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自任嘉靖己丑中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從韓莊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推公爲領袖出使大同代藩及督鎮劍有饋遺俱屏不納旋京言防邊事宜人稱其確見又出使東粵與倫氏昆仲講學數月見陳白沙後人式微爲置祭田六頃俄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風弊



發款賊不法數事禁約三院人與夏宗伯言往復辯論不屈繼差查內庫勅太常卿陳道瀛宋內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大水賑日破之弊風采烈然上重之差往南直制卷發鎮守大瑞王德留守王桓諸人侵盜風弊帶管巡撫上疏盡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獲武林宋武後後人岳清西河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御御史顧佐祭田三頃繼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賊等占民田等事禁約趙藩宗室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鈴束鄭府

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為河水衝決收移新孟津縣奉勅派洛運河工完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許州反賊高龍等軍聞大家稍示城藉輔聖壯盧氏杜曰役人贖脫三十事河社沙灘地坐以濶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裁減驛遞未十餘萬石是歲旱蝗行捕蝗之法查埋各府縣庫銀十餘萬各省糧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後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餘人一路風清然而側目者亦多矣回道論事下獄尋釋又論吏部汪尚書鉉章職回籍中外薦舉三十餘疏吏部許尚書論疏請同御史楊爵清鉉起用公以母憂未滿辭逾三載內促之抵京改河南道考覈內外官及勅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辭之復論事下錦衣獄與楊爵清魁同時被繫復為柄臣中傷職回籍一時公論沸然不平中外各官舉薦如向時公絕無出山之志矣家居閉戶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



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泮書院石坊  
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  
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  
坊中丞李公建清朝耆碩坊簡年各道及諸司道公  
脩坊之資屢置田數十頃勸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  
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戚有不足者量  
爲置田產收養不爲之婚嫁故女妻于有不得所  
者亦量給田并賜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脩建文  
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廩田三十頃以助貧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六

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教  
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  
學中拜聖諭教之爲善百八溝鄉去城市遠僻俗稱  
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二頃延生儒教子  
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備養濟院一所養濟田  
四頃令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  
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  
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

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巡閱巡鹽管屯諸公兵  
備陳公所遺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  
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  
歲癸丑大荒公出家貲遠方糴穀以賑三族及生徒  
故舊壬戌復迎荒公力行不怠賴之生活者衆復教  
鄉民開濬陽河及汶河溉田數千頃之方官議立石  
闕表碑於約力公自捐家資建闕三所後設藥市一  
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惠貧者公自奉儉素不  
嗜聲伎凡有積聚散之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  
義爲本鄉里有無賴者公不與校常曰但求在己無  
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碑傳書經便註洙  
文集語錄等書行世及公之歿遠近痛悼幾爲罷市  
撫按下檄府縣祠公正學書院稱先生學有淵源望  
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  
而表儀振鴻漸於雲路飾黉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  
人文置贍地祭田悖古風而主盟吾道頗使浚水接  
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



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人以爲實錄云

### 孫閣部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曆左諭總司經局洗馬天啟元年遷左庶子克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萬曆末兵事孔亟舉朝欲以戎務屬公至天啟二年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

###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八

洶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九日卽命以閣臣輓掌部務疏請下熊廷弼王化貞于理人爲登然兵部尚書王在晉出爲經畧欲築重閘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閘門僚佐袁崇煥孫元化力爭不得授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胸爲失策及還面陳情形上召還在晉議代經畧者難其人公自請往遂以原官督理閘城及薊遼津登等處軍務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抵閘營壘一新躬親環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弗恤

###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九

也旣而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請罷推願以身兼以省防撫之紛紜且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祖宗舊制原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兵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衆忌之言官爭以總督不可罷兵部附合之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內與公大相左矣遠撫張鳳翼恨公不用矣遼守關之說託人極論馬世龍貪淫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壞遼事公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得諺之由並請罷斥薦兵部尚書趙彥自代彥開門而泣囑人告哀於公上促公理事未幾有柳河之挫乃堅請放還上允之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例王在晉入爲本兵力言馬世龍茅元儀榮惑樞輔敗壞關事又囑言官交章詆公以沮其出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衆謂非起公不可詔起原官改兼兵部尚書抵京召對留守京師公乘夜出閘城隍得旨馳赴通州抵通未久又命移鎮山海公至關使人沿海入報內始知閘門尚在及四城之復加太傅力辭不受時梁廷棟爲本兵不悅世龍劾之又謂復



城之功出自監軍丘禾嘉孫元化二人俱從優叙公連章求罷衆欲聽其去以遼事倚禾嘉上不可使中書詣關門諭令視事未幾有凌河之失公以十七疏求斥令馳驛還已而以長山之敗追論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可命冠帶閒住削世廕公具疏陳謝並奏薊遼事宜十六款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臣願治臣不能制勝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里居七年及鹿太常之歿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

賦詩六十章哭之後高陽被公亦死之奏聞復官于祭葵先是天啓中公在遼逆璫魏忠賢已用事上遣內侍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處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無遠以觀兵爲威福上得公奏溫旨報是時逆奄方用事初內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輔等至具杯茗而已輔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譴昨其後逆閹分遣前關監督關薊海外必待之公而後發蓋聞之憚公矣公常西巡薊昌諸關隘密遇京師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陳機宜內閣魏廣微急告忠賢曰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十一

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宜亟備之忠賢大怖繞御床而哭上令內閣擬諭止之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半夜召兵部入分三道飛騎止公公見諭卽刻東行忠賢遣人偵之一僕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實未有一甲士也忠賢之意少解廣微乃嗾崔呈秀徐大化李潛應章劾公至比之爲王敦李懷元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重臣不可輕去乃遂令公視事



進謀謂樞輔擁兵市重宜削其兵柄兵科李魯生上  
簡汰之疏使兵銷將衰可以殺公也公遵旨汰大帥  
三四人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累疏求罷不得其疏  
有曰臣故孫慎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常  
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擿未及自爲請啞以姑容於天  
下又先以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上疏曰兩臣之皦皦  
者去而臣幸留臣其有遺行有愧於兩臣使臣不蚤  
自裁決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人讀其疏爲  
之咋舌公常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  
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主

鹿大理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興人爲諸生時岸然以千  
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同社友切脯酌  
酒唏噓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  
橋范景文濮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  
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

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帛令焉  
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  
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  
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恭進大  
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  
部議終成盡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  
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  
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  
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官子  
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主

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  
者一併催解貯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  
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  
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  
軍需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  
高閣而中官榮戚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  
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絀滕不  
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



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閤門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一 南

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遂移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還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無執持奈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其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群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賞行邊請用察弁坐賕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

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內閣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愛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葉公得書初怒其刺已旣而屈服焉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孫公閱閱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閑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壘暮塩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于以勾稽將士察議營壘鼓勇敢拔跡踣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閣部之甄錄公之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主



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開門整頓一新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將渡河入秦魏廣微誑以清君側聳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蕃李魯生輩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貽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討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聚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恢復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其子解元化麟以襲爵死於喪次公歿孫公哭之慟爲視詩六十章又二年高陽陷孫公亦死之

幾輔人物志

卷十一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李文康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脩獻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官災詔加脩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一

由禮抑於寬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以名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饒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言令指實敷陳以祛時弊章下所司尋轉左丁憂七年起戶部左侍郎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大典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時言各處鄉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徇

私聘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佶請經房閣得雋卷仍發監臨泰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衆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

深然之九月召爲武英殿大學士兼贊機務十二年帝幸南內召平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召平敬時隨行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宣宗輿地圖時及御和詩十四年三月復召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二

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召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謝表以爲自宣宗賜養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再見云九月以實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傅諡文康李公受事於張文忠乎敬才相之後無所表見於世然斥廣孝從祀一事侃侃正論矣



方文端從拆

方從哲字中涵順天人賦性惇厚不事脩飾爲司成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卽欲撻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愛官耶何此小事遽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廟倦勤中外隔絕朝臣水火公與葉福清同居揆地葉曲爲調劑時望歸之旣而葉去公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孫宗伯糾公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弑君當誅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公承宗乃宗伯

轍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三

所舉士昌言于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傷人有罪况萬乘乎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恚以爲反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爲公論韓蒲州曠亦出揭謂不宜苛求公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外事未幾逆璫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乘此以起公公不應至崇禎戊辰以疾歿祭葬從優諡文端

李文敏國楷

李國楷字元冶高陽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公器度宏遠風格澄峻與孫劉陽先生同里少時卽師事之故品識恊相類劉陽先生每亟稱之當癸丑館選時劉陽先生謂公曰君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劉陽先生擊節其言是年入讀中秘書疏食布衣意泊如也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值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上恭已注聽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次講尙書每借經發明時政上已目矚心嚮矣閭閻收卜名在第八上持

轍輔人物志

卷十二

四

簡入閣辦事咸稱得人時璫患已張公慮切濡首而疏控辭其辭疏云天災物異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璫方侈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人歸者公不忌也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曠然立于四虛心欲邱然周乎六幕又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于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于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事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異懷博長厚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齒固恤國是侃侃正



論讀者爲之咋舌公在閣當逆璫以伯爵謬干公正票以指揮使又以狡謀劾三戚畹予以劉司隸得不深及之又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劾張武清特重志以撼宮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況無間之父母武清得不重譴而罷邑令唐紹堯以執法強項逮下司寇獄坐贓幾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婉爲解令得釋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有挾璫以請者公屏之不見璫欲建坊於里鐫忠臣印勒天下槩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效莽新試天下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五

下其乾子義孫輩亦無一不效美新至今史臣撰述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名言假上傳得公持不可而寢有媚璫者獻廓清之策欲殺御史方震孺等公力執之不得會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良卿等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以上傳行之彼時每歲敘功如皇極殿成如甘鎮提如延鎮捷錦州捷三殿成虬蟒犀玉充斥班次公無不疏辭再四故趙夫人之妻終歲歸里而不一乞卹則公之介操凜如矣蓋公雖不與璫顯相齟齬而處晦而

明卒不失其正公之見遠矣故逆璫既戮上召閣部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諸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閣揭媚某以書書爲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蹟而獨不及公蓋上在藩邸時諸臣情狀察之甚悉而公固久鑒知于上矣然公不以自安也因國子生胡煥猷之疏公自訟曰昨午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焰方張謬謂忝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五月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木

決意乞歸值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奄棄羣臣然引隱避位賜一日而九迴回思一年之內辭諭與居危竭與處種種慙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溫旨諭留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中次之不能如望之死于弘恭陳蕃死于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竊妻奩經年歸骨下里絕不徵求卹典避遠權璫之私憐其情可知也上仍溫旨慰留元年二月以病乞骸者二三月力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放遣行



人護送賜賚路費絲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米與夫公益受知于上者深矣公在新朝獻納頗多而其最著無如十事之疏一曰勵必爲之志二曰務典學之益三曰執總攬之要四曰廣聽納之方五曰謹內侍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七曰覈職掌之實八曰精用人之術九曰恤下民之苦十曰脩久任之法鑿鑿宏議古之名疏何以加焉惜未竟其用也歸時仍薦韓蒲州熿及孫劉陽先生承宗等俱詔用蓋從公之請也夫人臣不幸而值濁亂之時引去不能脫就不

歲輔人物志

卷十二

七

可惟在委蛇而不失其正斯可爲難矣晚世議論苛刻好舉人之短然如公者乘權秉政未行一敗事未害一正人回視同時諸輔何啻霄壤也而兩朝辭疏耿介自持去就之間毫不肯苟吾于李文正之後僅見公矣

劉司空遵憲

劉遵憲字可權大名人甫弱冠萬曆辛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令壽張調繁滋陽滋陽當汶泗之交民苦浸沒所謂歲脩止故事耳公儲粟以給夫役身處河

干親爲經理九閱月而堤成迄今享其利戊申陞戶部主事未幾調兵部甲寅爲職方郎職方故弊數也各弁率納賄於貴要而取償於方司公毅然杜絕有中貴人持私牘至門卽據案草一疏奏聞大司馬知而力止之乃劣處其營求者而人卒不敢以一函相及也乙卯遷武德道旋以邊才改甘鎮西寧道攝涼州道其地沙漠不毛甘鎮則孤峙天末番族雜處笳吹馬嘶不絕於耳且軍食久匱戰士饑忿公嚴課衛官大修屯田飭法風勵之三歲之中四奏大捷未幾

歲輔人物志

卷十二

八

以內艱歸服闋起補大同左衛以欽其鎮功加按察使又加左布政時素囊黃台吉恃其部落挾賞侵邊公陽示羈縻時遣精銳小創之終不敢逞壬戌陞本鎮巡撫行邊至殺虎堡方值開市番漢雜沓公曰此撫順之續也亟移市於關外邊人便之往例市者售者皆有稅公聞而駭之以戎事需馬爲重猶將名之使來厚稅以奪其利可乎嚴爲禁革乙丑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時邊疆多事特設此以待制府經略之用者未幾遷左侍郎視戎政篆旋署部事部中有識



之者曰此昔年爲名職方者於是請託苞苴悉爲屏跡時值五載軍政逆奄魏忠賢姪魏良卿疏授世廟時例乞免考察奉旨下部看議公抗疏爭曰軍政大典祖制行之已久世廟時覓免一次以金吾有大勛故特徵此曠典若臣部所守者祖宗之法今恩與出自朝廷則可非臣部之職掌也旨下照舊考察逆奄卿之仲冬寧錦奏捷以公攝部勞晉大司馬管少司馬事公見逆璫虐酷日盛舉國如狂遂上疏言行養請奉有顯係規避之旨或勸求同府相國違意於上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九

公公佛然不顧復爲力請始得予告歸省依依子令杜門不出崇禎御極逆闖伏法庚午廷推大司空兩疏控辭不赴乙亥再召視水衡復以疾請不允丙子二月再請三月力請皆不允七月大兵薄都城守城嚴一切守具責辦頃刻四司郎署奔走十六門狼狽不前公以一身支應工費稽察堅瑕食息於睥睨風露三月始解嚴十月冬復以病請不允前此司屬奉差無定序公痛絕營求之弊題定差規一以資俸爲序至一切抵差累旨諸院及監督營繕二八扣除

原缺第十葉

廢亭脩葺之與左右少司空廢和其中名曰友聲亭時收卜清望屬公有相忌者遂卧不出章十餘上始得請陞辭之日行李蕭如也公自乙亥任冬官值時政峻刻諸臣以罪去者六卿中凡二十餘人亞卿中凡三十餘人內閣亦二十七人而公獨以清端受知前後八年奉身以退惟公一人而已昔宋臣蒲宗孟短司馬溫公於神宗前神宗作色曰蒲宗孟爾不足司馬光耶無論別事朕卽位來見辭職者惟光一人其餘逐之亦不去矣又錢公若水嘗言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卽請罷若二公者可爲百世師矣余嚮與劉大司空同朝相善見其宦况蕭然歸請之疏無月上彼視一官如逆旅視其歸如久客之望廬舍也班之二公之間殆無作色哉所著有揮麈亭集雲西稿籌邊餘咏來鶴樓集會心錄惺心錄怨辭齋集友聲亭集歸田小紀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二

十一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著

李閣學標

李標字汝立別號建霞高邑人少時儻有大志而端厚凝重識者已知其爲廊廟器萬曆丁未成進士讀書中秘布袍蔬食如諸生熹宗時見朝政日非大半託疾家居及崇禎初御極舊閣臣以枚卜請上允之令吏部會推吏部列名以聞上詔閣臣及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官前殿上曰內閣大臣倘得其人社稷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一

之福朕不敢自定敬求之於天命內臣設香案上躬拜之置名金甌中拈得六人標與焉乃由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上初覽大政銳意太平凡禮樂兵農大政悉於召對時究極其原委公條奏詳明悉當上意未幾舊輔爲言者論列先後罷免公裒然爲首益以天下爲已任時同官劉鴻訓以增劾書事爲御史吳玉所糾上震怒欲寘鴻訓於重典增劾一事公先有疏祭中書田佳璧於鴻訓實無與也上威嚴同列不敢申救公乃上揭謂項蒙皇

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

迴愧汗刺芒罔知所指竊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議疏上方席慕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渥之際身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爲堯舜之君每自詡逢唐虞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二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摘劄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之公論特需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團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臨沐翹首爲鴻訓跋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顯專擅之大罪乎上意少解鴻訓得謫戍去又值烏程溫體仁以會推閣臣不得與出一疏糾與推者之錢謙益仍執已結浙闈事爲詞上召對體仁又力言諸臣結黨行私吏科章允儒面糾之謂從來小人爲公論



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得傳至今爲小  
人害君子榜樣上大怒竟令錦衣衛逮繫金諒益將  
有不可測之事公上密揭謂人臣比肩事君誰甘  
以比肩管私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乘  
以好勝之念遂至曹分各立漸成門戶之歧途惟上  
有堯舜之聖號中庭極蕩蕩平平明告戒以爲之復  
管德以化之是非非不能辨也而理明卽止一本  
大公至正之心賞罰非不盡用也而事過卽歸常方  
有餘不盡之意用能合異爲同海聲爲大朝端極師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三

濟之隆海宇受平康之福此惟我皇上垂聽卽天乾  
體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處分益益章允  
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  
去則一番剖晰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  
敢借此更爲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以  
垂仁於謙益或念其事經恩詔姑著回籍於允爲會  
其困橫稍久仍許自新使諸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  
惟安體仁之身實以安體仁之心所裨於一道同氣  
之盛治者匪淺渺矣錢與章亦得片職去然從此

議紛紜枚卜之事亦罷適韓蒲州召至公辭首輔已  
巳二月皇長子誕生恩加太子太保庚午正月仍爲  
首輔二月以冊立東官加少保時以罪督袁崇煥爲  
題諸宵小借之翻局甚至錢華亭下獄公乃以病請  
木幾烏程柄用而國事日非矣

### 成文穆靖之

成基命字靖之後以內閣謝事家居始題改字爲名  
避廟諱也公大名入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脩公在詞林歷十三年而陞中允又歷十年而陞吏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三

四

部侍郎始由侍郎而推內閣於進退得失之間蓋漢  
如也當其爲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署祭酒疏請視  
學不先關白內閣又疏中天子之學名曰辟雍蓋辟  
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者雍也雍天下之殘賊  
也故古者辟雍禮得謂之泰徵等語內閣弗善遂以  
原官回局公亦毅然請告癸亥起修光廟實錄爲講  
官皇太子生以資進禮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已  
用事一時附羶趨熱者狂奔如鶩公風檢澄峻正已  
講筵每自矢曰無負細旃也及衆正羣起糾奄貴



北寺獄與有中堂指公爲東林黨人逆奄大爲傾軋  
甲子歲終當講筵敘還止加太子賓客公遂決意去  
或爲之謀曰南樂相公固姻戚也一語可解公不答  
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不在講官安作皇上規  
繩乙丑開講畢卽杜門稱病遂以原官掌南翰林院  
印舊無是例也便道歸里再疏請告不允比赴潯都  
奉旨冠帶閒住公歸而布袍艸履與一二故人文酒  
留連致足樂也崇禎御極臺省交薦起吏部右侍郎  
以澄敘佐太宰飭諸子曹各舉其職疏請刻訪餘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五

發九卿及三品以上科道諸臣各舉所知明列事款  
造冊進呈又言人才自逆奸權折以來野多佚賢賜  
環無幾請將見在諸臣暨停陞轉缺出先儘起廢半  
年後仍兼行酌用又言臣部以用人爲職祇苦意見  
之不同遂致取舍之無據從此各祛成心共脩大道  
將世宙不難蕩平上報可允行未幾大兵次薊上召  
平臺講求方略公上言帷幄決勝允賴大臣舊輔孫  
承宗才兼文武爲人推重且去都不三百餘里亟宜  
召用以資謀斷單族之學別具材品樞員宜增加嘉

靖時例增設七八員以資任用軍國煩重議不可  
無若借題生議橫滋囂競固不如瑱耳之爲愈卽一  
切會議徒費商確宜勅部慎擇條議薦舉鑒鑒可見  
施行者立與題覆其餘游譚浮說盡戾勿問從古濟  
變以人凡抱文武才猷經濟實用者勅廷臣指名奏  
聞分發吏兵二部諮試擢用上皆嘉納先是兩舉枚  
卜廷議皆首推公至是始得旨陞禮部尚書入閣辨  
事時孫公承宗於十一月十一日召至京上御平臺  
同召對公奏願以戰守機宜盡付承宗使盡其才必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六

能仰副聖衷時庚吉士劉之綸好譚兵有吳閭髮僧  
申甫者詭譎兵事之綸誤信之薦之朝上拊髀方殷  
適之綸當陞泣陳而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  
車上壯之特從其請公奉命詳閱極言不可用上默  
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甫竟見敵而潰東兵薄城表  
崇煥率祖帥入援崇煥先殺毛文龍文龍私人在都  
者已廣布流言督師又請羅城休兵議日益力十二  
月初一日上召表崇煥祖大壽對平臺上數崇煥罪  
狀命錦衣衛拿下公晚大壽而心悸獨叩頭乞慎重



者再上不悟曰慎重卽是因循何益公復叩頭曰臣願皇上慎重敵在城下非他時可比上見其狀急遽曰卿慮的亦是朕意已定不必言上退以茶盒賜輔臣時首輔韓爌饑甚將取一餅入口公憮然曰此何時老先生尚欲食耶我輩寧卽引決不忍見國勢至此怏怏而出明日祖管兵潰擁其帥而東舉朝惶駭司禮監監臣執公手公料已定今奈何遂奏以崇煥手札招大壽東兵南下諸事紛紜公劾劾在公因念急時紛名外兵而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

韓輔人物志

卷十三

七

士宵旦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宜雲之勁卒入衛仍當招補原額以備西邊又念調集費繁額賦當急凍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又念司空之屬收發辦造當漸當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念六科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各科印官各選委一員查核號件不必以議論掣任事之肘第欲以糾彈悚懈事之心上俱嘉納復自陳無能乞罷者三不允上重漕事遂議復用漕運勲臣而諸勲紛出機臂蓋祖制設官甚善而一二不肖或致削軍竄漕公共以

聞上爲報罷一日上御文華殿謂輔臣近來法紀廢弛力宜振刷公對以治道第宜去其太甚管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上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妨公默然其後輔政者陽以振刷達上意而陰操威福除異已議論日新禍亂日甚然後服公謀國之速也時首輔韓爌次輔李標俱去公獨留東兵尙在遵承大司馬梁廷棟志總理帥馬世龍謀更置之將以撼閣部承宗也公力破羣忌從中調劑救世龍進取不當更置世龍卒隨閣部監遵承之功時通津告

韓輔人物志

卷十三

八

急公特請申嚴警備仍請補天津鎮帥請發銀通鎮募土著足額專遣科臣省閭奏報上皆允行至議固根本則請用三鎮重臣如范侍郎景文侯侍郎恂解運糧經傳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司馬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倚兵爲驕幾如藩鎮公請得一中樞大臣親提勦旅以彈壓驕悍上悉允行固原兵入援而梁公密奏設法智選萬人而給郵押其餘還鎮令鎮臣捕首諱者正法上方銳意精嚴大小臣工相繼就禁如張尙書鳳翔尙書允升胡尙書應台韓尙書繼思



公爲反復申理俱得從寬典易副憲逮下詔獄公  
奏改下刑部又如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以私書  
奉旨會官處決公上疏救之不報乃長跪會極門謂  
祖宗之法雖真正成罪猶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  
未經刑部而遽處決上使人偵見其長跪自辰至酉  
未起也意解俱得請戍主事李逢申祭公向爲袁督  
乞愼重乃受線索欲出脫其罪公再疏請告慰留視  
事無何逢申以炸炮同徐申懋擬遣而上嫌輕公謂  
大辟下卽遣而承遣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未  
幾輔人物志 卷十三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卷十三



出其手至天啟五年與一疏尤爲侃侃大言言今天下仕路舉國如在嗜進如鷲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淡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茂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美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

史張問達大理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甫兩月又去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瑄就北司獄誣賺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與脫之於死風聲所播幾及於禍公處之自若弗恤也時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朱祖文言虛綏如失時急拯林之義者惟范吳橋鹿定與父于耳丁卯起太常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已巳七月擢右僉都巡撫河南既而有兵事京師戒嚴公不待節命帥師入衛各處援兵逗遛騷騷獨中州之兵抵潁最早

而紀律嚴明民不苦兵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內艱歸甲戌十月起南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尙書時流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兵器壁壘煥然一新其大指以爲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宿重兵於廬遊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其以守爲戰之大局也賊烽夜照江



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公之功也時楊武陵嗣昌以本  
兵糧國柄方欲以和撫二字塗飾目前公每嘆曰賊  
勢日橫國事日蹙乃徒爲掩耳盜鈴之計爲人臣子  
何忍公之一至此也輒唏噓扼腕寢食俱廢而又值  
嗣昌國難奪情視事詞臣黃道周姚襄等計及科臣  
何楷等連章糾劾上震怒罪繡疊疊公抱疏力探  
廷議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暮之何得其  
益乃共相顧果遂嗟抱蔓珠堪惋惜疏上事任中外  
一時時之如山斗公居南中拾集名士與之詩酒得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三

連人謂清莫逸少風流安石公兼有之壬午八月起  
刑部尚書十月改工部尚書蓋以時方告警徵公料  
理守具也甲申二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每召對  
公條議詳切而出之以雍和然上方意用魏通州  
藻德而陳井研演密與相結納猶以對當之說固上  
罷上傾心信之於時如公與倪公元璽李公邦華輩  
皆在列而救過不遑一籌莫展又時政自溫島程體  
仁當國後刑獄日煩士紳以事錫禁官恒滿刑科給  
事孫承澤同張司寇忻謁陳井研於國府謂獄中諸

臣幽囚已久爰書已上求其速發而情有可憫者求  
爲護持陳作色曰如公所言某某者上怒不測豈可  
輕試部科相對錯愕承澤曰明主可與忠言我嘗以  
疏爭之於是上言時事多艱人才難得邇年內外諸  
臣任事不效輒麗法經或膏血沙場或駢首西市不  
則遠禦魑魅幸則星沉貫索以致臨事需人幾盡俱  
空襟肘交困固請赦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炯郭景  
昌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上次日上御  
文華殿召閣臣及刑部諸臣出疏示之衆嘿然公獨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四

出班頓首曰此臣正欲奏而未及不謂該科先之也  
激切言諸臣無大罪張國維向年撫蘇松深得民心  
總理河道疏通餉還有功國計景昌起用於戎所不  
遑往家卽於本處總官借貸招募死士從間道抵楚  
以期一當不謂遽從逮繫上聞之憫然問景昌今何  
在公對在獄中又問姜埰一案刑部何以不結張忻  
奏已具疏三月矣上使司禮監取疏無有因令該部  
補本行而國維景昌俱起用公又虞上反汗也奏曰  
皇上宏開法網一時叨寬政者六人此皇上之仁也



願卽出一諭傳示海內至科臣疏次日發部止云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卽出一諭公善於格君如此惜時事已迫無可措手時邊臣請策兵入援張司馬亦力言于閣公大然之陳演執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堅不肯任無何賊屠翰林破宣大至三月十六日抵城外土城闔十八日破外城司馬亟上縋賊上城一疏不省十九日都城破公先已絕粒不食至是兄賊騎縱橫望闕哭拜於雙塔寺寺傍井中歎之所著有味玄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又刻趙忠毅文集

畿輔人物志

卷十三

十五

集孫愷陽先生集行世公羸弱不勝承詩文秀遠下語如畫每閉戶焚香或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館士及策敵臨戎暇整有節制雖名將所不及至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回絕不類其人人每擬之如子房長源論其末境恐二公有不逮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劉副憲效祖

劉效祖字仲脩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涿州實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以明經爲御史大夫效祖在襁褓卽喜弄圖書早善屬文中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闕日涉園陶情觴咏京兆首善地闕專誌京尹敦請徵載三遺督府以薊門邊乘先聘之固而知檀州作關鎮志凡三閱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一

歲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仲脩詩集及六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詩行集二卷悉市語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語短柱左燈籠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魏侍御純粹

魏純粹字乾仲別號見玄栢鄉人少司馬槐川名謙



吉之孫也司馬以御史歷官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時當多故公能詰戎繕具邊陲寧謐歷二十年  
無兵戈之警時論稱之至公登萬曆甲辰進士初授  
陽武縣知縣以才幹著聞直指使者薦請長第一道  
永城河決民苦昏墊乃借才調永公下車相繼宜墮  
濬築水迄循故道向東救水中男女以千萬計議開  
荒十二政倣古井田法勸渠片鄰保爲均田給牛授  
餉開荒三千頃是歲麥兩岐民歌樂之曰永清望北  
岡後麥穗長皆雙偶魏公之澤真不朽直指使者又  
薦公河南治平第一庚戌選授山西道御史侃侃條  
議皆中欵要不一謁權貴出署閉門焚香讀書而已  
時仕途紛禱邪正相構已露幾牙公遂以父病堅乞  
歸侍其疏云有子而不奔父之急則世間安容此子  
有臣而不盡子之道則皇上安用此臣不候旨竟策  
蹇歸家居最久臺劄屢催竟不出至癸丑卒于里公  
學術純正得之家傳父樂吾先生嘗著養生弗佛二  
論其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乎呼吸吐納之術尤  
戒任時醫其言弗佛謂禍福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二

端息公受先人之教戒家世不得用浮屠極爲高陽  
孫愷陽先生所重平日留心經濟謂定國宣威當以  
兵屯爲勝故所著屯兵開荒諸議整饬可行未得竟  
其用人惜之余過永城父老猶有遺其遺事者謂公  
爲令時適有遊客暴卒所携貲甚厚然不知其姓氏  
鄉里人謂公舊創廟無碑宜佐公贊公曰物各有主  
生死以之乃盡以賑貧民自出已貲爲置一碑勒曰  
遠人無名氏之墓且爲之銘今道左遺碑在焉公真  
有古人風矣至于士大夫不爲方士所惑不溺于浮  
屠邪說者尤難其人公高見卓識又豈近人所能及  
百世所宜取法也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王

梁中丞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別號懸黎宛平人乙未成進士丁父  
憂戊戌服除授戶部主事爲部尚書所器凡章奏皆  
屬之壬寅出爲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俗健訟公  
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胥按籍稅奄害民者寘之法  
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部充  
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徵寧匿契稅十五萬前撫按不



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充左藏奄延視未已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解隨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遇解部充餉絕奄覬覦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無年先期懸貯以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指仇家程氏山水爲己產獻闕下屬江西稅璫董其標辦轉屋宇所得因誣販木他商與其仇同姓者指爲窩探轉變奸利公分別明確釋仇與販商坐誑奏者稅璫復窮治奸民波其族使以木代輸公復爲分豁免汪氏無辜數百人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四

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匠磚之半當之後以轉造增派議徵於田公請全留四司料免派五萬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歲可得羨餘若干公言內監每以驗駁扼有司苛擾不便民請如其議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法與奄抗守畿州三年盡謝筐篚時徵寧道缺以公攝將卽真矣而廷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馳驅疲殺抑過客如制汰宣府衛軍教以騎射火器陞降其餼以示鼓舞因以其卒命清川知縣李興芳擒巨盜三經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五

四紅散其黨凡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河防水利大梁雖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山積判決詳敏久之積蠹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公曰吾爲官非攝庫贖也適巡按某常証某都御史以貪汙辜公極稱其清忤巡按意已酉巡按改南直督學御史遂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公在辛亥復以公爲陝西鳳翔平涼道副使平涼有韓藩宗人數萬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欲解多逋徧累小民公建議倣古限田法以將軍中尉



丁母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參政又三年陞雲南按察使紀綱大肅禁漢人之爲構孽於生熟夷者重其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時朝貴以爲人屬公公不爲地是年爲天啓辛酉雲南撫按升舉公卓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辛酉計典復調公爲陝西平涼參政是時公去平涼十四年法弛宗督民不能堪靈臺縣民聚衆數千驅宗之隸其工者公至按戶履畝問民田入宗宗田入民之數爲宗別立里甲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徵科之準令宗田與宗畝輯人物志 卷十四 六

子綏刑疏件增意拷掠汪文言誣賊二千公獻其獄詞隱然言外時迫比甚亟太僕聲產不能半輸公復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南右布政使管河道事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連賊添設兵兵防天啓六年兵部以東事增置德州援兵兵餘解還米巨海餉登州兵餉事出近例無額編官給藩司公以抽借二議措置援兵二千其法於濟南東昌武德青州海右充東西道十三營存留壯勇各回本汛老弱什一抽餉解德州供募不足則借却府州縣之冗役兵餉不增人情悅服其時毛文龍借牽制爲名先後請增餉歲至五十一萬兩米二十餘萬石有二萬疋至是復大言請餉百萬擣巢而徹天津東充礮州真定兵以其餉餉海外部議將從之公言充東設兵始於連賊給餉五萬爲防守且數處皆帝畿運道股肱咽喉地近者濮盜起輒濟充曹臨四地宿兵剿定之充餉不可徹議上得慶然公嘗言登州營兵餉厚於官寇屢倒置兵官太多十年九收廉餉不費而兵益驕橫宜爲之計及壬申登兵亂卒如公言昔州民



產債類麟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丁卯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月抵鄖時以有感時事應詔陳言天下大計兵餉爲先宜使戶兵督撫合爲一人內外合爲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用兵勢何厯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週度兵力未厚不能大舉宜休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寬民力上溫旨慰勞鄖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始設鎮施罷於復事權稍輕武備弛頽餉一萬六千以前撫奏修

議輔人物志

卷十四

八

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兵衛所逃亡強半公至鎮仰條上兵傘餉寡軍驕吏竄七議爲網繆計得報可申飭未幾爲崇禎己巳叛將結流寇出沒漢中興安西鄉城固漢陰之地公知劉公應運之才委署關南道授以事權卒能盡其方畧俘斬無算殘寇奔入四川界中復自川入漢公策其必返與劉公計伯撫行勦兵旣集疾走一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衆未幾都城戒嚴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解嚴上令公歸鎮留鄖兵駐近郊公復疏陳鄖自離鎮至班師通計

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嘉敕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着爲式三年考績加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于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爲覈允減餉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爲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寃人至今誦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歸里七年三月卒於保定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每以不及奉贈公鍾釜爲恨同母姊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

議輔人物志

卷十四

九

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爲治求實用不飭文具爲虛聲以欺世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陵方盛不爲少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魏功德所著有守微錄關西未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檄撫鄖經州國朝成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畧藏于家

### 王方伯愛

王愛字仁甫別號涇谷萬曆壬辰進士公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窾會值盤錯游乃無間始



爲潞安司李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  
也既遣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亦何苟必立  
仗乎既以兌鹽往浙江諸兌竄立掃歸給軍士市花  
覈虛濫者將萬人諸衛帥望公心戰公以是度文著  
於三輔於時邊事亦已肆而廣寧伯與諸債師相傾  
率空藉以庚癸爲跳號當事欲核遠餉度廉辨無如  
公者公見諸曹郎望遠左褻足亦自謂真無如臣者  
矣予嘗稽故牒遠東西戍不上九萬餉不上六十萬  
而公所清微浮寄者至二十四五萬於邊計裨益誠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

大當道擬以卿寺優公不受也量加級出備兵陝之  
鄜州兼理靖邊靖邊敵出入時主牝狎款久無事而  
火落亦以孽種犯安寧諸處公會杜將軍松出方畧  
邀之斬首敵二百七十有奇鹵獲無算先是獬賊聚  
於真寧公親至其帳馘其渠散諸黨從衆無諱者一  
日過花馬池遠敵踰牆進見公麾蓋羣丁曰拜曰不  
圖今日見一大人公以是制勝聞於朝寧甫奏績晉  
右布政而公遽盡瘁以歿嗚呼公數歷中外幾二十  
年湛於道德爲文章深異如淵岳而能賦賦顯敬

且未竟今天下罔苦無治戎賦者也然不得其深疑  
之意卽爾爾障猶之亂絲耳公嘗有史論數卷率卓越  
創於時旨問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衛御史大夫譚  
阿諛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金防不和罪  
繇苛吏馬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爲說隨邪說顯彼  
經教見之者咋舌也公子崇簡以文章行誼聞天下

米太僕萬鍾

米萬鍾字仲詒生有異質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  
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以萬曆甲

畿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  
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爲延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  
觀察江西彼時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  
江西爲甚先是奉常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  
小人以爲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魏冠卽訊嘗  
公謝決公曰璫猶狙也請得以狙公之術制之乃  
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東  
右轄彼時璫跋扈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  
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



謂公卽少曲却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卽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其美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南京時中貴人守備於斯者方爲璫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幣求公數言彪炳上公者公怒斥其人去中貴人意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嘆其門下御史倪文煥既參公黨人魁也創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

義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一

補太僕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其鷗烹宴饗之物必親必敬曰此以飫聖躬者飫聖心公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而不以崇卑介念隨事盡職如此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繼配陸淑人有士行公以避璫禍南遊留淑人清源公子壽都應試抵京諸奸黨爲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走避清源泣告淑人恐禍及淑人夷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卽范滂母矣夫何慮哉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諸子泣慰進湯七程之

于地再慟而絕嗚呼此與公之配也公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有客從房山來稱其陰有周口山多產佳石公往搜之得類甚異發頂及踵果得長者博四五尺脩三丈許三牛而致之恐力不足辨乃束牲載書就石而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年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啓雲閣不斬一班爰茲披塵得親道顏乎既於公爲夙契公宜爲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卽慨然旣聞卽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

義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三

天子則有平原茂樹艸蒨花嫣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袍笏之肅拜或頡頏之聯翩或嘯歌之驅就或樽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佻巧畏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笙侶雲幄松栢自然導蹊百態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絀補天之績不鑄勝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於時公方視榷清源未竣斯請乃蓋白茅休石於良鄉之道左甬東薛岡見之乃代爲石報書公見其書復爲文以答之詞甚美長



安傳爲佳話李威院爲固於城西之海濱極其宏侈  
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  
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  
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所著有澄澹堂文卷十二卷  
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鈴十二卷石史十六  
卷南北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謁二  
卷

馮中允有經

馮有經字正子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  
叅輔人物志

卷十四

十四

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皇太子偶不爲起  
公奏曰臣等承乏生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  
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仿  
人以孝義稱

叅輔人物志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太宰景榮

崔景榮字自強大名府長垣人登萬曆不科進士  
選平陽府推官以治行入爲四川道御史時青宮久  
虛中外危疑宦官張鯨怙寵構隙舍皇長子別有所  
屬御史何出光疏論不報公列鯨不法十二事上知  
其奸下法司治罪次年遂定儲位公直聲大震己丑  
巡按甘肅時洮河

疏奏弛備諸文武將吏以爲

叅輔人物志

卷十五

一

和戎忘戰之戒因四事一決和戰之盟一約回  
巢之期一杜蠶食之漸一寬啓釁之罰又復因條陳  
六款一蠲免賑卹被掠地方一勞來安集築墩設塘  
脩城濬池一添設總兵於臨洮增兵餉驅莽梟二川  
之鹵一嚴禁客兵騷擾一以戰之勝負行賞罰不以  
賊之順逆爲功罪一革撫巢又條議十二邊事少  
指掌於是河隴之間疎弛已久始知有法不敢徂欵  
忘職公至鞏昌臨洮烽火甚急人謂公無守土責可  
覽移秦州公曰吾以巡方至聞警先去何以飭衆遂



郭乘城督將士治戰具賊越渭源去鞏昌僅四十里  
聞有備遁去辛卯按楚時值水荒題留事例銀三萬  
賑之又議允漕於城陵磯翟家湖數里泊舟則於巡  
檢司岳陽驛以避洞庭之險時李經厯以以  
謫何照磨選以薦鄒公元標降公俱以宴禮待之人  
訝其過公曰吾爲天下培正氣也以病歸起補河南  
道會吏科林材建言忤旨包見捷請罷礦稅觸聖怒  
俱從降調科道公疏申救復罰治之公抗疏陳古來  
禍敗之源天下騷動之勢人心離亂之機亟言礦稅

卷十五

二

幾輔人物志  
不可開內臣不可縱言甚切直不報尋以母訃歸起  
按四川時播亂孔亟上起李公化龍討之朝議公久  
在邊方諳于軍機且與李公同梓里謀斷可無互異  
上亦知公能辦賊特賜璽書界公監軍事甫命卽  
移咨偕李公駐渝城渝去賊穴近人皆震恐思竄公  
多方撫諭渝人始定時諸帥見賊勢猖獗縮胸  
前大帥劉綎以赤隄玉帶爲封公壽封公峻却之公  
特糾其跋扈狀復奏吳廣諸大帥違制養寇諸罪悉  
奉旨究處劉吳素勇善戰然驕蹇不易制公首劾之

諸將軍始股栗決意殺賊時有議借安氏兵爲援事  
平許以地公力言不可我兵自足破賊亦安用此以  
稔禍也及播平請停全蜀行刑金保木開礦之役蜀  
賴以安公臺資十八年又以平播功陞入侯寺少卿  
庚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時劉亂後  
衰颯特甚諸屬會每陰從銀定搶掠我弗能創彼益  
驕乃嚴諭將領毋致養亂邊人夙聞公按河隴時事  
相戒勿犯公法亡何大舉犯六羊河口乃親督參將  
潘國振出奇扼之大捷者三斬級一百七十有奇奪

卷十五

三

幾輔人物志  
獲馬馳七十有七輜重器械無算驚惶奔回償實卽  
革屬之賞相率慙懼誓與銀銳絕公切責之與之  
約勒石邊界而銀銳計窘糾諸酋稽顙求款始計之  
因革反成二歲市賞以爲生事之戒環鎮牧場計三  
百餘所皆附郭沃壤悉爲諸弁吞占乃移牧山南去  
鎮七十里每警報狎至牧馬不能呼集冊科  
盡復之立石誌焉寧鎮遠在河西督學使者果歲不  
一至諸生多廢學挾持官將無所顧忌公更令河西  
道攝學政立課程以教習之立武學官給以儲



將材開荒地六萬餘畝積穀二萬餘石以備軍需在  
鎮三年每陞兵部右侍郎會延鎮吉能等挾款來補  
八年市賞延撫還以一年兩市請公疏駁之曰祖宗  
令甲嚴禁馬市專主戰守正恐恃和欺而武備弛  
循兩市之請則要挾得志其氣日驕益輕中國矣即  
許延鎮能保寧鎮不惜口舌遠不北例乎莫若以飽  
敵之資飽士俟其來犯重創之而後聽其乞款則一  
市之議可決疏駁者三並移書札撫撫爲指陳方畧  
未幾大舉入犯如公指大敗之乃懼而求市不敢作  
敵朝人物志 卷十五 四

兩市之請而各鎮俱帖然矣演帥沐晟先以武定失  
守被逮有旨令其父昌祚視事復出中旨令其子啓  
元代官祖孫金銀非制也廷臣力爭之不得公遂列  
啓元罪狀以聞因言漢事利害祖復大言沐氏禍福  
語幾千言上可其奏竟用昌祚鎮焉公在東京時  
參將杜達春謀陞副將徵令旨諭國臣公推而  
公以斜封墨敕非盛世事竟不奉令公在東京時  
其子昌國求賜職銜奉壽陽公主祀得旨公在東京時  
揮使故都督鄭國泰妻爲舅鄭養性乞襲父職得旨

襲左都督公執奏爵人之典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  
私其子皇上奉天無私奈何以犀玉之榮輕加舊雅  
之子乎又言祖制當遵私請當抑戚畹不可借越寵  
祿不可妄干上感悟途中寢會吏部侍郎耿昇謂  
公不可御史潘汝禎章惇其清執以隱語中公公遂  
請告歸已未北邊順義素囊構家難爭市賞賚義不  
貢者九年廟堂憂之廷臣復推公公欣然履任進請  
道將論之曰宣雲款久備弛戎每窺隙欲借事啟  
今毋再言款惟有飭防待之因令各邊修城置軍

敵朝人物志 卷十五 五  
士精器具實儲糧爲戰守其邊外掘股乃其矢誓定  
進貢之期華陞兵部尙書時東事已不可支而行間  
文武將吏又非公所選用動相齟齬深以爲憂哀經  
略應泰誤用收降之策沾沾以爲得計時公病疫得  
其報驚曰遼事危矣抗疏止之反復駁正長安謂公  
太過以經畧爲是亡何降丁內應遼陽々々自劫  
稅不允力疾入署調諸鎮兵赴援勅罷一逗遛之巡  
撫人心振肅旬日之間兵出關者十八萬有奇平旦  
持論切直久爲人忌適有奸細劉保之事遂以攻公



公引疾去甲子冬起復吏部尚書時逆奄魏忠賢擅政錦禾田爾耕爲奄爪牙預朝政橫甚及以同鄉來謁公拒弗見爾耕深啣之次日疏陳用人之道謂宜絕請託捐意見先才望而後資俸務使才德路斷二見之而奄之私人不悅也當公未至奄使人掃一居停以候公姚拒之曰吾隻身來無庸寓遂入居官署中凡司屬出入有稽一切餽調不得過是年計事肅然更念人材難得不忍以一青銅之鑑誣衆糾亦必節取予以更始之路熹宗幸太學奄欲於習儀日先聽司成講書公諷之曰此唐魚朝恩故事奈何效之事遂止明日駕幸彝倫堂大僚賜坐及茶奄命副之示裁抑公執不可乃如例賜之三月當考選奄欲減其員額以示阻抑公謂臺諫天子之耳目公議在焉奈何減之再疏爭之不報乃分兩咨考之於所定四十人之外復取十一人亡何奄復創請分別地方用人如浙直則半用之江楚秦晉則全不用公與進論天之生材原不擇地大省風爲材藪今銅之安所取材小省間出一材尤當破格錄用以稱天地鍾靈

毓秀之意今謂某省可某省不可非銓敘法又議起廢添註京堂數多更行澄汰以黜異已公謂如此必部院科道發訪會舉是六年外又加一京察也非祖宗朝法不可況起廢諸君子淹抑既久不得不起大擢用人多缺少又不得不署以空銜添註且其人皆仗節敢言之士皇祖彌留時爲賜環正欲留爲新皇之用此正古嚮咨訪落之典奈何汰之以遂終一日經筵畢逆奄傳內閣留六卿議事公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關涉竟出奄見公歸日內閣曰彼豈謂吏部無弊耶時會同五府議新寧襲爵事方新寧故時止遺妾子譚弘業新寧夫人張氏英國妹也妒非已出欲別選族之富者爲嗣英國具疏袒其妹奄意亦祖英國衆莫敢決公乃指天日謂新寧既有血胤何乃以小功之姪襲爵且英國宜迴避不宜同議而襲事遂定逆奄欲鉅楊公漣左公光斗獄公母三申救不報公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園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旨如是則二人必歟歟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



力回天不使行矣病亦且歿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奄風旨論公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奄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讎也巡方受指欲構公無所得已崇禎御極逆奄伏誅戊辰復官補給諫命給事中章允儒等薦公謂當舉國如狂之日獨立不懼可謂得公之大者矣發贈少保朝野以未得起用爲惜公光明駿偉不與人苟同列歷中外五十年忠勤之績孤介之操始終不渝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長垣陳九地大司

龍輔人物志

卷十五

八

丁學士乾學

丁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原籍山陰徙居於北遂爲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啻寄人籛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北地士聲名噪甚人以爲榮公慨然曰讀書中第此尋常事有何足羨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視國之衝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重負自此擔矣是年秋還廬古

龍輔人物志

卷十五

九

士辛酉授檢討壬戌分校禮闈得孟公兆祥許公十乘甲子典試江右又得艾公南英黃公端伯袁公繼威程公岫一時稱得人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虐焰日張公憂見於色每退食杜門撫胸拍案慨嘆吁家人莫測所謂也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主葵藿之誠當於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感愜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時楊忠烈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羣起工部郎萬公燦言之尤切遂虎杖下燦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



時蚤知爾爾又何何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耶俄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者遂矯旨奪其官奸黨高守謙故公僕也至長官無不衡籍借勢恐喝欲得多貲以爲之地公叱曰詞臣以文字得罪生死惟君父命肯以賄全頭顱哉守謙忿忿而去次日假緝緹騎來逮直逼公室公曰臣得成所矣俯伏就逮聲色不動羣惡狂譏恣掠至身無完膚骨皆寸裂而去已而知其僞然坐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法司守謙伏誅餘黨遣戍贈公侍讀學士公爲孝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一

時讀書黑山寺經歲不歸家布袍糲飯嘯咏抱膝齋中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宜其視奄輩如腐鼠視生死如旦暮嗚呼士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哉余著公小傳夢公揖予且向之索燭寤而思之燭所以照幽也意公尚有遺行未盡貽揭者乎尋賞諡之知公者悉書之

孟侍郎兆祥

附于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別號肖形河間府交河人甫弱冠登萬曆乙酉賢書先是夢詣上帝所檢閱陰陽籍公名

列第六榜出適與名次相符天啓壬戌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逐日細閱中外刑案以佐大廷尉平友人嘆其勞公正色曰居官盡職人卽不畏明習獨不畏幽責乎丁卯典試事於蜀時逆閹虐諸正職諸士草茅忠憤試策中多有直摭胸臆者易爲過巡公輒曰此劉毅有骨正可收之爲朝廷用豈可自爲顧惜失天下士人服之公胤名章明亦以是職中於北闕會吏部司官缺輿論屬公已歷四署員外宿弊一清署考功時同年科道代吏員求題冠帶公一切弗

畿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一

應衆恚甚踰月前事爲緝訪者所發代題功司及關說科道數人皆落職向之恚者皆服公之造識也崇禎辛未會試分闈後給假歸里居杜門人罕識其面戊寅起考功司郎中時方苛刻所議不當旨輒負罪去人視爲畏壘公不避難不市譽一以平恕處之凡奏牘八百有奇咸得報可時黃公道周以言事忤旨下部議輔臣溫體仁素不悅黃公使其腹心僞以上意相恫喝令覆疏重劄之公憤曰事卽多掣孟兆祥豈可以威懾者乎吾持吾心焉耳不敢負名器私黥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念於是側目者陰嘆公  
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  
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  
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雖  
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禍福之情形  
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嗟嗟涕淚零落信一具貲  
之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通京公分  
守正陽門從僕勸公雙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  
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死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漢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二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僅奔告其  
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卽當  
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扳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  
成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  
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成時先題曰敢有  
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  
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擢選得河

間之吳橋訓戍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譙棄城  
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  
已而盡銳力攻令總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妾趣去  
我將以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起  
南城督守者曰守城逃亦足易若守死爲滿城忠義  
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獲亂  
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牆射矢注衣甲血朱  
殷穴胸而出濡縷屬於屢公猶強自力束縛拒賊連  
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髮奔奔

漢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三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  
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  
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肝衡抵掌噴涕噴溢頽頽否  
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  
蓋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惘惘自力如此公  
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京知縣遂入大興縣籍  
少幹氣節爲諸生時疏祭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學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時流賊猖獗從義城守甚  
嚴繼娶胡夫人送至署中家人以花燭請從義曰今  
何時邪而暇爲此其遲遲新人到署二十餘日不一  
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長安吏役假令携印出走  
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  
謹吾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尚未成禮  
可隨其母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歿叱兵丁毋  
犯其署且給之餼家人得無忿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朱中丞之馮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止別號勉齋順天人甫弱冠  
卽登賢書天啓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榷河西  
務事竣羨餘強半胥役以陋例請正色叱之入之公  
帑以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  
事勢張甚公累不爲禮其人見公少年風骨稜稜咋  
舌而去丁卯丁父艱歸里裏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

每言爲聖人之學者舍此無錄昔薛文清公爲御史  
時巡歷之暇輒手錄性理良有以也庚午服闋先是  
逆奄時三殿工成羣臣濫冒加級公在疚未及加至  
是應補公上疏辭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  
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  
之譽著於一時司寇倚之如左右手甲戌陞浙江僉  
憲丙子陞山東少參仍兼僉憲分巡青州時海右戒  
嚴公率屬沿岸修治墩墩迨甲仗火器以萬計沂水  
爲一盜事株累無辜幾傾一邑公設法獲真盜一訊



陟無以謝天下黃公卒得無恙於是側目者陰叟公尋降行人司副處之穆如山光祿太僕而通政癸未陞刑部右侍郎子章明亦成進士人皆爲公賀公愀然負重憂語人曰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雖職在刑名而各鎮虛實強弱與夫順逆緩急之情形瞭然指掌每言及不勝唏噓涕淚潸潸一具貯之郎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矣甲申逆闖通京公分守正陽門從僕勸公雙歸私寓公叱之退謂社稷丘墟何以家爲吾今得歿所遂冠帶北面再拜涕泣逆

後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二

下曰臣負君矣遂自經時年七十有三家僮奔告其子章明南向哭拜曰事急不及往殮大人遺骸卽當相從地下耳其妻王氏板泣曰夫死忠孝妾當先夫成節公曰若是吾願足矣夫婦從容就義僕婦左氏亦經於側章明字顯之別號綱宜歿時先題曰敢有毀侮吾屍者吾當爲厲鬼誅之其英烈如此

劉學博廷訓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少與弟廷諫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廷諫登進士爲吏部公以歲貢得選得河

間之吳橋訓戊寅十月大兵入畿南吳橋令譙棄城走公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初以偏師來轅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公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歿此屬其稚孫名增者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趣南城誓守者曰守死亦死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獲匿獨城南晏然大兵內薄而登如滿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滿縋屬於屢公猶強自力束縛拒賊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奔奔

後輔人物志

卷十五

十三

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遇車兒童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公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肝衡抵掌噴涕噴溢頽頽否則瞪目顧視一言錯誤面目憤起歸自刻責者累日益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偶儻自力如此公死昔年六十有五

吳知縣從義

吳從義原籍山陰以其祖爲賈寧縣遂入大興縣籍少好氣節爲諸生時疏奏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



諭以大義金闕賊之貪虐衆爲感泣檢閱所止永被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曩我監視內臣杜勲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勲忽歎語以降請公大罵之公欲擒勲恐承胤驚覺乃伏健兵於屏後遣人約總鎮議事因而擒之承胤竟不至俄賊薄城下公率標兵北面背城用砲擊賊所傷無數十一日叛監叛鎮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公命轉砲內向日我親擊賊勢已不可遏左右環哭擁行公曰離此一步無處所矣遂登北城樓絕頂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四

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金家書付提塘官令總城而下揮衆人去解腰帶自縊遺疏云微臣一死報國並陳未盡私衷事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匱竊一旦至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業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矣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層數無疆中興可待亦以收人心培節氣二者爲先務而已矣收人心在愛民方愛民方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第自

逆璫摧折遂至廉恥風微且仗節成義之士多在敢言直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願我皇上鑒採施行其家書云囑吾弟吾兒用心護聖主讀書須讀經世書咄嗟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懔然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至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疏投通政司十七日上諭宜撫朱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優議卹時賊已至城下杜勲乘城飲于櫓至十九日門開城陷求如公背城擊賊者無有也痛哉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五

少年登科文弱不勝衣而樓座談理詞色嚴正有老學宿儒所不及至於事關綱常名義則意氣奮發噴薄日月又居然萬夫之望也其蚤登科名與金公伯玉同恂恂如處女與金公同而好學各理清節無不同又同捐一生以完古今之大義一時一地兩見偉人古所未有也

附載甲申三疏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題爲神京之藩屏全藉宜雲宜雲之守備聞尚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



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宜府職守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宜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宜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

黃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六

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誠役爲憂實深機正在傍徨適有人自宜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愆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

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宜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

黃輔人物志

卷十六

七

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敕兩鎮撫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伺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寧尙可爲也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題爲賊鋒四逼傳聞可駭



乞立賜收回內臣兵柄分任文武大臣以奠宗社  
事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隔  
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師道傳賊破大  
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  
登城歿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自城迎  
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頃城皆賊之馮  
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爲賊執俟而碎割之長安所  
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難不  
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八

爲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爲腹心  
卽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  
視之不可恃而深爲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  
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  
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  
外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  
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勲戚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  
我皇上身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  
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

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  
營將領制營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  
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  
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  
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  
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

兵部

題爲總賊上城甚駭聽聞乞立

賜查究事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王  
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九

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墮  
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  
禦情形輒爲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絕賊繫上  
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  
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金兵部銓

金鉉字伯玉宛平人生而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  
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模



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比於宋胡安定先生尋轉  
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  
恭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  
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  
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  
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  
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  
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  
聽簡之臣子而令其聲折僇僕將置自有之堂屬別

載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

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  
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制制彝  
憲之庭致罹交結之條奉旨切責然兩曹諸司迄無  
一人肯至彝憲之署彝憲慙甚以何分稅杭州未任  
以病請告歸甫匝月彝憲以火器不中式祭公奪職  
時周禮部饒曹刑部荃上疏白其無辜並坐降謫自  
是公家食十三年饒戶讀書究心性命之學與諸弟  
抵掌今古怡然其樂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公  
吏部議與石齋黃公礪齋高公同起用中官曰他人

可用是人不居我輩於人面安可復用也因嚴旨責  
冢宰且真選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公父汀州知  
府顯名卒於丹陽公自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  
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廢之旨衆又薦公一  
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舉  
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舉公及沈公自彰上  
領之卽補自彰文選司郎中公甲申二月服闋起補  
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  
十九日早聞上變裂眦罵賊裏易素服表加冠袍束

載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一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職者突潰而出  
公猶呵止之不顧去公趨大內且見諸官人狂奔逸  
出公在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劉元曰歸送太夫  
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班役急挽之公怒以手捶班  
役復躍入而死先是聞流賊陷大同公上疏曰宣府  
燕京之蔽也宣不救則燕亦不救撫臣衆之馮忠勇  
足恃但恐受內臣之掣以偵事耳請亟撤之不報未  
幾內臣杜勳迎賊朱公死之公大慟語其弟曰今日  
我哭勉齋數日後汝輩又當哭我矣至是果能畢其



志劉元歸報母章氏姜王氏弟錄俱赴井歟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公首無可認識家人以經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

### 成兵部德

成德字玄升懷柔人少儼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因家近京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斫几狂呼曰吾恨不能爲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公怒罵自若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爲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

續朝人物志

卷十六

十二

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鯁直不能俛仰上官時陳獨人王國賓爲知府險而鄙公每譏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挑構輒切齒公乃列欵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冤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矣時烏程溫體仁當國初以校卜爲諸君子所擯出疏糾與推者上傾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黨人主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嗟然衰亡之象矣公在獄每閱邸報輒忿忿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

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於是具疏論列體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坐無主甍六千七百有奇體仁恐其復有疏也遽發遣留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受杖不復悲痛曰吾得爲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候體仁出朝迎而晉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之爲李林甫秦檜未幾人兵破懷柔或勸其父文桂宜避去文桂曰兒難而逃吾無以見吾子也遂率其女及公二妾童氏蕭氏俱歿之公至戍所衣食不給

續朝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三

處之泰然益肆力於學行坐輒以一編自隨如是者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皋縣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掊尅之害民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愆谿者言甚剴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金壇王有三家嘗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紛宸聰日塞每過同年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巡視京營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迫爲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



營諸公勸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義輸支  
持旦夕以俟王永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  
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  
日復共議捐措聞城上監視大瑞絕叛瑞杜敷上  
城知有異謀往請召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同至魏內  
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城樓各官願分地死守語未  
竟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官中無皇上適官人奔馳於  
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  
家人忽報澤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公感嘆

叢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四

而去澤入玉晃堂書笥後自縊有傭書蘇州人姓盛  
者呼衆家人抱而解之環泣而守已聞公回寓同母  
及妹俱縊矣澤誑諸僕治棺殮兩烈婦復同子道樸  
入井中有舊班役持賊僞示來看尋至井所呼衆救  
出甫甦已爲賊執拘繫僞紀功司所當共入井日晷  
未已比出已未末矣然而不灰豈非天譴至今輯公  
遺事不禁腸沉沉痛淚淫淫下也公二子在北者甫  
六歲余經紀遺產託其妹撫之乃以瘞卒在南者撫  
于王有三家以女字之女歿又以甥女字之此古人

也

申太僕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甫弱冠登賢書中崇禎辛未  
進士授儀封縣知縣調繁杞縣安靜民時得良吏  
擢吏部主事留心人才每袖一小冊有所聞輒札記  
有忌其座師楚人文安之者詞達公遂降南國學博  
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之變公適在畿南查馬聞警倍  
道而入將抵都時賊已薄昌平都中城守屬之內監  
百務廢懈人已知其不守從者止公潛居近地公曰

叢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五

吾君吾親在焉可辟匿乎遂入及監視內瑞等開門  
迎賊公微服至王恭廠坐井傍候變聞上崩投井死  
公平日嗜學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鐘詩經鐸行世  
鞏都尉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宛平縣人尚樂安公主公主乃李選  
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  
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  
客則蔬果酒茗必親閱焉客或散蚤必訊日今日奈  
何不歡毋亦餌醴不潔乎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



名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制數臣駙馬入監讀書  
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  
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尙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  
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  
年教習尙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臨年  
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優餉之私孰若相觀有  
成追隨從公之邁橋門環聽振驚之有容襲國序  
賓赴駙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樞殿李堅赴經宋瑛  
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嚮學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六

之效臣又安敢自棄於聖明之世哉疏上上褒嘉之  
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進其冠  
頂服冊及有龍鳳袍器着恭進因進公主金冊一道  
九翟珠冠一項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  
頭二十尺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  
言今日之事起於遠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  
臣恭調壽陽瑞安廷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  
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寔遵世守設其衆  
衣不啻主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遠繼之例也

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  
爲例又疏請爲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瑋議甲  
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明  
膚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得臣光時亨  
方糾明膚爲邪說上御勤政殿薄名都尉密商然真  
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懷已脫矣三  
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恆尙在堂吟咏二女公主  
所生也乃以黃繩繫於樞前縱火焚之自書八大字  
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臂前自刎而死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七

### 劉新樂文炳

劉文炳任丘縣人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侄封  
新樂侯孝純皇太后以萬曆壬辰生以甲寅薨享年  
僅二十二時上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不置新樂母徐  
太夫人尙在庚辰九月初二日遣武英殿中書四人  
赴新樂第繪太后御容繪成徐太夫人以爲似光皇  
帝選侍郭氏張氏李氏視之咸曰似蓋三人皆與太  
后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乃捧安寶輿中厠上齒簿自  
大明門迎入百官皆服侍代道左百姓聚觀似億萬



計咸呼聖天子仁孝上步出歸極門跪迎入宮隨遣  
大學士范復粹等捧冊封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  
襲嬪李氏爲恪嬪顧侍臣曰見三嬪如見母后也滑  
然泣下者久之進封徐太夫人諡一其都督繼祖  
孫新樂文炳都督文耀文登文炬俱歿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園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及其  
父繼祖曰身受國恩惟有一死耳徐太夫人年九十  
一矣挺身赴井嫡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  
掩之請其父同弟文耀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  
幾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八

李錦承若璉

李若璉字成甫上林苑耆育署人祖籍新城永樂六  
年立上林苑遷山東民實之遂家焉父世茂萬曆戊  
戌武進士偶儻有大志以未竟其用思報之於其子

故督責嚴嚴若璉遂出而遊學楚中既又入豫以武  
中式比歸父沒痛憤之甚歷討賴鈴與立功邊陲以  
繼父志於崇禎元年中武進士官錦承衛非其志也  
然好交四方賢豪慷慨磊落士紳稱之未幾北鎮司  
缺員此稱詒獄最爲要職故事率以厚力得之其時  
魏璫敗後人厭許顯純輩流毒海內思得賢者而用  
之遂以屬君受事之日以清白盟之于天往時凡厥  
衛糾獲事件奉旨下詔獄者率無所異同君獨不然  
每事詳加研審於情涉冤枉者立爲昭雪長安士民

幾輔人物志

卷十六

十九

畏厥衛如虎見公執公秉正頌聲載道一日巡捕營  
獲一木工謂爲督師崇煥奸細奉旨打問君問原緝  
員役曰袁督師現在遼東卽有異志渠之提塘承差  
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工爲奸細衆堅以爲真及訊犯  
人隨口直認云袁督師脩葺衙門帶方巾穿白綾袍  
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聽京中有多少兵馬欲起手  
反叛君再四誘問始痛哭曰捕管苦刑叫如此說不  
然駁回當時夾我我是山西人在京做木匠何曾到  
遼東君提實上聞上令錦承衛帥劉僑再審乃以爲



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級回衛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公歸囊橐蕭然閉門教子值甲申賊變書一贊於几上自經而死後賊至其家每夜輒現形毆賊其英爽如此其時錦承官死難者尙自有人憶余甫出井中爲賊所執羈之蘓州巷一空宅中其宅堂宇陳設及臥室衾衾冠幘宛然俱存而闔家俱赴汜子河死止知其人黃姓官錦承而不知其名如此者尙多也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郭忠武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不諱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四年西戎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總安守大同一日敵騎率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噤指不敢動卽以皮帳留登帳至四

角以木擬昇登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擣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朱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荆關鴟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塙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督諸士卒死問傷最創傳藥衆皆感賊或謂登曰事已至



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益登曰吾誓與此賊存亡  
不使君輩獨外也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  
賂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且登降謝曰賴天地社  
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  
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  
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暄出見納賂而也先  
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朕耳莫若乘間出外士劫其  
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  
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二

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  
才果敗吾事時敵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  
堅守大同十月敵以請和爲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并  
糾集忠義從厲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敵馬  
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巨今悉起官  
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彼有  
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  
報國之心歲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敵已退侵  
詔褒答再上疏言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退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饒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謀報二十里外沙窩營十二皆是  
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衆我寡莫若全軍  
而返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圍一退避以鐵

叢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三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漏  
下二鼓徑薄營天漸明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  
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身刃一人  
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級  
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  
八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此爲戰功第一公每  
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  
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  
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之



禍又曰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淪盟則  
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  
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  
豈容再壞 既退大興屯田苦民力圖之牛種俱無  
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名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  
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  
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  
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該爲攪地龍飛天網  
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人入圍中令  
敵輔人物志 卷十七 四

人發其機自相擊撓頃刻十餘里皆陷相傳以爲神  
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  
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  
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  
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是岳正曰青  
游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遊大學士

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吳恭順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  
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  
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  
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  
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  
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  
始得縛吉祥且爲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  
敵輔人物志 卷十七 五

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事平  
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

馬都督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  
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病  
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劄去充總兵官  
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庸租倍給  
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  
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和馬諫



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永顏  
曾把兒孫結諸選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  
之自是效順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  
將賈鑑朝議且撫承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  
有河北藩鎮之禍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  
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名總兵  
東十七年入塞率家丁斬四十餘級遂定陞都  
督十八年遼東兵亂承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七

六

者上深嘉悅陞左都督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  
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卽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  
用命重賞過士尤厚卹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  
邊人畏承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  
邊陲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遠人爲罷市哭  
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

朱恭靖希忠

朱希忠字貞卿以勲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年甫二  
十一襲封成國公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受知世宗恩

無異此己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皇  
太子命王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  
也世宗在位久以威嚴御下雖素所親任輔臣往往  
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于上獨被隆眷三十年無  
絲髮不當上意及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  
節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友愛篤至朝夕  
過從怡怡如也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  
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語練于國家典故而口吻嗜  
若無所知每延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然一有  
義輔人物志

卷十七

七

言輒中肯欵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  
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同卽  
終不言其周慎如此萬曆癸酉九月以疾薨追封定  
襄王諡恭靖

朱金吾希孝

朱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七世孫初授錦衣勲衛累  
遷左都督戊午加太子太保庚戌加太子太保辛  
酉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子太保甲子賜肩輿  
加歲祿三十石其事世宗也內掌羽林飲飛之士周



廬宿衛外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上有行幸必扈從上或密旨同國家邊漕事手自裁計無不滿意指穆宗踐祚加秩燕太子太傅神宗登極雨加歲祿四十八石先是掌衛事者峻法固吏民之足命之常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為操切鉤鉅之術常受詔杖言者必持以平恕其所全活其他夾大獄大獄養國家和平之福者言與有力焉

卷七

世篤行謹信如金日碑好客下士有信賤之風承家質行則如萬石君兄弟卒之日惟以國恩未報沒齒為恨長子時豐早卒孫應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馬指揮應乾

馬應乾字健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永守遼東最有威名健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每以表旗自題繡鬚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迨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常汎覽天文曆算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人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錄四卷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語不輟至其綜博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一 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袁錦衣彬

袁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上察其能書楷之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為通事被留 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 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 營皆彬與銘從上在 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腴上誤其足徐下之



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問其姓名彬爲人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吟銘沙狐狸亦能諧謔博上笑內官喜寧者故一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宜府大同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音絕何遠得入南京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乃噉殺彬抽草捆載彬之蘆中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袞上手治屢歷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二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果叛果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及其繼果乃學果所爲以自婚於上達在上前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憚之獨彬倚舊恩不相下達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妻父千戶欽藉彬勢誣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往還職而尙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成邊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實彬與請托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許彬受石亨曹欽及諸干謁者賄且擅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縣專人女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表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酷拷之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垣者善漆工素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扈從臣庶奔走逆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効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御前睿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管之百餘曰此必有人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三



恭汝頃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頃曰頃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頃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頃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子寬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門指揮膠內小人令引閣老肉今尚在且言即有饒彬者恒倍饒達歷指數之法司夷而不敢盡聞論彬賈紋頃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間任毀所賜第禁銅頃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四

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成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論成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遇達餞贈之甚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

牟錦衣斌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鎗撫逆瑾竊取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蔭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圖為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唾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記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米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謂計奏入瑾大怒又使知斌應言官矯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計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太工部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愛金行及此矣斌瘞屋敎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包公銑常言正德之時奄宦用事士節靡然求其正直自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五

持者惟劉忠傳珪牟斌三人而已

侯都尉拱辰

侯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長公主遭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簡牘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震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章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從擊之獄起公



據經引義慷慨別白國是者定卒諡榮康

吳錦衣孟明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構大獄以一網盡害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刀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遠染太多於鈎黨者則快矣蓋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構昧亦爲聳動後先縱合幾四十人公又任顯純定爰書坐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六

賊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群小調知之嗾奄逐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公震孟相左以票擬事上疏糾文公逐之去鄭鄭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疏糾鄭迫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體仁病故事稍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公道周謂之上召對曰吾言鄭鄭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鄭以此反詰道周上怒道周並遷怒鄭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吳

公回詔吳公言鄭鄭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協理陸完學御史王章爲証上以其黨庇怒譴其職特遣內閣嚴鞠處鄭極刑當公回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公處之泰然曰此身下死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入奏重公記德楊二輔殆不如吳公家犬

畿輔人物志

卷十八

七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谷監生大用

谷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仿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時勉忙權璫王振國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骨不能勝苦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用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又臣咸噴噴嘆賞求識其面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檄孝廉大經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躬借於廣宗崔尙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就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即移歸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召其弟兄再三謝終不至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每貽士夫書惟以聖賢爲準

王處士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少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間及讀宋四子書悅之棄去故業潛心名理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獻肅廟稱善賜號處士著憂世圖心法最藏於家不授徒不近名布袍屨室廬不蔽風雨意泊如也

宋海翁登春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壯歲髮卽衰白因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性嗜酒家貧不能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二

常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始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願而慙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之習此可資生計不應乃日沉酣里中人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天嘆曰嗟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襲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饌之塾舍



二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應行  
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是時有布衣謝榛者以詩遊公  
卿間聲稱籍甚問得其詩誦之曰作詩如五老而今  
七尺軀津津談貴人馬活耶居京師日食土所遇又  
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嶠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三山  
山一蕭寺出囊中所故時漢魏盛唐名家詩題其壁  
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  
言尤工眼駭駭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海渡海子  
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迴雲陽卽伏延陵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三

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  
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  
潞諸邊塞其在井陘營居能寓寺晨炊不繼寺僧厭  
苦之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  
已而果粥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  
其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賂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  
依岨陡絕樵薪所不至山鬼晝出嘯生坐卧其中第  
繡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數月山中人疑爲遁  
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遊旅人以生衣垢

敵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  
人以試生生卽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  
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  
生伴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  
衣其垢敵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  
峨眉山邇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  
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党中丞者得其  
所題酒肆中絕句強致其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  
京山所跨蹇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四

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  
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  
名曰丹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  
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  
元觀故遶王奇其詩名詢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  
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  
田歲獲穀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美  
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  
爲荊州守聞生名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



始見明日戴紫籓冠衣皂繒衫報謁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顯矣亡知太守奈何輕視也久之往來廨舍而太守資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攜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悲曰是太守給我也此臨其室生已鍵扉計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僵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五

尊官耳固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裏敗衲行乞於途自江陵瘞足數千里來海上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君笑我免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於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偕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適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戍而適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適王上客而又爲人侶卒以狷介故不及於難後遊石首爲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 盧太學楠

盧楠字少樞潯縣人其先以資雄於鄉楠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貴太學上舍數應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六

鄉試罷免歸楠才高好古文詞不能煩而就繩墨攻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弈弈在縉紳間爲人跼蹢不問生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座母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於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道去竟用是貶官本縣令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也陽浮海之以張吏術耳楠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楠吾且適若飲樽歸與翁姐益市牛酒交共張至且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楠愧且望之半酒自勞醉



則已即報令至枏故徐出坐久之枏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志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枏者因搆之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謗令益怒亡何枏干探其後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強枏復加榜焉三役夫夜登於牆願事聞令令色動曰暗繫是使枏見我耶匿後夫所繫歟復當枏抵坐獄具上報司馬既已至大辟繫獄又因令仇之故毋敢爲釋冤者司馬曰何人聞嘗傳飲不遜枏曰禍之來爲獄吏之得枏格進之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然以氣爲之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論鞠放拍貶以自廣其幽鞠曰虛枏既用事逮繫濟獄與幽囚伍齊憤迷惑目無日月不知勝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豈枏微賤難茲憲綱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著放招文俱有深悲麗語居頃之空行劉枏枏父自劉死燒其廬子錢家成名莫不僨枏官已至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之太酷除刑稍寬錄今云事至而

故人謝榛者携枏賦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枏在而謝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公光祖個儻有心計俄謁選得濟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弄輪作三歲廬枏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時謝山人方留滯鄴枏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咸置邸延枏枏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千百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冤蠅蠅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枏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趂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枏不顧曰天生盧枏爲汝曹地耶吳人王公世貞治兵大名飛書大匡山中勅邑吏具筆札受枏所著集若干卷枏故亦慕稱王公嘗爲又託謝山人致之不達至是見王公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既以別去南遊秣陵陸公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司李荔



王荔字子嚴號青屏父楊以鄉貢尹滕縣特喜爲詩  
故荔更以詩名嘉靖壬午以易中順天第七人理登  
州府持以廉而明恕行之不務瑣苛讞諸疑獄多平  
反不阿當事意嘗一視海豐篆康更持于理官數年  
索可垂而獨捭膝爲詩詩輒滿篋登故濱海公暇則  
登蓬萊烟霞諸名勝觀蜃樓之幻化及歷下泛大明  
湖望華不注山水之雄秀而詩益工荔三率遇僉  
父抽毫不顧門而心或妬之且廉無以答益指遂校  
効歸歸則倘伴萬水亭愈益爲詩與弟雲屏羅屏  
叢輔人物志 卷十九 九

張茂才詩

張詩順天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  
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藉藉長安會順天府試士士  
當自負凡入試詩輒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  
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祿易學洞  
野呂柟諸公游一時倡和稱盛柟爲解州劉後官南

都詩兩謁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  
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拌行鴈焉與夢  
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戀夢澤窮夢郢之觀至  
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  
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  
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  
饑寒不改悔杭守李士行徇其不狂不屈不情不驕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所著罵思結髮  
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  
叢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

吳文學端御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  
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爲人沉靜不煩于書無  
所不關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  
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爲孝感年  
六十卒所著有織絢堂集

呂逸人食安

呂食安字孟輟平涼人遨遊京師以醫目名愛孫逸



人子烏之爲人遂卜鄰焉孟轲才辨高奇澤于合理其于皇帝王伯之辨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議識精鑒蓋王佐才也後以訪藥名山不知所之

### 孫逸人孝本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鄉里專以耕織爲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繹長于纂述王伯俞嘗就謁其處與宜僕數人飲酒賦詩甚相得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梟易成一家之言子烏宜僕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蕭然物外人視之如仙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一

子烏七十始卒卒後鄉紳王伯俞於其居建一坊題曰有明二逸人坊

### 阮文學漢聞

阮漢聞字太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邇者四出飛捕道路以目漢聞遂避地汴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與汴梁王損仲惟儉張林宗民表爲友日事倡和及西亭歿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從家焉閉門著述天中之士

翕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屨恒滿家貧親剪韭以供客間出遊山水門弟子爭肩簞輿以從賦詩論道斷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江西李公日宣薦之於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于碧蹄漢聞年方弱冠跼注渡遠北弔黃龍東馳鴨綠從

退弁老卒牧圍堠人訪問全遠利病屬國情狀慨然有請纓鳴劍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策而返崇禎末流寇蹂躪輦維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

畿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二

事刈寇以千計後見援剿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古之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一編名曰女雲臺以羞之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致漢聞時病卧據床猶畫地指陳方畧乃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周子亮工存其遺稿刻之廣陵

### 崔文學子忠

崔子忠字道母爲順天府學諸生形容清古言辭簡質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然亦法古規模顧陸閻吳遺蹟唐人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閹閹



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時花養魚杳然遺世與子見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從黥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說聞出以貽相善者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臨窮餒掉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萊人朱繼登因與其諸子同學而攻及應亨尤契合應亨官銓司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索中裝餉我而使居問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應亨愧謝而已政后諫垣數求書不應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決日不聽出則子

徽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三

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將若何崔不得已乃與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畧處須增潤致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家居一日過其舍見崔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崔售曰鑑四十呼朋舊羣飲一日而盡曰此酒自史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此生平好讀奇書於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楚禮發爲古文詩歌博與不遜李長吉華亭董公其昌嘗稱之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代所有亡何遭冠亂潛避委

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竟以飢死同時有于生弈正者字司直家素以富稱至弈正慷慨好義爲閩南郭四方慕其人者客居恒滿家坐是中落而尤善楚人譚元春劉侗其爲詩亦遂作竟陵派所著有金石志及帝京景物略行世

余文學之祥

余之祥字鳳梧宛平人劉方篤學於書無所不讀經史充棟皆經數次丹黃至於祈衷要領必手錄裝釘立志以前哲自期每閉戶披閱書籍如對聖賢雖鷄

徽輔人物志

卷十九

十四

鳴海暑衣冠肅如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敦倫睦婣間開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爲製粧遣嫁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曰緩急通融此常事也何以弊爲如數與之并付其弊父仕彰德府授告致歸里雅慕山遊隨備肩輿備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其伯兄患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及兄亡故遺姪尙幼盛暑炎蒸躬備棺殯時督學已到漁陽諸生業俱赴考親友促之曰子重手足獨不愛功名乎不聽必完殯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癩症



竟以兄喪過勞感暑疾創遂卒于漁陽旅邸所著有  
義經統旨能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今有四書宗  
旨要言刻行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著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濟縣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  
就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譚說經濟大略邸晚顧盼有  
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  
起揚其策雲表已而不見及秋朝鮮貢使附越使來  
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敢  
以聞上聞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孫

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視越進止奏  
對數目屬之時冠深長都察院東溫僚吏亾可當者  
而越精於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  
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籍籍等大同報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  
部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  
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  
史以行會邊越稍遠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  
塞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



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緩輕騎襲賊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州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又起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起而始多選騎勇爲腹心將始能與鋒相角而設伏邀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起復謀知滿都魯寧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截而身與寧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二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餘級獲其衣釋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鎮兵邀敗之賊旣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

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知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西酋內犯詔保國公朱永爲平將軍率師四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謀敵衆在麻窰海則遇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遂破其衆斬酋甚衆捷聞進封成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旣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三

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錢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中貴裝兩手各持鉞恣雅而前問何人曰汪大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賴此以左右翼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堡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  
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  
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武可得候  
也而汪直亦爲其爵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  
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擊敵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  
遂巡延綏而河西清水營等處報警越遂率將軍劉  
寧敗之於增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寧遂綏德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榆榆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甚  
多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聞僅加奉五十石汪直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四

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  
上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  
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  
既行則姦事大露科道糾直入罪因併糾越詔削官  
爵追追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官越最名能  
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濬侶鐘等皆爲大官以  
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  
還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獲左都御史  
致仕越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置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  
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乞盡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擁爐使諸伎抱  
琵琶捧觴而一千戶調敵還卽召入與譚敵事甚  
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而  
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妾妹麗  
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  
至指揮其夜襲帳將至暴風起塵霧目衆惑欲歸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五

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  
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功成惟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濬時射獵帳  
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科道所論阻時西邊報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濬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  
貴人廣諛之以越名上上召陛見慰諭有加進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以  
便宜行事越至卽禱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



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假以兵授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而越坐憂悸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奏表奇邁侃侃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賊情偽將士之弱強勞逸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敵猝至王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陳列自固疑之未敢前薄令諸將下馬敵輔人物志

武通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挂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裔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裔人每遇海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固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爲詩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觀韓公之言王公真命世才數百年不一見者也使當日能自特立慎所依附雖古之韓岳何以加焉

王靖遠驥

王驥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從東鹿爲東鹿人家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歲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繼其人德之尋遷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造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補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邊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



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追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而修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大合諸將方就坐忽揖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義輔人物志

卷二十

八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胭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每下詔任禮爲平寇將軍蔣貴趙安副之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營帳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日旄旆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賊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食盡竄兀魯乃地依

北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重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僅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乃地得僞萬戶二人爲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提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務久之麓川宜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

義輔人物志

卷二十

九

討之數不利屢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請使撫諭驥與英國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細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名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鍪細纓蟒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貴等兵集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衆八十抵大嶺州欲掠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候璉等欲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



路直取孟定會水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會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背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柵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受刀招漢父子刀門項斬隨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麗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入

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率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尙書兵大至矣賊皆潰奔郎羅走敵傳檄諭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官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褒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尙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督都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復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降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搗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戰等還京師  
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以  
見績而中貴人振世至再又也再又也再又也  
等處所至申飭邊陲士卒靡不戰戰兢兢之不遑  
總督軍務借平蠻將軍聚討思恩楊元帥之平江  
賊立無百岸驥作浮舟以渡一鼓破之使還振其三  
柵斬其萬計然竟不能獲其首會與思恩驥驥風名  
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一傳其  
詹英老官某地上言驥等重至役夫六百人多世  
世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二

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由雲堅輒關之以爲已役大  
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  
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仿  
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而失都指揮等侯驥  
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泌之敗而楊國  
忠以捷聞也上命會勘然業已獎勞驥等不還京矣  
至是停獎勞敕勒聚還而驥領平蠻將軍由貴州  
苗獲其稱刻平王蟲富者極送京師優之方歲祿百  
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後驥景帝

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  
始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  
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閭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  
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舍肉躍馬  
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  
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如舊奉天朝衛  
推諉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復請老又三  
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  
後輔人物志 卷二十一 十三

### 楊興濟善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  
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  
皇帝起義兵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驍脫  
間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序班進司賓署丞選  
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  
善備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奏時上目



屬之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貨治衙居第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聞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脈不爲倦 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分都 退進言都御史善故長妻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一寺如故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漢北元旦故事自親正齒郎在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四

率於朝房設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費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上皇在 且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皆以小官往 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不得要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景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出其家貲不足復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卸之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餽伴者來與飲帳中訖善曰土木之後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功悉倚任而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杉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發以神鎗炮火弩射合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途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寨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勸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師往

畿輔人物志

卷二十

十五

子亡弗資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諒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弱劣而疲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殲殺剽劫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



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誓今者能奉太上  
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而黎庶彼此俱逸不  
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  
寶來贈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帝天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  
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  
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者者  
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醕問萬壽侍立不敢  
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

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艸野寧敢廢哉也先醫指  
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  
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  
御史仍領寺事太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  
元旦朝正出便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  
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  
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  
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  
上皇卽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事尋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  
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  
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  
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  
稍稍間於上漸踈細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  
濟侯謚忠敏興濟起家諸生致位通顯而不費國家  
寸金尺縑脫主人于重淵之中而還之九五功亦備  
矣雖朋比匪類立身未淑然亦豪傑士之本色也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專志  
有明一代畿輔人物然如李東陽之類究涉假借  
不出地志之積習又如成基命無所瑕疵亦實無  
所樹立承澤以其子克鞏方官大學士而盛相推  
重則亦非盡信史矣



益智錄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私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益智錄二

十卷》提要

弁言

順治癸巳余以兩疏乞骸閉門於城南之老屋次年甲午適有所感也卜築於西山之退谷讀書鳴端密樾中遇前言往行益人意智者輒手錄之藏於笥廿年嗚呼人世者磨礪身心之地

益智

一

也涉世者試驗道力之場也放曠者遺棄於其外君子之所弗忍也卑暗者沈溺於其中君子之所弗居也入世出世有智存焉平居而不怠敬脩變故而不失靜正傳曰好學近乎知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於以求之



而智益矣

康熙乙卯春日八十三老人孫承澤識



并言

二

益智錄卷之一

退谷孫承澤輯

周

周公

武王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

益智錄卷一

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輔成王管叔及群弟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係以辭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搖乃作鴟鵂詩以貽王其末章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以雷風之警邦人大恐王出郊迎公流言始定

孔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庸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觀周人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

益智錄卷一

二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焄焄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盛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傾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忠哉

季札

季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益智錄卷一

三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緩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思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 柳下惠

柳下惠仕魯爲士師三黜而不去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于害吾能已乎柳下

### 登智錄卷一

附

惠死其妻謚之爲愚門人從之

### 蘧伯玉

衛蘧瑗字伯玉衛大夫蘧公骨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郎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心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也

###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之列大夫也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范宣子重幣子產寫書子西以告宣子略言君子

### 登智錄卷一

五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爲何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棄之也

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慢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益脣錄卷十

本

如之德遠而後興

子大叔

鄭子大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嫺于禮嘗與晉趙簡子論禮簡子服之及卒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孰敢忘之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賴上人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

孔賜胙桓公命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下拜升受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鄆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

益脣錄卷一

七

辟席再拜

晏嬰

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

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選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取謂幅也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

益智錄卷一

八

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慢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諱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范蠡

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

舟泛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至于陶又自謂陶朱公

越既滅吳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因矣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泛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益智錄卷一

九

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遺大夫種書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泛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公儀休



魯人有公儀休潛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益智錄卷一

十

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疾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闕子文

子文爲楚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

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臧文仲

臧文仲辰世爲魯大夫魯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益智錄卷一

十一

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蠡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士文子

士文子變嗣武子爲上軍佐厲公六年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既而晉人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宗祝祈死無及於難七年士燮死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

劉康公

定王使康公聘於魯見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屢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季孟能儉儉則足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

盡智錄卷一

十三

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未幾東門告亂子家奔齊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於杜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若致敬盡力莫若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及乎反

後成肅公卒於瑕

韓宣子

宣子爲晉公族大夫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昭公六年聘于鄭欲買諸賈人聽子產之言因辭夫玉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則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叔向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樂武以貧保家

盡智錄卷一

十三

卻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逮而患富之不足將吊不暇

樂喜

宋樂喜字子罕爲政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

皇國父居澤門其色



白邑中之黔慰我心子罕居邑中其色黑子罕聞之親執  
扑以行築者而秩其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  
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有祝禍之本也

### 單襄公

單襄公周之卿士也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於鄢  
陵使卻至告慶於周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驟稱  
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

### 孟智錄卷一

十四

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  
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  
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猷惡其綱民惡其上書  
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  
問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  
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  
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  
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

仇天以爲已力不亦難乎卻至歸明年爲厲公所  
殺

### 單靖公

襄公孫曰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  
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  
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  
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

### 孟智錄卷一

十五

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 寧悼子

寧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卻棼來聘  
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卻棼其亡乎古  
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已而果然

### 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聘于衛及過甯寧羸從之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廋父及於難

孫叔敖

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

益智錄卷一

十七

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者唯此叔敖死楚王欲封其子大邑其子請寢丘許之世有其地

顏觸

齊宣王謂顏觸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王生于山

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公孫龍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趙將益平原君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

益智錄卷一

十七

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

唐睢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不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



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平原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于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

益智錄卷一

十九

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于心願君之亦勿忘也

段干木

段干木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驕之

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孔斌

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歎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益智錄卷一

十九

魯仲連

魯連既使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圍趙軍却五十里會魏公子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吾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謂之燕孝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



歲餘不下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君計不歸燕則歸齊今獸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軍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秦

王翦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荊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

益智錄卷一

二十

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侯生盧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

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益智錄卷一

二十一

陳嬰母

陳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吾爲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欲哭議以兵屬項梁

張耳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二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  
嘗笞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  
下教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後張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陳餘卒敗  
死泚水上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邪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  
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  
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

益智錄卷一

二十二

王烏爲報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  
欲封之卒不肯受

秦時李斯爲相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  
子長男由爲三川守車騎驪門廷以千數斯乃  
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  
布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  
讀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  
入而不出以至於敗乃歎東門黃犬不已晚乎  
益智錄卷之一終

益智錄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西漢

張良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以大父  
父五世相韓爲韓報讐得力士擊秦帝博浪沙中  
不中乃以兵法說沛公佐之入關降王子嬰而秦  
亡復歸韓項王殺韓王成乃間行歸漢王畫策滅  
楚漢高帝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

益智錄卷十

丁

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  
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辟穀道引輕身

蕭何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夫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漢高帝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益智錄卷二

士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十一年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謂相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

其計高帝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益智錄卷二

三

吾儉後世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妻敬

婁敬齊人也當漢高初起伏匿草野不與三傑以功名自見及漢五年高帝過洛陽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曰臣願見上言便宜時敬衣毛裘虞將軍欲與新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從容立談遂定都關中之計帝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攘之中敬取功



名於干戈平定時四百年大計片言而定無智功  
無勇名斯亦一世之奇人也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  
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天下已定參爲齊  
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請先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專用其言而齊大  
治其後入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百姓歌之曰載  
其清靜民以寧一

益智錄卷二

四

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  
推賢惟參參聞何死告舍人趙治行吾且入相居  
無何使者果召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  
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陸賈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  
陸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有五男乃出所  
使越得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命爲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歌舞鼓琴瑟倖者十八寶劍  
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听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爲也

穆生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  
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益智錄卷二

五

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  
知幾其神乎幾者吉之微動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  
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謝病去

公孫弘

公孫弘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  
汲黯譏之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  
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平津人不足取而人主病在不廣大人臣病在不儉郎二語實爲至言

霍光

益智錄卷二

六

光字子孟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金日磾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孝致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及上病偏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桼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張安世

安世繼霍光爲大將軍歲餘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郎已而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

益智錄卷二

七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建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其子延壽爲光祿勳領宿衛安世以父子尊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

史懷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  
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  
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簞腹箚行  
秘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  
妙寔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  
之效異也

張敞妻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  
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

益智錄卷二

八

國之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  
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恭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利害禍福在頃臾之  
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以一婦人而有定識如此

丙吉

武帝末巫蠱事起詔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  
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百計  
保護後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  
賀即位以行滔亂廢吉奏記光遂尊立皇孫是為

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  
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  
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自陳常有保阿之  
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封吉為  
博陵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候勝曰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相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  
死矣獨晁冲之叔用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

益智錄卷三

九

若使宴然死牖下脩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  
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  
此夫賈似道毋憂再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  
亦可驗矣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郎與太史令  
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  
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  
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



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  
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顏先生少致意  
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  
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  
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屑者自  
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  
從容以游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  
官爲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愆被辱峻遂高尚  
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

益智錄卷二

十

絕

韓福

韓福者丞人也以仁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  
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  
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師病不得進元鳳元  
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  
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成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  
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後累辟不  
出

周燮

周燮汝南人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  
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嘗肆勤以  
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卿黨宗族希得見者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  
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三郡客遣丞掾致

益智錄卷二

十一

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  
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  
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  
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  
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因自載到潁川陽  
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  
而還

疏廣疏受

宣帝時廣與兄子受并爲太子師傅朝廷以爲榮



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思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益智錄卷二

主

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故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令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急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

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王薨子郢嗣立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薨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譙玄

平帝元始四年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

益智錄卷二

十三

覽風俗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徵不詣隱藏田塾終述之世

樊宏

樊宏時爲光祿大夫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嘗勅驕騎臨期乃告勿令預到宏听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樂其化未嘗犯法

邵曼容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 陳寵

陳寵章帝時爲尚書性周密慎重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

寵後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人稱其危行言孫可爲世法

### 周緄

## 益智錄卷二

### 十

周緄汝南汝陽人父舉光祿大夫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緄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緄前後三辟皆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玄纁脩禮固辭廢疾嘗隱窹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冥樂及秋而梁冀誅

### 孔光

孔光於成帝朝領尚書給事中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

### 龔遂

遂爲渤海太守數年大治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 益智錄卷二

### 十五

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 梅福

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



于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先以王章誅上疏  
言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唐羅隱曰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  
子若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閒健者猶數百  
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  
故吏憤憤於其下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  
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  
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  
朝公卿恨

益智錄卷二

廿六

崔篆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  
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  
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  
得幸于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嘆  
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  
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  
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  
秆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罪此

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  
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柴陽  
閉門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  
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  
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

益智錄卷二

十七

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脩禮與相見其人  
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  
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  
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  
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君有萬金子無擔  
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應埃厚寸不知所用  
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范騰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屬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陳咸

蓋智錄卷三

六

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敗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

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齋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困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囂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城唯順山棲安然以食潔身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簪黻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

蓋智錄卷三

九

樸其德口谷口鄭子真耕於礪石之下名振京師焉胡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時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昌都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笏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道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蓋哭於市曰

### 益智錄卷二

### 三

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晚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僮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靖東王君公

### 中山五王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栖情

今京西之山乃中條之支幹也考一古之高隱者不可得公安袁小脩以爲中山王王避王莽即其處余居退谷建退亭上闢烟霞爲其外一帶古牆疑即五王城也擬爲祠以祀之

### 益智錄卷三

### 三

### 桓榮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嘗饑困而講論不輟

### 益智錄卷之三終



益智錄卷之三

退谷孫承澤輯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懽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仕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晉功名于竹帛耳

益智錄卷三

一

光武即位于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矣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袈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于是名震關西

禹內文明篤行淳倫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

馮異

馮異初見光武署爲主簿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寒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范滂因復渡滹沱河異爲人譏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益智錄卷三

二

異爲大將軍破赤眉來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馬援

馬援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



牛醺酒勞享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蹐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及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益智錄卷三

三

有善言友同契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當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異曰愚不及

初援兄子嚴救並喜議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謹約卽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卽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卽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賈復

益智錄卷三

四

賈復爲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鄧曄

鄧曄在王莽時測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上書于莽令還位劉氏人爲危之潛身鄉里及光武興漢曄陳俊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然曄以軍政取位辭歸曄沉於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人謂有鄧禹諸公之高而不與共功名



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竊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惟衆不與

蓋智錄卷三

五

陰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不爲宗親求位

周黨

蓋智錄卷三

六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屯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裴昭明

昭明河東聞喜人建武初爲廣陵太守代還嘗謂人生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



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立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偃共卧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瀬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益智錄卷三

七

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識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袞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其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袁安

益智錄卷三

八

明帝時楚王英叛案獄繫者數千人天子盛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舍遷至獄所案驗無寔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卽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脩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生邪安爲



河南尹十年號爲嚴明然未嘗加罪鞠人常稱曰  
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  
所不爲也范史稱其仁德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 折像

折像廣漢雒人也父國有貲財二億家童八百人  
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  
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閭子文有言我乃逃  
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

### 益智錄卷三

九

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  
而高其推必疾也

### 吳祐

祐父恢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圖經祐時十餘歲  
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善兩吾恐馬援以芭苴得  
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所當慎也恢喜曰  
吳氏代不乏季子矣

祐爲梁冀長史冀誣奏李固祐爭之不聽出爲河  
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 李邵

李邵爲漢中太守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  
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  
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  
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  
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  
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 趙岐

### 益智錄卷三

十

趙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  
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融嘗至岐家多  
從賓友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  
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  
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  
士未嘗以衣裾掖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  
一往造之賤融如此

附范曄論馬融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龍漢之  
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



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議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公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

蓋智錄卷三

十一

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鄭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范冉

冉字史雲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友遊三輔就馬融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後議

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粒時人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老病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滛侈之俗生不得直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單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蓋智錄卷三

十二

張楷

張楷字公超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旣於嘗優賢不足使其難進與郡使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建和三年下詔安車脩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傳述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管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憊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會順帝西巡羽又

蓋智錄卷三

十三

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迫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依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適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蓋智錄卷三

十四

李固女

李固既策罷懼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乃託其父門生王成將燮來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傭後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盧植

盧植涿郡人隱居讀書史稱其剛毅有大郎當實武以定策功父子封侯植奏記於武謂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其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

鍾觀

鍾季明兄子觀是李元禮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言

蓋智錄卷三

十五

觀似我家性固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觀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觀嘗以元禮之言自錮若鍾若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爲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惟蟠確然免于疑論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公車徵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脇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蓋智錄卷三

十六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毅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官豈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



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 郭林宗

郭林宗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臺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及也遂並不應卒于家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

### 蓋智錄卷三

十七

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

###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黃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

### 徐穉徐胤

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徵不起陳蕃以禮請署公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死輒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穉畢謁謁不見喪主而行郊鄉侯黃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祭畢遂去郭林宗乃使能言生茅容追及沽酒市肉穉爲飲食

### 蓋智錄卷三

十八

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林宗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問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穉臨去語茅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恂恂不遑寧處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禮胤轉相約救不犯其間



皇甫規

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爲朝廷愛才遂不問

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

蓋智錄卷三

十九

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楊慎曰蜀人景毅爲侍御史子頤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其時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

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郗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八年人以爲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輟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

陳寔

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

蓋智錄卷三

廿

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譏寔寔故多所全宥及黨禁解每三公缺建徵不起

管寧

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俱游學于異國而並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廬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居多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



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  
原歸黃初四年詔公卿舉薦行君子司徒華歆荐  
寧曹丕纂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  
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  
後資遣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詔以寧爲  
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  
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  
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皆不就卒年八十四

蓋智錄卷三

廿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  
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  
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  
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  
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  
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其以德威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遺黃  
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

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  
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  
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張玄

玄成都人以闇豎亂政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  
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  
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  
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  
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挽天下威權握

蓋智錄卷三

廿二

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  
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  
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  
之士則遼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  
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吾不能  
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  
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三國

諸葛亮

亮寓南陽時方二十餘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以爲信然公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公獨觀大略抱膝長嘯謂卿輩讀書可至郡守刺史耳襄陽司馬徽物望清重與龐德公交公皆尊事之以此得聲有卧龍之譽先主在荊州遂枉駕詣公三過乃見公定爲取荊據益創霸興王之說

益智錄卷三

廿三

孔明讀書略得大義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皆其善讀書處非經生咕嚕所能知孔明自比管樂謙詞耳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乃千古定論

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屏人問大計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益智錄卷三

廿四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蕭何說漢高祖說光武孔明說昭烈皆於立譚定天下之大計嗟乎士抱膝盱衡非以天下全局貯之胸而欲以小智取辦臨時豈可得乎此後惟范文正差有此耳

公開府治事時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則缺損多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蔽踰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教有諷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讀兩教真誠冲抑發於肺腑自周公吐握後僅

益智錄卷三

五

見此文

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名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昭烈教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忠武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俱可入之經傳出師自表於後主曰臣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

隨身衣食悉師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累陛下蓋以死自矢如此

伊尹嚴一介於耕莘之時孔明嚴尺寸於大任之日此處看得破拿得定纔是真聖賢真豪傑纔是以天下爲己任

龐統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

益智錄卷三

五

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棄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援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司馬德操

司馬徽有人倫鑒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龐御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  
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  
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  
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  
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

盤智錄卷三

屯

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  
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  
反

杜微

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嘗稱聾  
杜門不出諸葛公妙簡暫人以秦宓爲別駕微爲  
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公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  
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虛領益州德  
薄任重慙慙憂慮主上天資仁敏受德下士天下

人民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人輔此明主以隆  
季興之功微自以老弱懇歸又與書曰曹丕篡弑  
自立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  
相誨便求還山君但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  
汲汲求去終不出

董和

董和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諸  
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  
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

盤智錄卷三

艾

儲

蔣琬

蔣琬爲諸葛丞相泰軍堂稱其託志忠雅及丞相  
歿進尚書令時當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神守舉  
止有如平日朝野於是大安東曹掾楊戲琬時與  
言戲時不應或以爲慢琬曰而從後言古人所誠  
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  
之非故默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  
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

孟光

孟光嘗問秘書郎郗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處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光此論達於時務與武侯勅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之見相同蓋因其庸而投對病之藥也

徐勉

世說新語

卷三

徐脩仁嘗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不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徐邈

魏以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盧欽曰徐邈志高行潔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

守約猛而能寬或問人以爲通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玠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白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辛毗

魏辛毗爲侍中當孔明伐魏次於渭濱關中震動魏主深惧司馬懿戰乃遣毗爲軍司馬懿既與亮對渭而陳孔明設誘謫萬方懿果大忿將欲應之

世說新語

卷三

以重兵孔明遣間諜覘之還曰有老夫毅然使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孔明曰此必辛佐治也其女字憲英爲羊耽妻時鍾會爲鎮西將軍將伐蜀憲英謂耽從子祐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于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毋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



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亦辭  
袁紹之命遁還鄉里魏武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  
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  
求去魏武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  
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

焦光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

益智錄卷三

三

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  
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  
經因事過視又不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  
冬雪大至光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歲  
餘乃卒

益智錄卷三終

益智錄卷之四

退谷孫承澤輯

晉

羊祜

羊祜爲尚書僕射歷仕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  
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  
其草故世事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繇或謂  
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益智錄卷四

一

異豈得不媿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吾所不敢

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  
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  
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要立令主雖百  
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  
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  
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  
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既疾篤舉杜預自代

杜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在內輔政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卒以平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史稱其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所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脩益智錄卷四

成一家之學學者宗之

范通

王濬既平吳自以功大而爲王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

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禍也

山濤

山濤爲尚書以母老辭職詔除議郎武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遷僕射薨左長史范曄上言濤舊第茅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屋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嬖賂祿賜俸秩益智錄卷四

散之親故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鞍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



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力辭且曰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禍延王叔虞兵稱覽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粃糠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後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發詔徵爲議郎又詔補著作郎司隸較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

蓋智錄卷四

四

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樂親之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

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阮籍

阮籍字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

蓋智錄卷四

五

忘歸博覽群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亡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景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偶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



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

### 魏舒

舒於武帝時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恥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 益智錄卷四

### 六

孝武時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于是自課百目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浞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祿祿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

### 劉寔

寔志行清素爲時所稱以世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

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

### 度峻

峻字山甫爲博士以時重莊老而輕經史懼雅道凌夷乃潛心儒典又言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有朝廷之士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股肱心膂共爲一體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邵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爭去勢如脫屣辭

### 益智錄卷四

### 七

龍如金石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是鄭雖離世而德佐夫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是以先王嘉之大有玉帛之命次有几杖之禮若夫冒處士之名而趨夷慕勢敗常亂俗則所謂六蠹五蠹開民連黨宜所貶抑夫人性之陵上猶水之趣下也溢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隕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不可不慎也

### 周處

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



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

何準

準乃何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世事不問于時名德皆稱之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謙不受

朱伺

永嘉初西陽有寇警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

並智錄卷四

八

事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王尼

何綏乃何曾之孫也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著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

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果爲太傅越所殺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胎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然曾知國家之亂而不知侈汰之禍足以殺其子孫也不智甚矣

索統

並智錄卷四

九

統字叔微燉煌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謠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太守陰潛從求占書統曰審測而說實無書潛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意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終老作於家

劉歆之陳令舉



凝之令舉居晉季不仕皆隱山澤出入騎牛好事者繪爲圖

陸放翁跋其圖云公卿貴人黃金勒馬傳呼火城中欲如二公騎牛蕭散了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阻齒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逡逡而止徒有此生着幾輞屐之嘆乃知二公風流未易追也

張翰

張季鷹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有四

益智錄卷四

十

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季鷹歸著首丘賦爲一時所

賞

翰少有雋才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翰因秋風起思江上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顧舍

舍官光祿勳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道帝之師傳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倭于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年九十三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餘杭大滌山中王藻聞其名迎至朝士視者如堵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

益智錄卷四

十一

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

韋忠

裴頡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裳而就之哉

晉室承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



俱存可覆案也。叔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叔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叔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對。于是並被害。

尹起莘曰：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爲笑貽依使之輔政。爲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觀其與賈模、裴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

羣賢錄事

十三

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鍾惺曰：劉寔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綉褥，甚麗，而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黜化崇耳。」崇宜悔，遂不暇乃答曰：「是廁耳。」崇之鈍闇如此，不死何俟！

劉超

超爲中書舍人，虔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

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卞壺

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寔，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寔由於此。欲奏推之事，雖不行，然史謂壺於東遷之始，能作此潔源端本之論，可

羣賢錄事

十三

謂大智矣。

劉翔

燕慕容廆使劉翔入朝，翔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沔，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賽謬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吁而已。」

蔡謨



謨於晉康帝時領徐州刺史聞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江右喜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季龍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量力皆非時賢所及尋遷侍中司徒不拜上疏乞骸骨上印綬凡十餘表不允穆帝臨軒遣官徵謨陳疾薦寢伏待罪自旦至中使者十餘及公卿奏謨悖慢傲上免為庶人謨薦慎每事為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王導

益賢錄卷四

十四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勅帝先已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道王賡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為耻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

叔拾板蕩必先恭慎制度須自大臣謹謹始此

王茂弘過人處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紛紜未決王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遷都苟務本郎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今宜鎮之以靜由是不復遷都

晉室再延賴有此議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

益賢錄卷四

十五

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山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迫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瀑布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



轉急安徐曰如此將毋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褻戚服其雅量

桓溫憤怒簡文帝遺詔不令居攝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思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登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白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時符堅彊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益智錄卷四

太

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基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基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

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屣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在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王羲之

益智錄卷四

太

羲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耶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也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築室東土並與之游



右軍既去官與道士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方諸郡登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右軍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右軍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惟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德意可勝言耶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

風教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史稱右軍有濟世才而懷遯世志且生不辰未丁泰階故舉所蘊蓄發之于書遂爲千古獨步  
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不能聽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爲書誡之浩不從浩

將北伐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襄所敗浩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而加以喪敗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求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又與會稽王晟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以區區具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寔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此其高識非晉時諸人所能及其誓慕之文卒以樂死之言豈其本志哉



王逸少清真絕倫是古逸民至抱負經濟爲書  
名所掩其人爲兩晉第一

王騫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常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  
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人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  
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  
已乃逃于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

益壽錄卷四

世

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  
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  
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  
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嘗抱羸疾時或失  
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  
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  
奏帝許之遂復還剡終于家

王懷祖

簡文稱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澹直以真率

少許便是對人多多許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  
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口貪泉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  
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  
愈屬清操及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  
門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孟陋

益壽錄卷四

世

孟陋字少孤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  
溫親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  
在府以和曲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  
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  
人無官者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忝相  
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繇是名稱益重以壽終于家

何琦

何琦母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  
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覺



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顯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嘗侍不行繇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騎縣山喟然嘆曰此南山有人焉何公

沈攸之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

益智錄卷四

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鱗士

沈鱗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杜門不交世物年過八十手自抄寫燈下細書滿數十篋

宗炳

炳字少文妙琴書工圖畫尤精玄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嘗立宅江陵之三湖又入廬山就釋慧遠蓋蓮社中十八賢之一也自宋禪及元嘉徵辟累

至皆不就武帝嘗問其故答曰栖谷飲泉三十餘年又西陟荆巫南登衡岳飄然有尚平之志及遯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豈能徧睹惟應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因取所遊履畫圖之屋壁每云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尹緯

緯字景亮少有爽氣不營生產每讀書至宰相立功之際未嘗不輟卷浩嘆符堅末年秋星見緯知堅將滅喜甚已忽流涕友人怪而問之緯曰天時

益智錄卷四

三

如此正霸王龍飛之會吾徒杖策之日而知已難遭是以忻懼交懷耳符堅嘗與言嘆曰此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不知用其亡也不亦宜乎緯嘗自言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迫二疏朱雲發其狂直終不能如胡廣之徒污隆隨俗也

陶潛

潛字元亮一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固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得鎮

益智錄卷四

廿四

軍建武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淵明自州祭酒解官歸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濟餞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

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庵而去之後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先是顏延之爲劉毅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還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三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常九月九日出宅邊菊

益智錄卷四

廿五

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迹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餽餼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逢孔業祖謝響然孫馬隊非講肆較書



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宋蘇軾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明陳繼儒曰淵明命子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

### 益智錄卷四

其

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責子篇又曰雖有五男兒搥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身不仕宋矣即諸子亦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

### 益智錄卷之四終

### 益智錄卷之五

退谷孫承澤輯

南北朝

謝瞻

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久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爲業不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

### 益智錄卷五

一

曰吾不忍見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晦嘗語以朝廷密事瞻輒向人說之爲戲笑蓋絕其言也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放體幸全骨歸山足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力爲國爲家瞻文章之美與叔琨弟弼運齊名靈運父煥才拙早夭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得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一日瞻與晦及弘微等共游戲現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亡談者亦互有全異靈運默然自



是雖黃稍衰止

謝瞻見兄弟並爲侍郎位任顯密乞貶弟以保門戶

顏延之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母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蚤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盤智錄卷五

二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爲宋主所殺

沈顗

顗字處默性清淨生平慕尚惟黃叔度徐孺子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顗每還吳興賓客填巷顗獨不造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素不事生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內惟採蓴行根供食怡然不改其樂焉

蔡廓

宋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君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千木署然尾送不拜千木羨之小字也史論蔡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劉穆之

盤智錄卷五

三

穆之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謝朓

謝朓爲吏部郎中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



孫興公孔顓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閑官之大小眇再戕讓不允

江湛

義康用事惟江湛早能自踈檀道濟爲子求婚于湛湛固辭故不染于二人之難

沈慶之

宋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

益智錄卷五

四

不效何公往而復起尚之慚而止

慶之罷就第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顧覲之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

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

僧虔爲尚書令題省壁曰員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壞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決是故去之宜疾時孝武欲擅書名僧虔嘗用拙筆以此見容

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澄曰汝任重于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惧焉累年不拜

益智錄卷五

五

王儉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蘇子瞻子過嘗讀南史子瞻卧聽之因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陳顓達

陳顓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劉璣

劉璣沛郡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璣薦志好學博通訓義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于後堂夜集

蓋智錄卷五

六

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璣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秘書郎不見用璣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璣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阼召璣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上欲用璣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璣曰上意欲以鳳池相慶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珣授璣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

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廟廟才珣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璣兼聰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璣終不就

王秀之

秀之爲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

蓋智錄卷五

七

秀之父瓚之書深最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詰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

沈麟士

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至是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表薦其行義詔以太學博士徵之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



日而食守操終老薦學不倦遭火燒書千卷驕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天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 江淹

江淹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嘗謂子弟曰吾本寒素不求貴富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脩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江淹與交遊論隱書云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

### 益智錄卷五

八

五一體疲緩卧不肯起二酷嬾作書三賓客相對口不耐言四性甚畏動五愚悻妄發輒被詈知短而不可易所謂輪樞分定也猶如鷄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又自言其筋緩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墜偏好冥默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溷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

淹爲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

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薦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 朱泚

泚性成都人結廬山中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置其屨乃取屨去曰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屨用草柔

### 益智錄卷五

九

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薦爲長史請見與語瞪視不答

### 韋叡

梁韋叡身爲大將建有奇功而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既退居于家蕭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傳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



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敝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製俯仰所行畧如他日前儒稱六朝人才韋敝爲冠誠非過也

### 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性至孝見梁世父母喪輒事佛誦經乃誦孝經二十篇人稱其不染世俗有獨超之見焉

### 蕭允

蕭允爲梁太子洗馬莒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

### 盜智錄卷五

十

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蕭允獨不行人間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營主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過何從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長影遯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 袁樞

陳袁樞字踐言家世顯貴資產充足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徙端坐入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

之懷淡如也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

### 李先

魏武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溢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 常景

常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擢爲修律博士

### 盜智錄卷五

士

景商確古今刊定條貫著律二十篇歷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恒貧儉家惟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洪容齋隨筆謂後世不知其文並不知其人

### 盧玄

盧玄范陽人世以儒雅稱時召天下儒儒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言以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李曰



朔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  
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于不納浩敗頗亦由此人  
稱其先見

### 高允

允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  
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  
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北魏時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嘆曰  
皋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

### 益智錄卷五

### 十五

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累況於凡人能無咎  
乎

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  
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  
不立文成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  
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米而  
已于時百官無祿允嘗使稚子樵採自給文成歎  
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  
斛

允與司徒崔浩同領著作述成國史時著作令史  
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  
著作郎宋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  
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  
皆身死宋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張偉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  
卓子康寬中劉文饒洪量偏心者或之弗信余  
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  
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

### 益智錄卷五

### 十三

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  
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  
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  
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  
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  
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拜畢  
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



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不得謂此乎  
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  
亦漏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  
鮑叔良有以也

### 劉瓛之

劉瓛之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有從瓛之學者瓛之  
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  
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  
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止

### 蓋智錄卷五

十五

可憫問多識不過爲土龍乞兩肱惑將來其于立  
身之道有何益乎先是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  
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  
內校書瓛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  
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  
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于博士孔璠每曰丈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庭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  
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  
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問于時君等  
何爲輕自媒衒又謂其子曰昔鄭玄廬植不遠數  
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  
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規時但未薦李謐  
以此負國耳

### 葛洪

葛洪字稚川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

### 蓋智錄卷五

十五

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  
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  
徑至雒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  
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  
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  
辟皆不就赴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  
散騎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 賈思伯

賈思伯少明經學崔光薦爲侍讀授明帝杜氏春



秋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談恂恂曾無港色客有論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

###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構屋于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 蓋智錄卷五

其

### 哇夸

夸號書嗜飲浩然物表少與崔浩莫逆浩爲司徒奏徵夸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數口絕不及世事浩意欲屈之不敢發言爲投詔書於夸懷夸亦不開口浩愿夸還乃取夸驅內之廐中冀相維系夸乃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関浩知而嘆曰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伏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經年送還驢別遺之馬爲書以謝夸

並不受亦不報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歷三月而止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哇夸遂爲作朋友篇

### 王晞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王勿自踈王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寔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灼爾天性閒淡肅永遨遊登山臨水

### 蓋智錄卷五

七

無虛日時稱方外司馬後晉易暉與同志避周兵行每不疾或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若能疾步入作三公矣

### 權會

北齊權會河間人博通經典尤善玄象然慎密即私室亦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薦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勅之出曰幸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讚仲淹於素曰彼寔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

蠡智錄卷五

大

張文詡

文詡河東人隋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延之於博士位時文詡游太學其門生多詣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惟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嘗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不僕射蘇威聞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每間居從容

王績

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屢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王績字無功號五柳先生也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又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

蠡智錄卷五

十九

李士謙

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謂陰德嘗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



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譏為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王凝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房彥謙

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蓋智錄卷五

廿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蓋智錄卷之六

退谷孫承澤輯

唐

房玄齡

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為皇妃男尚主每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屢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蓋智錄卷六

一

身  
今家誠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  
玄齡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每議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善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二人謀斷相濟以佐佑帝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袞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名

于志寧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魏以來世居閩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 李靖

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

### 益智錄卷六

二

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五攝養

### 魏徵

魏徵爲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友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

### 尉遲恭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驂山軍還依藉致仕晚歲閑居服雲母粉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

### 曹憲

曹憲江都人學問該博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于小學家尤遠揚州長史李襲譽薦

### 益智錄卷六

三

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就憲家問之憲俱爲音註援驗詳復而終不就職

### 徐有功

武后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後斷獄持平屢忤后意凡三坐大辟臨刑得免終不挫折后益重之以斯言之在前也



婁師德

師德當武后酷吏殘鷲之日深沉有智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絮之可否師德曰未也絮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求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官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仁傑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師德爲益智錄卷六

四

狄仁傑

仁傑於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長者人稱公身履虎尾與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軀更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反正之權固已在

掌摑矣

梁公大忠大智于廬陵反正一事今脩載之武則天置太子于房陵張易之兄弟用事易之一日問自安計于梁公梁公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傑益智錄卷六

五

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倣陛下乎又欲以三思爲後仁傑曰姑侄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后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  
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  
悅初吉頃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梁  
公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  
復唐嗣

李日知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  
致後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曰知先不謀于家  
及治行妻嘗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

益智錄卷六

六

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  
也士論高之

沈約事梁晚年昧于榮利每進一官亦殷勤請  
退而終不能去論者鄙之即其主亦鄙之甚矣  
知足知止之難也

陳元敬

元敬射洪人自少豪俠歲荒散粟萬斛以賑飢者  
明經擢第值武后臨朝遂山栖谷飲不復出

宋璟

武后詔璟按獄楊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  
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  
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  
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  
故事易之初與璟出則劾奏誅之計遂不行

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  
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  
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伏惟陛下睿能以授  
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益智錄卷六

七

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詔許之仍令全  
給俸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  
璟隨上幸東都次嶠谷以馳道臨黜地方各官璟  
進諫上命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  
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  
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上善之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  
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  
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



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請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著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卽遽稱腹痛而歸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張公藝

益智錄卷六

八

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脩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張嘉貞

張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

之際豈憂饑累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服位至中書令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然寡欲好易莊周書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鐙鬲野服王公

益智錄卷六

九

所遺鹿裘素障癭栢塵尾皆塵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樸作自潤于民中宗復位以安車徵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復召攸緒于嵩山勅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故諸韋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

楊元琰

元琰字溫漢太尉震十八世孫官刺史嘗與張東



之共舫江中私語及革命事元琰悲涕慷慨志存王室東之執政遂引爲右羽林將軍因與定計斬二張及敬暉等爲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輒詭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不退懼禍及我也後暉等死元琰獨全

### 姚崇

玄宗時崇與張說有隙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死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所存寶帶重器張若顧即錄致之仍

### 盜智錄卷六

十

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磐石到便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後說悔遣使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嘆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後譖不行

### 盧懷慎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王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

屬疾宋璟盧從愿侯之見徹簀單籍門不施薄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席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憐人乘間而進矣開元中懷慎與姚崇同居宰相自以才不及政事皆推崇以疾乞骸骨還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嘉嘆之

### 張說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

### 盜智錄卷六

十一

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張說爲中書令時初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



說爲脩書使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頲進平章與瓌同當國瓌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瓌或未

益智錄卷六

七

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頲更申執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

權皋

權皋爲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皋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回過福州福昌尉尉仲暮皋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皋示已暗證暮乃勉哀

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塋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迹候母于淇門既得待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

韓休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爲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

益智錄卷六

七

且不休安能自遂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

李岫

岫李林甫之子也林甫權寵既盛岫嘗以滿盈爲懼一日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



且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期此李斯所嘆也

附楊慎矜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排陷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所忌王鉷遂構其罪至于誅死其文致之由則以祈禳事也慎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士史敬思設道場禳除旬日血止因以美婢明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楼下為柳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定對而鉷因此構之

益智錄卷六

古

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焉天之巧于報惡人如此

李義琰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宅無正寢弟義璵為市堂材義琰曰以吾為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義璵言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倡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元延祖

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李泌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成敗事帝大悅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

益智錄卷六

五

宰相矣乃止廣平王俶同郭子儀收復西京肅宗命泌草表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因請去曰臣今報德矣復為間人何樂如之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



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豈朕而辦殺卿乎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因極言建寧王冤死欲帝感悟于廣平王復固請歸衡山帝不得已乃聽之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鄴侯家傳云泌畏崔圓李輔國之忌願隱衡山於衡嶽寺讀書懶殘所驚曰非凡人也中夜潛往謁

益智錄卷六

六

馬愼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嚼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郭子儀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多虞擢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諛間不行朝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嘖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

容將不利于公其下頗震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鎮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脫汲水役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是也分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四官餼者一千人

益智錄卷六

七

進無所往退無所處向使崇垣高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簋臠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殘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段秀實

段秀實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李愬



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為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構以相矜誇愬六遷天鎮所處先入舊宅一所

### 楊綰

綰至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蔡幹出入從騶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箠至音樂散五之

### 益智錄卷六

大

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 韓滉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古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

德

### 韓愈

唐沈顏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古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

### 益智錄卷六

充

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文公遊嵩山題名曰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余與著作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微君渤樊次王川疾作歸明日與李盧自少室而東山太室中峯宿封禪臺下石室遂自龍川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啟毋石入天封觀閏四月三日韓愈題此文集中不載

元結 元德秀



元次山隱浯溪就大石爲亭名唐亭得怪石五爲五如石得泉名七勝泉避患入猗玗洞稱猗玗子後徙家襄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復號漫郎客樊上漁者相戲見爲聳叟又曰公之漫猶聳乎公漫久矣故猶聳叟斯人也草木爲藩泉石爲宅雲交月往一身之外更無長物

元紫芝乃元次山之族兄也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任滿笥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定居焉不爲墻垣局鑰次山述其未嘗有十

益智錄卷六

廿

畝之地十尺之舍一歲之供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斯人也寧有得失榮辱生死林于其心哉房琯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

韋澳

韋澳昔取進士周墀後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謬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

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玘或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取致耳

韋世康

世康爲吏部尚書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嘗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

益智錄卷六

廿

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帝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史稱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知足之志每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病便辭

高郢



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 陸贄

贄字敬輿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一言善復

### 益智錄卷六

三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底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賦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延齡揣帝意薄諛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

論辨乃貶忠州別駕既放荒遂常闕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 李吉甫

吉甫爲李栖筠子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以困贄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元和二年代黃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史稱其畏慎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

### 益智錄卷六

書

憲宗嘗問吉甫時政記吉甫監脩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即是未撤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使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璹脩之於長壽及壽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閱時政記者不虛羨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 沈傳師



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曰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知是足矣人稱其蔽靖

初傳師以門下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時缺承旨穆宗欲面命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終不出出爲觀察使

裴度

太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

蓋智錄卷六

苗

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從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別作聖于午橋具燠館涼臺號綠瑩堂激波其下沼石林藁岑綠幽勝度野服蕭散其間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交把酒窮晝夜相譌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雒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強起河東節度尋乞歸公不信術數每曰鷄猪魚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

白居易

居易被遇憲宗朝以諛忌不盡展晚年放意文酒于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文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又嘗與高年不事事者九人燕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樂天云余自幼追老九所止離一二日聊覆實土

蓋智錄卷六

葦

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沼今廬山以靈勝待我卒獲所好待余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葉石林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牛僧儒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詭貶江州司馬其露之禍樂天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白集又有咏史一篇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曲烹鄢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彼爲拒隘机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意可見矣

李晟

益智錄卷六

其

刑部崔樞妻是西平王李晟女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領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遣使人往候王擲著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

錢徽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間機密以廣參決帝稱其長者

錢徽爲禮部侍郎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旣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旣進士皆子弟無藝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或

益智錄卷六

其

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李德裕

德裕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旣居安邑里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頗晚爲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等所陷初德裕屢經貶斥自淮南復



入相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承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琴笙簧七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

### 柳仲郢

仲郢先爲牛僧孺辟客後李衛公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草公門館衛公不以爲嫌仲郢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監益智錄卷六

### 北

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側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貢官

### 柳公權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 黃裳

黃裳於元和中拜相時藩鎮跋扈李師古尤甚師古使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輿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問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即

### 徐晦

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憑以簡傲奢侈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責授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夷簡請爲監察晦自益智錄卷六

### 九

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援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

### 牛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史以牛公不以外調爲怨而對語委婉得體可謂賢矣至於唐制未歷外任



不授近侍此千古用人良法

薛仁謙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李賓所據賓家多貨嘗藏金珠數萬于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爲宋相至後世居此宅云

趙光逢

益智錄卷六

卅

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王凝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或見先靈

鄭綮

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刑于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字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也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諧終以物

益智錄卷六

卅

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

司空圖

圖字表聖仕諫議大夫昭宗時王室多故圖知不可爲遂隱于中條山王官谷作休休亭以自誌其說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賸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皆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預爲棺塚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酌酒賦詩徘徊其間客或難之圖曰君何



不廣死生一致也吾寧暫遊此中耶嘗爲人作碑  
贈絹數千圖虞致鄉市心恣鄉人取之一日而盡  
時寇盜蜂起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  
獲全者甚衆

五代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  
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  
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

益智錄卷六

世

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  
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  
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韓熙載

熙載當五代之末能知趙檢點不可測教人固質  
質也又知時事曰非而耻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  
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  
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  
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徐鉉

南唐近事云金陵有後湖周廻數十里幕府鷄籠  
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  
映如畫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  
間馮謐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  
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亦暢得平生徐鉉怡  
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  
所乏者知章耳

宋太祖嘗詔隱士田告詣公車會是喪不赴後致

益智錄卷六

三三

書徐鉉質其去就徐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  
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失高  
蹈之計

南唐後主堯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  
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  
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  
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歷數  
已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  
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墜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鉉嘗作吳王挽詞 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  
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  
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 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  
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宋太宗得而  
覽之甚加嘆異

王朴

周王朴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于

益智錄卷六

卅

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困乞告  
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  
者多被其害而朴獨免

益智錄卷之六終

益智錄卷之七

退谷孫承澤輯

北宋

曹彬

彬總師伐江南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  
相時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使行也使天  
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况使相極品乎美曰  
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  
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

益智錄卷七

一

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是對上亦大笑爲賜  
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  
多得錢耳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  
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門宴居  
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霜雪  
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既平江南四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  
公事回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彬



但圖史食簞而已

泚水燕譚曰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王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鄧鉞陶弼覲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主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嚴太后輔佐仁宗毋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

涑水託聞曰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可愈惟湏

益智錄卷七

二

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寶儀

開寶中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杜稷之

鎮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說禍多遜遂泰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流崖州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亟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宜追改前命外

益智錄卷七

三

彰寬有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盧多遜赴貶所有姬言京邑舊事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吾子不能從其意盧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相繼淪沒唯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無忌終當南竄多遜默然趣駕去多遜父億見多遜服用漸侈愀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



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識

呂蒙正

蒙正拜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露天祿者多矣若臣男

益智錄卷七

四

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錢若水

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矣安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効忠于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既而執位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寺談多至涕泣帝曰大率

如此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然其夙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爵邑也上爲默然于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即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

初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

益智錄卷七

五

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倣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唐肅

唐待制先與丁謂爲友後水樞街宅正相對丁將有嬖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蒙百官耳



王旦

王旦泰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潭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而視乃旦也皆大驚旦薦寇準爲相準數短旦於上前而旦專稱其長上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重之

益智錄卷七

六

楊龜山語錄曰王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它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文正公嬖韓億授官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珣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

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王文正嬖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之婿上顧公曰卿女婿耶公不對乃歛身少却頭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其爲冢宰自薦親屬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

益智錄卷七

七

爲人斯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

李沆

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貌



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故雖頽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豪裝亦可治但念世界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栖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如此

益智錄卷七

八

楊龜山言真宗問李文靖沆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諛則佞臣常惡之

李文靖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張詠

詠官工部尚書寢室中無侍婢肥玩之物聞如也門人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笑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曰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詠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湏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

益智錄卷七

九

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耶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夾三也

李畋苦疴既瘳請謁謂之曰子於病中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能謹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



置

寇準

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縷作衾縫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慶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爲丁謂所構貶雷州司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盜智錄卷七

十

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

楊億

億爲執政時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億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受首陽之餓

侍郎蔣堂家有楊文公億與王魏公旦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野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寔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浚法

杜衍

杜祁公爲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

益智錄卷七

士

且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歸田錄曰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譚而已

祁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魏野

野陝州人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



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潛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頃纓則狂豈能瞻對殿堦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亦松遊旦遂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被

監智錄卷七

士

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謫每書前詩於窓朝夕吟哦之題驛亭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蓋悔不用野言也

林逋

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

栗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其詩蓋以譏當日君臣之所爲也听見卓矣

逋同時有種放者初同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負盛名後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于長安廣置良田與人爭訟朝臣誦北山移文譏之初

監智錄卷七

士

放嘗見陳搏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即果如圖南之言

李及

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昌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及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人自是耻其風俗之薄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鄭可爲世戒張垂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

### 李愬

愬字舜工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愬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

### 益智錄卷七

古

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赴熱看人眉睫以興推挽乎

### 陳堯佐

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若七年不遷時丁謂用事專威福堯佐屢之夷然故人子弟以其久于外勉以進取笑曰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見召用

### 孫奭

奭以九經及第直講二十餘年舉動方重議論有

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爲三朝名臣以太子少保休致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

### 王曾

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 益智錄卷七

圭

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 韓琦

韓魏公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于筦庫袞以爲非宜公屢之自若于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轉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直宰相器也錢明逸在



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人謂公之可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于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慶曆中與范希文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

益智錄卷七

去

史稱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魏公元勳感德聞人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晚與歐陽脩相知最深脩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作又多不取文中子琦心知其非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或謂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基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位欲便授知制誥琦

曰軾遠人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脩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琦爲相曰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陽修爲

益智錄卷七

去

泰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

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或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疑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獎可知也琦言始學行已當如金



王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不害不然無容也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執不固勉不力是以不及古人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

益智錄卷七

大

受獎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范仲淹

范文正少有志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倦其後雖貴以母在時方貧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

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

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童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不可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

益智錄卷七

尤

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以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號於馬首皆



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非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遣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益智錄卷七

廿

裴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威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察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七日手滑雖吾輩亦不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俚逃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自仲淹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

患之凡直仲淹者指爲黨或坐貶竄及呂復相仲淹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既賢仲淹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歐余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益智錄卷七

廿

政欲從之仲淹爲叅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仲淹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爵  
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  
稱之者

仲淹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  
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  
爨而吾親其肯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  
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

益智錄卷七

華

饗富貴之樂也

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衆間請治第洛陽  
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  
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  
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  
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  
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已而後爲樂耶

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文正每言家常飯好喫常調官好做

歐陽脩

歐陽文忠於景祐初遷館閣見諫官高若訥誅謂  
范仲淹故爲書責之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  
爲陝西經略招討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與范公同  
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脩被詔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脩

益智錄卷七

三

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  
兩手體裁不一詔脩刊詳列傳脩曰宋公於我爲  
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不更一字  
知開封府所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脩  
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  
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  
議者指公爲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



議爲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初樞密使闕人歐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之

益智錄卷七

董

文忠在政地時張舜民謁之曰公與司馬公王制公爲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

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泰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今自覩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時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六一

益智錄卷七

董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永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蘇頌

蘇頌於元祐七年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



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彼時  
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  
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人有言及頌  
者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頌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  
用章之言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  
皆在人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躍豈可羈也然或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益智錄卷七

其

又嘗言湯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  
人者耳鼻欲大口曰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土木  
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爲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于三思而  
熟慮也

公曰人生在勤勤則不置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  
其理也

尹洙

范希文許呂夷簡賤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

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鄧州酒稅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  
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滉  
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  
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  
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  
視之滉閱籍果然知不能害歎息而已其後洙在  
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  
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滉者甫問曰

益智錄卷七

其

劉滉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  
一言及滉何也洙曰滉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  
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是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滉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反好  
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

王質

質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  
欺其輕重耳何必變更其法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唱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質乃且猶子也

胡瑗

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主湖州學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

益智錄卷七

其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治家甚嚴尤諷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

婦道

孫復

復字明復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詩詩出明復見

益智錄卷七

其

之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益智錄卷之七終



益智錄卷之八

退谷孫承澤輯

北穴二

文彥博

文潞公當國日唐介爲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出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加用焉

益智錄卷八

十一

元豐五年公以大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閎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

益智錄卷八

二

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蕤慕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

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謗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



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頽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于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時以爲至論

益智錄卷八

三

彼時有劉伯壽爲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必於峻極院留題凡登頂七十四次所居玉華峰即以名庵有妾二人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在後以竹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觴盡醉人以爲仙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

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大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富弼

富文忠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益智錄卷八

四

弼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後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



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爲留守時即往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

### 益智錄卷八

#### 五

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擢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

晁氏客語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時洛陽僧寺大作佛會富公欲往邵堯夫見公曰聞朝廷欲起公富公驚曰衰年豈可復出堯夫曰公今欲往佛會侍聞京師知公尚健豈能

辭免富公即止不起令堯夫可謂愛人以德

司馬光

溫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

### 益智錄卷八

#### 六

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韓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



了名即爲不少矣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映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啻晝夜公初作通志成英宗因命續之公歷中外凡十九

益智錄卷八

七

年而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曰資治通鑑人見其手稿兩屋無一字草書公之學主于誠此是見其一班每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常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

哉

公既攻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張宣公栻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條理者矣

崇禎甲戌承澤官汴有事于洛同門人董尋司

益智錄卷八

八

馬公獨樂園遺跡尚有一井因坐井傍譚公舊事宋道君刻元祐党碑以公爲首而金人卜相賜公之像道君問人曰金朝何故重司馬光道君五國城之死以空棺馬骨歸使司馬公而在寧復有此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貴



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忠宣與蘇轍平日多異紹聖初文紹述之議大興轍上疏力諫以漢武爲比哲宗大怒曰人謂秦皇盜智錄卷八

九

漢武豈可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由是得從薄譴轍乃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童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傾諸子曰此豈童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因君實薦以至宰相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隅終身佩服

盜智錄卷八

十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忠宣每誡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忠宣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觴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



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呂公著

呂正獻有族子呂嘉問不肖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公著爲相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公著又不荅既歸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荅

益智錄卷八

士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訕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屈今日屈于晦叔矣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

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正獻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在朝廷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韓維

維忠憲公之子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

益智錄卷八

主

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劉安世

劉元城與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



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湏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相薦也停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益智錄卷八

士

幾八十堅悍不衰元城有言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譚雖夜不寐翼日精神如故

建中聞元城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釣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

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范鎮

景仁力糾王安石三疏不報遂以本官致仕至元祐初首以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

益智錄卷八

士

爲元祐二聖一起

蘇子瞻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范忠文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南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論者曰邇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



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甚多矣

范祖禹

祖禹於元祐初爲侍講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恭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益智錄卷八

去

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劉恕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肯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猶貂襜褕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

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蘇洵

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入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益智錄卷八

去

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其言乃信

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湏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程頤每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蘇軾

子瞻于神宗時王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取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



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安石愈恨

子瞻與溫公議事不合溫公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問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之

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于商賈手寔之禍下及于鷄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之

盜智錄卷八

七

子瞻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已未于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林臯亭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又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枕柳林下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學爲買一宅卜菟裘焉傾橐八十千與之將卜吉

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舊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仕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謂之曰坡仙不亦宜乎

黃庭堅

山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閑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

盜智錄卷八

八

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山谷云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多以見已相遭于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于寂寞之濱照影谿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

又云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後此何理耶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兩耳



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耶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劔之工曰小人家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好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邵雍

富鄭公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則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

益智錄卷八

九

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

堯夫屢辭不就官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

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蘽環堵不瓦風雨而怡然有所甚衆人莫能窺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游城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惟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堯夫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

堯夫病篤伊川請教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益智錄卷八

廿

朱子言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周敦頤

茂叔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饔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



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緝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求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

益智錄卷八

世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云云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程頤

伯淳先世居保定博野縣祖羽始爲河南人中第後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召用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

爲得御史體

每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後其言皆驗

益智錄卷八

世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程頤

正叔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元祐初元召至京師除授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然其容貌極正時文潞公侍班每稱先生爲真講官也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陳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益智錄卷八

三

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張載

子厚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受而讀之又求之六經學乃大進初好釋老之書始渙然而知其非也

子厚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

命校書崇文辭按獄浙東還乃謁告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始湏臾忘也

益智錄卷八

四

先生去朝築室南山下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尊賢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爲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又曰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我



又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讀成誦精思多在夜  
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  
書亦易記听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  
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  
存

尹焞

益智錄卷八

荃

彥明于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誥授和靖處  
士初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  
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吾不復  
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毋  
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  
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蘇昞爲博士以上疏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  
既行伊川謂李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  
嘗問李明當時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

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  
猶爲輕典李明以焞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  
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爲嘉歎  
和靖每言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  
一一要使

謝良佐

頭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

益智錄卷八

其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上蔡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  
上而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  
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  
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  
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 鄒浩

鄒浩初爲潁昌府教授范忠宣爲守嘗加禮重一

### 益智錄卷八

七

日忠宣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

浩以數論事帝擢爲右正言時劉妃有寵構廢孟后童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浩露章劾童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童惇詆其狂妄羈管新州其友田畫勉之曰碩

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君贈我厚矣

浩嘗言聖人之道脩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 陳瓘

瑩中初爲越州僉判童惇於紹聖初召入爲相薦瓘爲國子博士瑩中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

### 益智錄卷八

七

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奸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益智錄卷八

尤

大遼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塋中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晡昧之過又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日

前

吳敏

吳元忠於靖康初拜相進言昔唐李德裕有言宰

相寧可亟罷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脩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善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善

又上疏力詆王安石廢三傳以春秋爲爛朝報之說爲謬請立春秋學三歲貢舉以復聖人之遺經天下快之

益智錄卷八

三

向子韶

向忠毅忠簡四世孫清約如寒士其強學自勵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此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公自始仕至二千石一以誠意爲主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卓然不可奪

向子志

向子志天性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廢失若



無也巧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  
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小定營居室立家廟  
採古制爲祭儀以不附時宰歸隱於衡之伊山乃  
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杳然雲水  
之外

陳俊卿

陳正獻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築第既成有  
訝其門大庑者正獻曰異時使龜婢乳媼可開廼  
佳耳薦紳傳誦以配大祝齊郎廳事語有示二子

益智錄卷八

律

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遊汝子  
孫清白在不須度屋太渠渠

益智錄卷之八終

益智錄卷之九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

李綱

李忠定於靖康中爲時相耿南仲所忌由樞密院  
出爲河東宣撫使召對睿思殿自陳書生兵非所  
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  
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即

益智錄卷九

一

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曰  
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  
允

欽宗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  
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  
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  
患有不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寢長難去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莘



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二

益智錄卷九

上之相公也頗岐言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頗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語塞公乃赴堂治事

韓世忠

忠武與岳武穆以忠勇冠天下和議成秦檜殺武

穆忠武以太傅就第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目自號清涼居士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後山陽襲開嘗圖其小像而贊之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于佛乘有驅貔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于驂轡之上悲夫

洪皓

洪忠宣于宣和六年使金紹興十年始歸至盱眙

益智錄卷九

三

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日以御札趣覲及見內殿力求鄉郡養母不允先是帛書至楊前率譽胡銓封事張浚名望秦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悅遂出領鄉郡未幾竄之於英州然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爲相次樞府次內翰天之報忠良者豈不甚明乎又忠宣置英州州守倪營聞知新州張棟以巧中胡銓遷客得優擢欲效之使人捕忠宣家奴寘獄中起大罪未及發倪營以暴病死天之處奸惡者豈不甚明



乎

忠宣天性強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裨官小說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絕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令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批傳誦習欲刻版於燕公弗許

胡銓

胡澹菴當秦檜議和之時力斥其非因上王倫本一狎邪小人一疏書上都人喧騰數日不足高宗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

益智錄卷九

四

應養母耳于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葉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帝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金人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葉總尺紙耳盈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況真葉乎

趙鼎

鼎字元鎮爲秦檜所忌謫潮州在潮五年杜門謝

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公嘗曰用人所宜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于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于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議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

公常薦張浚可當大事後同爲相俞樗語錄曰時

益智錄卷九

五

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政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張浚

張魏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辟熙河路幹辦公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



及軍陣方畧之宜盡得其實及知樞密院事年甫二十三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公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遂上疏劾檜誤國謫官建州

益智錄卷九

六

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鑄之於石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敝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張魏公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西山真德秀跋曰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

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敬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

楊時

時於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顯於穎昌及顯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又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目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益智錄卷九

七

渡江後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爲多浮沈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辨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龜山言學者當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溪山之野人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



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托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又語羅從彥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曾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懋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益智錄卷九

八

胡安國

安國於靖康初爲中書舍人中丞許翰稱之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康侯者實鮮時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及封還罷李綱詞頭忤時相耿南仲出知通州甫去京師陷高宗以給事中召又與時論相左卧家

不出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飯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益智錄卷九

九

高宗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上稱善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爲之傳秦檜等忌目爲黨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安國訪醫衛梁留宿豐城者半歲乃渡江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康侯罷官僚友盛筵出餞楊楊公時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



康侯子寅字明仲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讀史管見宏宇仁仲世稱五峯先生幼師事楊時候仲良卒傳其父業蔭補承務郎不調被召以疾辭優游衡山二十年著書曰知言門人張宣公栻序之以爲言約義精爲道學樞要爲制治著龜云寧字和仲文定傳春秋討論多出虛手而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又從子憲字原仲世稱爲藉溪先生朱元晦呂東萊皆師事之道學卽義萃于一門世尊稱之

益智錄卷九

十

羅從彥

仲素聞龜山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學之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曰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

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

安朱喬年俱執弟子禮從之游仲素令之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仲素山居有頽樂齋及寄傲軒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軼法甲偏乙和卒稔南遷之禍又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

李侗

李延平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

益智錄卷九

十一

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傾謂學者曰有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朱元晦言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益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又曰延平說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  
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李先生取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

又曰延平初亦是聚邁底人到後來琢磨的如田  
老野夫

延平嘗言吾人大率坐此窘窳百事驅遣不行唯  
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其村居兀坐一無所爲  
蓋智錄卷九

士

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  
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延平言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  
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  
不可一日怠於心

延平言九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  
忽

延平言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  
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

張九成

九成在海昌登筴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語言曰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  
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  
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  
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  
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以無愧所學

橫浦曰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用明於內見  
已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 一

蓋智錄卷九

士

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  
其獨 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  
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  
利也 觀大郎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  
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平日負約失期他日  
必虐下罔上

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  
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



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鶴林王露曰胡澹菴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牕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益智錄卷九

四

楊萬里

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長跼請教魏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佩其言終身

誠齋居官日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卧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若趣裝者韓侂胄嘗築南園屬公記許以掖垣公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

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

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王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益智錄卷九

五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誠齋解否大象曰君子當否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誠齋有易傳盛傳于世

朱松

韋齋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爲天下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



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怠

跋山谷食時五觀云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藜藿而况玉食乎今錄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耻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

朱熹

元晦先生當父章齋疾革時年甫十四令師事屏  
益智錄卷九

夫

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于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之祝詞有云本晦于根春及椿榮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愆動而思蹟惴惴惟願曾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章遵考訓晦本謹師傳

先生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雖學于延平而自得甚深

先生尤嚴學之爲弊嘗云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所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

寧宗時趙丞相汝愚薦爲侍講侍經筵講大學上傾意聽之先生每與趙丞相言韓侂冑雖有冊立之功宜酬之金帛不宜令親政事在經筵又與上

益智錄卷九

七

數言之佞冑矯旨罷講予祠侂冑之黨攻之甚力于是落職致仕

先生在家聞侂冑逐丞相汝愚草一疏極言奸邪蔽主之罪欲上之門人更諫以筆決之遇避之同人遂焚其草因自號遜翁註離騷以見意自是以野服見客

先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其散遣生徒者笑曰禍福之來命也豈散遣生徒所能免哉講之不輟又言此時惟有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



坑落輒無有是處矣九是文士巧于言語爲人所  
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霅州呂居  
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  
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文公雖深于道學然風神蕭洒不爲崖岸常置  
木屏八扇出行遇佳山水輒張屏以所藏古銀  
盃啜數盃而去又好詩訪張南軒于湖南唱和  
二百餘首南軒有城南雜咏二十首文公和之

益智錄卷九

大

手書于卷其卷今在余家余因建城南書舍肖  
先生像于其中閉戶讀先生書二十餘年人以  
周易本義言教與程傳不合乃爲傳義合刪以  
一之又以詩經集傳與古解異乃爲朱翼以暢  
明之於近思錄後增先生語錄爲五先生學約  
又取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先生爲  
續學約以羽翼之又著考正晚年定論以斥陽  
明王氏之謬視先生如嚴師而于先生之道實  
無所得也今老矣附此以志愧焉

黃幹

直卿受學于朱文公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  
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  
處甚有益

朱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直卿稿成文公  
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鎮密有條理他日當取  
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  
衣及所著書授直卿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

益智錄卷九

尤

直卿言學問湏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  
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  
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有曰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  
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  
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蔡元定

季通嘗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堊諫承風堊諫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文公併及季通季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文公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季通賦詩曰執手相笑別母爲兒女悲哀謂宜緩行季通

益智錄卷九

廿

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泥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聚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元定父名發傳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

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子元定生十歲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文公嘗稱發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元定長子淵雅志好學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嘗言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于

益智錄卷九

卅

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真西山稱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至于隱居不仕恬然閉門人尤高之

元定次子沉元定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往往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初沉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悅元定沒走



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沉子模隱居薦學一以聖賢爲師嘗輯文公之書爲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探賾學者宗之淳祐中命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楊至

楊至爲蔡元定之僭喜讀孟子嘗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是其言因告之曰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益智錄卷九

三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不納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顏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膳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益智錄卷之九終

益智錄卷之十

退谷孫承澤輯

南宋二

張栻

敬夫爲丞相張魏公之子少穎異魏公愛之每訓以忠孝仁義及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敬夫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顏錄以見志

益智錄卷十

一

敬夫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又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寔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詳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  
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  
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於西也

又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  
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  
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  
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

益智錄卷十

二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  
非空言也主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  
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公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它底一朋  
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  
妙

呂祖謙

伯恭爲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  
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伯恭少性卞急一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  
人渙然有省不復如昔朱子贊其爲善變化氣質

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伯恭讀家人三爻言如人家見其父子夫婦  
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爲  
樂可以知其必敗

又論看通鑑之法昔陳堃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  
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  
過博聞強記而已

益智錄卷十

三

呂祖儉

祖儉乃祖謙之弟也寧宗時韓侂胄用事罷趙汝  
愚祖儉爭之忤侂胄安置韶州朱熹與之書曰熹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  
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  
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里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推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林光朝

艾軒嘗言大凡舉措湏當愛重賣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忙迫氣象耶此五十年布衣受用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爲實歷日子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爾每以此自警

王嘉叟

益智錄卷十

四

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常歎賞此言

詹體仁

詹元善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韓侂胄躡躡大官遣使通候元善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胡可相污也擯之不見未幾果敗

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退居雪川真德秀早從受學問居官臨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

無愧平心則無偏

彭龜年

子壽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除起居舍人寧宗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鑑黃文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服人望不可端以潛邸學官爲之又見韓侂胄用事上疏論之落職時僞學有禁

益智錄卷十

五

士大夫鮮不變者子壽于閑洛書益加涵詠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

陸九淵

子靜爲呂東萊所收之士除將作監丞丐祠歸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命之曰象山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元晦元晦送至信之鵞湖寺江西陸子壽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令相與講其所同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



後使之博覽元晦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元晦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子靜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人止之各賦一詩而別

朱元晦守南康子靜訪之元晦與至白鹿洞子靜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泣下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門人嘗問子靜曰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又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

益智錄卷十

六

求在乎自立而已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宋儒之學始自周程極爲嚴正至張子韶與陸

子靜遂開後人心學之門

子靜格言亦有可採者嘗言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又言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又言後生

隨身規矩不可失又言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陳亮

同父才氣超邁未遇時屢遭困阻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雲雷雨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同甫意蓋

益智錄卷十

七

指朱元晦呂東萊等云

朱元晦與同甫書曰兄高明剛決非吝于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于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植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曹建

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



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則又往受其業陸子壽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立之嘗從陸子靜講學見子靜喜言虛遠進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而赤徐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立之遂從學朱子爲學人生大事而能決擇如此可謂智矣

陳淳

益智錄卷十

八

安卿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安卿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朱文公至漳安卿請受教爲學益力義理貫通恬退自守

安卿嘗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學者宗之

劉燾

晦伯每夜歛衽默坐虛心省察嘗曰夜半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故其晝之所爲夜之所思也又患學者有名無實記天台四先生祠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寔若趨其名以爲高入乎耳出乎口者皆先生之罪人也

晦伯爲國子司業時疏乞罷僞學之詔以息邪說正人心又請以朱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

益智錄卷十

九

書集註刊行之

張洽

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用力于敬常以主一名齋元德以病請祠屏居山中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元德爲長元德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學興即謝病去後屢召不赴家居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輦感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



交皆名士人敬慕之

黃灝

商伯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擢進士第在官與時不合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若素隱者詔起告老不赴朱文公守南康商伯執弟子禮夙疑問難文公之沒黨禁方厲商伯單車往赴怡然不顧也

嘗言戒懼是絃體做功夫謹獨是又于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文公善之

益智錄卷十

十

游倪

倪從朱子遊嘗求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收斂身心莫要走走作作便不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莫是主一之謂否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朝廷只是嚴嚴宗廟只是敬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童伯羽

蜚卿沉默寡言好讀書雅愛林泉不樂仕進師事

朱文公文公問蜚卿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

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蜚卿問主一無適文公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

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

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蜚卿言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文公曰此只爲不主

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傳此心

逐旋行去到卽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

益智錄卷十

士

人身上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于不可必之功名

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葉武子

武子字成之直寶謨閣平生好讀易所得爲多嘗

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

我之時人之出處湏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

後論在外之時

李舜臣

舜臣博學力行多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



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文公每爲學者稱之

舒璘

璘刻苦磨厲從張敬夫陸子壽游及聞朱元晦呂伯恭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踈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柴中行

中行常嚴禁僞學時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

益智錄卷十

士

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廖德明

德明治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教人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何允

太和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太和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

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

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檐而圖書半之

父之子鑄與朱文公友善文公謂之曰躁妄之病

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

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

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

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

存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

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

益智錄卷十

士

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潘柄

柄嘗問朱子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柄爲之憬然

鄭昭先



昭先在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  
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  
有不可事之君子能以妻子事母之心爲心則  
未有不可事之親人以爲名言

黃洽

洽爲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撓細  
故史稱其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曰居家不欺親  
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  
求福報哉

益智錄卷十

四

余大雅

大雅從朱元晦遊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  
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大雅嘗言天理人欲之分  
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  
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言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所生之心輕矣  
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  
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  
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曾興宗

光祖少時服科舉之習一意于聖賢爲己之學嘗  
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  
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皆馳光祖處之怡然初聞  
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恍恍  
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  
力行必求有得于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  
諱名其師光祖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非  
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于病中

益智錄卷十

五

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實十日猶  
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  
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于不知道之域喪事  
宜遵古泰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  
林學蒙

正卿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下講明道德性  
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師尊之嘗言斯間有一  
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  
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



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騫于外耳其獎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此語言浙學之流弊甚確至今姚江一派猶襲焉湖之說而不熄真可慨也

真德秀

希元少孤受教于母吳氏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率妻以女登進士第累官至舍人時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劉倫曰益智錄卷十

夫

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

及史彌遠死召德秀爲翰林學士進戶部尚書因輯大學衍義一書以進并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

嘗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敬而後能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

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謹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民矣

西山言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益智錄卷十

七

伐國之斧斨蠹民蝨蟻也人稱其爲至言

嘗言立心以實意爲主脩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嚴浩雖皆高談空妙然于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于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軍于宮嗚呼可嘆也



嘗言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故子路仕孔惶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于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魏了翁

華父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上言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大要以六經益智錄卷十

太

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僞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于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于此

華父在朝僅六月立言侃侃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之歸隱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

自學禁甚嚴一時儒者書籍屏絕即學庸語孟亦

爲世大禁自希元華父二人慨然以斯文爲已任其後濂洛閩閩四大儒之學顯于世本二子之力也

李方子

公晦博學能文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還書廟堂乃除公晦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惡之曰此真德秀之黨使臺臣劾罷之公晦既歸學益智錄卷十

尤

者群登其門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何基

于恭少師事黃幹幹告以爲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又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腦次浹洽道理自見于恭悚惕受命遂得聞伊洛之淵源



子恭之學立志以定其本盡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于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與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太守趙汝騰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故子恭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子恭不肯出之意實權于此自是羔鴈踵門鸛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子恭力辭以益智錄卷十

廿

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今乃聞朝命而遂起忽然于先而憐于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于義得安乎堅不出

王栢

會之少慕諸葛之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

會之每曰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其所得于學者如此

時上蔡書院落成台守趙景偉以書幣來聘卿守趙崇綯勸之駕會之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遠近聞風莫不兢勸

宋朝人物之盛昔人稱之爲小三代其嘉言懿行不勝書而道學之傳始基于周張光大于程朱又得北山魯齋殿之俾洙泗道脉不絕于世

益智錄卷十

廿

而宋當顛危之日猶知尊儒重道贈謚秩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乙卯四月與煥孫重訂於梧下

益智錄卷之十終



益智錄卷之十一

退谷孫承澤輯

遼

耶律良

耶律良字習撫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

耶律官奴

益智錄卷十一

一

遼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歎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蕭札刺

虛輦性介特不事生業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聖宗累召擢輒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人

蕭浦崗不

梭懶少失怙恃能力學于文藝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乎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超然自得

金

賈少冲

若虛家貧勤學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眷二年第進士宣徽使劉筈欲以妹妻之力辭累官左補闕嘗使宋宋方有所請常餽之外別致珍異若

益智錄卷十一

二

虛却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世宗嘉之若虛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此身篋庫不可爲也

周昂

德卿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甥王若虛從學教之爲文曰文以理爲主以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徒單鑑

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大定中進士第累官拜左



丞相嘗嘆文士委瑣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大學諸生刻之石

趙質

金趙質字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令覓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益智錄卷十一

三

趙秉文

周臣大定第進士累官資善大夫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當路懇勤不能自己

周臣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文章有澄水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書各有解注以歷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留心佛理人惜之

完顏璫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

不減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

杜時昇

時昇博學知天文宰相薦其可大用時昇察天文時事有亂亡兆遂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人子瑛亦隱緱氏山盡讀諸書教授汾晉間元初屢聘不就

益智錄卷十一

四

元好問

好問字裕之爲金行省員外郎入元隱居太原嘗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乃構亭名野史著述其上錄至百餘萬言後纂錄金史多本其所著

王鶚

鶚乃金狀元金亡世祖問其名召之後爲翰林學士承旨其立史院奏帖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予奪



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從之又手書作史大畧付史院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人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先是鸚鵡請帝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繼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塋祭許馬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仍私謚爲義宗據法君死杜稷曰義人多其誼

史重事也古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金源既墟元

益智錄卷十一

五

王二人亟以史爲事可謂知所重矣元之亡司農危素投崇國寺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而素竟未爲元脩一史不有愧二人哉

元

耶律楚材

晉卿遠宗室仕金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晉卿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偉之曰遠金世仇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仇君耶太祖重其言慶之左右

晉卿嘗奏曰制器者必得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祖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臣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於是請于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而元之文治始于此矣

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抵罪太祖

益智錄卷十一

六

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祖意乃解

河南新破俘獲襄軍還道亡者十七八有肯居俘逃民及資給者種滅其家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將安之柰何因一俘四連死數千百人乎上悟除逃兵之禁



晉卿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晉卿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余在兵部時少司馬金公維城問今時人物與元孰勝余曰不如金作色曰不如誰余曰耶律文正在元言及民生即爲痛哭余與公同事半載每言及百姓余未哭公亦未哭故知不如也金撫然

益智錄卷十一

七

郝經

伯常家貧讀書爲守帥張柔買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伯常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世祖即位以伯常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修好被留真州伯常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帥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伯常爲人尚氣卽爲學務有用及被宋拘四十六

年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伯常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水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野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按郝伯常與劉靜脩相善時元欲伐宋靜修勸伯常宜諫止以全兩國生命伯常如其言世祖

益智錄卷十一

八

因遣經爲國信使通和好於宋被留時有道士何巨川亦諫伐宋同遣巨川死於真州贈二品官有人以詩吊之曰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此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好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伯顏

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總制大軍與平章阿朮取宋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



不殺是吾曹彬也至是兵入臨安秋毫不犯

伯顏渡江次無錫宋以國璽表降伯顏曰汝家得天下於小兒今以小兒失之乃天也抵臨安駐城外士民安堵以捷聞詔宋王母后入覲宋主求見伯顏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理及還京世祖勞之伯顏曰奉主上成笑阿木效力臣何功之有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賁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又

益智錄卷十一

九

之衡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又記伯顏一事元制內設中書省司文事設樞密院司武事在外惟設行中書省總司文武之事世祖欲外亦立行樞密院與中書省分轄文武羣臣進諫不聽時伯顏卧疾世祖即榻前問之伯顏拱手大聲曰文武在內可分在外不可分一分大亂之道也世祖悟乃止人謂此諫可比張子房止封六國後

張弘範乃張柔之子也柔覆金弘範覆宋父子之功最烈弘範自海上班師染瘴旋死世祖念其功以子珪爲丞相獲罪中宮使人撻之昇至保定身死未幾上都叛兵過保定珪之子五人出禦之俱爲兵所殺叛兵至京言兵由張氏激變乃盡沒其貲財以其婦女配蒙古帥而張氏遂絕伯顏功名與元相終始孰謂天道遠也

廉希憲

希憲畏元人以父希魯凱官廉訪因氏焉篤好經

益智錄卷十一

十

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上問其說希憲因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爲廉孟子

子

希憲立朝謹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人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



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

希憲爲川陝宣撫使時劉整初降元爲都元帥求見希憲希憲安坐令整入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在羈旅者冠衣襁綫投乞放歸希憲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明日爲言于世祖悉遣歸其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蓋智錄卷十一

士

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何禮過如此希憲曰我爲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折辱之今朝家起朔漠斯文未振更不尊禮儒士則儒術且掃地矣

希憲嘗有疾世祖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希憲病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

已謂皐舜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廉公有體有識即在宋大臣中亦是韓歐亞流讀之長人意智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也以勲功胄年方十三爲侍衛位百寮上時世祖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子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服未附世祖驚

蓋智錄卷十一

主

曰少年安得此老成語大是之

安童年二十一爲右丞相世祖以其幼詔許衡爲右丞輔之衡自懷孟至京辭疾世祖不許安童親候其館事之甚恭嘗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

以少年顯貴而能抑已尊賢如此真大智也昔周公戒子曰無以魯國驕人後世不以相國驕人者幾人哉人稱劉忠宣憂時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吾悠然其人



趙復

仁甫元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樞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辟說百端仁甫強從之至燕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由是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矣

時燕京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仁甫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傳學者未能貫通乃原

益智錄卷十一

圭

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脩矣

世祖在潛邸常召見問復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世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毋

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人稱爲江漢先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北方學者未見伊閩之書止讀蘇氏文應舉故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謠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京師得江漢先生而北方之學始自此興

元入極重學校又於各處許置書院聘經明行脩之士爲山長設提舉司給廩餼三年有効行省中內省陞補國學官不仕者聽元貞時計天

益智錄卷十一

吉

下共二萬一千三百餘所

許衡

平仲少遭世亂逃難岨嶠山讀書其中既少定尋居蘇門與姚樞實熙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言進學之序必當素目前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爲提京兆學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未幾辭歸



世祖即位召與姚樞實默爲太子師二人將入謝  
平仲曰禮師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  
公寺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未幾又  
謝病歸

世祖詔平仲爲中書省左丞知機務平仲曰臣漢  
人不便與聞機務力辭世祖曰且出平仲曰陛下  
命臣出中書省耶世祖曰出殿外耳又力辭因命  
舉自代者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泥論其賢  
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益智錄卷十一

五

有市恩之漸

政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平仲聞命曰此吾  
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  
人爲學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平仲待之如成人  
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  
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平仲以哈麻毀漢法力求歸田與人書云春日池  
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  
門喧童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

思意緒日日在此

平仲嘗言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  
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  
光盛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人以爲名言  
薛文清曰許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  
大而巳又曰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  
而無係累真仕止久速之氣象

劉因

益智錄卷十一

六

靜脩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  
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  
當有是也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靜修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其扁曰靜  
修詔徵處士劉因擢右贊善大夫尋以母老辭歸  
俸給一無所受

靜修嘗言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  
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



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  
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  
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  
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  
朱子謂天將降乩必生弭乩之人以擬其後以此  
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

靜修與郝伯常相善勸之諫止伐宋及伯常奉  
使被留懼禍及乃作渡江賦以聲宋之罪非本  
意也及再聘時已病覆伯常書甚婉且留聘使

益智錄卷十一

七

於家歡與之同行未幾病卒靜修常有詩云仲  
尼微服即知天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  
一意枯隱也

家鉉翁

鉉翁宋使臣留于燕既而宋亡無歸傳經河間以  
春秋教授學者著春秋集傳詳說一原春秋所以  
托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志三辨五始四評三  
傳五明王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學者翕然尊之  
世祖屢授之官不受以疾卒于河間

陳普

懼齋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聞  
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  
出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嘗曰聆韓先生夜  
旦誦四書如泰九韶令人不知肉味及其用功本  
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  
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  
唐虞秦漢而下漠如也

詔爲本省教授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

益智錄卷十一

大

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  
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鼇峰首  
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水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  
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

懼齋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  
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舍此不  
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  
識者目爲百五十三顆驪珠

熊禾



去非登咸淳二年進士宋亡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以講學從之者甚衆復于家創龜峰書堂以周程張朱五賢爲道統之的傳因祠之以侑聖師而于邵子溫公有微詞焉尤服膺朱子取其書擇至精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諸子及朱氏門人之說附錄焉著尚書口義春秋通解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大學廣義諸書行于世

去非與人論學謂秦漢以來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六經無完書也

### 益智錄卷十一

九

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

不忽木

不忽木少受學于許文正卓然自命嘗爲桑哥所誣免官及桑哥敗起爲翰林承旨上欲相之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甚多今不次用臣臣無以堪之帝曰然則孰可曰完澤可嚮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薄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必敗今果如其言乃拜完澤右丞相

嘆嘆

嘆嘆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與趙孟頫齊名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僭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君德成就在經筵此千古之確論經筵規制俗悉于元而明因之然明之晚季講官講章先送閣臣看稿不敢旁溢一語如康里所言胡可得也

### 益智錄卷十一

廿

董文炳

文炳隨伯顏下臨安每以不殺爲言及師旋文炳居守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

先是伯顏薦宋宗室趙與愚使李槃古之至京與愚以幅巾深衣見因陳宋所以敗亡之故詞旨激切人爲感動授翰林待制



董文忠

文忠乃文炳之弟也至元中有言道學之弊者世祖謂文忠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宜使海內之士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爲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脩身治國之意也世祖善之

從來國之將亡則有黨名漢唐之黨至亡而解益智錄卷十一

宋之道學明之東林至亡而不解也

賈居貞

居貞爲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每陳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世祖問即俸幾何居貞以數對世祖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叅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即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拜住

拜住乃安童之孫也喜延儒士諮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孜孜不倦議政必以典故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于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拜住掌宿衛英宗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往來東宮何以事君卒不往英宗大善之及即位擢平章政事

阿魯圖

阿魯圖爲左相時別兒怯不花爲右相以宿怨脫

益智錄卷十一

三

脫謀相與撻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時今撻前政後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怒風御史劾之阿魯圖即避出城姻黨爲不平請曰盍見帝自陳乎阿魯圖曰我傳爾木世孫豈以丞相爲難得耶仁帝命我相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當即引去已夫御史臺世祖所設我與御史抗是與世祖抗也爾等無復言

益智錄卷之十一終



益智錄卷之十二

退谷孫承澤輯

元

完澤

澤在中書時嘗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之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賢而能雖白衣亦用之又嘗諭省臣曰國子學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

益智錄卷十二

一

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

學校爲國家重務成周得人之盛爲在于斯漢唐以來徒立名目至元始重其典而明初因之法更詳脩完澤之言可謂獨見其大者矣

吳澄

幼清末舉進士不第入山著書御史程鉅夫求賢江南薦之起至京以母老辭歸命置所著書于

國子監至是召爲監丞舊時許文正爲祭酒教授有師法後漸失其舊幼清至戴星入以次受業日易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因材訓誘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幼清爲學士帝令作金字藏經序幼清曰主上爲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論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僧徒謬稱薦拔以惑世人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帝乃止人稱其正論

益智錄卷十二

二

幼清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行于世晚年乃悔其所學嘗謂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必本于德性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幼清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云

齊履謙

履謙爲司業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



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于是國學人才彬彬矣

成周以三物造士而賓興之此千古之善經也積分以文造士抑末矣後世並以此法失之矣蕭艸

維斗隱居山中惟以讀書為志世祖授陝西儒學提舉不受成宗武宗仁宗累徵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

益智錄卷十二

三

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辭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而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維斗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閎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

李本魯耕

李本魯耕為祭酒時適迎僧師至京令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本魯耕舉觴立進

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伯顏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滌陽縣少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

益智錄卷十二

四

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脩金史既畢辭歸四方之來學者千餘人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伯顏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

伯顏以蒙古軍籍一從學問而迥然超羣以是知天之生才不擇地而人為聖為賢皆可學而至也



陳櫟

櫟當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嘗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脩者復爲說以補其闕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遭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

益智錄卷十二

五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閭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并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世以爲知言

金履祥

履祥少從學同鄉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益得朱

子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兵燹消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外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盛行于世

益智錄卷十二

六

許謙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煩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屏跡入華山四方之上不遠百里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



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

宋末而有何北山王魯齋元末而有金仁山許白雲賴茲金華四子以存考亭正脉而宋元兩代皆當式微之日賜布衣以美謚誠儒林之嘉士也

韓性

性博綜羣籍尤邃于性理之說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益智錄卷十二

七

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性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

胡炳文

炳文字仲虎號雲峰隱居新安不仕以朱子祖籍新安也建祠事之學一以朱子為宗所著有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四書通行世所居屋二間名曰隨齋齋前隙地樹桑果植菰韭曰隨宜也奉雙親菽水盡歡曰隨分也有相過者談近詩商略古今人物或不予顧亦不強曰隨人也每夜禁燈戢行則嵩柴門閉坐曰隨時也客問天下事如何咄咄不敢道曰隨天也有誅之仕者大笑不答曰隨我也

益智錄卷十二

八

年八十餘詩書未嘗頃刻釋手

黃澤

楚望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楚望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為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



趙汭嘗問春秋之要楚望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汭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焉

余於元諸儒經學書俱得披讀獨未見楚望書即五經大全中亦未採擇其語史雖稱其義理

益智錄卷十二

九

一宗程朱疑其學涉高遠非伊閻正旨故其徒趙汭左袒陸氏學蔀識之

趙汭

趙汭少而有志於學至九江見黃澤師事之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乃本師說發以己意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著春秋屬辭

汪克寬

德輔以浙省鄉舉教授鄉里所著春秋纂疏一宗于程子極其詳確嘗曰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

至子程子始求天道于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視諸掌虞伯生見其書極稱之謂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後明初纂修經書取所著纂疏改爲春秋大全列之學宮

胡長孺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慶松慶松受學朱門葉味道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

益智錄卷十二

十

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士爭慕之方岳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說經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躍如有興起也

長孺當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召拜集賢院修撰與宰相不合教授揚州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饒百足求爲其父作墓文長孺曰我豈爲宦豎諛墓中人耶拒而不納是日正絕糧其子以情告



坐上客咸勸受之長孺辭愈堅嘗有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人曰此余秘藏中休糧方也

虞集

伯生乃宋丞相允文之孫當世亂避地嶺外毋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家世授春秋楊傳其業則口授集語孟春秋左史歐蘇文比還里則盡通諸經大義矣以契家子從吳學士澄遊而學益該深以大臣薦授國子助教澄爲司業有措注力

益智錄卷十二

士

贊襄之澄自免去集亦以病免泰定初以秘書少監侍經筵文宗即位以學士入侍甚信倚之集所議貢舉學校罷海運興頤海民田精當切時務伯生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跡有構之于上者謂集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耳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爲忠孝臣以疎庸遭過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過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于上前者

亦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嘆異之

伯生濱海治田之議實爲都燕至計當時而惜不能用及南艘阻梗始令危素爲大農使於西山文霸之間開田而已晚矣京師斗米六兩富貴人有抱珠玉而斃者嗚乎天下事智者見未然愚者昧焉可慨也

揭傒斯

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爲文宗所知中書每奏用儒臣必曰何如揭傒斯

益智錄卷十二

士

欲大用不果引年致仕去詔追還命丞相脫脫及執政論留之傒斯曰使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之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爲總裁官丞相問取館僚之道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人以爲名言



虞集柯九思與揭傒斯同侍奎章閣虞柯相得  
俟斯密爲奎章政要以進文宗每袖而觀之時  
人詩云學士愛題博士畫每日退朝書滿床奎  
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

### 瞻思

思其先大食國人博極羣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  
學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  
而不應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  
虎臺春遇優渥時例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思  
益智錄卷十二

志

獨不往見例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  
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  
宗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  
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母老辭遂  
賜幣遣之  
瞻思邃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律數水  
利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  
常自樂也

### 元明善

明善爲翰林待詔帝命節尚書經文擇其閑政要  
者以進書成帝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參  
政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善副  
之將還國王瞋以羨金蒙古受之善獨不受國王  
曰彼吏臣已受矣公何固辭善曰彼所以受者安  
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明善嘗問吳幼清五經奧義退而嘆曰與吳先生  
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 益智錄卷十二

志

杜本

本博學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救  
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  
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  
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  
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  
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



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吳定翁

定翁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辟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愧于世人以爲名言其時孫轍學行純篤家居教授庭外蕭然監司屢辟皆不就吳澄嘗叙其文謂仁義之人其言

益智錄卷十二

五

藹如也

小雲石海涯

海涯父楚國忠惠公名貫海涯遂以爲氏自號酸齋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乃以讓弟後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旅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有識之者

吳萊

萊涵濡六經而厭飫于諸子百家弱冠游中原北抵燕趙遇古戰爭都會之地輒駐馬引望者久之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賁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有司馬子長遺風退反初服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歸寓龍湫陳士貞家以君咏歌游衍樂而忘其老也其論文以爲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縛于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

益智錄卷十二

六

嘗記御史許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薊書院山長所著有淵穎集宋濂嘗師之

黃潛

潛以文知名天下與同郡柳貫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稱儒林四傑潛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污

潛嘗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宋學士濂稱其



論著根本六藝而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  
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傾洞  
不可犯云知制誥時大著作皆出其手人謂之璽  
口學士

### 柳貫

貫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于蘭溪金  
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召至京吳  
文正徵程文憲鉅大推服之累太常博士提江西  
學罷秩歸杜門十餘年海內尊仰之

### 盜寶錄卷十二

宅

### 趙孟頫

子昂宋宗室至程鉅夫訪人材于江南薦之召見  
世祖問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  
祖子孫世祖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  
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不能悉知  
世祖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授翰林學士承旨大加寵異子昂雖居顯仕  
而風流閑雅怡情翰墨凡晉唐名墨多在其家每  
遇良辰勝日輒入遊城南萬柳園瓠瓜亭等處詩

酒流連抵暮而還人稱爲神仙中人

趙孟堅字子固其從兄也宋末高尚不仕製一舟  
載所藏書畫琴樽遨遊湖山間宋思陵時有楊無  
咎字補之上書諫和議秦檜惡之乃遁于西湖每  
畫梅花以自娛子固畫水仙以敵之極風逸之致  
一日刺舟嚴陵灘見新月出水大叫曰所謂爭綠  
不可唾此我水仙出現也隣舟以爲仙邑令梅鞞  
欲一見之不可得一日聞其停舟水次往見飛棹  
而去梅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先生之謂也

### 盜寶錄卷十二

太

子昂嘗來訪之子固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  
後門入坐定弟問弁山豎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  
子固曰弟柰山澤佳何子昂退使人濯其坐其高  
曠如此

### 龔開

開字聖予吳淞滄海遺珠曰聖予少嘗與陸秀  
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  
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  
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



豪軒蘭筋脩畫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聖予畫瘦馬圖自矜貴每遇絕糧輒作一幀而人爭以米易之擬有儲粟求之不得也余見其携琴圖竒逸之甚上以小隸題一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聖予于吳門市上見一鬻漢印者買得之既而聞僧樵道衡先已議定歸取鐵乃持印送至其

益智錄卷十二

尤

寺中道衡不受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

王冕

元章性倜儻從韓性受學北遊大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薦以館職見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或斥其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妄者乃携妻孥隱九里山未幾兵起其隱于山也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半一區雖非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

畫梅花以自娛

元章好畫梅竒逸絕倫余見數幀一長卷乃畫疎影橫斜水淺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景後題一絕云我家洗硯池頭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又一長幅題云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疎華箇箇圓冰玉羌笛吹他不下來其落句爲人側目而元章不顧也

楊維禎

益智錄卷十二

廿

維禎字廉夫紹興山陰人有竒文危行作萬卷樓於鐵崖山中日讀書其中貫穿百家第進士累江西學校提舉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正統無定指維禎著辨申宋爲正統累數千言學士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後論定於此矣張士誠據金吳召之見不往訪以世事著五論報之又復書詆所用非人洪武初徵修元史史成作老客婦行見志放歸尋卒維禎性疎豁與人交不疑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視之蔑如也然有大度平生不沒人小



善接引士類張之恒過實士以此感附而負之者亦未嘗較曲直也有貴游子破產流落數踵門求見已竊其所藏倪雲林畫而去侍子欲話之曰吾哀其困使持往見達人爲介耳務掩人過如此一日出遊夜遇盜大亡矢黎明家人走報賦詩不輟曰老鐵左區區長物奚恤晚年築小蓬萊以居不復下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避恕老直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湖南李祈評其文以爲玉光劍氣

益智錄卷十二

廿

不可掩云

吾讀鹿夫正統辨以元有大儒許魯齋而金遼無一儒焉遂以此定統乃千古確論而儒之閑係于世者大矣哉

陶宗儀

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繩檢家法過人至正間浙帥秦不花南臺御史尹問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張士誠開闢姑蘇以軍諮相延亦謝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

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授教官又以病免或勸之出九成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藝圃一區果蔬著讀度給賓祭餘悉種菊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所著有說郭輟耕錄書史會要四書脩遺

陶九成爲淵明之後故自號南村家有南村別墅極水木清華嘗自題南村八景詩人多和之徐氏勿文黃爲之圖

倪瓚

益智錄卷十二

廿

瓚字元鎮所居有清閨閣幽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適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元鎮清脩好義其師輩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塋務至誠慤當世稱之元鎮當需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兩至其家念伯兩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元鎮當至正月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嚮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入竊笑其爲慙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削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雲林人品甚高爲畫所掩其畫蕭蕭小景生韻欲絕而層巒疊嶂之作可婉刑閑雖與黃子久公望吳仲圭鎮王叔明蒙騷稱四家時不能望其項背余見雲林六君子圖稱子久爲老師獅子林圖非王蒙所能夢見有軒輊焉蓋子久碩

益智錄卷十三

三

年高隱叔明晚爲小宦死于胡氏之黨雲林之見不謬矣

元人百年之間刑寬事簡士大夫進退自如得以脩其學問之事而士之不願仕者隱于山長發明考亭之緒而經學大明下至于書畫詞令小道無不精絕一時吾尤慕郭守敬授時曆不爲一定之法而隨時測驗以定歲差其法不徒超邁往古後世即有聖人復作不能易也

益智錄卷之十二終

益智錄卷之十三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徐達

達鳳陽人年二十二從明高帝起兵濠梁高帝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張士誠陳友諒等既平乃遣達北伐時元兵盡出真保防禦達從海傍間道直趨天津抵河西務順帝倉皇率六宮開齊化門北遁達入城殺其留守者餘不問禁兵入民舍封府

益智錄卷十三

一

庫及故宮使人收奎章閣圖籍繼儀司儀從太常樂器人民安堵市不易肆雖曹彬之下江南不是過也

達與副將軍常遇春追順帝將至開平望見其城隅達鳴金收兵使逸去遇春讓之達曰彼曾爲南面之主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遇春乃服

高帝新宮既成欲以吳王舊邸賜達達堅不敢受一日賜宴邸中醉之酒令內侍掖之卧殿上夜半



酒醒知爲舊郎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帝大悅命有司爲治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

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勲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聞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高帝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之

### 劉基

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

### 蓋智錄卷十三

二

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莖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

高帝下金華定括蒼使孫炎以金帛來聘遂問道從炎請京師陳時務十八策大喜恨相見晚謂人

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

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高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東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驚鈍豈堪此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

高帝天威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

### 蓋智錄卷十三

三

于色太祖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密爲申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自著見也

### 宋濂

濂字景濂浦江人在元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明高帝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攷起居注乞歸省復徵總修元史除學士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嘗密



詢廷臣減否第言其善者復詢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慎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闕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

濂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

益智錄卷十三

四

酒寡嗜欲所致外國使至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勾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壁

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元末棄官歸安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之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救此殘創明太祖定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遇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既即位問保國安民

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對授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旨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使還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尋除禮部尚書則又辭乃不復強之以職遇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遣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人侍御叩首以子幼辭蓋淨嘿恬退始終如一年七十二卒

元儒受事而不受職者如楊維禎汪克寬趙沔等聘修元史史成不受職而去又有沈夢麟爲

益智錄卷十三

五

元武康尹入明五主闕浙試一同會試滕克恭爲元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皆不受職以循衛從事沈壽九十三膝壽百十歲尤異也

陶安

安字主敬當塗人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明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太祖召語時事對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善之



初置翰林首召安爲學士太祖嘗問學術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帝善之

宋訥

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季進士以時驛驛郎退居自晦洪武中徵請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超授翰林學士又進文淵閣學士時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益智錄卷十三

六

閣事遷祭酒又令曹國公李文忠管領監事訥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鏹礮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一日太祖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頃首言臣荷皇上恩厚欲爲國家効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致致故靜自尅責太祖嘉嘆訥頃首問臣動息微隱聖明何從知太祖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教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

泣謝之

明初學政其立法也嚴其養贍也豐又得宋文恪爲之師身先率教寢食於學雖疾病不歸生徒數千人教則分堂食則會饌書聲滿燈火達曙一時人材率出其中又各邊興屯不費輸輓其議亦始於文恪真張南軒所爲晚事之臣矣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爲游俠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

益智錄卷十三

七

意即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嘗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久之出遊江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縻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浩吟于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不出明高祖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



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欲載之同行舫覺之而遁梁寅

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舉於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審計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疾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

益智錄卷十三

八

王沂

沂字子與泰和人幼讀孟子即辨于義利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于天人之微理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蓄富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歲時塋祭循古禮燕處深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不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

楊胤

胤字嗣慶吉安人洪武中宋太史濂陶參政中立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爲有退之子美遺聲勸貴爭迎致爲賓師吉安侯陸贄以高帝駙馬從受學入朝舉止不凡帝喜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胤也帝喜爲召見賜食久之贊以襲衣冠見胤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以久處此矣即引去胤常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即飲食時動息戒忿怒而已

益智錄卷十三

九

高彬

彬南海人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明初遨遊江湖間徵爲武職固辭作詩有奇語孫黃稱之晚年號蟾溪日坐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

方克勤

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隱山谷中國初徵不就索之急乃出授濟寧知府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



忍爲也庭不陳械杻懸韋鞭楦開示無刑罰

克勤孝友脩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詬去待之益恭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于天克勤乃方正學孝孺之父也孝孺師事宋應麟常賜宴禁中帝囑作一文次日早進應麟歸語孝孺時已酣醉就寢達曙始醒應麟曰吾死矣文不及成奈何孝孺言已擬一稿應麟之以進帝悅之極贊

益智錄卷十三

十

應實奏曰此臣門人方孝孺所作也即日召見賜宴禮部以曹國公陪孝孺年甚少居然上坐帝謂建文曰吾得一佳士今未可用留以遺汝

董倫

倫字安常宛平人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洪武中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會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後以誑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凡作養成就一本于仁義道德故雖蠻夷夷暨皆知向方及建文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

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曰桓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空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愚凡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人傳誦之未幾告歸

王紳

紳字仲縉義烏人學士縉之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帝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常尊孝孺爲百代儒宗時蹇義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

益智錄卷十三

十一

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于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于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

蹇忠定賢者爲吏尚書三十餘年知止之義或昧焉宜其言之及也

卓敬



敬字維恭瑞安人累官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時不能用

燕邸之變諸公立奇節於事後卓公獨發高議於幾先使其說行燕邸即有異志不過如宸濠耳

徐氏妙錦

益智錄卷十三

主

妙錦中山武寧王達第三女也平日喜讀書性貞靜時稱其賢燕王兵入金川門建文自焚大痛曰固當坐殿上看燕王敢何爲奈何自焚不食竟日其姊爲燕王妃已故燕王即位聞其賢且美命內使暨六尚女官徵之爲后乃稱病辭匿不出家人苦勸曰上命其可拒乎女官直抵榻前妙錦擁衾呻吟內使遙列房櫺外與女官皆叩首請不起未幾乃削髮爲尼誦經閉戶燕王聞之不再強至正統庚申年卒樹塋鍾山先塋之次

徐氏功封二公有此一女榮逾二公矣

建文在位未久教化大行身死之日哭聲震天世傳披剃從地道遁安也又謂燕王以大行之禮塋之塋於何地妄也又謂既老來歸死塋西山金山寺後碑曰天下大師之墓亦安也順治丁酉余在退谷晨飯後同僧騎驢于金山訪尋主人俱不知午飯于功德寺僧言前此王公敬哉亦屢訪不得則無其事明矣崇禎壬子駙馬鞏求固請春秋陵祭既補景泰宜並補建文

益智錄卷十三

十三

愍帝曰建文無墳從何處祭此信史也

王賓

賓吳人姚廣孝奉命撫巡吳地賓乃其故人居委巷廣孝三往見之皆不見廼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望見趨避之

廣孝有姊居城外廣孝既貴往見之其姊曰天下曾有作和尚不終而爲好人者閉門不納然廣孝位少師封榮國而不娶妻不蓄髮依然一僧余于崇國寺見其像禿頭袈裟手執一拂上



手題一偈作彼門語絕不露富貴相亦奇人也靖難之事實廣孝愆愚陷太宗於不孝不慈方孝孺斥之爲篡何難之靖乃嘉靖中改廟號爲成祖人謂太宗不知有父世宗不知有祖長陵易碑響雷轟碎載在實錄亦天听不許也

楊士奇

士奇泰和人以儒士授齊府審理副會太宗即位擢爲編脩入內閣辦事仁宗在東宮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著大學益智錄卷十三

古

衍義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仁宗即取視命翻刻焉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無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仁宗即位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傳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上曰卿于朕勞動二十年改周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寒義言宜聽辭士奇曰臣言辭祿當辭享何用斯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士奇在內閣最久楊榮每毀之一日宣宗立文華

益智錄卷十三

五

殿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瑄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邊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正統五年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八倡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餘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



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意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飲數也以是歲三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傾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

益智錄卷十三

夫

如羣王交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廁於列能無愧乎

按士奇長子稷居鄉多不法事聞帝使緹騎逮至京以手勅慰藉士奇人有求多於士奇者帝曰彼日侍朕左右子在家所爲安得知士奇上疏引罪報荅甚溫稷斃于獄仍以恩廕移之次子而士奇眷禮如故嗚呼文貞所遇何其幸也

胡儼

儼字若思南昌人以鄉貢爲桐城令在桐開桐水

勸耕讀而桐大治擢爲內閣以其才堪教化出爲國子祭酒在監二十餘年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一時人材翕然從化

洪熙元年以疾乞休加授太子賓客致仕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泊澹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詳審以求至當惟恐貽患于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

吳溥

益智錄卷十三

七

溥崇仁人爲修撰以胡儼薦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恒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躡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在翰林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

劉亨

亨字嘉會臨陵人洪武中以賢入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爲壽州訓導建文初詔



求直言亨言文武通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

太宗時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

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

### 益智錄卷十三

大

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

永樂五年命脩永樂大典成其書共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時修書者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八人凡二千一百八十八書貯文淵閣內蓋彼時靖難之事人多不平借此以消

磨之也

魯穆

穆字希文天台人累官至僉都御史少肄學邑庠攻苦食淡薦爲志經史雖祈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贖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 益智錄卷十三

尤

曹端

端字正夫浣池人薦尚理學專靜研究坐處足著二碑皆穿破教人以躬行實踐爲先日潛心太極通書西銘等篇嘆曰道在是矣有自得處輒親爲之注釋以暢其旨

初父雅信佛端爲言聖賢之道作行夜燭一書獻之其畧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辨析甚精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



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然而化方岳貴臣不敢以屬僚相遇後謫蒲州學正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上以霍疏先得允竟終于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學者稱月川先生議者謂昭代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潛溪至于道學之傳斷自端始

嘗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

益智錄卷十三

壬

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又言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又言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其理敬祖而能繼其志是謂報本今人事佛瀆神而言行違理何能報本

又言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又言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

明初學校雖興而理學未明永樂初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頒之學宮月川先生實得力於此余嘗言往時爲學也難今爲學也易誠能於大全數書時時致力焉近會洛閩之旨上遡洙泗之傳於道廓如也後之河津涇野諸先生無不于此托始矣

黃潤玉

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初遷江南富民實京師其父當行潤玉詣官請代官異而從之踰年抵

益智錄卷十三

世

京授廬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江茫無人烟潤玉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潤玉安之稍隙輒肆力于學以已心爲嚴師而期造于賢理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

潤玉以經明魁京闈歷任交趾道御史出陞廣西憲長不赴閉門却掃以讀書爲事所著有儀禮載記庸學通旨寧波簡要志南山錄等書

沈度



度字民則華亭人永樂初命翰林舉賢才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度善書凡玉冊金簡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宣德時進翰林學士以老乞致仕不聽令居家食祿免朝奏有召則入

度初入翰林同郡李至剛爲大宗伯氣勢赫奕朝士希進者奔走其門度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問或邀度輒以禮辭間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入號自樂先生其弟榮字民望時度爲學士榮爲侍讀人咸以大小學士稱之宣德初致仕歸益智錄卷十三

三

歸乃盡出所賜金營錫老堂于故址日聚親故燕飲其中

宣德時海宇承平朝廷半老儒如蹇義在吏部共三十五年夏原吉在戶部共二十八年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楊溥二十一年楊榮三十五年而胡儼在國學亦二十餘年二沈以中翰亦賜俸養老京師蓋想見其盛云

陳敬宗

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宣德中爲國子祭酒力以師

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卿貳敬宗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致仕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

李時勉

時勉安福人爲國子祭酒倣胡文定公教條隨材造就策勵嚴甚每旦五鼓督諸生起誦讀夜終二

益智錄卷十三

三

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且罰治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于一時

時太師英國公輔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借讀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生惟太師與時勉抗禮久之太師屢辭時勉曰秀才家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



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暮而散人稱爲  
太平盛事後時勉以王振擅權乞告歸士林高之  
楊鼎

鼎開中人聞陳敬宗學行疏乞入南監上從之鼎  
至監清苦力學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  
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比成進士仕至戶  
部尚書嘗書十思于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  
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  
守思修退思早及致政居家築靜善書院延師以  
益智錄卷十三

苗

教里中子弟嘗曰吾平生無取者但識廉耻二字  
又言吾學問得之南雍爲多

孫鼎

鼎字宜鉉廬陵人以鄉舉授江浦教授薦爲御史  
督南畿學政設教一以德行為本置本源錄錄諸  
生善行以身爲率庚午秋試適上有土木之變小  
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饌今日  
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子不義乃與  
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門鼎每逢考試閱文雖

盛暑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鼎  
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  
在上各家祖父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校士閱文能念及神明及其家之祖父焉敢不  
公不慎憶余典試楚閩具冠服閱卷與同事郭  
太史之祥云吾輩舉筆時兩旁鬼神森森未可  
慢忽太史深以爲然

陳真晟

真晟字剩夫漳州人少肄學子業應省試見有司

益智錄卷十三

莖

訪察過嚴無待士禮自是不復事科舉專務聖賢  
實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  
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  
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  
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  
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  
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  
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



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故事以終  
圖說之意書上下禮部議爲當事者所寢遂歸自  
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  
先生

夏寅

寅字正夫華亭人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  
門誦經史百家言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  
行黜浮萃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  
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益智錄卷十三

共

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  
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益智錄卷之十三終

益智錄卷之十四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王直

直字行儉泰和人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懈及位  
冢宰益加廉慎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吏  
部文選郎中欲留侍直改北學直不可曰是亂法  
自我始也其風節大畧如此

直在吏部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

益智錄卷十四

一

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  
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  
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  
直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  
阡陌子孫稱觴上壽脩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  
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  
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  
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王文端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  
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  
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  
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  
徵詰翰林困于饑謗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  
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  
里故人分蒙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  
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遂銘其墓而文端之雅  
量如此

益智錄卷十四

二

文端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  
介者寔文端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  
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薛瑄

瑄字德溫河津人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  
有所得即起擁燭記之名曰讀書錄遷山東提學  
僉事數進諸生講析經義不事憂楚諸生皆呼爲  
薛夫子云

正統間楊士奇薦爲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  
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國聞瑄名且同鄉也  
雅欲見瑄或邀瑄拜其門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  
朝拜恩私門耶

瑄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  
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餓糧俱乏日中猶未舉  
火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瑄以疾辭石亨素相敬重因曰先生如不留我爲

益智錄卷十四

三

先生啓上請勅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  
養瑄曰昔魯齋之去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  
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其  
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先生之學在復性此其聖門真脉絡其正續讀  
書錄字字獨創字字現成學者守此爲學爲人  
之道脩矣

吳與弼

與弼字子傳崇仁人乃司業溥之子也有志聖賢



之道構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歛身心  
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  
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四方來學者曰衆約已分少以誨之

天順元年石亨疏薦吳與弼于朝遣行人往聘之  
比至授諭德召至文華殿與弼以野服見且辭職  
上命之前與弼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何爲  
不受職對曰微臣多病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再四慰留而辭益力陳十事復表謝而歸

益智錄卷十四

四

與弼歸過南京士大夫有侯之者多不見有問者  
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  
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與弼  
不及人服其先見

陳獻章

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以舉人薦召至京令就吏部  
試辭疾不赴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  
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  
故不受職求覲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

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  
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  
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

獻章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  
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  
日靜坐其中足不出國外者數年

獻章始懼學者墮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  
益智錄卷十四

五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  
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  
而見爲飛魚躍之妙獻章別號石齋既老號石翁

胡居仁

居仁字叔心餘千人自幼遐慕聖賢博窮經訓及  
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  
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正傳謂聖人成  
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

居仁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籌居仁曰吾何暇汲汲于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梯稗弗生何愁五穀不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敬齋與白沙雖同師吳聘君而所學不同嘗曰陳公甫說不曰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

益智錄卷十四

六

經不足以載道又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人以爲知言

賀欽

欽字克恭廣寧人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實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曰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白沙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咨焉

孝宗即位以大臣薦授陝西布政司叅議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斥以浮躁罷家居杜門不務博覽專精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及小學問里興于行義我老更好易宛心啓蒙理性洞然鄉閭稱爲醫閭先生

崔後渠云嘗聞陳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履而安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

益智錄卷十四

七

陳海雅

海雅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友善離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其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劉鉉

鉉字宗器長洲人簡靜端確立身以不欺爲主久



在翰林或以不諳事爲鉉疑久之始大服景泰時  
易儲之議漸萌禮部而亞卿俱缺上素知鉉誠薦  
令大學士陳循等議鉉以進江淵不悅退謂內侍  
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請用編修陸琦一日報  
易儲宜勅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遂止英宗復辟閱諸疏無國子監勸進名問徐有  
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召見上曰  
卿學行醇篤可傳東宮擢少詹事後鉉以完名終  
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益智錄卷十四

八

天下事只爭是非誠見其是即當毅然擔承如  
劉司業易儲一事不肯苟同何等識力何氏文  
淵一時阿徇倉猝自縊視此有餘愧矣

干譏

謙字廷益錢塘人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  
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不持一物賄當路有詩  
云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問閭話短長

土木之變京師戒嚴人心洶洶侍講徐有貞倡議

南遷之說譏時爲大司馬力斥之脩杆櫓改團營  
練保甲以爲固守計而人心大定及也先入紫荆  
關聲言送駕還前驅突至見兵盛而最知有脩稍  
引却次至城下索金帛萬萬計且邀二三大臣出  
和議使人諭之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已有君矣  
對壘七日數敗之由是也先悔禍遣使靖送駕還  
京景帝以譏軍功授其子冕副千戶門第京師議  
辭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  
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

益智錄卷十四

九

後右亭等倡爲奪門之事以迎襄王誑議及王文  
文力辯議曰國制召王以金符金符現在何必辯  
乎

陳繼儒曰按有君之說一見左傳楚人伐兵車  
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  
社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  
不能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  
逼趙王會渾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且傳金人犯邊帝幸瀋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按金符一事收在印綬監典守內侍尋襄王金符獨不見驚懼欲死問一退閑老監云是宣廟上賓時張太后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留後宮于是啓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寸餘矣

李賢

益智錄卷十四

十

賢字原德鄞州人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觀政吏部王直見而奇之即授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賢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英宗復辟命賢入內閣典機務時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問故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

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特賜甲第一區賢力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資賢每以盈滿為戒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

王翱

益智錄卷十四

士

翱字九臯鹽山人別歷中外所至有聲景泰中自兩廣總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堰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翱曰彼立法安忍壞之翱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翱為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痛抑倖進請謁不行于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翱有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



固志不遺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如膝耳官我京師  
女朝夕見毋何待迎邪女言翺妻爲翺置酒長跪  
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僕  
仲孫以廢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翺曰汝  
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  
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莫非分耶裂  
其卷火之

一日英宗謂李賢曰吏部難其人今王翺年老泰  
何賢曰日者言其年壽甚長未艾也上曰如此復  
益智錄卷十四

主

好翺以年老乞致仕不許仍遣李賢致其私諭慰  
留翺涕泗滿面上知其原籍尚無居室命有司爲  
治第先具圖以進及翺致仕歸見圖外溢額之數  
盡令拆去而後入居

翺操守潔白巡撫遼東時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  
盱直不肯堅却之不得乃藏珠衣領內及中貴死  
乃呼其猶子與之其特操如此

商略

略字弘載淳安人爲翰林脩撰陞侍讀召入內閣

蒲傾問預機密時京師戒嚴人心洶洶略力主群  
議請郕王即真以安爰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  
之

景帝時議易儲略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  
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略爭  
不可踰年鐘同童論請復儲下獄略因召對力救  
綸得免

英宗復辟權奸石亨構陷坐免憲宗初詔起復任  
爲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略言  
益智錄卷十四

主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  
遂復景帝號

略罷政家居甫十載憲宗時被召再起初未有復  
職之命及陞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  
民臣商略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得體

當時問大議一易儲一復景帝之號非具十分  
魄力誰敢侃侃昌言讀此足令懦夫有立志公  
以三元起家可謂不負科名矣

岳正



正字方直邵縣人時曹石勢盛正間爲上言宜早  
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所諷令歛  
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乃以私事中之遂謫戍肅  
州鎮夷時越二年曹石俱敗赦歸先是正遇事侃  
侃敢言有上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未信而諫之  
戒矣正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  
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正居戍時有從京師來者傳天語于其肅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

### 益智錄卷十四

岳

公矣正櫟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知或赦汝再敢不敢  
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後以興化  
知府入覲力求致仕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  
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善  
大書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爲  
岳仙

魏驥

驥字仲房蕭山人以永樂鄉舉授松江訓導諸生

讀書學宮驥日坐講席與之間緯經書大旨丙夜  
燈火熒然自携茗粥勞問諸生感奮累陞至南史  
部尚書景泰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  
陳循乃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  
嘗立朝願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笑不荅退語  
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已事後寧無敗耶竟致仕去  
家居二十年布袍襦飯好學不厭老不廢書所著  
南齋集理學正義松江志水利切要諸書

羅倫

### 益智錄卷十四

奎

倫字舜正永豐人爲翰林脩撰會內閣李賢遭喪  
去官朝廷留之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百言謫副提舉福建  
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矣

次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  
日以註經爲業有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  
魏栗馨矣之旁舍貧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爲意嘗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



者之酣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夢而能覺

彭時

時字純道安福人閒居無情容飲食不聞七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籍玩器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無愛憎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召時入內閣辦事英宗向用大學士賢獨見寵信數召對退亦諮時時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

益智錄卷十四

去

爭議賢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

何喬新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文淵之子也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嚮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喬新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新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閻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

分其餘貲遺三司新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泉都指揮僉事武成德新嘗薦問職賄以犀帶銀器數事新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新一無所納或言可受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薛瑄

益智錄卷十四

七

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彭韶

韶字鳳儀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卽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戒宿



咎哉

林俊襲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  
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  
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  
得古人之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  
德文學政事即驟皆屈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  
悉我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  
適中和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  
謚爲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

益智錄卷十四

太

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  
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爲  
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  
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  
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  
行時論稱快

張悅

悅字時敏華亭人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  
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累官兵

部尚書恭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有猷爲  
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  
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  
書不善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六跪乞  
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

悅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自甚益崇節  
儉嘗有言揭屏間者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陋有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  
匪直可久亦以安生

益智錄卷十四

尤

倪岳

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初爲翰林編脩考校纂修  
精詳安雅進講上前以古意傳時事爲勸其言則  
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憲宗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  
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  
之徒其立身不無異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  
燼賴諸儒抱遺經闢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  
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



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能臆定于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洪治中馬文升言五岳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岳乃在京南岳言北岳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遽都改嶽俱以岳言爲是

岳爲吏部尚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自太益智錄卷十四

廿

過終當召怨岳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陳選

選字士賢臨海人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于文詞過格言即手錄千冊爲力行之助

憲宗初督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編歷郡縣若宿儒學宮默然端坐以身而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會倖奄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咸側目趨拜選獨長揖直問曰何官選曰提學直大怒曰即提學宰大于都御史邪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即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閑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

陳茂烈

茂烈莆田人爲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

益智卷十四

三

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敞席不辦一蚊帳自治畦一畝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寃極五經四書之肯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卽潘禮事例奏給月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



楊繼宗

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平昔官次自待一老蒼頭朝夕飯而孟蔬而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使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

王徽

徽字尚文上元人爲南給事中以言事忤時調普

益智錄卷十四

世

安州守在普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徽論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飭奔趨曰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急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章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人皆服其言

高明

明字上達貴溪人爲御史陳利害十餘事表忠之

明上疏請終養成化時上杭賊起勅明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闕大破賊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且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

周盛

盛字永昌大興人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以歲貢

益智錄卷十四

世

授冰陽令治化大行戶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

李紳

紳字緇卿大興人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歷官光祿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調外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二童乞得一身閒所著有抱犢山人稿

益智錄卷之十四終



益智錄卷之十五

退谷孫承澤輯



明

童懋

懋字德懋蘭溪人以庶常授編脩諫內廷張燈拜杖左遷臨武知縣改南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不罷軟不貪酷不年老以何例言去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某可益智錄卷十五

一  
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雖未艾鬚髮蚤斑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爲奏得請家居二十餘年閉門却掃躬耕自給弘治十四年起南祭酒以母艱辭上令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未幾引年乞休歸尋以侍郎起不赴嘉靖初年八十六特以大宗伯召尋致仕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同之伯恭

懋嘗言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矣

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由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牧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祗憑益智錄卷十五

二

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薦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接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辟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一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懋任福建僉事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



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天才自愧  
塵縻祿有病應須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  
學顯不以吏事名

### 羅欽順

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學尚實踐而尤薦于孝友父  
栗齋翁在堂三子已昂貴欽順在翰苑欽德按察  
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疊在告依  
依親庭不忍舍去蒲門孝義海內賢之

弘治中起章懋爲祭酒懋以憂制未闕力辭乃以

### 益智錄卷十五

三

欽順爲司業增置一司業以代之欽順見學規積  
弛士放逸競差撥慨然曰造士莫先于求放心非  
束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予奪以鎮之  
不能由是所獎識士後皆爲名人比懋至深敬信  
事咨諭而後行

後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  
逆瑾用事除名爲民瑾誅復起累官至禮部尚書  
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人謂其辭冢宰一節有  
鳳凰翔于千仞氣象

欽順出處取予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  
必先打破義利關頭否則擾擾直到底所著困知  
記剖晰性命之旨多先儒所未發尤闢陸子靜陳  
白沙湛甘泉王守仁學術之非使雲霧爲之豁然  
崔後渠稱其爲功儒

整庵先生不開講席不受生徒實脩實証正與  
河津相同陽明王氏拈出良知二字聳動從學  
者至於詞窮理遁曰佛家本來面目即是良知  
天橋證道以心體無善無惡爲漏洩天機此是

### 益智錄卷十五

四

何學也余輯宋五先生學約續輯四先生學約  
爲敬軒敬齋整庵及高景逸四先生而去白沙  
陽明始而人疑之久而信之矣

### 楊守陳

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生平好學不倦而以六經爲  
本爲講官時每以經義進講上爲聳聽嘗謂書象  
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耳乃大夫行役  
之作孔子曰吾于柝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  
非爲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



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于言表如此

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討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國循書廊庑王附宜改正凡疏畱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付史館以備遺忘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癯一益智錄卷十五

五

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實錄者守陳曰豈發半生老乃嫁婦一時薦紳誦爲名語

張元楨

元楨字廷祥南昌人爲翰林編脩與時相不合以病告歸家居三十餘年潛心理學弘治初召脩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尋陞侍讀學士乞養毋歸

又九年召至京陞學士侍經筵時上雅意向元楨

元楨身矮特設低几聽之尋改太常卿詹事府侍東宮講讀一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性理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之公力辭歸

邵寶

寶字國賢無錫人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寶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益智錄卷十五

六

德則敬之弗衰

無錫有楊龜山講堂後改爲東林寺寶贖回建書院祀龜山于道南祠荆溪學脉寔始于此所著簡端錄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寶沒後巡撫上其書于朝賜謚曰文莊

王恕

恕字宗貫三原人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



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契丹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恕撫雲南不孥僮僕惟行篋一竹食糲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

益智錄卷十五

七

取主家結狀更無所供

恕以中丞撫兩浙致政朝廷命馳驛還鄉恕每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單騎赴驛官吏同請同寓公辭之

恕在吏部時署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

王雲鳳曰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

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

蔡介夫曰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又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

益智錄卷十五

八

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



此改雖有異類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冕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出且今靜覽群書聞閥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劉大夏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爲兵部郎時負重望適本部侍郎缺有欲薦公者冀一往見公異辭謝之卒不往時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公私語所知曰即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

益智錄卷十五

九

今華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即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未幾陞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叅政布政之力也

東山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橐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曰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

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

東山當發戍穗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驅赴戍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

忠宣在兵部時浮梁戴公珊爲左都御史孝宗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益智錄卷十五

十

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語忠宣曰事有不可毋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爲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



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  
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  
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  
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劉忠宣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  
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  
不爲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  
歸後大臣有子孫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叅  
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與公耻陳  
益智錄卷十五

士

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  
無所言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知愚當蔭公  
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  
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  
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  
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人監禮部必請言本內必  
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嫌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  
福也噫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  
于是

### 吳寬

寬字原博長洲人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  
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  
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  
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總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  
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  
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時花木退朝執一  
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

益智錄卷十五

主

樂若不知有官者

寬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寬獨感然曰我何以當  
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寬辭之再三及掌  
制久襲望寬柄用當道忌之逕廻不進意寬亦不  
能少無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處此其安之衆  
議爲之冰釋

寬嘗遊洞庭翠峰寺喜悟道泉甘冽及貴寺僧及  
數輩遺之公受其一茗以擔漿餘却之曰無過享  
也隣人相謂曰原博狀元及第至今未嘗來筮簪



惟見一甕水入門耳有布衣邢量清苦如陳仲公  
少宰歸家叩其門量曰吾方躬糞無五人應門柰  
何寬曰姑徐徐借隣家胡牀坐門外良久候其食  
已方進相與清譚抵暮去

苑巷遺蹟今在都下者吏部左廂簾花乃公所  
杜扶疎娟秀異于他本陸包山爲之圖王守溪  
諸公題咏之景爲長卷又冬日賞菊會杜古狂  
爲之圖李西涯以文記之詩限騎字韻和者甚  
衆彙爲長卷又公在吏部衣白布袍抄書字法  
益智錄卷十五

幸

端緊故家猶有存者百年後使人想見其風流

林瀚

瀚字亨大國縣人德行純備方伯姚鏌謂公當孝  
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暇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  
其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

王鏊

鏊字濟之吳縣人爲吏部侍郎時內閣謝遷舉鏊  
自代遂與焦芳同入閣未久羞與芳爲伍三疏引  
歸閉門讀書常自贊曰憶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  
校書結髮勵行自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嗣公孤官  
居臺閣志懷輸忠義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  
權璫狂狷不能解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  
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卧空山安然  
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繫  
益智錄卷十五

西

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  
工知希止足之蹤而不能爲應變之崇

劉忠

忠字司直陳留人性峻行方一介不苟時逆瑾惡  
其經筵指斥近倖改南久之瑾誅始召入內閣復  
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其自製墓志略曰歸之日  
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  
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  
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



張席命舟倘佯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  
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  
元嗣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曰勿請葬祭謚贈勿  
千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  
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  
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  
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  
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能  
一日安者蓋予性稍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

益智錄卷十五

五

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曰大  
愧曰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  
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  
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  
章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上之恩外此則非所  
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  
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  
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  
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

心無少負焉耳鄒東廓受知于野亭野亭歸東廓  
送之野亭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  
通寧恬無競

傳珪

珪字邦瑞清苑人累官禮部尚書時武宗好佛自  
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咨  
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  
與聖旨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竝  
至尊書襲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弗問田亦竟  
益智錄卷十五

六

止未幾致仕家居闢園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柳  
衣歛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嘗言政事文章  
出于一篇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

劉健

健字希賢洛陽人官至大學士弘治時與李東陽  
謝遷同心輔政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  
侃無所顧忌上推心任之及大漸之日召健等受  
顧命健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

信陽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鄉人必選入



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簿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  
舍人至提學副使不書卒其知人之見類如此  
後逆瑾竊柄姦諛盤據國事日非健與謝遷上疏  
極言至再不報相率求退蓋不旋踵而健與遷去  
矣既去忌者嫉孽未已幾中奇禍健杜門不出過  
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武宗每出巡幸終日不樂  
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  
臣者乎嘉靖初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已老病  
辭不赴乃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

益智錄卷十五

七

羊上尊酒年九十三卒謝公遷名德相望但嫌嘉  
靖中復一出微遜公耳

余先大人麗津公多記憶嘉隆間遺事嘗言嘉  
靖中曾以安車召劉公至京便殿賜坐問曰興  
獻帝宜入廟乎對曰成事不說又問張孚敬可  
為相否對曰還欠讀書再問別事對曰此非臣  
所能知也即起辭次日起程此事史不載

李東陽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醫隸籍京師四歲舉神童

景泰抱置諸膝六歲八歲而召見講尚書大義命  
入順天府學後成進士累官至大學士與劉健謝  
遷同輔政時劉瑾用事三人同上疏求解職獨留  
東陽時未免有若需之阻而公滌漠清潔留非其  
志也瑾流毒縉紳東陽多方解救保全甚多陝西  
安化王反遣大學士楊一清同太監張永往征東  
陽與一清相善因與密商圖瑾之策安化事平頒  
師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  
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安化之變由于劉瑾激成瑾

益智錄卷十五

六

叛形已著中外憂危公于此時乘間一言皇上英  
武必悟永曰事不濟柰何一清委曲開示永曰老  
奴何惜一死以報國抵京永見上於豹房屏人密  
奏一如一清指武宗乘夜馳至瑾家擒之於榻并  
搜得其反具使人諭之東陽東陽以手加額曰此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下詔頒示人心大悅未幾  
東陽遂致仕乞休置別業於西涯悠悠卒歲  
邵二泉寶聞文正之訃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  
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



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  
白髮門生傷往事每首憂國淚雙漣蓋公每言及  
國事耶爲流涕蓋實錄也

公久在相位而囊橐蕭然致仕家居購詩文書篆  
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墨  
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  
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李文正祠在禁城西墻太僕寺街中貯神童召  
見時所賜衣服及小朱履祠即其故宅也其墓

益智錄卷十五

充

在都城西畏吾村其子兆先蚤卒墓田爲人所  
賣掘土露和京紳方公從哲贖回爲脩其墓刑  
部即王文邁立碑墓前今年久人竟不知其處  
矣余嘗慨耶律文正不獨有功于元而興文教  
存經籍撫遺民破大梁時尋孔子後裔其有功  
于世道其大今其遺墓在玉泉山側爲牧者踏  
平石像亦爲人所毀又近日高少京兆脩京學  
余並請脩學傍文丞相祠元殺丞相于柴市隨  
卽爲立祠蓋祠非明人所建成化中特勢丞相

冠服耳如于忠肅祠在東城祿背巷乃其故居  
屢著靈異鄉人祀之甚謹今毀爲馬廐無人議  
及誠缺事也

王守仁

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爲武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  
政守仁首抗疏瑾怒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  
錄之意有所會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于先賢  
者自謂于中夜悟致知格物之旨尋又悟知行合

益智錄卷十五

廿

一之妙時席書督學貴陽以朱陸異同來問守仁  
不荅而告以所悟書乃率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瑾誅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寧王  
宸濠反守仁方奉命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  
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設計平之晉  
封新建伯自是處居數載講業問難者無虛日矣  
守仁獨揭致良知以詔學者嘗謂學者曰我此良  
知蒼蠅停脚不得蓋言微乎其微又曰未發之中  
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者也寂然感通



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于寂感也動靜者時也而心之本體則無動靜也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與夜氣爲一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及疾作請告不允乃僅歸卒于南安

守仁與胡世寧同年相善嘗謂世寧曰公可惜不講學世寧曰公可惜多此講學

王伯安一生得力在龍塲一貶以艱苦其心志而失力亦在龍塲一貶荒裔之地既無經籍可

益智錄卷十五

廿

稽又無師友之助卒成其師心之智又其後在兵部泰差爲廣平王威寧越造塾學其兵法故用多於體而成其姚江之學然其人氣魄議論凌駕一世正朱子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時有洪若水字元明增成人少從陳白沙游即以隨處体認天理爲宗中進士授廣吉士時王陽明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聲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至晚年表伊川議象山又言四不可之辨佛老一致之疑是費陽明以欲獨監其幟

也而所學終不可掩識者嗤之

羅洪先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年十五得傳習錄手抄讀之至忘寢食及舉進士第一其舅氏賀之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洪先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舉三年遇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

論學抵暮而歸

後累官贊善充經筵講官時世宗偶違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上疏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百

益智錄卷十五

廿

官朝賀忤旨黜爲民歸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務主力行足不入城市然聞閭閻疾苦輒感額不忍緘默也故多虛糧言于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獎頃絕建同江水次倉去邑虛丁二萬民以不困于賦役

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于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義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上自然併心體而失之洪先憂之切故其爲言曰



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

後唐順之以知兵起官約偕由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此日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答書願畢志林壑

益智錄卷十五

書

公平生志意潛泊在朝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服公趙尚未深信一日邀公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設版簾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瞻然如此歸後以先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洞中常絕糧而公處之裕如也

念庵先生雖宗陽明而意主力行觀所言良知之流弊即陽明聞之亦當心折所得于石蓮洞者深矣晚年不與荆川同出尤爲高見荆川以書生冒任軍旅卒無所成視念菴爲何如所謂

大智閑閑惟于富貴功名要看破耳  
黃輩

輩字伯固莆田人正統中以兵部郎丁艱家居服除會北狩之變或沮輩行輩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患竟北上正德中以幼江彬拜杖下獄除名而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

益智錄卷十五

詩

顧璘

璘字華主上元人歷官南刑部尚書致仕居閒無事多縱游山水間于居室後築息園曰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密坐茗椀鑑香談農圃醫藥事

璘有座側二銘其左銘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



享慰及疾病則用儉右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詘然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

### 劉麟

麟字元瑞安仁人以大司空謝事歸里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骨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棲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荅

### 益智錄卷十五

莖

太宰李默言公餽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

### 孫一元

一元字太初自云閩中人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束髮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听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爲歌歌曰食蘭桂芳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

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混游貴賤常以鐵笛鶴鵲憤激悲譎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入憐初譚導引入疑其仙晚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充陸昆結社號茗溪五隱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又在吳時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

### 益智錄卷十五

共

山人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山人乃出又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大竒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 沈周

周字啟南長洲人讀書孝友無意仕進與吳文定寬王文恪鑒相善文定至其家即謁周毋出飯書室周以肉雋奉毋餘齎進文定輒觴味聯榻明晨一乘至城以爲常文定之燕挈周往謝曰君若遊



五岳則請從若五陵車馬不以丘園易也文恪家居亦時往來正德初文恪入閣周寄尺牘無他言但云請力救時否則退身文恪得其書必懸于壁時郡守汪潁新立儀門欲圖有惡周者謂汪曰畫師沈周可令繫礮汪使隸召之周挾一徒黥染身爲指示曰衣緇布服冠里老巾坐石獅下守出則跪于礮盡畢乃去守亦不知也未幾守以計入都謁內閣李南陽賢致驢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潤所需沈啟南畫耳因問啟南安否守茫然不知

益智錄卷十五

老

所對已謁文定少宰詫曰賢如沈君門下不知真一歟事然沈君未嘗不知門下也出周手書皆述守善政守大媿服覲回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周先期趨凡鳥而去

周屏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

文徵明

徵明長洲人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薦諸朝會徵明以貢至京因拜翰林待詔二年引疾

求去不報閣臣楊一清與張孚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歸杜門不問戶外事以翰墨自娛生平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時唐周秦徽諸府皆使人請有重賂徵明不啟封使者固請徵明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見爲恨

徵明性簡重未嘗于河下拜客嚴介溪嵩語顧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

益智錄卷十五

其

成得文衡山乎

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益智錄卷之十五終



益智錄卷之十六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魯鐸

鐸字振之景陵人以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沉潛學問每晨起焚香危坐讀四書五經正統初爲司業適內閣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久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益智錄卷十六

半矣鐸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大歡尋以乞養歸至是復起祭酒鐸位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倦切復以疾辭

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襟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

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

謝鐸

鐸字鳴治太平人爲南北兩國子祭酒設教嚴厲生徒畏憚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吳澄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尋以師道難盡請致仕

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鐸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蔡虛齋清見遜志編而贊曰遜志益智錄卷十六

二

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之功大矣

蔡清

清字介夫晉江人少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其旨蔡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請精于學授祠祭主事王恕爲冢宰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西學校爲逆濠所惡致仕去劉瑾專政起爲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清已卒矣



清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闡發幽秘爲一時學士所宗曰虛齋說也清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教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可見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焉當念者

益智錄卷十六

三

耳

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王雲鳳

雲鳳字應韶和順人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直聲赫然爲人所忌謫陝州知州陞僉事提學陝西又改副使提學至是爲國子祭酒正已教人學規肅然請告歸嘗移書太宰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華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

益智錄卷十六

四

貪陸布政碩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切恐奔趨富貴譖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稿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太宰得書悚然公伉直清介與人相忤而士君子多稱



之至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尤人所難也

### 呂枏

枏字仲木高陵人以殿試第一除翰林修撰時劉瑾用事以枏鄉人欲引之枏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枏遜辟不與來往瑾憾之且中傷枏會瑾敗得已請告歸

世宗初復除脩撰以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累陞國子祭酒申監規五事中官沈東亦來聽講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

### 益智錄卷十六

#### 五

而不責效于旦暮間云爾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其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歷官南禮部侍郎捧表賀萬壽節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先是枏被斥陸完祖道相送完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枏曰公真心去余三十里外相候人謂使水村聞其言而能退異日豈有舉族北轍之禍

枏教人本六經務引之近裏切已不獵玄遠嘗言孔子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若四五十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命俟後圖之或勸其養靜曰養靜以應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物者苟不知其所當爲而爲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爲者亦私爾祇見其不能靜故大學先知止而定而靜此成法也

又謂古之人未有不謹于言而美于行者夫聖賢之道在人苟仁義禮信之弗道而云良知譬五行

### 益智錄卷十六

#### 六

四氣之弗聞而稱太極禮樂刑政之弗修而議無爲言雖義何益于天下治哉

### 崔銑

銑字仲鳧安陽人爲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吏部驗封主事衆咸爲銑不樂銑曰此胡爲不樂苟求諸已者無愧于吾何損未幾瑾敗科道交章薦銑詔復原職或又爲銑喜銑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焉今日于吾爲何益

後累官南祭酒以議大禮上疏極諫休致歸携



古書數篋日讀洵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嘗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日晦約學者尊爲後渠先生

嘗曰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學華是以淪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益智錄卷十六

七

利也昔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伯牙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

馬理

理字伯循三原人以鄉魁游太學與呂枏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登進士授稽勲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初復薦起歷郎中遷南通政復謝病復薦起光祿寺

卿復謝病復薦起南光祿亡何致仕

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問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鄒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珩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益智錄卷十六

八

賜珩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

舒芬

芬字國裳進賢人以翰林脩撰致仕歸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于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謂周禮與儀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



時方尊王陽明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匪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持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

晉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別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

益智錄卷十六

九

又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譔柩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魏校

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求于仰觀俯察經略民物事鉅細證寃且曰當于歛虔爲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内外交養于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澹若寒士人稱爲莊渠先生

何塘

塘字粹夫懷慶人爲翰林編脩時劉瑾熾威羣賢入見俯伏長跪塘與戰手抗禮出乞休歸後起督浙學尋致仕張孚敬當國甚敬重之舉劾黜蔽將期入川婦人京相晤輒面數孚敬十三愆譽爲譖然累官禮部侍郎乞休致

塘家居與閩中呂柟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由賜

益智錄卷十六

十

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念所師法學其謂何

張邦奇

邦奇字常甫鄞人爲翰林檢討以侍養告歸讀書力田不出薦剡屢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雉無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入人悟暢乃已嘉靖中以母老乞休允之後起官至禮部尚書始終求南以便侍親



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壁是權焉惟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靡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

蔡燧

燧真定人從湛若水學若水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及爲御史以言事罷益智錄卷十六

士

歸建浚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盡襲若水之說人稱爲浚濱先生

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听以異于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能盡其性耶

又曰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過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又曰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廉耻爲貴士君子奔競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于典章文物未矣

樊深

深河間人由蘇州司理徵入諫垣累陞至通政使忠厚正直以聖賢爲師當王氏學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畧

嘗言主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諸益智錄卷十六

士

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不過推此而已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可成也

鄭曉

曉字室甫鹽官人學士董中峯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



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金蓉溪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

後調考功嚴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曉曉具疏述故事甚嚴嵩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落職還

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益智錄卷十六

主

其爲名卿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

陸樹聲

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生平薄于聲利修長者之行爲翰林編脩時世宗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獨無所預焉

後累官禮部尚書時議王陽明從祀堅執以爲不可侍郎陶大臨曰朝廷不吝伯爵以與之何難于從祀樹聲曰封拜者一時之典從祀者百世之公

卒不與旋即辭歸

嘗曰仕不行志即貴其閣何爲者晚年留心玄脩鼻息能閉兩時干人物畧無指摘曰世間白黑何嘗二分明衣食不傲稱亦不華侈居嘗不問生產好捐捨所餘山田數頃宅不十畝所著汲古叢書有云潛亦有在上位當勿用亢亦有在下位當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寔部使長吏過謁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婆娑公府乎年八十餘奉旨存問猶策馬出益智錄卷十六

古

迎人稱其德壽

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毋趨捷徑毋暱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符也

陸深

深字子淵上海人嘉靖中爲國子祭酒充講官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閱其講章輒爲竄易深而蔡今曰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內閣忌之謫延平府同知未幾陞山西提學副使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後累官



詹事府詹事宗廟災自劾致仕

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騰古今商確事義辨識書畫古器談鋒灑然一座盡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

深所著知命錄云嘉靖乙未二月宿張公舖是夜兩大作抵曉未息起支折足鐙煨生柴當上牀晨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袂三村童當此境界讀書自適願亦足矣奔波就老何為甚為慨然

益智錄卷十六

圭

海瑞

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為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曰孟子言為貧而仕者非也抱閔擊柝委吏秉田無在非道而充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爾為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嫉嫉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陞戶部主事時世宗尚玄修大興土木瑞力諫下獄世宗晏駕遺詔復官萬曆初累官南

都御史風裁凜凜為一代名臣

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其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輩者乃鄉原也

嘗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即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移能諱緘毋外為疆舌而內媿衾影毋洵洵

益智錄卷十六

夫

易操而木泥靡淫毋質兒參裳媚耻于中襟毋妻妾官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于此不如鹿死之音

王遴

遴字繼津潮州人少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志常自書一聯于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幽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中遴為武選主事與武選員外楊繼盛相善一日繼盛上疏劾奸輔嚴嵩時嵩威勢甚赫諸同



官俱匿避獨避肝膽相許左右獄中繼感遂以後嗣見托遜慨然以其女字其次子繼感聞之感泣繼感原疏中有目功一款下部查覆遜覆稿言嚴效忠鬼名實無其人嚴鵠黃口乳臭身未履選何得昌叙以叨世及之典尚書聶豹嵩常也見而今易之遜執不肯豹慍形于色遜曰公講良知之學刻語錄貞感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于地曰汝爲君子豹爲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辭功部疏不覆

益智錄卷十六

十七

萬曆初遜爲戶部尚書值議王陽明從祀遜曰某曾司理紹興脩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禮尚書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不報閣臣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後改爲兵部尚書見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于內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遂致仕歸家居杜門無尺一入官府京邸貴人移書問侯亦不答天下想望其風節

繼津以一部郎忤權貴護忠直不以利害怵其心而聶司馬殺入媚人後以諛頌齋醮爲世宗所厭斥之去所刻雙江語錄今與傳習錄並行又王龍溪纖爲南職方主事借講學招搖縱肆時薛方山應旂爲南吏部以考功之法中之入服其風裁又纖在吳中與蔡春基講學語及陽明龍溪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穴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人哂之孟我疆秋曰必到此地方知此言又鄒泗山德溥在

益智錄卷十六

大

翰林時知一官房內有窖藏貨而居之潛啟得白金萬餘繼者以聞上以盜臣斥之潛尚璽士藻曰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爲累此皆表表講良知之學者其行如此  
葛守禮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爲陝西布政時入計有小吏署老疾當罷者守禮爲請留吏部尚書曰計語出自藩伯何自怠也守禮曰此退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



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認過誤即此可爲賢能第一矣

守禮爲少宰怫嚴嵩罷官及起爲戶部而徐華亭與高新鄭構邵舉朝起排新政守禮獨無訖又怫華亭及新鄭再相脩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守禮又從中維持得寢新鄭固已嘆守禮第念其德厚姑忍之不發及新鄭罷王大臣一案羅織周內禍將不測守禮又以危言啟悟張江陵下朱金吾維治其事得解人皆心服之

益智錄卷十六

九

梁夢龍

夢龍字乾吉真定人由庶常出爲兵科給事中時家宰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夢龍出疏糾劾公論壯之

陞少京兆會河決沛縣輔臣高拱薦夢龍以副臬往治其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遼大饑遼人聚海島中數千時出掠掠夢龍乘舫海上親往招撫東土遂安河塞宿遷覆運艘數百時議開膠萊河夢龍以爲不可條議行海運事宜行而便

之晉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河南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夢龍曰俟盜起獲之誣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脫尙卧也萬曆初閣臣張江陵重其才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以右都御史出制薊遼簡選將領以忠勇勤爲上無取慨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由是奏大捷者九加少保召入視兵部事

先是兵部尚書王一鶚積偏裨缺六十餘員未補夢龍令四司各舉十五人衆遠巡避謝獨焉時可

益智錄卷十六

廿

口字餘人夢龍喜甚因曰吾輩以質心事主何形跡嫌疑之爲昔溫公作相欲除諫官問于伊川數次伊川終不爲對溫公對人嘆曰薦賢爲國豈爲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則無此事矣乃盡以所薦者次第補用人稱其公虛在部除種馬之令明初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威微駒馬駒不可戰官爲罷駒購壯然尚沉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夢龍請得盡賣種馬稍徵芻價民如更生焉



時浙江兵變全省告急江陵問計于夢龍夢龍曰此惟一好巡撫即可辦其事矣乃薦張佳胤以往而變平未幾改吏部尚書雖為時不久而部政肅然所薦拔者楊俊民舒應龍葉夢熊鍾羽正等不下數十人皆著功業于世

嘗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刻以效時趨不敢脂膏以垂法守則其大節可槩已江陵沒而黨論起辭歸時年五十餘治園雕橋蒔花植柳優游于水竹之居者十有六年

益智錄卷十六

廿

朱裳

裳字公垂沙河人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為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解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晶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奴生媼至以為傭也

裳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

賢要肯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縷于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臂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也

楊廉

廉字方震豐城人好學能文以宇宙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筭雜藝裨談皆取而玩之其退休之志則老而彌篤人稱為月湖先生

益智錄卷十六

廿

弘治時為南戶科給事中會管後湖黃冊灣州知州其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則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

又上經筵日講之規疏言經筵凡十日一舉日講無日不舉今遲一日之經筵則廢一旬之日講乞召大臣與議經筵開罷日期及進講切要經史不以泛及為博而以一暴十寒為戒上褒答之



正德時歷陞順天府尹建宋開封尹包公祠名其堂曰景包堂作文以記之平徭減役裁諸費冗愛人節用京輔稱清

嘉靖初陞南禮部尚書取太學衍義擇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與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方其歸順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庶感激泣下

陳琛

益智錄卷十六

廿

琛字思獻以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閑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答尚書稱數畧誇池若充類之盡鈔閱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便養轉南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起琛高潔散朗其學在得意文章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硯水涯有喟然與默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子之說學者宗之張衷惠

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

柯維騏

維騏字奇純莆田人爲戶部主事時年二十六即棄官歸烏石山中絕跡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島夷亂廬燬于寇嚮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及門之士執經問難先後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戚然必爲之謹恭功不

益智錄卷十六

卅

與飲燕日惟蔬食菜羹而已

嘗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拚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宋遼金三史出于元儒則褒貶失實維騏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以宋爲正統遼金附之并瀛國二王于帝紀以存宋統閱二十年始克成書

又教學者懇懇致意于誠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

楊廷和



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累官大學士居內閣日久平易簡靜雅度過人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海河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廷和延生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而安危俄頃廷和密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廷和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侄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輦感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爲亡何

益智錄卷十六

其

廷和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廷和之言竟驗

夏言

言字公謹貴溪人爲世宗所知由科員歷陞禮部尚書世宗喜改作分建四壇增立太廟改玄穹宇爲先農壇創設高媒壇諸事皆出其意

世宗晚年好玄脩于西苑日建齋醮凡供事壇中者皆冠香葉巾言獨怫然曰烏有舉朝盡變爲道士者乎人謂言之禍始于此

余謂桂洲之禍寔始于立后一事世宗既廢張后屬意于方妃而意莫決密問于言言對曰臣

竊爲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上喜遂立爲后上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弑逆上之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熟官婢楊金英張金蓮等十餘人以組縊上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爲死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謀是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

益智錄卷十六

其

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十餘人上愈曰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功進封其父爲侯然終念曹妃恨后妬之而並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心欲殺之至二十六年冬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死馬言亦伏誅

附記崇禎薛韓城一事韓城名國觀由諫垣特擢入內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密議國觀對以外則卿紳內則戚畹在卿紳者臣等任之



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戚畹爲言  
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三駙馬各一萬而  
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父子相繼死追比甚力  
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其親中書楊餘洪  
周國興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  
如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年終甄別遂劾二中  
書閑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即日死國觀夜  
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內怖甚是時戚畹人人  
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后來甚怪  
益智錄卷十六

七

上不念懿親如不改過將諸子都要喚去皆諸  
人撰造傳報于上上大恐于是停止追比復李  
戚畹侯爵而皇五子竟薨遂心恨國觀欲殺之  
以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款糾之  
勒自盡實不因愷之疏也

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人臣立朝之正軌舍  
是違道以詭隨雖所悅于一時未有不貽禍于  
後日者也觀二輔之事可爲永鑒  
益智錄卷之十六終

益智錄卷之十七

退谷孫承澤輯



明

張孚敬

張文忠名孚敬永嘉人以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當  
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  
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  
門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  
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益智錄卷十七

一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  
無辜之命以擢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億億仙仙  
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  
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  
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不  
與聞清勲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  
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  
兵文武二選取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  
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



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

### 張居正

張文忠居正江陵人由進士選爲庶吉士教習翰林院諸人徇例讀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學作詩文公獨探討祖宗朝典故凡財賦之數日兵馬之經制邊鎮之險隘一一籍記洞其原委及居相位輔益智錄卷十七

### 二

幼主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定朝講之議設起居注之官編四書尚書直解及帝鑑圖說等書日進講筵雖風雨寒暑不輟又間以二祖列宗美政啟沃又取各司章奏面商批荅練習朝政如山海叅將王有臣被論行查覆勸止謂其人性氣別無罪過部議革任公請帝處分帝曰武官若無性氣便是軟熟之輩免議又如南應天府尹陳于陞陞太常卿帝曰同是三品何必更調如無其人寧虛缺以候官欲久任不可對品數更使郵視一官時帝已

### 益智錄卷十七

### 三

不行李成樑封伯以萬金使家人致謝公曰封拜朝廷大典出自聖心汝主于刀尖上爭功名我何與焉堅却不受其懽行類如此至于初聞其父之喪慈聖太后宮中撫帝毋泣而不食揆以大義難與李文達一例視者鄒忠介上疏糾劾拜杖謫官及至晚年深以爲悔官總憲時疏請追錄十年輔弼之功補身後卹典天下稱公焉

兩文忠任天下之才同而操守之清亦同蓋人臣未有不清而能自見其才者蓋智不令利昏



永嘉議禮實爲至當不易之論武宗兄也世宗弟也使世宗捨興獻而考孝宗遵兄終弟及之制然興獻止世宗一子將誰承繼故繼統不繼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光祿寺署丞何淵請興獻入廟永嘉力爭則其識力不可及矣江陵治平之畧他不具論如萬曆八年間照洪武魚鱗冊稽查天下田土使報實在之數分別腴瘠以定賦額最爲要務各省俱已報到而江陵已謝世矣又如湘江爲漕運捷道屢欲開濬

益智錄卷十七

四

而阻于潘季馴肩承不力後長垣李公化龍開之而免黃河三百里風濤之險至今爲賴人服江陵之先見也

江陵有郊祀議考証極悉欲行合祭以復洪武之舊惜亦未及舉行江陵之才蓋由諳練典故嘉靖中吳人王穉登館表內閣寓語偶不合王曰公以時文中進士青詞致位宰相安知天下事此雖出于處士之簡傲然知天下事實不易張南軒對高宗曰願陛下勿求辦事之臣當求

曉事之臣然哉

于慎行

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爲侍講時張江陵擬奪情慎行與同官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江陵艱然未幾江陵引疾歸里卒言者過暴其罪上震怒命丘司寇憐同內璫徃籍其家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慎行貽書于檇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萬分不及而必欲捕虛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又毋

益智錄卷十七

五

老孤少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錫之地合于古人帷蓋之義

後累官禮部尚書其學士諸大典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年孝烈后升祔奉祀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祀宣廟慎行議曰皆非禮也廟制本以同堂異室分別昭穆至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爲太廟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及孝烈升祔本與武宗同爲一世則仁宗



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于是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不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脩乎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時稱名言

時冊立未定慎行請之力章十上屢旨責讓持愈

益智錄卷十七

六

堅自幼乞罷九疏廼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家居十七年及再詔以病終未竟其職人惜之所註文集讀史漫錄及筆塵語練典故爲有用之書

嘗言近世士大夫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爲名而小人之朋比者託焉君子以作用爲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大平不可興也

東阿鯁直素與江陵齟齬及其死也乃曲爲之地真有古人所不及者丘司寇挾平日小忿覆江陵後人極慘丘司寇一子甫中南京暴卒晚年雙瞽孰爲無天道也

鄒元標

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少好學幽居扁戶集程王六子語以自勗舉進士觀政刑部時張江陵方議奪情元標草疏抗奏拜杖戍貴州都勻衛及江陵卒召官吏科給事中常約同志集于演象听月有講

益智錄卷十七

七

會執政常過而問焉後以內庭火進言忤上意降一級調用改南兵曹尋改北吏驗封司又循職掌請褻解縉羅洪先諸儒又以朝儀久曠儲位尚虛剴切言之調刑部考滿給由赴部遂以病乞歸吏部爲覆奏留之未幾以內艱歸服除遂久不起居南阜之野譚道自樂從游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阜先生

熹宗即位召拜大理卿晉刑部右侍郎以老辭不久尋遷左都御史時光宗實錄未成而進藥一事



議論紛紜宜亟脩實錄以成信史上然之

按光宗實錄天啟初閣臣葉向高爲總裁庶子張鶴等分纂以光宗在位僅一月事無可載乃始於在青宮其於國本妖書挺擊三案立義甚正而不及紅丸一事至天啓五年科臣黃承昊請改脩乃命閣臣馮銓總裁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等將前錄大肆塗改以爲諸君子罪案史成於崇禎後進呈內閣欲取前錄焚之司禮監王體乾執不可曰國朝無焚實錄之例因並貯益智錄卷十七

八

### 皇史宬中

時與閔中馮少墟從吾同官臺中諸侍御因建首善書院於西城墻下二公出署後不拜客不赴筵輒入書院講學都人士聽講者甚衆無不虛往實歸人人稱羨而忌者亦從此始給事朱童蒙糾之郭允厚郭興治合力訕詆元標奏曰臣自謝計偕獨處深山入夜郎坐深箚中後浮沉南北數十歲賴有此學死生禍患未嘗隕志今乃爲末俗諱若以講學止宜放棄幽愁時借以消磊塊則是非修教

之方而爲助愁之具矣臣聞童蒙言惟自鞭自策頭罷臣爲倡學之戒亦疏乞休乃同馮副院歸元標素慕海忠介其效也亦謚忠介人以爲無愧嘗言予觀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寬平有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又言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箇寶裡面是包草

又言學者有志于道須要鉄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益智錄卷十七

九

勝耳貴乎自立

### 魏允貞

允貞字懋忠南樂人以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荊州爲張江陵梓里其家奴有不逞者允貞每以三尺繩之江陵聞之亟爲讚服致論諸子勿輕舉動以撓其法也

尋拜山西道御史會張四維子甲徵申時行子用懋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爲許州判官



時李公三才爲南禮部主事鄒公元標爲南刑部李公化龍爲工部允貞爲南吏部主事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請告歸

後即家拜順天府丞歷官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張新建位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允貞上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利亦益智錄卷十七

十

左次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

時抽稅之使出山西內監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皆橫肆無賴文武吏士入逆其意者逮繫累于路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允貞上疏言陛下不宜重閹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允貞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錮譙已也屢推御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而歸優游田里以講學爲事

李三才

三才字道甫大興人居潞河張家灣少貞節磊落不羈登第後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爲戶部郎時允貞以科場事被降三才特疏救之亦被降東昌府推官

三才自被降後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錫爵素愛三才欲致之幕中三才夷然弗屑也出爲山東僉事論者惜之婁江尋亦自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勿宰奈何失之改督學山西中朝方浸浸向用乃力請致仕歸亡何即家起大理益智錄卷十七

十一

少卿尋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進都御史

時稅瑞陳增來淮橫甚而所帶僕從尤爲商民之害淮揚騷然三才訪其甚者重笞之縛而投之河中未幾增罷而淮之民如更生駸駸乎有內召之命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俊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文章論之三才一面請旨會勘請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如云自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閹即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



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屏斥即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之即遲其推所亟推取旨者非史繼偕徐兆魁即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疏出衆益憤恨會顧憲成諸賢自林居移書閣部力爲昭雪于是言者并攻憲成諸賢飛章鈞黨傾動朝野三才請致仕歸

益智錄卷十七

主

三才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時御史孫居相特疏薦舉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微儀郎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又謂書院爲占官地奉有膽大欺君姑革職之旨公與同鄉政府書云某此番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四字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後詔起戶部尚書適三才以病卒卒後囊橐蕭然中翰汪文言持五百金經紀其喪事襄夫人出謝以古鼎相酬汪不受曰吾爲天下奠豪傑非爲夫人奠司徒也

修吾先生沒後猶有訊之者余謂觀人之法以夫子之言爲準當日攻修吾者邵輔忠喬應甲徐兆魁等皆附璫逆案中人也而其所稱許者趙南星顧憲成孫居相諸賢皆世所謂君子也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修吾之人品定矣

王家屏

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于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詔入內閣時儲位久虛家屏念事莫大于此遂與同官合詞請冊立而九卿科道繼之

益智錄卷十七

主

上諭曰冊立事如不再來竇擾明冬便可舉行家屏喜事之有機也欲堅上意請下一諭明示中外因擬傳帖一道隨疏奏入又諭曰札子不必用上心雖不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不至寢廢皆家屏所調護云

次年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家屏與同官許國恐致激誤乃引諭旨以請上又爲更期三年國策罷家屏言臣與國一體國今所請臣所傳也則臣與國自臣傳諭以來部科諸臣踵得罪誰實宣之



而今若此臣又誤諸臣且聖意已定而搖吉期已屆而改臣誤社稷乞與國俱罷不允

後科臣李獻可疏請豫教內旨降罰家屏封還揭請寬而科道諸臣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得罪嚴旨叠出或謫其官或削其籍至孟養浩則廷杖一百家屏上疏力為解救上責其希名又上疏辨其非敢希名求去上令中官傳諭責其故激朕怒挾君廢政家屏引罪且疏皇子于皇上至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

益智錄卷十七

古

不宜有怒事閔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慮豈意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親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憤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憤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寬大也豈敢挾君廢政哉堅乞休上度其終不可留允歸其乞休時人謂當少濡忍家屏曰人主之惟所欲為皆以大臣尸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家屏去三年而元子出閣儲位亦

定家屏舉手加額上亦嘗遣行人存問于家

神宗惑于嬖如國本既搖山陰匡救出于至誠進退決以大義儲官賴之以安其餘諸輔意雖懇懇而中有微涉作用者不及山陰矣

沈鯉

鯉字仲化商人初侍神宗講讀及即位加太子少傅入閣請復建文年號及罷礦稅尤其著者矣時上頗向意鯉沈一貫恐甚謀逐之適妖書事起將以中鯉內侍有言于上者上曰沈先生端人也

益智錄卷十七

查

朕初即位時已心識之今必不然遂得白鯉乃上疏乞休畧曰臣非有經濟學術可為世用惟恃一念樸忠結主知信寮友相與戮力同心輸誠報國臣所挾以為質者僅此而已祗緣生平聞望不能孚人奸書事起遂以波及伏荷聖慈以臣叨脩輔弼重惜國體深詔執事勿過搜剔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然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當無復信臣忠樸者則臣已失其質矣臣今病廢乞歸非止為一身進退實為世道深長處也上褒答之不



允歸鯉感上知遇復上析天永命等疏情詞懇至  
上俱報可而一貫與朱賡忌益甚

鯉寓中設一屏上書望開言路望發章奏望補部  
院大僚望補中外庶官望起用廢棄望照例考選  
望釋放冤獄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一  
貫屢疾內監譖鯉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鯉屏覽  
之曰此豈咒詛語耶不問又令譖鯉穿大紅蟒衣  
閱邊上知其誣亦不問鯉于是以年老乞休允之  
一貫亦罷去

益智錄卷十七

去

自四明以妖書害歸德與江夏衣鉢相傳而山  
陰而烏程朝端水火與國運俱終易曰履霜堅  
冰至洵然哉

郭正域

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累官禮部侍郎正直不阿海  
內以君子目之適有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  
非恭王子楚王懼大輦金銀於京自沈一貫而下  
無不受其重賄獨正域拒而不納請窮治其事及  
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誣正

域持議益侃侃而一貫恨之于是正域四疏乞歸  
舟泊楊邨頃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一貫唆  
私人給事錢夢阜上疏曰首相沈一貫不主楚事  
則妖書不出矣次相朱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  
矣妖書實出郭正域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  
謀御史康丕楊助之會東廠捕得妖人繳生光一  
貫意未厭康丕楊復請窮治歸德之門避立周徹  
戶闔不敢晝啟逮正域僕隸竈婢乳媪及傭書者  
諸人至京拷掠極慘無實狀會訊生光光瞠目仰

益智錄卷十七

去

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我一身當之奈何教  
我奉沈相意妄按郭侍郎禮部侍郎李廷機總憲  
溫純越席而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既承而反  
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內  
監陳矩嘆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  
城南歸久之楚宗變作多不直一貫及賡正域望  
蓋起乃忽奄逝海內共嘆惜之當風波震撼時正  
值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杯聊自壽大家頭  
上有清天意氣自如人服其定識云



按妖書出于中書趙世楨病時歷歷道之其肌體斷裂如磔蓋天報云

呂坤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由吏部郎累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坤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註考失實也因申嚴薦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時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政累累數千言其中有曰祖宗以來有一日益智錄卷十七

大

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誰敢興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且童叟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于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會極門轉發各司脩繕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三字發科脩繕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

無欺蔽而作奸之心收上得疏雖未即行而心亦感動

時鄭貴妃得寵坤刻閹範四冊以諷喻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閹範圖說實于坤無與焉科臣戴士衡反以坤爲逢迎希與也坤辯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以獻成帝嘆賞臣之閹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關雎臣若有所希與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以爲不必辯坤屢疏告歸閉門著述種類甚多而益智錄卷十七

尤

呻吟語一編尤爲人所傳誦

馮從吾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以庶常改御史時神宗朝講不御從吾上疏有困麴蘖而飲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等語上以指鄭妃也怒甚欲廷杖之賴輔臣救免請告歸一力問學以尊程朱闢異端爲事後屢起屢歸閉門不出而執經問業者趾相錯于是有司建閣中書院延之講習其中

光宗時累用太僕尚寶大理卿俱不赴熹宗初與



鄒元標同出山其在都察院時臺中諸侍御購地  
建首善書院而公出署後即入書院講學時廷議  
進藥一案從吾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  
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  
必奸之以是異志明之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相  
繼論刺講事從吾上疏謂周家以喪事開基國朝  
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院祇以南都各省俱有  
而京師爲首善之地天子之都反無甚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統之盛況今兵旅繁興邪教猖獗正  
益智錄卷十七

廿

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臣等所以不恤毀  
譽不計得失昌昧爲此疏上報聞尋與元標後先  
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即家拜工部尚  
書亡何逆璫禍起疏辭致仕

常駁陽明之學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  
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  
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  
意自其虛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  
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

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

李騰芳

騰芳字子實湘潭人以進士授庶常才名冠絕一  
世爲文喜精思深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天  
峻相友善詞林故事多詩酒奕碁優游都雅示清  
實騰芳與天峻獨留心經術以異日救時宰相自  
任

先是王太倉錫爵復入內閣適三王並封議起朝士  
群起詆錫爵錫爵憤甚騰芳密具一啓草朝房面  
益智錄卷十七

廿

授之錫爵讀未竟卒其衣促坐曰諸公置我無  
以自明故憤憤子言美我願受教但謂我子孫之  
憂不知我每極上揭帖皆親筆楚帛手跡甚明似  
無虛也騰芳曰外議正以揭帖親書人無由知其  
所言謂何公友欲以此自恃異日能使皇上出公  
手帖傳示天下否錫爵默然良久復問古人留侯  
鄴侯皆用權對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稱  
摘瓜詞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  
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另是一則然



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  
四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請與趙王並封且听謂  
權者必湏妙智之人委曲婉轉或立語而移或默  
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  
語次錫爵不覺淚下騰芳累官禮部尚書自引去  
國後屢起屢廢不克展其才以卒

### 黃輝

輝字昭素南充人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  
官多听啓汰時上寵鄭貴妃陳中宮皇長子毋端  
益智錄卷十七

三

妃危殆之甚輝每進講聞小璫偶語微知其狀一  
日爲同鄉給事王德完語及泣數行下曰吾獨無  
言責爾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以爲朝  
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僂矣德完奮然曰我言官也  
事果然君爲我具草我當立上之輝遂爲草德完  
讀之曰可矣因稍增之以上大忤旨拜杖下詔獄  
嚴訊主使輝周旋橐籥不避險阻人或危之曰吾  
貽人以禍而坐視之子謂我施面目乎德完得裏  
劍歸直聲震天下而皇后端妃皆獲安中外知疏

發自輝莫不引重以爲有社稷功

### 王之案

之案字心一朝邑人性恭謹好持高節不苟同流  
俗人浮沉爲刑部主事適值張差廷擊東宮事泄  
屬之案考訊是時御史劉廷元刑部郎胡士相等  
力主瘋癲之說之案曰瘋癲二字顧足服天下後  
世哉因令絕差食二日乃置飯于庭呼差示之謂  
曰若欲飯乎曰然之案曰飢而欲食詎真瘋癲者  
哉誠供吐實情當飯若差乃出教語稍稍及劉成  
益智錄卷十七

三

龐保二豎久復訊之乃盡得其所爲謀主者如椒  
戚鄭國泰及黃花山園裏三十六都頭等公案俱  
明白上聞而一時主瘋癲者乃遂語塞雖然之案  
之禍自此始矣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听糾部  
慶閑佳中肯特黜爲民

天啟初起之案爲刑部主事因上疏力陳前案初  
禾謂差之擬與崔文昇之鴛等特有中不中耳  
擊而中則文昇一着可無再下不中則繼之藥是  
光皇帝之崩雖文昇之罪萬死莫贖哉而戎之首



者乃挺也裴公之義春秋大之陛下獨無意乎上心動除之宋司卿累遷至右司馬而向時主瘋癲者俱斥謫有差後崔魏譏熾主瘋癲者更加峻擢之宋逮詔獄竟死獄中

崇慎初副憲馮從吾言之宋發差之奸有功國本不小而給事瞿式耜爲之請卹典焉

挺擊一事彼時永平有妖人王好賢以左道惑人從其教者甚衆鄭皇親之親馬道亦受其教而龐劉二內相乃貴妃官中小火者每往馬道

益智錄卷十七

苗

家亦與王好賢相善好賢與張差木挺隨二內相至京引入大內至太子宮門擊什二三人被獲實非瘞也賴神宗於宮中將龐劉處死令速即斬張差太子於皇太后梓宮前跪諭百官草草結局

孫承宗

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爲詹事時適值有挺擊之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內閣吳道南密以詔承宗承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后不可

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于是挺擊之獄定

熹宗時逆璫竊政流毒縉紳承宗抗疏自別曰臣故孫慎行珥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珥嘗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摘未及白爲龔啞姑容于天下又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于天下之公論去兩臣而出于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

益智錄卷十七

董

患立至而臣之礮礮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而愧于兩臣使臣不早自裁決臣所居何地所任何事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

承宗在閣門時上遣內臣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承宗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使給軍承宗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邇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上特重邇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邇人遣親近以體



察情形兵不可常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兵事慈錫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無遽以觀兵爲威福上得承宗奏溫言報之

嘗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于二公乎

鹿善繼

益智錄卷十七

哭

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爲諸生時哢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客城與孫奇逢切脯酌酒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具橋范景文璞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絮令馬丁內艱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

銀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盡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司農如議上請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善繼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闔門不聽善繼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善繼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善繼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

益智錄卷十七

老

堂官奪俸二月善繼降一級調外任用

光宗御極首復善繼官管新餉政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孫承宗以內閣理部事承宗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己任請遣廷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善繼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承宗閱關以歸承宗自請督師善繼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善繼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鬚如戟肯曰頭作吏部郎乎承宗當閱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三三大帥實倚善繼爲



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薨暮蓋漠然兩書生也  
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  
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跡地錄寸長理  
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閣部之甄錄善繼之力也  
未幾承宗解兵柄善繼亦移疾乞歸所著有認真  
草

益智錄卷十七

天

益智錄卷之十七終

益智錄卷之十八

退谷孫承澤輯

明

趙南星

南星字夢白高邑人由汝寧推官擢戶部主事以  
興望移吏部踵遷文選郎上劄露良心疏譏切時  
政抨擊要人爲時所忌引疾歸未幾起考功司時  
當大計南星一以旌賢斥奸爲已任靜坐篝燈精  
心參酌有虫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遇一權勢姓  
益智錄卷十八

名稽評註考不少貸每奮筆乙之輒浮一大白曰  
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南星竟以是削籍歸

光宗初卽家推泰常少卿尋進正卿疏辭不允賦詩  
曰窮栖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  
口何老妻能隱逸兒輩慮風波晚卽求無辱寧爲  
醉尉訶再擢工部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  
院左都御史明年卽與主內計乃作四劄論四劄  
者元詩教趙興邦官應襄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  
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乃盡黜之南星持考



功法老而彌厲既竣遂肅臺規其重在嚴核差還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御史失職莫甚于薦舉失實及揭薦舉以示恩遂厲禁之而先舉自誤者許自檢舉否則并治又言先臣薛蕙以諫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世宗逮于獄是宜褒稽勳卽後大相覆與卹典時大相先以劾大璫廬受爲中人側目致鐫級南星力爭之尋進冢宰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啗咎海內翕然曰考功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璉左光斗在益智錄卷十八

二

憲臺魏大中爲首垣俱自南星汲引于是褒正盈朝不數元祐矣

時逆璫虐焰日熾然重南星每欲通好南星峻色拒之會高總憲攀龍發巡鹽御史崔呈秀狼籍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叩頭請命言不去某某我父子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南星以清譽推謝應祥逆黨嚇私人上疏謂應祥以吏垣師得之于是署選憂嘉遇與吏垣魏大中同鐫逐南星亦乞骸行逆黨諸人以三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

又以封疆受賄一案處人而不能入南星乃懸坐在部之賊逮戍代州至代僦居一小樓額之曰吉祥樓又掃除土室額之曰味藥齋日夕開卷弄筆爲適遂卒戍所崇禎初追復原官卹典甚厚謚忠毅嘗言君子貴在救民不能救民筭不得帳

又言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又言食太飽則中輟酒太多則內熱是以君子惡夫快意也快意者鬼神之所忌也惟濟人利物爲

益智錄卷十八

三

可耳

又言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永統當暑不若臨風之快重裘禦冬不若負日之和吾有何羨

又言處衰世之道宜以惡惡爲戒既是衰世自多惡人吾既不能挽回世運而徒惡其所不勝惡適足以取禍而無益且如使我有彰瘡之權則宜自爲之若身居閭閻而以口舌爲惡尤爲無謂余久有此病宜痛戒之



陸光祖

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初爲潯令有盧生枏夙負才以得罪前令論死光祖立出之御史故難光祖曰若不知枏富耶光祖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客謝歲祿臺使者以非時不爲奏光祖曰吾亦天子之宰且爲萬姓請命吾職也乃自爲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可時嚴嵩素才光祖欲致之門下光祖謝而祠祭南曹予告數年起祠即改銓曹光祖負人倫鑒而又

益智錄卷十八

四

善咨諏或謂銓曹重地寧整整造請爲光祖笑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榘棘局尸銓次天下士耶遷太常少卿尋削籍歸

神宗初起南太僕卿歷工部侍郎時張江陵居正在政府與光祖同年厚善引誼規諷甚悉會居正奪情光祖遺書問論已謫言官劉臺傳應禎等又遺書止之江陵不納然未有相傷及論改漕折事固請輕折居正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光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哉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

非夫也居正語塞有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光祖罷官越四年居正歿以薦起南兵部侍郎未任改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謂居正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幼主綱繆國家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工部尚書力請歸

越二年起南司寇入爲司寇改吏部尚書先是上嘗列光祖名于御屏下書清正二字其改吏部實出上意云一日旨下署名用侍郎張位趙志臯二人入內閣蓋以首輔等私薦故光祖以非故事力

益智錄卷十八

五

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着爲令于是大失政柄意給事喬胤力詆遂歸

先是孫丕揚爲御史時論光祖以專擅去陞辭之日邂逅丕揚長安道中前與丕揚揖曰某薏拙微君言亦不能久于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爾丕揚退而愧悔不已及光祖掌銓珥以推轂丕揚者靡不至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光祖者光祖知登雲才引爲知己爲南刑部時時鼎巡鹽兩淮淮商乘時鼎謫去訴于法司謂時鼎納賄壞鹽



法光祖庶知其誣力逐訴者以白時時且多方噓薦之晚位冢宰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荅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用之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故當時所黜陟咸愜輿論至稱爲中興吏部焉

### 孫鑑

鑑字文中餘姚人初爲兵部郎直言極諫中人側目移疾歸隆慶初起南文選進光祿卿時張江陵

### 益智錄卷十八

六

以奪情杖戍諸言者鑑因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樓讀書嘯咏自如

後江陵卒召進大理卿刑部侍郎改吏部適陸莊簡光祖去而鑑補之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枳裡中旨譙讓鑑屹不動銓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汲汲以人才爲已任時徵聘之典久廢鑑獨薦一二真修薦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

時內閣張位疏請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

奏取自上裁鑑議覆以爲大臣數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羣儒爲是刑科給事中史孟麟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書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託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尚懷也位意沮

時常大計考功郎趙南星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及鑑之甥呂胤昌胤昌文選副郎也科道上疏拾三人稽勲員外眞淳熙清苦之士鑑所用爲

### 益智錄卷十八

七

司屬者也楊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人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俱留用于是刑科給事劉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品推結黨令四奏鑑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趙南星降三級調外任眞淳熙等三人俱開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鑑



上疏求去不允鑕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嵩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嵩也今以留三庶僚爲嵩權則無往非嵩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柰之何其以爲賊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三京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嵩權結黨者往往有之

益智錄卷十八

八

并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嵩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嵩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都察院合疏救考功言切責市恩羣小力攻趙南星及虞淳熙等皆削籍鑕遂稱病疏凡十上賜傳歸卒謚清簡

陳有年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爲驗封即時會成國公朱希

忠卒其弟希孝請贈王張江陵居正擬旨王之有年固爭不可即移病歸或曰一事不得即去耶何經經也有年曰不然即官與宰輔摠百揆異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經經矣抵家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

後江陵敗起稍勲司郎中累官吏部尚書有年即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每視事即止

益智錄卷十八

九

息于公署中貴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清白否有年謝曰老諄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今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自是片紙不及門時趙南星爲吏部主事有年問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南星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有年大咲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力起海公瑞何公以尚人賢之

時傾憲成爲選郎與有年協力甄序引用禁錮諸臣江東之等而給事中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



并由藩臬徵入太僕無何會推閣臣王家屏等七人奉旨切責竟內用陳于陛沈一貫而盡謫選司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年稱病薦疏十四上乃允

有年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諸故友詩歌相酬茶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翫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萬曆朝有四名家宰之稱蓋陸陳孫趙四公益智錄卷十八

十

也光明俊偉殊絕人物會萃一時故神宗經年不御朝講而各司効職天下晏如皆四公之力惟是綸扉無合拍之人立論紛紛皆未得盡展其用此世道之不幸也

孫丕揚

丕揚字顯之富平人由行人擢爲御史隆慶中高拱再起當國未免嫌于端上疏糾之拱大怒擬旨切責丕揚已遷大理寺丞而言官承新鄭風旨摘舊事多方羅織之奪官聽勘萬曆初拱以罪罷乃起

故官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丕揚以拱故瀕死然拱所行諸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司語稱新鄭高老先生而不敢字也其虛平若此

後累官吏部尚書當大選外官患中人請託立爲掣籤之法一時相傳爲至公而或以爲非體遂目銓部爲籤部以譏之

明年當大察時東林浙人結黨相攻有不並立之勢及丕揚主察侍郎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給事曹于汴御史湯兆京佐之圖于汴兆京皆正人也益智錄卷十八

十一

弘綱有時望名爲公平而故浙人不能堅持御史金明時居官無善狀度且不免乃上疏攻圖及其子淑林而譽丕揚及圖之弟保定巡撫王國以間之意在逃察圖等皆抗疏辯于是于汴兆京惠明時將亂察典投帖吏部以要爲挾丕揚遽聞于上然時謂要挾者不過前疏實未嘗誣丕揚也于是秦聚奉有拾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冤舉朝大譁弘綱欲從中兩解之而諸君子遂攻弘綱首鼠兩端非大臣體由是丕揚與弘綱相水火矣明時



辯疏上其詞再犯御名上摘之下部院議罪遂顯明時爲民聚奎亦落職而不揚旃黜湯賓尹張嘉言徐大化劉國縉等皆與諸君子爲難時王紹徽喬應甲爲黨魁以歲例出爲藩司于是攻東林諸君子及秦人者益起爲難丕揚累疏乞歸不許明年掛冠徑去

吏部故事值選官之月選司具缺冊候選官名冊呈堂冢宰同兩少宰坐後堂將缺冊分其大小煩簡出陞堂候選官魚貫唱名過堂驗其年益智錄卷十八

士

力才具退復坐後堂同兩少宰照人填冊寫榜次日早引各官請勤政門上候司禮監捧印子用印子訖選官謝恩賜吏部堂上宴于松林吏科都給事與馬宣德中上宮中用糕撤賜遂以爲例每宴必設糕夫銓者衡上星也但憑枯竹之籤是無星之衡也趙忠毅晚起冢宰復請照舊赴去而罷

鄭三俊

三俊貴池人由南禮曹歷陞光祿丞嚴核冗濫列

款上請時魏忠賢客氏用事因疏中有未有妖治不列于御語上使人閣中詰問閣臣委曲以解未幾陞太常少卿轉僉都御史

時南北冢宰少宰員缺會推南戶部尚書李三才原任至副都御史馮從吾而以侍郎余懋衡左副都御史曹于汴陪疏上點用陪者閣臣葉向高請如部推懋衡于汴亦疏請改正不允蓋四人皆賢者內欲借此俱逐之也三俊上疏言點用兩臣才品學術均是人倫冠冕臣恐此中別有機閑故爲不益智錄卷十八

士

別不獨厄三才與從吾也而并使懋衡于汴不安其位是一舉而失四臣之用皦皦黃髮使之暗地摧折不可不防其漸矣不報三才先已推戶部尚書不肯赴任從吾閉門益深懋衡于汴皆堅卧辭去尋以糾逆端官帶閒住

崇禎初起用兩戶部尚書轉南冢宰繼而改北刑部尚書時先任尚書馮英遣戍以其年老有母在堂年九十有一懇爲求寬不報又累疏請告適有料豆錢局兩案以其輕擬執法下獄兩應天府丞



徐石麒以入計在京上疏力救得釋戊寅言官屢疏奏薦仍以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允敦趣就道受事甄在任在籍之司屬糾條議把持之科臣救熊開元姜埰之處分又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舉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堪督撫舉高弘圖等補御史又大計不畫罷開報廣詢密訪聊城貪酷知縣楊義等提問追擬遠邇肅然尋以司官吳昌時處莖省外轉違例裝忿不平而其人儼傳恣肆致千重典累及宜興故輔三俊移病歸

益智錄卷十八

古

鄭玄嶽公忠直可婉趙忠毅但時事日非益難措手崇禎壬午冬余上疏請釋原任吏部尚書李日宣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掌道御史張忻三人之戍疏上以硃筆抹三行抹處上貼紅紙小條紙雖去而痕跡尚在蓋內閣意也昔云成案久定沽名瀆擾吞聲荷戈世論共惜是爲何語着從重議處公持之不覆功司請議罰俸公竟以免議覆疏久留中得允

溫純

純字景文三原人爲給事中時上疏曰先臣王守仁有曰忠義降而爲氣節氣節降而爲客氣臣又曰渾厚降而爲調停調停降而爲因循客氣與因循合而天下始有不可爲之事不可與之人矣今之以客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多也論人才則以愛憎爲毀譽議政事則執已見而排衆論或陽爲唯諾而陰肆誹謗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又其甚者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子而攻君子至于自處則任事者少避事者多持

益智錄卷十八

五

而可以爲善處喜和同而陷孤直以此臨事掣肘而不可爲以此與人睽隔而不相入此臣之所大慮也疏入穆宗褒答之

時高拱鄭拱常國出爲外藩告歸及起官太常卿復與張江陵居正相左告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閨闈之學

後江陵卒起官晉大理寺卿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時稅使旁午所在爲民害有司坐逮繫者甚衆純抗疏請罷礦稅不報乃約諸大臣伏闕泣請上



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上為霽威

時妖書事起錢夢阜以執政意簡禮部侍郎郭正域正域已以楚事去官而或謂沈歸德鯉匿之事臣測純力白其誣且言楚宗無反狀守臣欲文致之以為王地爾

時當內計上命純與侍郎楊時喬偕主之純與時喬皆力持不少徇沈四明一貫所欲庇者夢阜與鍾兆斗為最竟黜夢阜而遷兆斗于外疏入留中者久之不下又以中旨留夢阜兆斗廷臣大駭爭

益智錄卷十八

去

擊此二人二人亦許純楚事以自解吏部即賀驟然獨言二人不當留而二人主計亦不稱疏入夢阜兆斗皆罷純亦致仕歸

曹于汴

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為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肝貽馮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鍛礪由淮安推官入為諫垣論奏皆天下大計在史諫掌內計佐太宰孫富平丕揚澄汰仕路一二小人護其黨羽相與磨牙爭之久之于汴與

丕揚相繼引去于汴退而東南西北之君子為之一空

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倭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魏璫之難作汴進而旋退崇禎即位召為左都御史身在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太康之風持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而國有兵事戒嚴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精壯少年皆歛手嘆服知汴為有用之學也未幾溫體仁爭枚卜閣訟大起汴據法守經

益智錄卷十八

七

力為糾正久之引年乞身而退而汴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

先是天啟中小人欲去于汴及馮恭定從吾適當推少宰應鵠從吾乃越次而用于汴蓋設械欲兩其之于汴同議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家居杜門沉研理學小人卒無以傷之人稱其沉幾先務不俟終日有古明哲風

嘗言一介不苟方是廉印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恭驗在發念之時小心即大勇神



氣常在凝定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常糴以食  
或請其乘賤多糴曰途貴喫貴當時若云無賤便  
以炫清且人不之信又費嘖嘖矣前輩老成可法  
客入者樂寡欲者逸 生事不如省事一悔難  
容門悔 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墮

孫瑋

瑋號藍石渭南人萬曆丁丑成進士山人選給  
事中以毋病不候旨歸降為桃源主簿累遷至保  
定巡撫嚴法令剔蠹獎節浮靡廣儲蓄推強撫弱  
益智錄卷十八

大

人賴以安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  
尚書尋為總憲風紀一新時會星變請修省謂皇  
上有患緩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皇上有  
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  
而閭茸庸流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  
食巨蠹冒賞積奸未盡革也苞苴之風雖少息而  
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漸省而剋剝以  
取媚者猶製蠲租之詔屢下而以培克為能者豈  
無竭澤而漁歛恤之命屢頒而以擊搏為事者豈無

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干天和疏入報聞人皆以  
為篤論

瑋以時論不合告歸久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  
部復以吏部尚書銜為都御史未幾以老病乞歸  
不允而卒先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  
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櫛戶之  
未同法紀凌夷人心瓦解陛下亟圖治平莫如回  
結人心欲謀國結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  
德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咸以弘鍾  
益智錄卷十八

尤

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鄭鄮科臣侯震賜  
臺臣江東謨寺臣蒲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  
丰采寔譔英姿而或竟落林泉或藏伏草野陛下  
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  
拾遺補缺之長振飭紀綱提醒龍噴以為陛下收  
拾人心者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  
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  
可定疏入上雖不報而人傳頌以為得古大臣以  
人事君之義



陳于廷

于廷字孟諤，興人。由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尚書趙南星相，賀口家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會南星被譴，去于廷代視事。內閣魏廣微欲以忠賢私入代南星，于廷面拒之，而薦喬允升焉。從吾注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入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既罷，即騎一驢去。同楊公捷左公光斗出國門，嘆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

益智錄卷十八

廿

崇禎初，更政舉遺老，拜于廷南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南察與南史部尚書鄭三俊汰閹黨，盡又考劾諸御史南臺之有考劾自于廷始。又三年召入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上疏自矢，以整飭風紀為已任。其言曰：「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才三者而已。天下中才為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為賢者。守令約佐貳司道約守令，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守法如畏之有畔，則天下治矣。」上嘉納之。時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倬微以武闕下余文縉延。

如蛟微于廷，疏救之上，謂于廷此屬吏，問內閣延儒亦惡之，遂削籍歸。于廷歎曰：「老臣今有以報明主矣。」嚮當魏璫時，為天下守道，道喪身與俱喪。今當明時，為天下守法，法存身與俱存，吾何憂焉！」

李邦華

邦華字孟開，吉水人。由涇縣知縣擢山東道御史。即上邪正久消之疏，指斥執政及依附諸流，侃侃論列。直聲大震，後累官兵部右侍郎。時楊漣疏當二十四罪中及魏廣微廣微思逐之，御史李藩疏

益智錄卷十八

廿

如廣微指邦華乃乞養，許之。逾月復因言者罷官。明年閹黨倪文煥復疏詆之，遂削奪。崇禎初起工部左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晉尚書時京營法壞，勲臣子弟與中官相倚，為蒙蔽。陳京營三大弊曰：「殘營曰耗餉，曰空伍，疏陳清汰勲臣中貴，記言繁興以中旨罷官，尋起南兵部尚書條議守禦之策，井井實畫，留都重地賴之以安。以父喪歸，服闋起南右都御史，尋改左都御史，整飭憲綱，風采凜然。時流賊破潼關，躡山右都城戒嚴，上



召對數爲泣下邦華密奏請東宮撫軍南京謂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勅勸責爲輔弼凡軍國大政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社稷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疏上不報又密請三王分封其略曰臣見定未三王睿質駿發勇剛之舉即在國家承平之日已當次第行之矧時艱若茲寧容姑徐東南太平寧國寺郡未經兵火皆可以品建藩服皇上斷之于

蓋智錄卷十八

三

心二王並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老成大臣爲之輔翼此殆目前急務也上覽奏頷之示首輔陳寅曰憲臣言是演泄其議上罷之而邦華疏亦寢不行繼而京城陷死之

劉宗周

宗周字念臺山陰人爲儀制司主事時忠賢初用外廷未有言者宗周首發其奸狀其後劾亂政皆如宗周言陞光祿寺丞累陞太僕少卿以病辭歸後即家起陞左通政未赴而吏部尚書趙南星等

被逐朝事有變宗周疏辭言人臣進以禮退以義世之衰也士大夫不知體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于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矣臣方愧以前日之退成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臣一人爲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亦何面目見天下士乎有肯削職爲民

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時撫督諸臣多坐罪下蓋智錄卷十八

三

獄宗周獨抗章言之陞工部侍郎屢進昌言會太僕寺馬價告匱溫體仁等請捐助極言其非忤旨引病歸行次天津又上疏論體仁罪狀以爲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許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褻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陛下亦有听不覺矣但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



爲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倚以大任此在前  
日已成覆轍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又有遣蓋  
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  
總督無權將置撫按監司于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  
于中官也于疆事必無幸矣上怒削職爲民

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陞左都御史上  
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  
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嚴衛會行人司副  
熊開元禮科給事中姜埰劾首輔周延儒下詔獄

益智錄卷十八

苗

上御中左門召對宗周極力申救忤旨革職金光  
辰救宗周亦被降處

劉金二公去國時承澤曾有疏云今年之夏宗  
周復召來京臣適奉差在外見其經過之處人  
皆瞻其手采聆其語言莫不轉相傳告稱羨蓋  
宗周四朝名傾一介孤清身必擬之古人行必  
準之理道其言似迂其氣似慙而其學實本于  
無欺至僉憲光宸冰蘗爲心薑桂成性正色立  
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

一時墨吏望風解綬今俱以語言同時獲罪在  
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  
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疏入奪俸三月

湯兆京

兆京字伯閑宜興人以豐城令拜御史神宗將殺  
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兆京臨決兆京爭曰學程不  
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四明一貫傾其同  
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兆京獨以  
其事坐曠生光獄得解

益智錄卷十八

苗

時京察朝官立一宣城名目推擁湯賓尹遙制察  
典欲盡斥諸清流眉目兆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  
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兆京昂首曰今  
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兆  
京一日朝會問人口孰爲湯伯閑人指示之賓尹  
悚然既廢而嘆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  
動今果爲所中矣未幾兆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  
冠歸

時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士紳見者皆膜



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噴水入宮謂之法水兆京惡之捕而痛加笞繫獄以死世稱之爲真御史

時湯宣城賓尹韓歸安敬鄒武進之麟號招同志自爲宣城一黨遙與四明黨合拍以抵牾諸君子賴湯公大計一揭而其黨遂解湯公有造于諸君子大矣

映嗣宗

嗣宗于崇禎初爲南道御史其時政治雖新而上

益智錄卷十八

英

恃聰明喜苛察臣工救過不遑乃上三不可及五不自知疏其略謂皇上天聰聰明時親講幄按閱章疏批荅如流生知而濟以敏學其不可及也皇上少年天子聲色若浼貨利不問清心而先以寬暴懲其不可及二也皇上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浣衣菲食停織省造惜費而兼以惜福其不可及三也親覽章疏親行顧問止聞相臣有屢改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威以從下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諸臣中間有簞簋不餽者矣而清

白白矢者多亦有頑鈍不馴者矣而盤錯見苛者不乏个陛下下察疑之漸生厭薄臣恐其涉于猜疑而不日知也皇上于三大臣呼之而前唯恐不逮長跪逾時偶加譴呵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臣恐其日涉于尊踞而不自知也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白焦勞臣恐其漸流于特錄而不自知也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濫不患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微言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刷患

益智錄卷十八

莖

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患不懲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惑之中于昏庸者可破中于精英者難解臣恐其日趨于紛苛而不自知也疏入上責其沽名嗣宗即告病不復出

時有山西人李化龍考選吏部擬御史上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謏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皇上何取取于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伏自循省求其時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



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出

益智錄卷之十八終

益智錄卷十八

丈

益智錄卷之十九

退谷孫承澤輯

明

葉向高

高字進卿福清人由庶常累陞南禮部右侍郎時李公廷機郭公正域俱在南相得其權正域入為宗伯妖書事起沈四明一貫欲殺正域向高貽書一貫以風波荆棘為言一貫憾之淹南中十二年然從此聲望日重矣

益智錄卷十九

向高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朱文懿居首揆尋授于位向高遂獨相時上下之情意懸隔羣寮之議論橫分凡所挽回調劑備極苦心而揮霍之才又足以副之其疏有曰時政之壅也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覺人以為萬論

時有妄男子王曰乾效妖書故事撼及宮闈向高聞具揭付內臣曰上問方進上果震怒曰此大事閣中何以無言璫應聲以揭上大約謂小人奸計



常靜以處之母爲所動上覽之緘疏不問

向高嘗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爲戒并以積穢稅與福王爲言人不及知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趣此寵眷時亟宜啓行若時移勢改積年口語可畏一行永釋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貴妃聞之心動

益智錄卷十九

二

會太后薨事畢向高堅請省墓疏數上始允又令少稽無速行乃上疏特薦鄒元標等有古義者張差事起上嘆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

熹宗初宦官救趣向高入閣未幾魏瑞用事向高意欲牢籠勿令肆毒以俟事機可乘會楊璉二十四罪之疏上向高隨上一揭奉嚴旨罷去向高既罷而瑞之毒惡潰裂而不可收拾矣嘗嘆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即平請亦即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

場雖勝必不繼後難措手矣

朱國禎

國禎字文寧秀水人以庶吉士授簡討博學能文諳于史事而尤于國家典故無不悉其源委時稱爲通儒屢官大學士與首相葉向高相得甚懽時魏瑞肆甚向高彌縫調劑其間以緩其毒國禎與有力焉楊璉二十四罪之疏上國禎即造向高語曰大類韓忠定攻劉瑾一案恐事不測奈何時東林之賢者日懇向高上疏有至誦厲者向高不能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平國禎曰容之向高具揭奉嚴旨遂乞歸璉黨因嗾御史李蕃疏劾國禎國禎曰時事至此愈難措手矣累疏致仕歸所著有史慨及涌幢小品

孫慎行

慎行字聞斯武進人爲編修時妖書事起閣臣沈一貫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言是何可深究亦整存國體乎人已知慎行非囁嚅營一官者矣請告歸歸輒鏡戶著書聲影俱寂一縷不入門一字不投公府司道郡邑十請不一見即見請地方



事謝不知嘗言我輩卿大夫所聞多浸潤膺受不若公府之明察爲覈作居里記以見志

後召爲禮部尚書慎行入朝乃首論紅丸事先是光宗大漸有鴻臚中丞李可灼進紅丸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首輔方從哲票令引疾去從哲亦引疾去慎行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書爲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從焉速劒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晏然傲然含糊支益智錄卷十九

四

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弒君之心已有弒君之事欲辭弒君之名益難免弒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宗擬廟謚恭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弒逆顯據語加峻切後慎行以紅丸一案戍寧夏極邊累積初召以原官協理詹事府高卧不起會詔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推及慎行乃以原官詹特召慎行宿病頗劇扶曳應命至滕縣病益篤抵都門猶齋肅翼入覲

草二疏皆未上欬歔泣下曰吾生平出處甚明死亦何憾但人生有隱痛事最自難忍遂卒

光宗之病緣鄭貴妃之進美女八人也其崩也綠崔文昇之進泄藥也文昇實貴妃宮中內侍蓋積平日之謀而發之于女戎也李可灼以紅丸行醫于都中資緣近侍得入禮尚書孫如游而奏不可用方內閣從哲上疏候安亦言用藥宜慎逮光宗崩攻從哲者爲紅丸乃其所進實非也故韓蒲州燬出揭辯之惟是以一月之君

益智錄卷十九

五

遽爾升遐臣工共痛可灼以淫穢之藥輕試于至尊罪寧可逭從哲乃僅擬以罰俸回籍暗昧甚矣亦何辭于孫文介之正論哉

王紀

紀字惟理芮城人以池州府司理入爲禮部主事由員外轉正即時國本未建苑枯形成中外多所趨避紀獨守正據典禮凡官府儀制遠嫌疑別長幼動有深意諸羽翼東朝者群倚重焉擢光祿少卿累至刑部尚書



時光宗晏駕而紅丸事起紀謂麗人之蠱惑文皇之涼劑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蜎譖者也舊輔方從拮獨秉國成慣結與援更在沈一貫上議出人爲疎然

時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紀心憂其事刑部卽徐大化惡熊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攻給事中周公朝瑞惠公世揚二人皆負譴直聲紀因上疏言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世揚射高墉之雉天下目爲殿上虎紀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益智錄卷十九

六

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瓜蔓辭已賦同文館禍將興此今之蔡京紀何不明日張胆出袖中彈文相擊直與正骨浩氣之朝瑞世揚日尋干戈不已耶疏上客氏聞之怒甚披髮提磨哭愬上前逆璫亦謂不大創無以懲後適佟卜年劉一嘯下獄紀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削紀籍歸紀與夫人騎二驢襍被蕭然以去朝論大譁大學士葉公向高疏留不報修撰文公震孟上疏白紀謂紀

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驛破帽蒙頭入謂榮于蟒王遂并斥囊橐崇禎初復原官贈少保謚莊毅周嘉謨

嘉謨字明卿長陵人累官吏部尚書伍神宗賓天光宗卽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論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嘉謨偕大學士劉一燝韓爌率給事楊漣御史左光斗等人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宗方冲幼羣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益智錄卷十九

七

簾稱制嘉謨首建議請上御文華殿朝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萬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猶謁貴妃請宮不出嘉謨倡九卿科道疏請大畧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擬下年歲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日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時因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闈之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不移出居



藏鸞宮亡何逆璫用事尋借移宮爲難遂削其籍

熹宗初立事莫大于正帝位與移宮周景陵持之極正而出之于和平若楊公漣未免微用意氣矣

### 劉一燝

一燝字貞白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累官大學士光宗御極一月而崩與諸大臣受遺詔輔皇太子熹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光宗之崩中外益智錄卷十九

八

藉藉以用藥不當首輔方從哲免璟爲首輔與韓爌同心輔政引用廢籍諸臣有宿望者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鍾羽正等皆起爲顯官裝正盈朝中外相慶道中朝有爭移宮進藥兩案語多紛呶一日諸部寺以移宮議上一燝擬旨罰賈繼春張慎言高弘圖而切責王大人王志道等以申楊漣之說繼春坐罷其黨皆側目一燝焉時司禮王安光宗青宮舊侍也保護熹宗熹宗嚴小豎魏忠賢誘爲佚遊心昵之由是浸用事給事霍維華覲上

意惡安疏侵之忠賢遂矯旨遂安殺之因外結言官無行者欲悉去諸正人更樹其黨一燝因與吏部尚書周嘉謨謀以歲例出維華爲副使而維華之黨給事孫桀等復抗章糾一燝嘉謨遂罷官去一燝臨行上言曰臣今行矣思陛下念天地祖宗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凡慎起居節遊晏夙興夜寐修政勤民至于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膺姿而彰神度此臣一念微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兩朝之大故係萬世

九

益智錄卷十九  
之公是者痛思禹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陛下知之今見在廷臣猶有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可戮而問也事定之後笑口悠悠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者遂以諭訛去矣禁閤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陛下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初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輿方阻要挾當時見以爲功非今日之構以爲罪者乎功之者共其其保護之心罪之



者亦議其好名不好學之過乃乘其慈惠取情爾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李輔國吳朝章法戒熙然著在吏冊臣願後人滌心澄志共扶聖明毋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也至于外廷臣子戴天履地自當以君父爲急乃徐東朝持挺之奸者目之爲陰詭消後官牝婁之禍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爲尤臣之所未解也臣去國之人何必深言及此第聆餘一身進退小而係宗社安危大若徒以茹荼吞炭之苦心而付之長嘆于臣歸

益智錄卷十九

十

隱之計得矣如國是何既歸風波震撼賴葉福清韓蒲州力挽僅奪職崇禎初復其官遣使存問楊忠烈後官事忠貫天日獨其二十四罪之疏余不能無惜焉大事苟有濟何必二十四款且中刻宮闈密勿之事外廷何以得知况擊君側之奸必內有可乘之機外有合拍之助始可奸去而國不傷當日疏上福清不勝傍徨是無成謀也但催福清以疏繼之此可以一疏爭乎自此內外之水火大開緹騎詔獄之禍始起義子

乾孫之擁戴益固建祠邊功之頌矣益製處徐大化于幕內以鼎票擬居三李之徒于言路以事驅除更收中外兵柄與漕儲於其私人而忠賢之逆形已成矣使熹宗少緩一二年之崩而莽聖之事立見孰非廿四罪之疏激之而諸君羣起促之哉吾讀易而見其爲君子謀者于剛決柔必曰孚號用厲于射隼高繇必曰藏器待時而所戒者曰用壯其意深矣吾不能不爲諸君子惜也

益智錄卷十九

士

當時魏廣微依附迎璫尚避形跡既以太廟陪祀後至羣起攻之比之爲抗命之胥曹且云無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遂顯然聯宗而魏之虐酷日熾矣

崔景榮

景榮字自強長垣人天啓中由大司馬起太宰時權璫魏忠賢用事先設一居停待之景榮曰吾不挈家來何用居停遂入寓火房一日朝罷璫傳內閣留六卿議事景榮曰吏部事體與司禮無閑涉



竟出瑞目內閣曰彼豈謂吏部無弊耶

時逆璫欲鍛楊公連左公光斗獄景榮再三申救不報景榮杜門求去疏九上始得請將出國門以手書遺內閣謂昨見爲楊左上揭午後何復有嚴刑追比之占如是則二人必死死則關係聖德不小幸公極力回天不佞行矣病亦且死忠告止此內閣乃以書遺奄而御史倪文煥承璫風旨論景榮爲東林黨人奉旨削奪璫使人偵其行李蕭然家居未見一客接一刺設一譙也巡方受指欲搆

益智錄卷十九

主

景榮無所得乃已

人臣不幸而當權奸擅柄之時惟有守正自持奉身早退爲八字寶符會是無善道矣

林鈺

鈺莆田人萬曆中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學強骨不事紛阿取重儕類天啓初陞北祭酒時魏璫竊柄逆焰滔天尸祝生祠騷動天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忠賢祠于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于

國學射圃下地建祠鈺于是夜挂冠于國學櫺星門不辭竟去歸而結廬海濱讀書其中荒烟寒楚人莫得而踪跡也崇禎初即家起拜大學士鈺勁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揆致政而去天下惜之

姜逢元

逢元山陰人由庶常授中允充講官適當黨三朝要典逢元與焉同事集議朝房諸人方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與纂者競以爲投身之贊逢元慨然興嘆衆叩之云吾指與公等殊朝廷以愛惜人才

益智錄卷十九

主

爲本楊左已死不必復事深入衆相視錯愕翌日矯旨削籍南歸處之怡如也先是在講筵正色侃侃講尚書汝無面從章云後言非肯後非議君父乃恨已之誠信不通心口相頌必欲開悟乃已足謂後言又講帝德罔愆章內云風雨露雷天未嘗偏廢畢竟一歲中迅雷烈風之日少和風甘雨之日多慶賞刑威聖帝亦未嘗偏廢畢竟聖心中慈祥愷悌之意多殘忍刻薄之意少時趙總憲南星講筵侍班聞而贊之曰此真講官也逆魏誅起禮部



尚書在部正當崇禎初政大典一時率舉而遂元折衷今昔不陋不緝人稱之

程紹

紹字公業掖縣人由汝寧府推官擢入諫垣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爲已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人爲側目山西礦使劾知縣韓董紹特申理遂除名爲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上意也紹歸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馨膳潔食者三十餘年

光宗初即家起太常寺少卿累遷都察院副都御

益智錄卷十九

古

史巡撫河南時有玉璽出臨漳適當忠賢虐斲方熾之時恐其借口于符命也乃貯璽于庫僅以表報聞曰素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譟流聞禁閤既不應還塵地下又不敢私私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跡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薦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炳乘鑿義偏伯猶知尊賢寶善照曜史冊況于全盛之朝明聖之

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疏入忠賢見疏大怒使人取璽以進羣臣進賀頌功紹遂移疾歸崇禎初即家起爲工部右侍郎未幾以年至乞休四疏始得請

呂維騏

益智錄卷十九

五

維騏字介孺新安人以兗州司理擢爲吏部郎適值光宗崩鄭貴妃與李選侍和結爲患維騏挺身隨諸大臣臺諫請熹宗出朝御極又立請移宮上疏侃侃其中尤歸重於嚴選內侍宜用老成忠謹數人各以姓名達之內外俾曉然共知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人服其有先見未幾請告歸

維騏歸山居數年寃心伊維性命之學作石隱傳矢不出仕適天中建逆祠發募簿勸令鄉紳助工



維騏曰如此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聞而啣之因  
嗾御史詆維騏講學矯旨考察吏部意在維騏也  
將中以危法會熹宗崩中寢

崇禎初起高寶卿改太常少尋遷正卿維騏作感  
遇詩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又上敬陳堯舜之道及  
保泰防微八事二疏上嘉納之會南庚任重乃陞  
南戶部侍郎管倉場疏請建文忠臣卓敬祠以  
敬魯爲戶部侍郎也

時上內遣監視四出維騏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

益智錄卷十九

六

其是時乎因上疏切陳自古中貴典兵之禍不報  
未幾晉南大司馬泰贊機務時賊自河南來陷潁  
州又走鳳陽犯陵寢維騏遂上疏自劾免官回籍  
與同邑邢紹德等建書院講學註孝經具疏上之  
上褒答家居十四年賊破雒陽維騏正衣冠自經  
而死

黃其昌

其昌字玄宰華亭人由庶常授編脩與陶望齡袁宗  
道結社招提流連詩酒不令時宜時獲擯目出爲湖

廣提學副使卒以大計罷歸高卧林下者十八年  
矣天啓間起用累官南掌院學士尋拜南北大宗  
伯逆聞用事同卿顧秉謙在政地與閹比重其昌  
意推轂之竟引年請告歸

時逆閹祠徧天下皆樹鴻碑頌功德而製錦屏絲  
帳祝九千載或爲其逆侄逆孫賀封拜書制詞者  
徧徵名輩其昌以書負大名獨無一字點染歸而  
逍遙林下與詞人墨客評書畫談禪悅飄然世外  
三吳士夫高者僱黨禍卑者舐羶鼎班先生于管

益智錄卷十九

七

勿安之傳其無愧與

米萬鍾

萬鍾字仲昭宛平人萬曆乙未進士由邑令陞計  
曹萬鍾能書有南董北米之稱逆璫忠賢嘗使人  
索萬鍾書不應璫之私人謂萬鍾曰即少曲却上  
卿開府可得也萬鍾笑曰乃公即欲富貴少年時  
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  
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璫黨雖不悅而未有  
以中也會觀察江西道經京陵時有中貴守佛于



斯者方爲瑤構祠祝尸使人持幣求數言以頌美之萬鍾又不應竟去中貴惠甚以聞瑞乃喉御史倪文煥糾萬鍾爲黨人魁革職萬鍾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間崇禎元年起原官又三年陞太僕寺卿生平好石所蓄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築古雲山房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其中終日不倦又所藏小石閔人爲作米氏奇石記載大江文集中又爲園海浚與李戚畹園隣戚畹園極其宏侈米園林屋橋梁略加點綴遂與爭勝

益智錄卷十九

大

先是遊房山得奇石其體甚偉募人輦至良卿力不能繼休于道左乃爲書致石以促之甬東薛岡又爲石作書以復其詞甚美前輩之風流如此

陳繼儒

繼儒字仲醇華亭人與緱山王衡爲總角交萬曆戊子衡中順天鄉試第一疑有關節被糾泰其父王文肅錫爵請旨覆試繼儒聞而嘆曰緱山才華如許而猶絀世議舉業場中公道安在耶遂以母老有病告衣巾隱居奉母定省之暇肆志讀書百

家子史以及術技稗官靡不窮究書牕中偶有珎得輒泚華書之久則盈篋名曰正秘笈廣秘笈人稱博洽母死後築室余山讀書名曰益重四方徵文者戶屨常滿冠蓋之士杯酒論文殆無虛日風雨無事輒上樓去梯有書郵至以竹筐籃傳上爲姚孟長先生著風水堂記白書于石尤爲人所傳誦當權璫扇虐時緹騎接踵于姑蘇而繼儒高卧晏然且織造內監建祠有忌繼儒者令撰祠記多方設法以免而禍亦不及崇禎初屢奉詔徵用皆

益智錄卷十九

尤

以疾辭年八十餘卒亨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

陳愚

陳愚字元樸雍陵人與楊忠烈連爲生死交萬曆己酉登鄉書徒步緼袍杜迹公門益以理學風節爲己任獨性耿介不合時宜而一時人望靡不被襟結納擔簦具會珎至例屣如文文起姚孟長高忠憲輩皆以道義聲氣飲若平生愚尤明悉世務嘗勸忠烈默護元氣勿爲禍始忠烈告歸時朝賢



郵筒相傳雖午夜隔垣必共商確後忠烈首疏璫二十四罪愚聞喟然嘆息謂其賈禍行且盡殺諸賢及赴逮知其不還獨騎送千里泣別曰愚此行生則劉松石死則李元禮復何恨徒以老母在未敢從君易水耳此忠烈死詔獄籍家產十不得一愚爲經紀後事走漢濱適吳越旬間措貸者踰年且爲藏其幼子于廬山會逆璫敗事得白戊辰卒學者私謚孝介先生督學高公世泰祀入鄉賢祠

吳志遠

益智錄卷十九

廿

志遠字子往無錫人萬曆戊子舉人文章下語妙天下然不甚屑爲唯好性命之學與高攀龍歸子慕各結茅鄉曲往來論學高曰水居歸曰陶菴志遠曰秋秋會講無虛日三十年孝廉未嘗一謁郡邑就教烏程擢翰林孔目遼吏部司務缺周順昌在銓司亟欲陞補志遠力辭遂改禮部司務時毘陵孫慎行爲宗伯從東林會上習知其品欲補本部主政而高攀龍魏大中諸同志皆在朝志遠力辭改南因轉南兵部跨驢出春明門尋桃葉渡

喧就寂欣欣自得也居無何璫禍作高魏諸君子無一免者志遠獨以冷曹獲免羅織然每撫心嘆曰吾不如皇甫規自附黨人忍壞綬此時乎遂投劾歸蘧菴先生先幾以避禍患勇退以謝知己此其出處之正即古人亦不易及乃講學之力也

歸子慕

子慕字季思

人萬曆舉于鄉一試南宮不再

至長安構陶庵于江村其室如蝸殼壺圭簞不完簷溜之外因朴簣爲圍布衣蔬食與高忠憲講學

益智錄卷十九

廿

風雨不輟每過從靜默端坐終日疑然疑義相商聽然相語有吟風弄月之思他人莫之知也

于孔兼

孔兼字中甫金壇人由司理授禮部主事以出疏救趙高邑南星語侵內閣落職調吉安州投牒歸與東林講席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于群譏袞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尊官厚祿時早能回頭纔見知幾能于主少國疑時看得



命輒纔見節槩能于淡泊冷寂時毫無欲想纔見志趣能于風波震撼時了不驚恐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禍人高其義自解官歸營梵川與其弟潤甫營雲林皆擅水木園地之勝巾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幸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疾卒

薛敷教

敷教武進人爲國子監助教適當大計考功郎趙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南星盡黜當路私人相臣惡之借給事劉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敷教與于孔瑛陳泰來賈巖頌名成張納陞各具疏力爭俱奪官至是敷教得補光州學正未幾歸省不復出時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敷教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脚根站定眼界放出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

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作真正銘以自勗勗人

安希范

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初授禮部主事將母乞南得驗封司會高攀龍以言事蒙譴希范出疏救之語甚切直疏入削籍爲民希范居家論學東林風格清越人擬之爲陳仲弓郭林宗所居膠山喬木數百章碧流汗頃避世其中者三十年

莫廷韓

益智錄卷十九

三

廷韓字中江生平敝車縕袍自貴陽學政謝事家居十六年未嘗居間一事後有薦之時相者時相曰此老拘曲無實用譬諸僞古彝鼎徒飾耳目不能享亨遂置不用然廷韓于名位泊如也嘗誦唐人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詠竟以高壽終

郝九思

九思號智菴霸州人文霸之間皆大璫弟侄所居縱肆爲害智菴博學不樂仕進閉門教訓子孫中



堂懸一軸大書學吃虧三字里人化之稱之曰學吃虧先生其後人科第累累所謂吃虧處不吃虧人以爲天道不爽也

益智錄卷十九

詰

益智錄卷之十九終

益智錄卷之二十

退谷孫承澤輯

明

錢一本

一本字國瑞武進人以廬陵令授御史其生平立朝大節爲世傳誦者無如國本一疏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一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一本官爲編氓

一本自蒙譴歸葦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構經正堂

益智錄卷三十

一

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神宗末年謠詠競起群鋒衆簇攢集于東林一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斬如也于行藏誹譽之閑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龜龍類也取其地勉亡息之義則有地記尋洙泗之脉以淪其泥而提其泛濫則有源滙編瞻顧宗國獨事瘼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宗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于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于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象抄等書



嘗言財貨是毒物小聚小癰疽大聚大癰疽君子有散無聚止是消毒于未萌耳毒發而後消十九無及

又言面孔上常要有血

顧憲成

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以進士授戶曹調吏部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以辛自修改左都御史海瑞陞南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會御史房寰有疏詆瑞憲成弟允成觀政益智錄卷二十

二

吏部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糾之削籍又工部尚書何起鳴以失總憲糾辛自修憲成亦上疏別其是非邪正謫桂陽州判官辛郊司理泉州擢考功主事壬辰計羣吏爲天下第一銓司出而再入前此未有也

時有三王並封之詔上疏極諫又以書責王太倉錫爵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內計秉公諸要人恚之奉旨罷黜憲成疏爭之不報掌選事部闕大宰錫爵欲屬之宗伯羅萬化持之不

推及會推內閣錫爵仍欲屬之萬化而憲成又不應乃以中旨與萬化及沈一貫竟削憲成籍歸

憲成歸因與同郡高忠憲攀龍復東林書院會吳越士講學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時骨志道宗無善無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憲成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故取益智錄卷三十

三

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于告子易辯四字于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麓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于佛氏易辯四字于王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寔教也

後詔起光祿寺少卿憲成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辭不赴會時論多求李司徒三才爲書致部閣白其事于是朝論紛紜海宇震動憲成夷然不顧束司徒曰赤金在烈焰借火之力得真色見于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于世諸賢誠有功于



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

### 高攀龍

攀龍字存之無錫人爲諸生時即嗜誦諸儒語錄性理諸書後成進士出高邑越南星門南星方在餘部共相確證深味薛文清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授行人奉使金陵謁鄒南阜元標勉以最上工夫往毘陵謁錢啟新一本往姑蘇謁王少湖敬臣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是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兼善天下焉能爲有無湏是立得大

### 益智錄卷二十

四

節居卿勿爲卿愿居官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奉使還抵京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倭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涇陽憲成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湏當自得深服其言

攀龍謫揭陽典史其地有蕭白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語攀龍曰君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之

熹宗初召拜光祿寺丞累陞太僕卿會京師建節

善書院蓋鄒南阜馬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關葉福清向高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題疏顯祇大約以東林爲詞踵而起者甚衆而中丞皆辭位去攀龍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頃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官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

天啓初起補左都御史疏糾大貪御史崔呈秀呈秀遂父事忠賢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呈秀曰此皆東林黨也忠賢逢人曰東林殺我東林殺

### 益智錄卷二十

五

我于是逮繫者接踵攀龍此時已歸知不免預作遺表及別友人書乘夜投入家後池中迨緹騎至而攀龍已死矣崇禎初賜卹典甚厚謚曰忠憲

忠憲之學自三打手勢至晚年而益精其所著書尚未廣傳公有孫世泰視學楚中以正學教諸生獎拔名士楚風爲之一變差竣不復出盡發忠憲之書表章行世學者宗之不啻如洛閩姚江之學亦爲之一變世泰人稱爲彙旃先生不愧于忠憲云



葉茂才

茂才字參之無錫人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求南改南工部尋改吏部郎請告歸會講東林以道學相規切爲卿邦典型後起累陞太僕少卿時沈一貫斥言事諸臣茂才上疏言一貫毒害楚宗妖書煽惑揭留計處私人錢夢皋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欲坐諸言官以奸人捏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議貽禍無窮不報其惡惡遂攢集攻茂才請告歸

益智錄卷二十

六

天啟初累起不赴復起少司空甫蒞任見璫礦方張時事日非即告歸及黨禍起經紀高忠憲後事不遺餘力

姚希孟

孟長先生名希孟吳郡人與文文肅震孟爲中表兄弟年十六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即名動海內會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先生與文肅聞風悅之頃頗其間以爲青松翠栢在是美家故赤貧然矢不以私干當事諸國士遇先生者或諷緩頰資

膏火必正色謝却獨孜孜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先生在翰苑時值光宗在位一月而崩內醫崔文昇侍疾無狀楊忠烈璉將抗疏請按治夜商于先生先生亟口稱善且此社稷第一事忠烈意遂決其後忠烈以移宮中忌者蜚語移疾去出都握先生手曰吾兩人禍福共之吾他日不免亦必不令子獨免也

先生以熊江夏廷弼曾督學吳中心直其人熊既以盛氣好訐爲朝貴所疾爭左袒撫臣王化貞以

益智錄卷二十

七

撓之及債事乃與化貞並逮先生扼腕不平能起司敗前一夕先生出郊唁之慷慨相勞苦自慈慧寺送至天仙菴躬率僕從爲翼蔽惜惜室中漏下四十刻乃別還卒林立先生不顧也見璫勢日熾嘆曰禍將作矣遂奉母歸

崇禎初先生以太子贊善徵未幾逆案甫定溫島程體仁以爭爰立朝端水火復開乃借庚午試事逐先生于南而歿

崇禎庚午京闈余與侄道纘同出師門每見即



以遠大相期次年成進士師力言之政府當以  
緩北庶常一席以待之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  
余夷然弗屑也及六年外吏入計舉天下循卓  
第一賜宴闕前痛師不及見矣

### 文震孟

震孟字文起長洲人爲諸生時侃侃有大志與姚  
孟長先生文章道德相砥礪時同講學東林書院  
人以公輔之器重之登天啟壬戌首甲時要人交  
結中涓與黨議逐名賢震孟欲昌言以遏邪謀乃

### 益智錄卷二十

八

借朝講發端上疏請講學勸政語甚切直逆璫怒  
之擬杖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申救免歸

崇禎初特起爲侍讀尋進左中允進左諭德掌司  
經局允日講官凡進講及復開陳必與時事相開  
切一日特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  
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上頗聽罷講即傳旨  
釋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于獄時見命將出  
師功罪未審則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  
足畏則戰難勝以示將權當一見羣小合謀欲借

逸才以翻逆案則于子語魯太師樂章劾割斷是  
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猶之一小人  
進而衆君子皆廢也因言吏部尚書王求光所用  
逆案中人呂純如慘殺名賢可畏又見王求光以  
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  
則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  
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上深嘉嘆  
曰經筵講官惟文先生無愧

震孟嘗奉命校光宗實錄副本疏言今皇史宬珥

### 益智錄卷二十

九

藏寶錄乃逆璫珥重脩其間冊立挺擊紅丸三事  
皆祖要典邪說伏勅史館改正上以公論久定不  
必復改事遂寢

乙亥上召諸臣試票擬震孟以註籍未與時溫體  
仁揭荐蔡奕琛張元佐等上不用特召震孟入閣  
體仁忌之會科臣許譽卿當內陞謝家宰昇糾其  
越次營升譽卿曰臣常屢忝體仁家臣特借此以  
報舉主耳體仁于是票擬革職震孟託同官何吾  
騶代爲辭之體仁并糾震孟與吾騶致仕震



孟冠帶閑佳俱去震孟在閣僅三月耳人惜之崇禎丙子震孟卒追復其官謚文肅

### 錢士升

士升字抑之嘉善人在翰苑時適值逆黨懸坐趙家宰南星以賍追比甚惡士升致真定知府蔡官治書始得減額竣事入高其義

崇禎初由南禮部侍郎入閣見時尚操切刻薄朝野之氣象颯然因作四箴以獻一曰寬以御衆一曰簡以御下一曰虛以宅心一曰平以出政上覽

### 益智錄卷二十

十

之稱其有裨治理

時有淮安武生陳啟新者以山陽蠹吏冒籍武闈嘗爲廠監曹化淳幕客欲資緣一升官叩閣陳時事上遽授給事中于是四方遊棍章滿公車有李璉者亦踵而上言意尤橫惡章下士升票擬遂擬下刑部提問上令改票遂改姑不究嘆曰此亂本也職在代言當以去就爭之即草一疏欲上適上召陝撫孫傳庭入對煖閣至午始出溫體仁爲首蒲岡曰公有疏參李璉即出疏示之曰此似可已

士升言此事關係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體仁復指疏中秦皇漢武二語爲大顛士升曰血心已發不可復遏得罪譴戍亦所甘心遂上之上責其沽名遂自劾回籍

時御史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崇善發端而並及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詞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 益智錄卷二十

士

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噴噴嘆服上命錦衣衛繫之朝房候旨翌日著都察院議處院議罰俸以議語涉褻遂併覈主稿御史張三謨竟改議爲民

### 何如寵

何公諱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與兄方伯同咸進士公以疾未廷對方伯亦輟試同歸兄弟里居布衣徙行不知爲新貴也公以庶常授編修累陞右庶子性好恬退入官後大半家居已未在籍升祭酒隨以養親辭歸閉戶讀書三年不踰門外



天啓辛酉起禮部侍郎辭不赴甲子以原官召充日講官時逆璫用事以公與左公齊斗同里部推禮部左侍郎點陪推者公拂衣行出都裝僅兩簍以土壓船不啻鬱林石中途忽有人自旁舟出自言我奉密遣偵公者公一路絕交遊却尺牘跌坐如老禪我何忍昧心害公公從此逝矣言畢飛棹而去公抵家益事慎瑟屏處西嚙口不談時事崇禎戊辰起吏部侍郎晉禮部尚書脩明禮樂申飭學政制度習尚犁然更新時上厲精圖治每召益智錄卷二十

主

對閣臣即召禮臣與俱閣臣時陳奏常問曰禮卿云何始決進止已屬意相之美會當卜相上語閣臣曰無如禮臣特吉召入閣時劉長山鴻訓初入閣有糾戶部侍郎徐紹吉楊御史維垣袁御史弘勳等者俱票旨罷斥御史蔡高提不忿起而合糾鴻訓又俱罷斥忌者遂借中書田佳璧改勅事訐鴻訓知情受賄上怒欲置之重典同事諸輔錯愕不敢救公力爲辯白得減等處遂公見閣體漸輕已有去志辛未命同丘興相國典

試禮闈得士三百五十人甫出闈杜門請告疏十餘上始得允後溫烏程體仁逐周宜興延儒擢其首輔乃奉特旨起公田問體仁大失意是日廷臣以他事集議闕左見旨齊聲稱得人上聞之屬公益甚辭疏屢上不允乃起行至中途堅稱老疾不能前凡十九疏乃放還歸而敦詩書訓子孫遊覽三山二水之勝人望之如仙云

崇禎四年辛未桐城師與宜興師同主試桐城師闈事畢即杜門請告諸門下士僅于通州道益智錄卷二十

主

傍得一謁見宜興時爲首輔溫烏程體仁欲擢其一席賄內監王坤出疏糾劾宜興師去上乃特召桐城師力以疾辭丙子烏程以病死辛巳正月召起宜興師至七月抵京上信任甚崇如罷內操禁嚴衛清滯獄命以少傳出閱師及回進少師賞賚甚渥然內臣日構于內而同鄉新進互分江南江北二黨交構于外癸未五月上中旨革任看議內閣揭救免看議致仕回籍至十二月上親鞠吳昌時于中左門命錦衣衛



緹騎帶至京勒令自盡曰視桐城師優游家園  
子孫統勝亦見其高識不可及也

范景文

景文字夢章吳橋人以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  
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以治行陞吏  
部主事清公爲周太宰嘉謨所知一切題稿俱出  
其手至天啓五年典選一疏尤爲侃侃時魏忠賢  
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

景文初入部曰袖小冊旁求舊德適枚卜閣員景  
益智錄卷二十

五

文首言舊德葉向高天薦忠貞以資匡弼應侯特  
旨召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環韓爌外  
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慎行詹事府少詹廬以弘  
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大理  
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假去及再起  
甫兩月又去  
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賄  
數千景文洗蒙百計代償巢脫之于死風聲聳擢  
幾及于禍景文處之自若弗恤也

崇禎初詔起太常寺卿累陞南兵部尚書時武陵  
楊嗣昌以內閣掌兵部昇寇張獻忠毅城等三縣  
駐牧寇製船秣馬勢張甚景文偵得其實言寇就  
撫不可信與嗣昌忤及嗣昌奪情廷臣以綱常大  
義爭者多獲罪景文合九卿申論致責詰疏出誰  
手景文曰臣之所爲也遂落職歸著書自娛時與  
諸文士詩酒留連人謂清真逸少風流安石景文  
兼有之

壬午起刑部尚書尋改工部尚書甲申二月晉東  
益智錄卷二十

五

閣太學士景文以不勝任辭上曰朕知卿久今寇  
在門庭用卿晚矣  
時上喜怒不常逮繫者累累承澤脩員刑科上疏  
請寬釋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伯郭景昌科臣姜  
垓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入上召對閣部諸大  
臣出疏示之諸臣不敢出一語景文出班奏曰該  
科所言六人臣正欲請恩寬釋不意該科先之  
也言國維巡撫蘇州臣在南中脩知愛民實政兩  
年撓漕毫無阻滯功在國本本兵原出特簡任事



未久其罪可原上問郭景昌如何景文奏曰景昌謫戍山西蒙恩起用湖廣巡撫洛陽已陷家破人亡從山右士紳借貸募壯丁赴任行至中途楚省報破上曰尚未受事當日何以繫逮又問司寇張忻姜球一案何不歸結忻奏去年十一月具疏未蒙批發令司禮監尋原疏回陳未上有上令補本行景文又奏餘臣無罪之狀上命吏部張國維郭景昌即起用餘官即令出獄候旨景文恐上及汗也奏曰皇上一日而解網者六人宜下諭頒示中外

益智錄卷三十

六

該科疏徐發但票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即下一諭人稱景文善于格君而時已危迫惜未竟其用三月京城陷景文死于雙塔寺井中

倪元璐

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入庶常尋授編脩時逆璫用事鄉人多貴顯者元璐一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元璐奉命典江右試獨以鵠鵠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元璐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元璐得無禍海內亦

以此重之

元璐典試回京逆璫已誅其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題璫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以臣處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爲之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大深其听引援爲用者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

益智錄卷三十

七

而盡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庶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罪前人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庶隅于是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生祠不已必至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听謂悖也又言諸臣謂今日之忠



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  
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  
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  
之爭論者亦兩賢之惟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  
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  
魏恨其抵觸畏其才鋒而必殺必逐此正人也有  
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遠此亦正人也海內傳誦以爲快論

元璐請焚三朝要典疏畧曰三案者天下之共議

益智錄卷三十

太

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  
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敗  
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闢豎之權  
而屈後史臣之筆且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  
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  
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  
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  
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

館抄具備七載非疑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  
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疏上乞之下諭焚  
燬

元璐以右庶子爲國子監祭酒上疏言太學之制  
振古已崇莫盛于太祖高皇帝高皇帝手握鑑鑑  
禮隆法脩彬彬之彥于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  
個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  
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後乃積漸至于陵夷  
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興而教必廢其說有三

益智錄卷三十

尤

以貨入矣即不可復得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  
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  
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  
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口而過即可芥拾大  
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董之僅取丞倅誰不  
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  
不得發歷者今朝廷既取其貨又無優除更益淹  
滯懼皆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  
爲二十四月十一月二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



無滿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後  
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說鈴耳縱使楊時  
秉鐔胡瑗傳經豈有濟乎踰入上嘉納之誠意伯  
劉孔昭先欲元璐處著五陵註畧監生許重熙以  
書中載誠意封伯而為鄉人推戴故也元璐不應  
至是承內閣意借端齟齬遂以冠帶閒住去  
時兵事急議以詞臣一人佐樞上曰無如元璐者  
遂起為兵部侍郎召趣入京元璐聞馳至上左  
畧甚悉時中外喁喁思元璐入司綵綸以定國是

益智錄卷二十

廿

周宜興延儒自請督師陳井研廣謀首發甚急  
言于上曰方今急務首在兵農宜移元璐為農臣  
擢馮元颺司兵二人合拍事可集也上即日命元  
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元颺分部共治元  
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不允上勉以為朕任  
勞太平可致元璐思太平非司農可致再固辭不  
允方受事與元颺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  
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蠹部差定而賄競之路絕  
既乃請以餉部兼職方得以察諸鎮將士時郡邑

殘破外鮮不至元璐晚夜待籌漏三十下遶床不  
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  
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脩至而當寧營營  
苦不富強而鑛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教爭之未  
得也柄臣又以是相困元璐嘆曰若使傳說化為  
膠鬲夷吾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

內閣魏藻德受陳演指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  
大司農還講幄久之乃允以原官專任講職元璐  
嘆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初經筵講樂只章元璐因

益智錄卷二十

廿

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問今兵餉匱絀歷欠  
最多生製為疾作何理會元璐奏曰皇上聖明不  
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藏富于國耳  
既不悞亦不引請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  
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未  
幾京城陷元璐死之

馮元颺

元颺號鄴仙寧波人與弟元颺少以文學知名于  
時壬戌成進士由揭陽令擢刑科給事中風裁議



論聲着掖垣崇禎戊寅東宮出閣講讀預選講讀官六人而少詹黃道周不與焉宮諭項煜編脩楊廷麟上疏讓之內閣張至發出揭言公議推舉時亦曾言及道周爲其意見少偏不可爲元良輔導今煜等謂賢知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揭上項楊疏遂奉有矯讓之旨元颺因上疏云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要舉而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道周嫉俗已甚至清

益智錄卷二十

三

無徒閉戶却掃人皆重之特以數忤執政引嫌褻足罕至黃門二臣獨能薦信舉知退然自下正使其言不必用自足俯礪末俗增輝盛典爲大臣者宜深嘉嘆風勸百僚而閣臣一疏若大不快于其言者而并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能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以當大臣歛心耳閣臣何執之如舊一至于此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疏出入隨之元颺上

疏求去帝留之元颺在垣最久忌者每欲以忤撫困之帝不允累陞兵部侍郎會倪公元璐爲司農進公爲司馬其劾兵馬錢穀之政倪公又爲忌者所排謝部事出講幄公亦請去

王敬臣

敬臣字少湖少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籍弟子員執贊謁魏莊渠校時學者皆力雄文自振獨默坐澄心曰學不

益智錄卷二十

三

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督學耿定向聞之起貢令赴京以親老辭袁尚書洪愈薦爲翰林博士不赴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改過人多杜口不談定向嘗勗之曰子湏以言論橐籥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至四百餘人辨論鋒起徐以約言定之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銓爲弊滋大又曰聖賢論學必先慎獨慎獨之要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



而後知否則或沮于惡矣則帝衷也窮之而始得  
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  
長之際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  
九仞之山哉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又曰學者眼  
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伴  
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公有事  
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  
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

馮子咸

益智錄卷二十

齒

子咸臨朐人萬曆癸酉鄉舉再與計偕退隱  
以紹明道統爲己任讀書方耕從父冀端恪聞  
濂洛之學莊敬自持曰勿自廣大爲開闢勿自放  
恣爲灑落尺寸寸世以爲拘吾無惜焉時靜坐  
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  
事于莊敬若微纒然者故云道遠務在識心體而  
涵養之以推及于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所  
著書如曰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  
往有深識精語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

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蕺曰靜  
則蕺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  
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  
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  
則灑然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  
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議論一準程朱學  
者稱爲貞節先生

陳龍正

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師事高景逸先生爲梁溪學

益智錄卷二十

齒

官中書舍人日以講學爲事嘗曰念念好生乃立  
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義  
在于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  
功貴一姓勲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思孝  
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簧鼓一世之嗜慾  
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  
罪爲功以誣爲言

崇禎十一年熒惑守心上憂之龍正請寬刑獄以  
回天心上爲感動下諭嚴衛疎網慎刑無輕視人



命時兵驕將儒西北寇患日深上疏請閣臣留心將才言朝廷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無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六卿皆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矣上嘉納之

十二年慧星見應詔陳言請求言恤刑語極剴切上曰龍正言是十五年下詔罪已龍正復三上疏言時政俱荷優荅十七年以丙子順天鄉試分考事爲言者所及謫國子監丞所著有程子詳本朱

益智錄卷二十

英

子經說王文成受書高忠憲遺書皇明儒統緒書

金鉉

鉉字伯玉宛平人年十八舉天啓順天丁卯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在三甲謁部請得維揚教諭日進諸生闡明濬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尋轉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是時政尚綜核遣內侍張彞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鉉且言請罷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非止謂靡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彞憲移檄內

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鉉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彞憲亢頤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子而令其盤折僣倖將置自有之堂屬行無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徇彞憲之庭致羅交結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彞憲糾之也

鉉學宗程朱多有發明極斥王陽明無善無惡之

益智錄卷二十

世

說謂使天下日淪于禽獸而自叙其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其學識之正如此崇禎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道薦清官承澤而薦鉉上允之部補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二月流賊從蒲州過河晉省全陷宣府巡撫朱之馮誓衆力守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鉉疏言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視倘意見少岐爲害不淺



不聽杜勳甫到宣府李自成已破大同抵宣府杜勳同總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死之三月十二賊抵都城十六日城守內侍曹化淳王德化等總杜勳上城夜飲十九日提督捕營內監王之俊領營兵至宣武門會城守內臣開門賊入鉉時巡視皇城赴西苑御池中死

刁包

包字蒙古祁州人天啓丁卯登賢書以親老家貧不求仕進屏去舉子業留心理學上谷諸學者多

益智錄卷二十

尤

宗王陽明包亦讀傳習錄及王龍溪語錄久之覺其非及得羅整菴困知記高忠憲遺書喜曰我固知有是也進而求之朱子所著諸書潛心默會至廢寢食尤于四書集註字字體認不暫釋手久之自有所得其所著潛室劄記等書自成一家言以積勞成病病中與其子曰吾平日慎交所交者惟魏蔚州孫退谷耳今兩人尚不知吾病吾死後倘有講學之書來可于靈前誦而焚之及卒無錫士紳公請祀之道南祠高公世泰復擇其語刻之于

紫陽通志中

蒙古常自勉曰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于禽獸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學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忤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又曰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四書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

益智錄卷二十

尤

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

又曰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襲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吾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



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捫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又曰傳我以文從性之著見屢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固屢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與退谷老人書云承論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極難體認噫先生教我矣朱子謂此語爲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顧端文謂此語古今顛撲不破俱善于

益智錄卷二十

手

體認者包則謂此語從孔子係辭中窮理盡性悟來何也性即理也故窮理所以盡性二句實互相發若夫虛靈知覺佛氏所謂性吾儒所謂心故曰此心之妙境而非性也心與性無大分別故曰微有之凡儒佛之所以差毫釐而謬千里者正在于此

益智錄卷之二十終

益智錄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起周迄明凡聖賢名人言行可錄者銓次爲二十卷而載明人事居三之一間有叙事之後附以論斷者承澤崇禎庚午鄉試出姚希孟之門辛未會試出何如寵之門故其附東林也甚力是書爲萬歷天啟間諸人傳尤詳然承澤門戶深固大抵以異同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不必盡協於公道也



# 顧氏譜系考一卷

〔清〕顧炎武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  
刻亭林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顧氏譜系

攷一卷》提要

顧氏譜系考

炎武述

一辨得姓之本

通志 顧氏已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爲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句踐七世孫闔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路史引與此志漢文帝封東甌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爲顧氏

按顧氏相傳有二一爲已姓之顧一爲妘姓之顧已姓顧國祝融之後國語所云昆吾蘇顧溫董者也湯滅之詩云韋顧既伐是也妘姓之顧漢封越

顧氏譜系考

一

王句踐七代孫闔君搖于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者也然則二者安從曰從如姓何以知其如姓乎考已姓之顧歷殷周秦三代無傳人以左氏之該載未有稱焉漢書古今人表而顧族之著乃自東漢其爲越王之後章章者一已姓顧國在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鄭子開十和于顧城地未知即此處否而顧氏乃世居會稽漢書地理志吳郡治吳即今蘇州府吳縣至孫吳時稱爲四姓其爲越王之後章章者二太史公贊越王句踐以爲有禹之遺烈焉然則吾顧氏之蟬聯于吳固亦禹之明德也

二辨路史之誤



史記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後二十餘世至千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後六世至王無疆為楚所滅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閭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閭君皆其後也

史記孝惠本紀 三年夏五月立閭越君搖為東海王

史記東越列傳 閭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駒氏秦并天下皆廢為君

補氏譜系考

二

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都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

史記二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遣中大夫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為將軍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馳報天子記罷兩將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秦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與師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

元鼎六年秋餘善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越侯

補氏譜系考

年

侯吳陽建成侯教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眾降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教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東越將多軍多漢兵至奔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名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



號曰無余

路史 無諸係泉山漢帝王之閩中其季餘善與孫  
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以顧餘王東越搖無  
餘侯海陽奉越祀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氏諸氏  
搖氏儒氏稽氏多氏植氏葵氏舌氏余氏越氏

按史記宗系最明路史多有舛誤史記搖與無諸  
同起兵非無諸孫其誤一也孝惠封爲東甌王非  
自稱王其誤二也餘善閩越王郢之弟殺王而自  
立爲王漢因立之爲東越王不與搖同時其誤三  
也姓譜但云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與東越無干  
其立爲東越王者乃餘善耳以餘善爲顧餘其誤

顧氏譜系考

四

四也少康之庶子史未有名吳越春秋始著其名  
曰無余無余爲句踐之始祖而搖爲句踐之七世  
孫今并搖無餘爲一人其誤五也海陽之說本于  
漢書功臣表有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海陽國齊信侯搖母餘  
餘人名史記齊侯曰  
以越陳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  
餘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戶高帝七年三月庚子封  
餘子昭襄孫建會孫省絕國除此名搖母餘當別  
是一人若搖則已爲東海王矣又何海陽侯之有  
其誤六也近時族譜因之必當削去

三辨顧氏並出吳郡

二國志顧雍傳

吳郡吳人

曾祖父奉

弟徽

族人

子邵

穆傳云吳子邵一名邵

濟

微子裕

弟子彥

禮

謙

祕

邵子譚

承

晉書顧榮傳

穆子

子毗

兄子

子昌會

顧衆傳

祕子

兄壽

從弟

子昌會

顧和傳

衆之族子

曾祖容

祖相

子淳

宗

人球

宋書顧琛傳

和之曾孫

祖履之

父琰

子寶

先

顧凱之傳

謙之玄孫

祖崇

父黃老

子綽

孫憲之

弟子愿

愿父溪之

南齊書高逸傳

顧歡吳郡鹽官人

祖赴晉隆安末

避亂徙居

黟與歡同郡人

惠胤觀之弟子

南史孝義傳

顧昌行吳人

梁書顧協傳

和六世孫

陳書顧野王傳

吳郡吳人

祖子喬

父烜

儒林傳

顧越吳郡鹽官人

隋書儒林傳

顧彪餘杭人

唐書宰相表

顧氏初居會稽吳丞相雍雍弟微侍

中又居鹽官微十世孫越越孫胤

胤子琮相武后

琮子潤

浚

令狐德棻傳

顧胤蘇州吳人

父覽

子琮

顧少連傳

蘇州吳人

少子師閔



李訓傳 顧師邑少連子

顧彥朗彥暉傳 豐縣人

宋史顧臨傳 會稽人

孝義傳 顧忻泰州泰興人

按顧氏自雍以前於史無特傳者而後漢書張霸

傳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

孫松等奉後爲顧川太守程曾傳言還家講授會

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西京雜記言會稽人

顧翽事母至孝又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

吳郡自分吳郡而後三國晉宋見于史者皆吳郡

吳人未分以前但言會稽其爲吳人可知其後分析遷于鹽官則南齊唐

二書載之甚明今之海鹽平潮皆鹽官地自隋始見餘杭而唐則

少連徙其先兆于維五代以下散居各方然今山

陰此姓其少而東昌懷慶遼東雲南貴州則皆衛

籍成都則蜀府護衛其登仕版者大半皆吳中及

兩浙之人故相傳以爲江南無二顧云

宋宗世系

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

慶者自滁徙海門縣之姚劉沙今崇明縣慶次子伯善

又徙崑山縣之二十四保今太倉州六都地名花蒲自諱慶

而下世系可考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慶 伯善 慶次子 子安 伯善次子 榮二 子安次子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觀元市船 真一 當元季之亂定歸是 寬字叔裕真一良字以能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還字彥昇號遊 欽字德潤號耕 事申 中嘉靖三年徙居崑山縣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漆字梁船號小潭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南京工部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 濟字舟楫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

樞字子繩號玉 紹慶字和甫號 同文生員 孝宏貢生浙江

章志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行字子內號 紹芳字實甫號 同德生員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一)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史冊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亦遣子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傳考亭之學於黃文肅師弟相授其教益廣後之遡考亭學脉者必以婺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黃柳踵事增華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並起實開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婆學仍先繩繩相仍以至於今蓋  
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  
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  
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  
風俗也以故婆州之士類皆敦崇淳  
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

序

二

行貞節之人接武而生至於大山巉  
巖之下幽人抱素勲名不必著於世  
而師之所傳其徒繼之至於際遇亨  
期而文章禮樂之興卒於是乎取法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雖其寂寞  
瞭翳而此唱彼和繼志嗣音其聲之

遠聞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  
一世兩世以課其效否哉余奉

命屢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  
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  
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  
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季

序

三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  
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  
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  
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  
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足  
乎在古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況金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告

序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

安汪澐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微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獲之於野疑則徵之以裨搜殘討逸微顯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爲尤重俗學紕繆放佚舊聞橫見倒出末由師承先賢之墜緒茫如也於文乎何有宜尼之聖也其言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馬子子女子北宮子魯子尸子公子啓蓋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敬恭焉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惓惓於鄉曲

序一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  
 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披然  
 自是直游言橫議耳何常焉然者崛起一  
 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  
 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其賢矣而承其後  
 者悠悠忽忽空蝗梁黍才學無三長之稱  
 籍錄鮮千鍾之助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序二

之紙徹墨渝嚙蝕斷爛黥黠無先此亦後  
 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  
 獻爲已任蓋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  
 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  
 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  
 其論通而介平而不撓披拂一過如春風  
 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爲表彰而忠

孝仕學之林芒寒色正乎尹旁達能使其  
 人與骨并其言而不朽真足爲發賢揮幽  
 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絕於余  
 心溯風流而獨駕昔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並梓潼之士女襄陽之  
 耆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錦曾承乏史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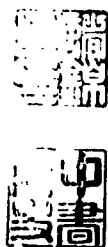
序三

此以志秀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水

年春姪諸錦拜撰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礪世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奇才卓行隱逸異人史冊誌乘外若徵鄉錄賢達傳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序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卽鄉之人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勸爲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脩而後可以作史豈虛語哉黃子殷邀以金華徵獻畧來謁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蓋

序

閉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願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聲咳試趣舉其大端其叙孝友也則血染丹青性流毫楮其叙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叙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先霽其叙功業也則手拄山河氣吁雷電其叙文學也則綴錦編珠鏘金戛玉有時見古榦亭亭在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凄風苦雨殘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清穹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與孤雲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間遇之昔太史公作列傳鬚眉面頰一一如繪每不能釋手鶴潭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碌碌簿書心知東陽有王君虎文諱崇炳居鶴潭年八十恨未獲一見之前年過東陽見一老叟貌蒼古樣實不通姓名竊擬其是而不謂其撰錄精靈乃爾及讀其學耕堂文集更令人神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言聊書簡端不足以傳其書且欲以其書傳也

告

序

三

雍正歲次壬子陽月

滇海趙元祚永錫市撰



序

四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  
瀾穀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  
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倡  
道於茲一時從遊之士居台陽者則有若翁文惠葛  
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  
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  
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踵武而起遂  
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暨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  
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居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金華徵獻畧

序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  
記載生乎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  
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清逸之賢達傳章慶式  
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發書姜子發之姜賢言行錄諸  
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祇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  
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 師徵獻畧無所不登  
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  
其搜遺采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取法  
於宋潛溪元史明以後則黃黎洲儒林錄及萬季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已意脩古今人物之

缺闕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

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偏見

重理學者以事功爲斗筭重經濟者視儒教爲勗狗

尊經術則薄詩賦爲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爲訓詁

意有專主必多遺棄吾 師學究淵源識量 廣其

所載如鑒果實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爲取舍而

無價衣珠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蓋不僅一郡之

書而凡有志於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

友金君孔時好善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金華徵獻畧

序

以金華徵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譬即付梓  
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  
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蓋由宿契適遇金君爲之刊布  
巧值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開感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九願讀是書然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  
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錄苦心與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黃廷元百拜敬書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爲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略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字之先符馮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藝郡何王金許璉武並與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比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翕張之彬彬盛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采後先繼起相與紹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金華徵獻畧 引例

與虞揭顏頤明與宋潛溪王子克諸公以英儒宿學過主於巷間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壇之盛婺州諸老首開蠶叢而朱公采孩張公止菴復以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終而爲之後勁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爲後法此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識固陋何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谿唐氏會集舊編頗知先賢頭末夫書苦不能集集矣苦不能閱既集而閱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輯羣書取其人之表表可傳者分類爲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爲斷也則取惡乎國史其不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卿錄自明初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中之傳志譜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稱其微隨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二

逸之賢達傳章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壽事少煩登科錄世家諸茲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有吳賜如之藝書藝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谿志定於章文懿言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溢不足以取徵則徵之鄉賢鄉賢能無溢乎無已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宦名宦不載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爲質否子孫盛則祖宗賢子孫窮則祖宗氓矣



以年統事左氏法也以類統人史漢法也故人用類叙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宦次遊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廢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范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之心後宋于登之集註今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三

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論可考夫子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梈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陽永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未詳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手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言金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叢書於理學頗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正者卽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叙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已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敘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

金華徵獻畧

引例

四

此也且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取偽耳  
其有位列崇階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序曾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九列爲梁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盛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蓋一郡之名臣



非一朝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爲一人之名臣者觀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法也

昔孔子欲述夏殷之禮而數文獻之無徵其得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居此邦而辨述此邦之先賢以爲後法則皆在議人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任表彰之責者司李阮寶嶼司訓楊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之者蘭霽章無逸也作敬鄉錄蘭霽吳正傳也作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五

賈達傳者蘭江鄉清逸也作文獻錄者蘭霽重死式也作發書者義烏吳陽如也其手抄先賢之書以待採錄者蘭霽業永和也其作道驛斯文在茲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張中伯也其捐貲刻先賢之書者金華陳震若也其募刻潛溪全集併補刻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舉賣屋以償刻工者浦江傅晉初也作發賢言行錄者金華姜子登也予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已今金華金孔時慨然刻布則孔時亦在識大識小之列者矣

金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顏烏

先唐君佑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樓蘊周祖仁

呂皓呂源

鄭綺德莊德璋太和欽淵湛清濟沂楷棠柏

黃逢源宿塘諸王澄

金華徵獻畧

不印錄

宋趾應綱潘琢王冕吳滄徐克仁龔雲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虞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蘇佑

蘇怡章環慶王應麟趙忠敬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王世名

趙忠番金璋張成珪蔣哲王丙節

卷二

忠義傳一

楊喬

舒元興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賈南金徐文震吳垣

金從鑑

駱賓王

梅執禮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璧	滕茂實	賈廷佐	李誠之	章圻胡德廣唐元章陳白中	卷三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王肅王紳王祿王汝	樓璉	徐祀	王鈇周鳳岐徐學顏	王肇坤	張國維	卷四	儒學傳一	范浚	陳亮	徐僑	楊興立
呂祖儉呂祖泰	杜士賢	童必大許伯繼					戴良陳達劉良	龔泰	陸震	盧洪春		朱大典	金漢惠			呂祖謙	唐仲友	葉山庚	
目錄																			

卷五	儒學傳二	何基	王栢	金履祥	胡長孺	陳樵	范祖幹	卷六	儒學傳三	宋濂	胡翰	章懋	董遵	黃傳	徐用檢	程文德	李拱	程梓	杜惟熙	陳正道	呂一龍
		張潤之																			
		許謙子元附																			



趙忠濟

王同慶

卷七

名臣傳一

楊璇

駱統

馮宿

馮定

胡則

滕元發

宗澤

鄭剛中

潘良貴

潘時

王師心

王師愈

王介

王埜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四

卷八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應孟明

應純之

章服

章休

徐邦憲

陳良祐

葛洪

喬行簡

葉衡

范鍾

馬光祖

李大同

朱質

葉秀登

康植

朱元龍

虞復

王寔

王萬

厲文翁

卷九

名臣傳三

唐龍

潘希曾

趙志皋

虞守愚

吳百朋

戚雄

金剛

徐讀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五

李學道

王崇

龔一清

張元論

許綱

金世俊

王世德

張應槐

朱之錫

卷十

文學傳一

徐安貞

舒元葵

滕珣滕邁滕倪

厲

劉昭禹

俞紫芝俞澹



徐無黨	范端臣
朱臨	于房 于世封正封 附
錢適	鞏豐
倪樸	時少章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傅寅	杜廌旃旂庭旂
喻伯喻南強	章如愚陳大猷
徐次錫	馬之純
卷十一	
文學傳二	
金華徵獻畧	目錄
潘景憲	倪下里
趙彥矩	戚如琥
陳巖肖	曹冠孫德之
王奕	張樞
胡助	吳萊
柳貫	黃潛
劉應龜 附	傅野陳亮道 于石
徐崎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吳勣奎	聞人夢吉
李惠李序李裕	胡汝屏懷德

卷十二	
文學傳三	
朱震亨	金涓
蘓伯衡	張孟兼
吳沅	朱廉傳藻楊希
鄭錡鄭瓘	王宗聖
姜麟 宜入儒學	童俊童品童琥
章适	徐學聚 子與參 附
陸可教	李鶴鳴
胡應麟	斯一緒李能茂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徐應亨	龔士驥
吳之器	章有成
程明試	李鳳雛 附見
葉自合 附	見周敏趙筠唐彪吳修祝石徐琮程夢
初應錦郁徐光普吳	龔李方猷盧士桂 附
卷十三	
政績傳	
張敦	陳脩
韓晏	蔣仰
傅柔	劉芳



樓焄	范溶
徐良能	喬夢符
石範	潘燾
樓大年	許子良
黃夢炎	趙大詒
蕪友龍	劉辰
吳履	諸葛伯衡
邵圯	李叙
陳俊	盧昉
何士英	龔永吉
金華徵獻畧 目錄	
謝愷	王坡
蔣瑜	盧仲佃
王乾章	王嘉忠
趙賢意	馮亮
鄭引道	郭時斗
程正誼	黃卷
倪尚忠	
卷十四	
卓行傳	
黃仁環	申屠大防

汪渙	郭欽山
蔣沐	朱環
胡麟	袁大珍
王得志	何達
陳慎	徐寶
程堅	黃樛 黃愷 黃大海 附
包珣	盧溶
金光	厲雲波
金律	
隱逸傳	
金華徵獻畧 目錄	
龍邱長	樓惠明 樓幼瑜 附
張志和	方勻
張志行	姚獻可
吳孺子	方太古
卷十五	
貞烈傳	
胡氏唐氏 汪氏 倪氏 附	唐淑芳 王氏 杜氏
陳氏	應氏 周氏 附
周氏 楊氏 何道融	宋嗣徽 陳端 謝希
吳氏 程清	馬淑 呂氏



朱氏	戴貞妹
楊氏	虞鳳娘
包氏章氏	章銀兒王氏
章蘊奴	方氏
汪氏葉氏柳氏陳氏徐氏王氏華氏柯氏	
麻氏胡氏	呂主奴盧氏
朱妙祿黃氏應氏	鞏氏徐氏李氏
石氏陳卯潘氏	舒氏
陳氏	陳氏
柴氏	范氏
范氏	徐氏
馬佛奴駱氏郭淳	孫氏陳氏郭氏郭氏附
王氏李順姜	徐氏趙氏蔣氏附
金氏陳氏	葉氏朱氏附
李氏俞氏附	王氏
陳氏何氏	俞氏吳氏陳氏附
李氏呂氏朱氏	徐氏斯氏周氏附朱氏朱氏
程氏吳氏徐氏	鄭氏
朱氏張氏	劉氏洪氏李氏附
洪氏	洪氏

俞氏朱氏唐氏郭氏虞氏王氏郭瑗	
丁團娘	葉爾烈
史氏	楊氏
潘氏	程氏
陳氏黃氏戴氏黃氏	潘氏陳氏附
沈氏	趙氏徐氏
余氏諸葛氏	童氏
章氏	黃氏
和堂六烈婦	王氏陳氏蔣氏李氏吳氏王氏
虞氏張氏陳氏	馬氏金氏
盛氏	王氏陳氏附
錢氏朱氏附	倪仁吉
任星娘	杜氏
徐氏	李氏
附錄貞女徐氏阿巽	
毛氏王氏補入	
卷十六	
仙釋傳異術	
傅大士	惠約
千歲和尚	具胍



賈休	保暹
德謙	千巖
定光佛	胡侯 見名臣傳中
邢侯	白沙招利侯
錢侯	陳侯
皇初平	馬自然
趙炳	
方技傳	
戴思恭	虞搏
卷十七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來官傳一	十二
范汪袁宏山遐	殷仲文
蔡興宗	伏軾王志
沈約蕭子雲	王承
何炳	童昭達
崔義玄	沈清王礪
王仲舒	杜暹
洪公	戴叔倫
錢藻	蘇進
王松正	吳音

李椿	洪邁
趙汝安蔡抗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胡瑗	陳天瑞
舒邦弼汪綱	江文衡孫度高參
徐承	孫伯虎
王霖龍	徐永益
怯失烈	亦憐真
周自強	劉元
許廣大	王宗顯
張熙	石琚
金華徵獻畧	目錄
李嗣	趙鶴
劉蕡	姚文祐
李一元	張朝瑞
倪祥善	劉實
阮元聲	
卷十八	
來官傳二	
周澍	王興宗
郭瑛	余寬
李庶	顧自咎



龍遇奇	王士錄
李璉	李昭祥
汪國楠	盛王贊
李璧	黃仲芳
田達	繆枋
賀寬	鄭準
姚永濟	蔡思克
錢源	劉振之
彭如翔	王允誠
劉同	劉傑
周士英	吳尚默
許直	魏處直
黃紹欽	劉珂
王秩	毛衢
谷中秀	劉楫
石彥誠	李瑞芳
文元發	須之彥
莊起元	
卷十九	
來官傳三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十四

張安豫	李忱
李之芳	張星瑞
張坦讓	王治國
趙泰姓附	徐詰
陳龍驤	毛文埜
劉濬符	孫家棟
連一鳴	
卷二十	
遊寓傳	
阮孚	劉峻
羅隱	謝翺
王華山樵	沈壽民
季煌附	華若虛附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亡，負土為大塚，群鳥數千，鄆土助之，鳥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鳥傷。

論曰：秦時鳥傷縣，隸會稽郡，環婆七邑之土，皆鳥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

性誠篤，則異類皆格，况秉命為人者乎。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先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死，吳主義之，釋偉而復其官，旌二子賜姓斯氏。天下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刲股以進，乃瘞，比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冲，冲守漢章卒，千里奔喪，制服三年，親歿，建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棄妻宿

墓所，每一悲號，鳥獸翔蹕，墓前植松栢，鹿觸之，仆。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孜，悲而瘞。

烏郡察孝廉，不起，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孜而得。

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祥，即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比，應先居喪盡禮，素食斷葷，臨泣血，廬墓三年，開成

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並稱，事親居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曰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馮焉，焉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儔，時接世殊，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

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草素之士，起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祠名興孝，今專祀二許，配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

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諸季，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季子祠，不類，有司徇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季子之祠仍祀六孝，為興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既祀

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季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為應唐仍為若敖氏之鬼人心固在與禮昭彰而釐正為難矧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代之禮哉

###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即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質枯瘁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

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別肝和藥以進病等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浦又刲股療明皆廖邑令李知退義之為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即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而安蓋墓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五臟犯不測以已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世衰道微倫教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為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為孝母卒舉柩以葬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涌起覆柩行既葬而雲散廬墓蔬食廣墓廬為肄業所携其兄之孤撫而教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董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餘而紫蓋皆以為奇感云睦寇壓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女子能傾巢與妖伏誅事綴文示眾眾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四

祖病瘳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疽又禱而瘳母喪廬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壁五色爛然續廬父墓蔬食蒲芡烏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擊其廬鄉里遇旱景文禱輒雨淳熙中郡奉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為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孝義表其鄉曰純孝里日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有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之賢詔建三賢堂於學樹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敦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季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姬之祇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挺出。季弟之至。適於神明。顧不然哉。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廢櫛沐。茹醑不入口。廬於墓左。負上築塋。日課三十卷。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盈尺。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內史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柏。

論曰。子讀鄭清逸季友傳。宋時諸季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

翁華徵賦畧

卷之一

五

芝生。周子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垣

賈南金。徐文震。吳垣。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

徐文震。尚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丞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季友之家。

吳垣。家九世同居。妻宋氏嗣。夫亡。三孤在膝。舅姑

卒未幾。鄉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其柩。宋氏抱柩而哭。

皆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中旌其門。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季子。而南金在焉。南金既登第。且宦達矣。而孺慕遂哀。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皐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震之行。附載郡志。吳垣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孰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隱。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東賑濟。受知於合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

金華徵賦畧

卷之一

六

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叩牀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縋索為歿身憾。翌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庄。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為小廩。貯粟以收鄰里之棄兒。常路以遺逸季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為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字子中。季友嘗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居喪盡禮如其父。郡邑上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舉進士。有文學。

論曰。昌皓兄弟。季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問傳旭。元以浦江舊族。曰。魁儒前輩。顯達之後。零替盡矣。惟季友之家。子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 全從鑑

全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全。東陽萬歲鄉人。全氏十三居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自天台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著

### 全華徵厥舉

#### 卷之一

#### 七

藻。至從鑑同居者。已四世矣。從鑑號栢栢。有良德。東陽諸暨嵒縣。凡姓全及劉。多祖栢栢。栢栢生四子。十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臧獲婢妾。計五百餘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里。歎而美之。爲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

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餽。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粉。以及寒暑布帛綿纈之給。有常數。昏嫁喪葬。有常制。司其出納。司其酒茗。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聞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必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怙過而不悛者。逐之遠方。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之令。

### 全華徵厥舉

#### 卷之一

#### 八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法哉。全氏其得九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東陽金氏。全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爲極盛云。鄭綺。浦江義門之始同居者也。其祖曰淮。自睦來遷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淮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懇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受刑。父竟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抱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將卒。召子孫序立祠下。刺指出血。滴酒中。



以次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天其即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以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圭、德璋。

德圭、德璋，兄弟也。德圭字子潤，以才受薦，官龍游丞。德璋字子振，官青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隔以死罪，當會逮楊州。德圭作曰：「彼所欲殺者吾也，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圭乃以綬語給之，夜半逸去。比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圭歿，德璋哀家政，鄭氏自祖准需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輒擊鐘集家眾，謁祠序掛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際如公府，德璋垂殤，子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瞋子太和嗣。」

太和爲人，麗凝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淮下，冠昏喪祭，皆據右禮行之。童稚皆孜孜謹信，不識嬉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須白者猶鞭之。雖常仕宦，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每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鴈脩詩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

差見者歎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其門曰「孝義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作家範三。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爲嗣。

欽字子敬，既生，卽爲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孝，母病，焚頂灼臂以籲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欽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歲入於嘉禮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

續食之粟，禦凍之食。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殺。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寡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輒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九，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爲人後，爲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卽歸遺其母，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廉」以褒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膳履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奴之不若矣。鄭氏至欽同居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湜曰沂曰濟曰沂

淵字仲雨爲宋廉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執母喪過哀得贖疾繼喪其父益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遇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鄭氏義居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上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通津絕港則造船爲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念慈微獻畢

卷之一

士

賜則議者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仕著書明道

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湜字仲持爲人魁偉達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

罪且不測時家長湜方在京湜慨然就逮至京湜曰

我家長也湜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

湜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封卽命增設布政

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奏福建左藩舉所知五

人皆爲參議采傳至官去貪墨革弊政一時號稱神

明

沂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

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畫圖監生坐罪革職糧長兄廉名在籍罹重辟將行沂曰此行萬無生理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法鄭氏爲無人矣弟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諫貞義處士

濟濂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尙書嚴震具其家世季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簡拔其家子弟二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沂字仲與洪武丙子特選至京拜禮部尙書階資善大夫年告老歸休是時同居者凡八世至九世則有

金華微獻畢

卷之一

士

口惜曰棠曰相

楷字叔度與其弟棠相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臺聖夔州楷啟主爲遷葬成都命其孫恪館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曉曉承樂勅與纂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簿仁宗爲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膺選遷講官陳從容容待優沃秩滿陞翰林院檢討

沂字叔端號清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贊焉飲其



所者以授柏、有付子斯文之囑、柏著書不一種、今所傳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爲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豈其皆出之公庫哉、卽同后之中、亦時時有推解收卹之義、以爲不肯私財、亦未必然也、其功皆敦龐淳茂、惻隱奇偉之上、既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敏、又能廣置高貲、市田宅以爲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臣之表揚、天子之旌獎、無歲不至、蓋有以風厲而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翱、方鳳、吳思齊、以爲之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貫、宋濂、以爲之師、而王禕、胡翰、方孝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推古義、善氣浸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至於明祖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秉使節、簪紱之盛、遂冠東國、夫明聖相輔、作述相繼、不能必之帝王之世、天下之六豈無名門右族、或一二傳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滄桑陵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

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金華學博楊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弟以次序立、薰蒿醴饗中、靈光閃閃、時觀其形、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昔至江州、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表、汝慎毋爲非以取禍、鄭氏建神先、開以奉之、夫孔子不語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爲陛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召鄭氏子弟、問以家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然笑、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出、既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誣其反者、文皇帝使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歷事列十愼、經史愼五、以訓後、兵器愼五、以禦盜、勅使忽至、發其櫥視之、皆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斬誣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爲乎、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黃逢源黃宿黃璫黃謐王澄

元黃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上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內外長幼之間，秋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稟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饒諸石子孫遵之，弗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昭，學於蕪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其武丁郭伯父逢吉，以非罪隔重刑，宿挺身代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一

五

行，死於法，鄉里哀之。

璫與謐皆合溪黃氏也。璫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聽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貲，則璫子保代之行，歿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焉。謐與從父宿同學於蕪伯衡，謐為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爲警家誣陷，會逮京師，謐往白其冤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八愛戴之，不啻若父兄。漸終集家聚首

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與？吾父有遺言，欲泐鄭氏，今其家泐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士樸茂淳質，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一

六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泐存焉。前王持世之徵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泐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最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黃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宗趾應綱潘球主。見吳滄徐克仁龔雲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宗趾金華縣人。父歿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趾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砥之。目復明。母既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趾號泣呼天。天乃霽。既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趾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恒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既長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諸生。脩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誰爲我奉養。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膚貢爲歸德訓導。迎母就養。孝益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球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琢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撫摩。必得其意。母厭久臥。則爲輓輿與弟昇之。惟其所適。如是七年。母歿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爲鄉飲大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冕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曲至。母病與衣市鴨以奉。割其腹得白金焉。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立雪夜往察之。冕方俱臥草屋中。寒尚相擊。猶聞嗚咽聲。令乃歎異。卽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施其母。舟過楊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籲。天曰。滄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爲禮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焉。今其里爲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墓城東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如之。比卒。亦廬墓三年。相傳有驚蛇馴鬼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雲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永慕廟。朱助湯溪人。性孝父。母卒。廬墓。家毀於火。其廳事



有師萊堂勝出於灰燼中若新黃鳥巢其盆栢桺枝中乳子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啣食哺之時人以爲孝感三異助爲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索債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蓋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已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大海爲之吮癰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贍之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陳文吉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獄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

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棟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痿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遇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牆隅曝之煖則解其衣而捫其膝爬搔其痒多力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儲之直以給喪葬焉既塋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儲夜則投莫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

月陰晦驟風括地雪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鄰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溺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爲之詭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熱倚牀稜聞母肝腸聲乃寢病且劇懋光乃挾刀潛至無人處嚙其股割之血而燕竟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塋乃大慟既畢墓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則一爲櫛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啖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晝夜依懋光不去至期將歸乃斃懋光裹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漱齋撫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既除服爲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禽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既歿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手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已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季順治間，閩邑以季行舉，未獲旌。論曰：廬墓，禮乎？大禮，季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廬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場，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主

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蹻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爲之徘徊依戀其間乎？夫主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章序，草木變衰，天地晦暝，風雨號之夕，霜露霽之晨，每一念及，則悵然欲往。故與其枕塊於家而哀亡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爲適也。故聖

人不著廬墓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遂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蕪恬蕪怡章瓊慶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倫，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被獲，將加刃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弗殺。願殺我，賊睨刃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畱兄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主

葬。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睦寇破葵，劉忠獻述古以悅爲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恐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誑謬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即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爲之作傳。

郭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遠以才能舉典倉事，趨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接濟，稍事那移，有



伺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曰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尙存

蘇恬蘇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職辭禁近出爲處州教諭以牋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卽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度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拷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度急亦躍入井中載其父出其首於水鄰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度則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絕矣黃岡亭僕爲作李季傳

王應麟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爲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麟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卽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爲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齏蝕其鼻鼻隔趙仇於是往往爲大言忠敬之父爲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爲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亡吾何行如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僞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遇禍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郡邑志鄭氏黃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盛本源郭用賢章瑗度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蘇恬蘇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乎怡乎季哉使其遇吳大帝不且與斯敦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淦蔣仁益傳文權

明趙淦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淦不足給飽粥淦出遊學母虐其妻貧之空室備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中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歿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爲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淦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四

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蔣仁益東陽人備質以養親惟勤弟有廢疾養之終身畧無厭惡之色

國朝傅文權義烏人六版喪父奉其孀母貧無以爲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構十歲餘矣。入山採薪以供母。虎尾其後。樵者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口疾。幾喪明矣。文權紙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孝行維風。以表其門。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孝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居其八九云。蓋代死則事奇而聲聽廬墓。則迹顯而共聞。至於處庭閨之中。承歡菽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厯間武義人也。父曰良。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腸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馳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為之居間。命俊割腹田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葬。若父。世名受以葬。其父單。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驢世名。歲時有召。世名輒往。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為幾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又二年。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王世名

一子。俊意世名且忘之。即其母亦意其忘之。冀供養沒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即治一刀。銘曰報仇。佩之。繪父像懸之密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答。既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俊飲他所。沾醉歸。世名迎揖。遂刃之。與其頭。告於父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鐮曰。此仇証也。又出其他鐮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証還之。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令汪征勘。汪曰。良於俊為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良而後成獄。檢有日矣。世名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併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遷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期至矣。我當與俱。理笄拭臂。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邠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孝。鄰母之子曰王寄。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寄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已過也。毀之。孝子歸。母



蒙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爲寄所辱狀。遂卒。季子畢。墓。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葬。季子於是焉。手亦寄。以祭。詣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子。觀世名。事與黠類。惜其時獻獄者。無術以生之。必。欲檢視。驅季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氣不烈。惟絕吭一瞑。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枉有司之法。於是乎千古稱季子焉。天作賢耦。與。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輒。避去。既殺俊。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俊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卿。東陽人。父純壽。廩生。晚得瘋疾。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嚙不能自飲食。生二子。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喪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師張肆。而以賣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旦而起。審。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熨貼之。衣已扶而。坐以褥。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掉之。曰。安平。曰。安。乃奉匳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買。易。未已。有呼於肆者。弗往也。朝而進食。奉其器而飼。

之弗盡。飯其餘。併其瀝食之。弗棄。日中食如之。日暮。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巾襪履。襪襦褲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猝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響器於其側。小扣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而列其前。度畢。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爲。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彌留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畧可認。其族人。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季子也。予讀之。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季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既。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右科。以鹽策治生。行鹽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虧。帑。竭。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遂落。不能復行鹽。爲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婦。皆呼之爲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既析爨。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自衣。一以衣。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一孟。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醴弟或不在坐  
卽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  
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沈悶弟至輒釋然  
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  
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懷慨類矯恭遜類過至處兄弟  
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違過卽登之國史孝友傳又  
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  
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苦枕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既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  
如此金孔時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掘土營塚甚詳  
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遇成珪與盤桓數日貌  
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  
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  
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  
助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  
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母相繼歿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既除服  
每一鮮到口卽悵然思親懣懣不樂遂茹素終身雍  
正初郡舉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  
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畝聚族千餘凡  
倫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室凌競反唇相  
詈者一聞哲履聲卽寂然止諍苟非盛德何以致斯  
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  
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歿其鄉族道其廬墓  
事甚悉而哲之孝亦兒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  
鄉論非譽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喜著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其質不容沒也故仍枝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諫字直之  
孝友素著親歿塋於缸窰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  
虎患咸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  
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古嚙頭李正復者字芳遠業儒而工詩  
文母老病正腹季養備至及歿而卒遂結茅而廬  
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腹號泣不顧而妻亦免  
於厄由中人感其哀惻以蔬米饋遺者不絕今已  
二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爲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簡

王丙簡，乳名董兒，永康人，頴敏仁孝，為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藝，即為同人所推獎。雍正辛亥，族有商人拒糧，逸拘，使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仗不赴。集東不知，商人即，以警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簡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隕。全郡教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畧曰：有美一人，宛宛孌孌，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通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縞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準。昔其明年，商人棄市，邑今何公，以丙簡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羊

死孝行，申詳而請旌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鵬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楊喬，字理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為交趾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儼偉，帝喜其才貌，召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不食七日而卒。喬為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一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蓋嘗蓋喬同郡人也。寶武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不得。則繼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孝孺以徐孺子爲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口孺子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爲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爲四傑。以薦爲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爲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既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卒。賓王亦爲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絕池於城東黃泥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城封以上。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牝帝御極。篡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鬪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爲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業也。予敬業。予賓王也。若裴行儉評論器識排擠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 舒元與

唐舒元與。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鄒士美異其秀特。數為延舉。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鈎較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練遽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蕪。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葉箭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謂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元與既登第。調郾陽。有能名。裴度表掌典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饒以布衣上書。武帝嗟其見晚。臣所上八萬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二

#### 四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請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兼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為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為御史中丞。丰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與為相。目淺。然平時收召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執政所軋。致開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清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二

#### 五

先是嘗為牡丹賦。時稱其工。一日文宗憑欄微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削者如愁。背者如缺。徐億為元與賦中語。為之凄然泣下。繼著有鄂州重巖寺碑。同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斯琴志。玉筋篆志。養狸志。悲刺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唐歷。贈蕭記室。橋山懷古。贈潭州李尚書。讀其辭。其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舒元與。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其時誅三尊之語。則賢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豎。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頃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與等以堂  
茅賤。士介身登朝。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  
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卽不得不有所攢斥。  
以去其異。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  
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寬。卽秉筆之士。沿習一時之  
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  
其志不可沒也。元與黨訓注。而其心非爲邪也。使  
元與等功成。庶幾神龍之五王。卽不成。亦不失爲  
東漢之陳蕃寶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與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曰誅與討賊也。曰

金華微獻畧

卷之二

大

不克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殺無罪也。余  
故列元與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  
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張淵明爲宰相。言  
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  
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  
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安。迫取茶券。官給事  
中。則論林摠翼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祐  
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

禮善。置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當席而歎曰。國家多  
難。非大臣歡聚之日。黼愧而郤之。尋以顯謨閣待制  
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塩賦額重。奏  
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  
學士。督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  
請以禁內錢。歲支凡六宮。廩給皆由有司供進。以  
節浮費。金再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  
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固  
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依  
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金華微獻畧

卷之二

七

以我老爲念。是日卽以其母屬其兄去。與諸將謀奪  
萬勝門。夜搥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弟防。諸將吳革  
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瑗泄  
其謀。又以金幣搜括。不時至。宦者告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  
者。而執禮力言百姓蒙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  
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  
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撻殺之。而梟其  
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愍。執禮之從父曰  
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擢松陽丞。宜和



二年冬盜發清溪。捷欽昨遂破杭。明年春發衛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為言於朝。官其二子。

論曰。鄭清逸云。梅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磨虎狼。身死不顧。嗚呼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悔氏之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宗開國不仁。宜舉族有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至於謀劫駕而計泄於賊臣。却征求而護生於奸。豈以至強敵逞怒。碎首國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八

陳德同徐道隆姜綬胡瑩

陳德同。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城破。獨幸西部與全戰。死之。子嚴。官。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城。陷。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募士赴淮陽。趨南師入援。綬時為守禦督。奉詔緘諸殷。犯圍而出。敵騎獲焉。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髮。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開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瑩。金華人。事親以孝聞。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方臘兵薄城。官吏皆遁。或曰。先生盍去諸。瑩曰。吾先人以武勇著聞。而身以八行舉。不能執兵禦敵。而抱節。所冀不殘負朝廷。辱先世耶。城陷。合家死之。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旌勤王。父既死。忠子。死。李較之。卞壺袁粲。又何多讓。陳德同姜綬。異姓一節。俱有賢嗣。位躋崇階。天佑忠良。何其至哉。嚴。瑩。皆自首一節。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庸民。社。平日極富貴尊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屈節求生。聞瑩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季頌。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金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無。



中山河間三鎮。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時茂實兄絢已降金。通判代州。粘罕素聞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實同宿以慰其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侍。故主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閉鴈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理董誥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旗裹屍而葬。題曰宋。某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畧云。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使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竊微。則乞骸骨歸。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

詩曰。監齋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難復盟好。使節來榆關。牧羊困燕武。假道向張騫。流離念窮來。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寒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腑。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計不污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蠲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昔間。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朝昏。殮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旗。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尙少婦。兒女皆

童頭。四海無量錐。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寄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尋卒金人哀其忠。爲起墓祠祀之。後董誥自援南歸。上其詩。贈龍圖閣學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姑蘓人。通志作臨安人。要之奉使自署其左券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畧。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實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二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凜然如生。如虛中輩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呂祖泰

祖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孝宗朝。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後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與汝愚卽有過。亦不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曹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以疏聞。汝愚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白。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甚峭直。書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年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誅君罪。當誅。寬遂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真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僂胃乃揚言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朝曰。復有救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懼。或謂僂胃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以益謗。僂胃悟。等改青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諡曰忠。從喬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權倖而隔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儉。嘗言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君子以爲名言時有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徙度與偕行伴送官承宰相風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道所在獄朱晦菴聞而高之曰聞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僅四日問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核者爲建康幕官聞祖儉謫卽解裝買錢帛間行追之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也祖儉所著有太愚集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祖儉秦祖儉弟也祖秦性疎達尙氣誼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貶祖秦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謫逐舉朝相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持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白強僂胃童穉之師職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燕師曰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



師且以潛邸從龍。而得節鉞。鈞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潛邸時。果識師且乎。椒房之親。果有筠子。佖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佖。師且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泥胃怒甚。侍御史陳藻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下祖泰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淮府者。為宗姓。擬案。作色。澁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其為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尹人慚。遂訖其罪。使人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嘉定初。召補上州文學。改廸功郎。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高

論曰。自佖胄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士。橫斥一盡。而吠籬山實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上。皆韓氏之斯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身死蠻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衣。而徵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聲之誼。患難與共。雖古嬰杵。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賈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蹕南遷。遂為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為嚴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右偕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為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各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全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以為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金人諸侯取笑。萬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眾慮。則無失謀。應有子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脩禦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詳密。不妄發也如此。況彼當時。輒揚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囑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給我耳。天下之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講可高枕。而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平計。追羽固陵。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況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和給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屈膝受詔。則異日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忤其意。則師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錙之地矣。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師直為壯。曲為老。漢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垓壁之役。室家盡亡。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眾攻漢。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先武以三千之卒。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成漢高先武之烈。直易事耳。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義之可畏。乘衆心之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願遣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李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先榮而飽。不以國家為憂。唯李翔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金使以詔諭為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擊。徒懷李翔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千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而為此。耶。陛下自視三者。茫然未有則向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為事。不可以為賀。陛下寧不念建炎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畧無少效。雖微考謙。且尚不得聞。今日遂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爲今日之事。既阻敵之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陛下必欲以母兄爲辭。臣事敵國。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天下哉。傳曰。厥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陛下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爲此。夫救衰弱之弊。莫先於自強。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倘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先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憐於人下哉。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爲大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封回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若必信王倫爲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闕門。以觀越人之治。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書上。以官卑。不爲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頗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嘗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呼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敬鄉錄至今遂為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先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尚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已未以右庠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難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日擊時艱出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

言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肆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渾噩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寃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即宋公一言榮感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威曉瑣嫻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下

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召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捺狙獮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感額似道方且誇誦功能以欺天下是則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草吏之治捺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為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為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為福星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為能幸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聞官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聞非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有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既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



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竄其假民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痛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收斛而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窮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需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宇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之害如此。昔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獄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昔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結納或以貨寶媒進嫖娼小子濫典畿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卽裴案自豐拮克不恤激成容寇之鳴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

直貪緣終身不改民心忿怨盜賊並起。邇者舉行家汰戒貪有詔而貪暴會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汰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昔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喘慮陰陽之外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嘗展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宜導下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不應阻格人言。蓋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卽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替聖欺天之罪否則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簿隣境多盜其守卒獻之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勦之逾月卽平盱胎軍守聞其名辟爲安吉州倉廩以毋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景定諫疏云。吾藝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台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鄉舉及太學舍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飲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遂謝。爲罷令。久之。知鄂州。制帥泄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裁。以獨然必勝。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容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脩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數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三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隔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選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砂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渰水焚戰樓。又過而却之。又明日敵入移兵要衝。將渡薄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雖挫。自是謀益巧。攻益力。遂熾附城下。圍之數重。燔其外柵。誠之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其所佩印。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據胡床而指揮者。一矢殛之。敵於是造望樓。高出於城。下瞰城中。則爲疑兵以惑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脇降。斬其使。以書還之。越二日。敵大張攻具。則禦以長斧巨石。當者糜碎。夜則使人斫其營。毀其梯衝。前後踰再旬。大小十餘戰。皆克。敵終不能得志於我。無何黃州失守。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方命馮楫援。斬擁重兵。遷延不敢進。公神色自若。方屬將士勉以忠義。而降將徐揮者。僞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衆縋城而出。教之登城。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兒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虞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素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斯。仍詔婺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真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巍然一儒生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去

使其從容朝晉。不過以有德壯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爲君父死。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昔生再任。邊疆行年七十。亦又何求。寇至當與君等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公倉卒所出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

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德秀人從公遊。皆竊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爲。惜也。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什之窮山中。爲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斯時。置惠民倉。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者。賴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尙足以救生靈。則其他可知矣。世亦言公守斯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爲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去

童必大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陞安定知府。開慶已未。裔寇圍城。必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凜凜在人間。許伯繼。東陽人。子良子。以世賞。官處州司理。恭寧元兵下襄陽。都督李珣。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問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由海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珣降。伯繼被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繼職居叅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面縛求生。辱矣。

章瑄胡德廣唐元章

良嗣元嘉附

章瑄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役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瑄自念世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宋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珣以聞。授瑄直秘閣。知婺州。元兵大至。迎戰於丁鼠山。既而援絕。城遂陷。瑄與暨皆死之。永嘉吳洪曰。瑄兄弟少有文名。畱滯下位。卒以孤忠自奮。殉國。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奸人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阨之。閩邑以安。授迪功郎。僑居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嬰城固守。會永康章瑄起義。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為之贊。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三。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

所用而卒。元章為文思院官。其子曰良嗣。為建德軍準備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良嗣起義。與復元兵歷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

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王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儒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儒霞嶺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宋

唐將軍唐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為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瑄書生。德廣編戶。而元章早職也。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車輪以幹旋。舊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厝火未燃。宋之君臣。方且就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有事。不聞與一旅之師。以勦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漢。泌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下。性死封疆。而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宋當未破時。得如靖與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保障。國未必亡。即亡亦不至金鼓一振。散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瓦解。如是也。蓋天下之勢。如布棋。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負。可不慎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永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辛

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論曰。自中產於東甌。考諸科目。貫籍。不係於金華。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鳳生有異才。少游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益工。而棄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涓。退居浦陽。思興起詩文。闢家塾。吳溪上。延致之。遇佳客。則采擷雲月。嘲弄林木。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括蒼吳子善。武夸謝阜羽。為死生交。阜羽歿。數百里奔其喪。為面其骨。葬子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牟獻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彬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邊。皆連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永嘉。行尋雁宕大龍湫。挾摘景物。以資賦咏。每遇雄關。輒與長江巨浸。破軍蹙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爛婉。不緣琢鍊。而神融氣怡。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嘗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適變而不悲。黍離。楚而不念。儀。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宋李文敵。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不喜佛。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為達也。而有梅福達萌之志。臨歿。屬其子榜題其旌曰。容州蓋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榜字壽。父亦能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二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入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傲遂為古文。季父國子監水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清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兩獄。思齊坐獄戶。獄間。凡株連疑罪。悉出之。檢覆死刑。多所平反。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舉動。承問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寔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由吏收囚。以贓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獄遂決。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名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洪起畏守鎮江。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徒屬民耳。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簿送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怵於禍。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脩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雷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丞相堂貴。威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而思齊弗顧也。既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皆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官遊十年。業不增舊。比宋改物。家益落。至無儲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餒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遊苦其譁。語未畢。輒馳去。獨方鳳謝翔相與談。指畫手書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痛哭。哭



已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塵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比其為人，爲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表多末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朱學士濂云：予至蒲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傳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四

思齊謝翺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霽，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鳳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昔孔子賢齊，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冊，蓋以玉步既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拂纓登朝之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賢乎？予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質、黃侍講潛。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學家泛東海，渡黑水，悲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擴廓帖木兒即王保，河南山東行不得達，倚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遷，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之，不得。上乃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召至京師，試文詞，若干篇，留會同館，命大官給餼，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思成高允綸旅之業，功既不就，遂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騁人狷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刺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幾無愧。燕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呼！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良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

論曰：吾讀元遺民詩，良蓋與丁鶴年爲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爲人，謂基既爲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爲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管仲匡合之功，而不責以匹夫之小諒。君子自度其道，爲伊尹管仲，足以幹旋宇宙，卽爲基可也。良之獻議過矣，然明主龍興，士大夫皆濂垢向新，薰沐登朝，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未嘗顯爵，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晚，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躋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萍，宋亡，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輩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萍領宣慰使帥兵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三

太

討平之，悉定其地，賜上傅襲衣，獎譽甚至。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萍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從容指揮，以示閒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達以父勲少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清碧，奉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建立朝憲，謬嘗劾充魯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三

七

召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達自沉於海。軍士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漳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死。論曰：元達之祖爲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稽紹仕晉卽爲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 劉良

劉良，金華人。辰之從父，辰見政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遣其子殺賣蠟丸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聞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微官而閹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禕附王紳王徐王汝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克師黃潛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掾商畧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于克而不名則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九

卽聞江南有二儒者鄭與宋濂耳學問之博辭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鄭也每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爲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卽位禮失對謫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爲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

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

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慘奪日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川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卽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侍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爲詔稱旨三年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九

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爲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論尉佗事下之乃令齎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殘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騰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闔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沙漠會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盡存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強曠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禔神明開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問禔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禔與見。脫脫欲屈禔。禔罵曰。燭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十

得達。上大怒。命穎川侯傅文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既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禔子紳始訟言。禔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禔始。靖難後。華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禔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

紳。字仲綬。幼孤。育於其兄綬。長而好學。師事朱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禔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

殂。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衣冠之藏焉。初。禔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與故元通。王聲勢相倚。依違不決。明年。有使自漠北來。禔遂遇害。禔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里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甚力。比北使刼以危語。遂不赦。蓋棺時。土人用浮屠法。輿至地藏寺北。滿澤園。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丙寅。去禔死節時已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已非。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訪其舊人。遺老類能言與禔生時往來事。所述禔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貌言行皆好。製作動靜。僕從皆一一可稽。不與而特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拊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禔死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徵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禔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尋卒。年四十二。紳在朱濂之門。最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傳者。子曰。綬。



徐字叔豐，師事方孝孺，孝孺死，徐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禔死事忠，特宥之，且令吏部畧用，徐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李儒遺文爲侯城錄，徐子汶字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虞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戴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通承考亭之傳，皆屬贅產，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綴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輔獻皇，獻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偉矣。王公禱天永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疏雖伊傳所以啟告其君者，不足過也。而中之死，其節義又爲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真大焉者乎？仲綽不辭萬里之遙，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戚族之誅，埋師露骨，爲臣死忠，爲子盡孝，爲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從米濂門人，宗思庸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

建文帝卽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朝，帝召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避之，然燕王竟不朝而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携幼孺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宮中火起，泰馳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卽從城上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三尸焉，一泰，一爲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賜諡忠愍，子永吉，宣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米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召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薦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爲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厄運也。孝陵之土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官一燼，皇器頓移，方黃之儔，慘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姪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間，兩端未決。既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或謂其非忠。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之誅，且踵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憝，不過錄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營奸宿，死則暴屍祠犬，予嘗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戚蓋文皇挾其怒勢，以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季孺之剛心勁氣，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季孺亦止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慘毒之至此極。夫人生之大倫有五，既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僇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既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為，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為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泰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中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已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為？乃與同部郎黃輦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為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國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則教順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而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或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雷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慮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夫

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開通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言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繼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爲公。誰則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夫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審採納。則無益。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承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昔者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七

時遊戲。不出大廷。驛遂止於南內。論者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動衆。寓無驛。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太。流離奔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是之。幾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竄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外。則望拯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莫之拯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已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其五曰。太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六

之小人。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嚼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舉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卽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冒宸嚴。無任踴躍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以震輦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震三木。以跪於門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在獄。與黃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杞老絲千緒。



莫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梅福冠仍在。朱雲櫟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愷切。矜之親發陸贊。何能遠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楓山門徒如此。尤為儒教之光矣。

###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鄞城訓導。以事至京。寓其從弟刑部郎瑛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捺天憲。誅錮朝士。公卿書箱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藏之曰。不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喜曰。今日如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為疏上之矣。倘達帝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乃搏膺曰。兄狂乎。械門禍至矣。急索衣冠。跪進門求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斧鑕。須臾日。瞞武士十餘人。突入。梓之。去。家人皆哭。玘。璫目曰。老頭。顧寧值錢。何悲也。乃罰跪午門。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髮其七。玘得不死。貶九江河。

泊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為之讚。凡之。莫曹覽焉。

論曰。吾讀韓苑洛雜記。所載劉瑾諸事。其於京朝大臣。不啻土芥。踐而奴婢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夫瑾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蝸。牙掉舌。以睨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飛胆落。以得保首領為幸。玘以青蓮首領中一老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虎牙。鬥利刃。鎗之在前。而一無所懼。可謂偉矣。夫廣文非言責之官。置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啻蚍蜉蟻子。比形於鶴。焉矣。至於疾風一振。樹大。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柏。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陞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為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為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了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御。



札進封貴妃鄭氏為皇貴妃。夫陛下履愛貴妃加以一字之榮似不為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為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太后為皇貴妃。次年册立陛下為東宮。今貴妃雖寵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超而上之在聖心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除窺陛下之微矣。夫儲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詔誥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頒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肅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為給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並封恭妃為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軒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祗席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之於君但嫡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為陛下杜未然之禍哉。疏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主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痛杖六十視職為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懸天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諭祭崇禎十年復賜勅褒獎加贈奉政大夫

論曰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履霜不戒馴至堅冰堯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能謹床第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蔓延累歲不決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之疏語語龜鑑然已與死為隣矣吾婆風土質厚

金華徵獻事

卷之三

主

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唐荆川先賢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先竹帛前與典謨可謂盛矣

王鈇

王鈇號蒼野世居東陽以順天籍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常熟知時倭寇大至鈇前籍城垣以待比倭過境輕舟往視適與池值眾潰遂手刃數人被執而死而賊以全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祀焉祠在東陽



周鳳岐

周鳳岐字字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戶部郎督節慎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遂歸崇禎改元起爲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脩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爲界而還陞澧州參政流賊圖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參議陳瓚出戰陷歿鳳岐振盭授絕城陷被執賊帥解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爲厲鬼以報君父仇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樓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土薦補兵脩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臂屬益厲賊支解之問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繼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慈使民清律身肇坤奉爲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平恕明允佐其曹長尋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若庸紫荊兩閩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蓋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爲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逗遛不進且兵逼陵寢臣于豈可坐視吾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視時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樓櫓者獨以忠義激勵士民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蒼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聞聲桑梓春秋享祀永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牧圉固其職也王大理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手奉尺一巡視邊陲即使問難不進初無有操軍



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竭○身○死○。○茂○元○砂○礫○  
以○馬○華○裏○尸○而○還○其○素○志○然○也○。○至○於○先○軫○之○元○既○  
歸○壽○亭○之○揖○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  
凛○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  
落拓縱酒資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二  
桐奇之得錢卽與沽酒登萬曆丙辰進士爲章邱令  
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洽時福建有紅夷之  
亂與海寇劉香李桂相犄角銓司希忠賢占使僞兵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三

三

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  
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橫殺楊連平光斗公乃歸隱  
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爲天津兵備時山  
東戊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園萊踰月  
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  
空其城遁入海太公遷青萊民質之是歲山東饑乃  
以公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  
陷鳳陽挖陵幾消餉不通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  
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益厲漕艘  
挾私之禁衆商騰飭公之撫按深維陵寢重地卽修

### 皇清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尋以  
重職被劾提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  
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  
鍼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  
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葵  
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  
去既而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三

三

子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備幹修輯有才畧  
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食事仍以衆  
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關部開府  
華盡起歸田宿將招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  
墓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旣以身許  
人臨難逃遁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  
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去耶盡今日之歡或曰公  
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旣以身許國軍  
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  
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棄去汝斌



有力裨禦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奇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禺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清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弗協饑民群噪而起乃令平價以糴亂民以輯政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尋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兩都上游額軍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既行部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宋

通設安慶戊辛酉餉餉之又倣周文襄爲平賦水利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虎蠶浮派加耗等弊皆疏革之凡塘堰溝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感悅於是乃晉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久旱泉涸運艘不通公禱於泰山乃雨仍搜浚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運各通輿書褒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邑公命將以計擒之賊亦以次勦除東境以安賜白纓表裏廕一子時爲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關軍事旁午乃晉公兵部尚書甫視事卽檄薊督趙光祚與督帥范志完協力防禦調天下援兵以衛京師餽輸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効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上性猜輕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胥分潤之符門客掛將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懦怯庸流再思進步或參章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輟復原官或世職曾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運糧十無一完技勇居然職等諸所陳畧多禁華仍以周延儒被論併建國維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元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輪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詔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自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趙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明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孛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惠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釋褐即授廣西右叅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柳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遁歸粵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柳富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羈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廕一子曰以琳仕鬱林知州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駁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侄皆顯宦而浚獨不仕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爲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藐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自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就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子以行已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二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侮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侮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歲。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吾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悞。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也。改過而吝者。遠天而徇慾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遽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浚始。浚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詔之言曰。世之誦習香溪之文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實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以之首理學。母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紹興之際。朱呂之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拔脚於聲利功名辭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奧。開闢蘊叢。以爲後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四

首路。其有功於發賢甚偉。至其著論。目擊夫宋室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與起之。而不徒襲夫拘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卽今心箴一篇。刊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祐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大。予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志以理學儒林分二類。予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憲元史例。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金

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廕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奉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衆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舉而次第行之。則大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而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士熹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備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卿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人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挾屬凌長吏。賤臣輕卿。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開胸肺絡。少有不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勿慮。則尊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嫉。而益思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違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脩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似緩緩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兼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脩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者作郎。請告歸。奉詔編類皇朝文獻。無浮崇雅。採取精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骨武夷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潛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曰。應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審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眾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祠之。仍賜謚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黼、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章豐、石範、潘時杜、旗、夏明誠、葉邦、汪淳、王埜、時溪、時澗、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鎬、時錡、鄭宗強、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誅東萊曰。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龍轍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許。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游納而淵淳。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綿文獻於厥家。又陪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秉之既厚。而養之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脩。象山之誅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儼。顏魯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其爲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爲鸞湖之集。冀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往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逆覩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既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詡言。所出殊方。而其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兩古論。郡守周葵見而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隆



興初領州解。上中興五論。不報。國視錢。塔明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奮。欲勝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人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綴狀以聞。事下大理。督掠無完膚。孝宗知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順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跡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進。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創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有一正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論以爲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混。法。之。文。有。不。脩。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一

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遲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復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必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難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祭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耗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毋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爲恣。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爲本領閭閻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慾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明。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隸人。及其開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免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閉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浼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太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矜。戒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古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幾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青。楚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平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龍泉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止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備者失其旨。故不

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聯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陪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問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主

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雖爲布衣。爲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謚文毅。其弟子爲浦江倪樸。義烏喻倫。喻南強。俱見別傳。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兢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偶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永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美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美下有覲覲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同甫之議為非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臺。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政為公來也。其徇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隸於籍而食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自宋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其簡閱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聞襄蜀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察。輕謀進取。以為足用。故曰。兵力竭於虛數。患也。金之弱於曩日。雖非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牛雖磨。債於豕。上其畏不死。擊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孽也。二年之間。數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卽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為無能為。將墮其術。故曰。敵情惑於間言。二患也。逆亮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授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勝。大者數百萬。緒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已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竭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太歲有以節慶為都統者。及川為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爲馬帥乎。有以副使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連和圖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騁旅。遂以登壇。李佑。擒俘。遽列帥閫。不知信。佑。朝實。亦有暮功。今信。佑。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較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缺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議。則誕妄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爲塞其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飲而已。夫一氣不順。進一形不順。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知所戒懼。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爲勾踐。昭王者。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爲通達國體。轉知台州。典。政。聲。煒。然。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語於提舉。爲。主。管。武。夷。山。中。道。觀。開。

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論。量。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虎適諫以奸職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罷符付次官。乃據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汚染嚴。藥爲首。嚴藥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曾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蝶。旣被劾。僞受箴。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論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答曰。身爲賤伎。卽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事。寧死決不敢污。曠君子。朱書旣奏。仲友亦作奏。馳上。自辨其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仲友旣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豬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惻惻。鬱陶之思。



以偽爲也。忸怩之類。以誠發也。歎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眩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素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飾而不恕。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指諸事業。鮮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剏廟學校。井野農墾。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天假其直。與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君子情之所著。書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雜著。彙纂彙編。最著諸史精義。

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條要。詞科雜錄。宜公奏議解。典範賦四十卷。其後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寅。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既而得聞當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每及悅齋。輒深相嘆惋。憾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流覽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朱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蘓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皆以儒術爲寶。娶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朱右曰。於呼。世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州。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登粟賑饑。抑奸拊弱。叛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悅程朱之學也。而乘間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酷好佛。仲友關佛其最。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子意。與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宋濂爲補此傳。有旨哉。題唐仲黃梨洲學禮质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末。三代之彌父。綱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饒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滑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悅齋創爲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吳正傳不載悅齋於敬鄉錄。婺中學者罕稱之。噫。福矣。彼宋朱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序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碩學。宋時福清林黃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爲人。而黃文肅公朱門之顏曾。婆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黃中文有云。玩養經之象。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損斥。若晉立說。雖前賢篤論。不樂因循。

其稱許黃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警病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爲上饒主簿。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添。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國大臣首送之金。僑以爲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廷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嗾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卽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置之官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香行簡。皆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焦瘁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皆竄竄。爲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債帥。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奉賄。以謀進用。朝貢暮召。於得成風。昔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盜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倣擾。幾於敵寇者。動以萬計。爰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輒禁渡涉。接困江



千雖被肯賑濟弗願。若此者非有所恃。其致哉。開禧  
臣專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爲交易之地。臺諫爲  
囊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蔑如也。今元勳大帥挾  
忍逞悍。儼然玩侮。歸附黜將。賞不肩受。令不辜稟私  
戮弗告。外交弗聞。踴處兩間。恃勢爲快。其輕朝廷無  
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帥之者不以正也。  
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  
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  
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  
選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教詩書者治戎。弭汚賈之風。  
消僭競之彙。庶幾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爲之改容。  
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  
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  
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  
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僞以無國書。宜  
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  
帝諭留之。爲遷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待制  
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僞之兄侃倖。皆學於  
呂祖謙。而僞獨師朱熹。熹之學。黜於慶元。伸於端平。  
僞與度正。葉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

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  
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所  
不堪。嘗着敝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僞曰。臣不貧。  
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  
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  
困於橫征。軍怨於招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  
貼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之感。  
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遣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羣  
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僞金帛  
甚厚。固辭不受。僞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  
王世傑。真應之朱中。而棄由庚最著。  
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  
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  
魏立成。何以逮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  
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秉於天。  
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  
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  
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中  
言誠而畧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葉由庚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家世宦族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四方人士多集

金華徵歲集

卷之四

乘

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夙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慮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祖述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日。基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脩。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仰子別爲論議。

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陰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書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則之隨時立教。至是益脩。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補。先天圖之未脩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

余華徵感

卷之四

老

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爲之傳，整比成卷，費之  
 由庚，由庚則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  
 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



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卜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研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饋贊。奠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饒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燕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屢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經蔽於文字間。待其知

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聞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歷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趙書益顯。婦人女子亦知某翁爲身踐行之士。前至元己卯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思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庚與自誌一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從學。便須有用力處。用力處。便須有得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

以言誠意說。通齊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宋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醇。栢通達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始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此。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興立。興立一見基。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栢亦有就正於揭堂船山。祖識伊洛淵源之語。栢一日。造興立。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傲曰。未識大安道。新行多路岐。人言說近遠。山路倍嶠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埃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嘗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巖巖。很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興立不無濟源之功。興立嘗作

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晝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窻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羈宦。僑居澹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嚆嚆。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買似道謫閩。道過金華。金華人士。作微以預之。毋使入境。以汙吾地。推而遠之。惟恐其或晚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爵爲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爲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竊學洛之淵源既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與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客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競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

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御侯卿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貴

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

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

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

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

區脩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

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詳誨

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二

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

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遑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馳

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

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

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

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

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

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

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底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至歸。基隱居求志。而閭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例。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三

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栢。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

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桀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四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真則一切皆真。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乘高明負志備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若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揭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卽往從之基見栢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栢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每見基歸克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爲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調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間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肅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敬友

愛中年同處益盡和儒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一

視無間從子偏弱齡好學知所專事使與同居一門自爲師友收合宗族規模遠邇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友殯之且爲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迪之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遇其躬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席延聘栢以北山爲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乃猜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爲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縉之請主上蔡書院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醉醒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在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偷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頌也。天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來調。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為永式焉。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為已任。雖前議道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而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遂精力清強。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之常。予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經為位。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識達。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慨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

六卿錢韓起於郊。各賦詩。羅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桑扈。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外皆崇陽所謂諷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可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承。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承。大恡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義。析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八

卷文章類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父仲請。謚曰文憲。論曰。魯齋之學。為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相迥異。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肖父。但得其一。點與骨真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坭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脈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墓也。潤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九

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韓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贊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永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最各一。隻耳而大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洛沂咏歸氣象。彼以貌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潤之。北山卒。栢謂金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經於內。而加生絹於外。經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曰。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潤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

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栢不從。竟用已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爲儒。鯁鯁焉行一禮。而恐爲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若良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爲中論。然魯齋之意。決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往。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已見。則酒上塚旁。爲爭競之藪矣。君子居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議既有定。卽不合於已。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已見。不從則委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往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同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有已也。楓山不爲別白。曰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爲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穎敏。智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諫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柏。請問爲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三

又問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遠。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蓋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校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既生有庸秉。濟以積誠。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水智接。肅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蔡脈授。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乎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若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曰急。當輟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揚虛之策。請以奇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脩述海船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運水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爽。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稔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菴。



書院履祥不却。至則舉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爲之  
撼發仁義之奧。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既歸築室仁山  
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頌  
然。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魯齋。  
患難扶持。死喪通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  
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  
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既而魯齋卒。履祥率門  
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  
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隸。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  
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勞問  
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舊錄。辭曰。  
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  
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  
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翔。翔惟餘  
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  
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  
十二。其後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謚  
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  
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辦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  
可謂得爲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  
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卽見之志。一定而吾  
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卽覺之見。非禮之色。志  
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聽。非禮之言。志  
立則勿出。非禮之事。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  
孝。則不屑爲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爲不  
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爲不忠。交朋友。志欲盡  
信。則不屑爲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  
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  
志。狹也。志立則能容。怨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  
忘。爭忿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  
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卽爲持敬。志常存  
則不放。卽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  
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  
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笑叢生。如  
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  
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要學之要。其在是  
矣。

許謙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居京兆之興平宋元豐間始居  
登澤仍徙娶爲金華人父毓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  
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  
子嗣即謙也謙乘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  
輒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歿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闕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  
有頃履祥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鹽豉既加則  
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  
已矣中之爲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  
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擇夫中而用之履祥歿謙  
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  
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衆身在草野而心存  
當世大德丁未榮感入南斗勾已而行謙知災在吳  
越足歲果大疫謙憂之貌爲之瘠或曰先生乏食乎  
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  
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備舉

遺逸皆辭宏備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衆僚多士有  
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青屏居東陽八  
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之士皆百舍重  
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  
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益有善當與人  
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  
每奇論迭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  
教制爲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  
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  
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  
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  
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碑畫隨材啓牖而  
其出無方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  
人子弟望廬而鴈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  
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卽其家訪以政典隨  
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蓋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  
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於朝、鄉關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當大比、諉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爲名高、顧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爲主、常瞑目靜坐、畫之所爲、夜必書之、疾革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暮年僦屋以居、餽粥不給、門人呂權、蔣玄、金潤、將爲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徧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塋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卽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解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叢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爲大官而死於法

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召元未卽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丙午五

月上發濂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歛、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爲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爲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爲祭酒、番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殺、元在韶、卽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八

圖以相傳示云、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尤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肅黃幹、再傳而爲魯齋王氏、三傳而爲仁山金氏、四傳而爲白雲許氏、北山清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鄉魯之目云、

胡長蘅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胡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絕出於世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屬與高彭李提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餒燕灼卽適洽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使官道長孺嘆命微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徵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忘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嚴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爲衣商人服今蒼頭負負以從除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與於漆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卒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菴誦佛書祈福一嫗失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稟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壁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提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奈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受步提爲贖逮兄赴官力辭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赴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曰然立命聽順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塩場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立千石聘致庠序敷釋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閭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書法精出間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主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號之爲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黧唇齟掀而不閉黧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故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主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葉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童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濂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厚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想國史矧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雜出於他書景濂先生亦汲仲不逮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爲歌詩清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真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宮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訖、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戶不出、師道單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衆兵謀曰、錄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錄事在此、敢殺者前、衆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墾之內無饑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贖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卽於衆中指出之、衆以爲神、所全活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刻其治行於朝、入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之士、人人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養、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沉、皆世其家學、而沉尤有名、入明爲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治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爲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備士、肩摩踵接、益不可勝數、而其季年、比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絕、或地望外錯、久亦失與、是誰之責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法者、爲徵鄉前錄、繼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爲徵鄉後錄、迄今金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裁於師道、然徵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唐與政不但不錄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宋景濂王子克蕪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朱公且爲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豈威雪崖阮霞嶼諸公出則盡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福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而發中人物類以不亡如賈刪定杜文學諸疏皆旁搜家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冊其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沿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藝賢中未易多得章文懿作蘭齋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船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即理學儒學傳學其文學傳即蘭齋志之儒學潛溪立例甚嚴即其師如吳立夫者尚不得與正傳並

科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焦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微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來羣儒之說與陳西伊洛尤不類曩予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畎畝莫不偃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問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稊十焉。枳有稊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稊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葵倫。敦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然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爲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潛。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爲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真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癲。晝夜扶持。歲久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爲倚吸而出之。母早歿。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惡衣菲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廩粟以賑親故。及閭里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爲幸。下至輿臺傭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跌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死可矣。儻然而逝。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悟者。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煨於兵。其書多不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爲隱逸。而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擅之解。卽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真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太年於徐氏家譜。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以三月而逝。顏子於仁。尚未安。孔子不呵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密，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脩，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脩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无

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召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

卽祖幹與香溪浚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贊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平

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恒稱師而不字。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敵，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貌中絕，願瞻金華，有光燁燁。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公焉。曰朱，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倣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方公一代鉅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白雲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敦九族。舜厚本支。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圭

教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爲道學。而道學衰矣。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殷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輯梓

儒學傳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徙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潛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廬陵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

又如昭霽終南。衆敘前陳。挽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召。濂爲黃冠。逃隱小龍門。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木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參攷歷代郊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安遠知縣。復徵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對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壁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行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嗜神仙。好邀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居。不遷時。詒許言事。有上疏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笞之。而上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采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既誤罪言者耶。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凡山川百神朝享律歷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臣碑。兩廡國詔論。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妾。濂不勝杯爵。上勸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辭學士歌。又以濂馬蒼。命選御廄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召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卽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既以年至。詔致仕。追贈二代。諸辭皆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抗之。不怒。靜之。不肆。又嘗延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罷辱不。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既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請。奏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不受。曰。天朝侍從。受小吝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上人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勸顏色。翌日勸儀曹奉土尊法。簪相續。自是日侍上遊宴。止明然曰。純臣哉。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序班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當坐。以皇后皇太子言。特放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謚文憲。濂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閭奧。至其議論者。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哉。卽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

律所制大成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尹稷旦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逮云。議上忤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發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樂坡芝園歸田諸集。一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瑄。次曰璵。而璵尤有名。璵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得罪誅。璵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朱廣齊名。璵國初三宋王世貞曰。宋仲珩書兼衆體。皆可名家。方孝孺比之威鳳神霄。祥雲捧曰。按書述云。朱氏父子不失節。珩子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肯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君子觀化。小人懼化。中心既懼。何以能觀。我心情藏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修示儆。蓋其從行二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議以佞佛。然讀其文。考其所爲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兼優卓然開道之大儒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曰：細析審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宗韓，沿朱遵洛，筆孤陋巷，若伊萬鍾，訓物理聖家，惟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爲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造道之淺深，則去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蘆山子曰：馴而弗擾，踳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之門，而不知也。蓋文憲之所以教正學者，皆儒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疑有待焉，尚未之言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六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之，父因益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潛仙、貫武、戚余闕、宣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傍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尚教望而知非賄物。翰在明初，與宋濂、王禕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時崛起，開三百年文運之隆，而虞山錢謙益尤以翰爲最。曰：仲申仕雖不達，而文章清淳，道古時或有未王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行於世，而皇初并牧諸篇尤爲當時所傳誦。其皇初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惡憑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雖雖肝肝，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跂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靈，毛食血飲，雖鸞學獵傳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服，象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獺，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界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顯象佐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有也。聖人不言者，蓋無借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脩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治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聖相承。時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金華傳藏畧

卷之六

九

變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稷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而桑之放。湯有惇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金華傳藏畧

卷之六

九

正天下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俗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微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爲其私。知異說。倚聲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賈。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秦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成。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人。之爲朝廷之選。神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誅。君臣。



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什之爲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不有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

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論曰。楊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詮釋經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世之規也。吾發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勉齋黃氏。然循循執守。轍以恪善恭謹。取重於天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大之。有網羅天地。括囊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爲必可復。以五帝三王爲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簡之治。爲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自明祖龍起。吾婺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鵠起。有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申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剿殺。格以才望。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老辭歸。遂不起。格邃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奧。嘗著荷亭論辨。設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大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爲灌苗也。治者用火。不可曰。天生火爲煨錢也。譬者用草木禽獸。不可曰。天生草木禽獸爲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耆欲將至。有聞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卽始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終何所不占。奚必十筮哉。或曰。仲尼若詩教以厚性。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詩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徵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雉鳴。今宜子喜曰。鄭其庶乎。大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菁之言。不踰閭閻。而賦淫詩。以貶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宜乎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書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矣。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尸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慎罰。得毋命康叔爲司寇之辭。而誤於焚禁之後乎。諸所論創校精博如此。格既歸家。若數十年。閉戶讀書。自成一家言。好周卹貧乏。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淫之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卒不能摧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爲道大矣。探賈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爲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爲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爲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擯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據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模依附。而其論彌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遺。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取舍也。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開然翁。晚號澹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嗜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懋乃謂同官黃仲昭莊景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蓋諫同上疏諍之件。占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謫。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大理評事。留心職業。庶獄精練。過於老吏。南倖入覲。北爲縮例。蓋以堂隸顧直之羸。而憊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食事。閩籍山海有番船銀鎖之患。憊至。許民與番互。市弛鎖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史不相得。又積勞觸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不罷。輒不貪。酷不老。病何求。退爲憊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輒多矣。古人一介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取其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鬚髮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學爲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方尊儒師儒。北以謝鐸爲祭酒。而南則以屬憊。而憊方若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除服。即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經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骸骨。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仕。未既。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憊獨免。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於榻上。論古今事。又與侄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士會父子爲庶幾。計聞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憊爲人龐樸長者。而蓄德閎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繫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容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別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疎。豁意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弗顧。所居破屋。早至。磚墻。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餉之。米乏。則以麥。屑爲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爲法。任泰惠。孫以大司空致政。俸餘止四五百金。憊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利病。輒爲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於書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以窮理。小以慎獨。朱子鑑空虛之弊。教人致知格物。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其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卽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穎皆可克。腹絺帛異。質皆可破。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人才。因民心爲本。其爲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脩矣。刪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婆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其高第弟子。則有唐龍。見名臣傳。章拯。陸震。見忠義傳。黃傳。李滄。張大倫。見忠義傳。黃傳。李滄。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率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砂。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爲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平。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享無取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往。末之難乎。既而唐荆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廉。不顧當世之議。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遭物謗。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無尤爾。願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慈從子。登治壬戌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爲刑部主事。以決囚不覆於闕。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時僚吏皆緊。拯單騎往喻。吏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溢。河決魯橋。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神禹故道。拯議爲



今日計、當踵前績、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積疏壅、分殺其怒、若差出漢人下策、希功神禹、大役一興、爲害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拯諸浚孫家渡、以殺河勢、積用未成、論者譁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王程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爲潘希魯、迄用拯議而效、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拯力言其不便、萼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而拯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言、上意不憚、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請饒州、仍令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太

董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爲諸生有聲、學使江石胡東洲、禮爲浙東奇士、貢之神部、授南昌府學訓導、時禁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脩荒

計、調知廣東威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僦石之儲、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輩、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恩、南府推官、水菓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三孝、廉稱云。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衣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惰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究、四方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泰寧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周府紀善、以禮輔王、上崇德講學、啓辭義嚴正、王甚敬焉、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尤

黃傳

黃傳、字夢卿、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課、弱冠、補弟子員、旋獲於庠、公嘆曰、日三升米耳、此豈足以畢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約



傳傳盡得其學焉。然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五載，寒苞直杜請托，建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會合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謁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卧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每讀文山傳，輒歔嗟悲泣。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李

時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書之壁間曰：不如此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於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李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抽分龍江，滄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慙或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貨馬賃屋，乃克殮。楓山題其棺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過於子孫故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凌德容，廉介則有黃白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儒風復振於葵宿之墟。自此以後，家君砥行，聚徒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敷揚道教，發還見遠，則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李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白沙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聲徹帝聰，大臣矜式，殷陪孔席，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川檢

徐川，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健術起家，數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郊祀，繼又請皇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司也，則抑豪右以



扶孤弱。其官陝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收俊才。其官  
舊松泰政也。吳江災民。謹於軍門。大中丞欲繩以法。  
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  
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  
察也。過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  
則防之以法。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嚴蠹耗  
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贖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  
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通籍三十  
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麾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籍  
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會。一日問汝芳曰。學宜從何入。汝芳曰。但朝夕望空  
拜。自有人出。而傳汝用檢不悻。一何後在江省。禮署  
方治文移。恍有提於側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乃竟有人。忽然陳見。解落胸中。豈然若  
有得。然與定向談定向曰。子今之孟子也。又曰。願君  
恍御毋執射。用檢不省。解之者曰。射則有的。御無轡  
迹。子與願學孔子。如射之有的也。孔子行藏隨時。如  
御之無方也。楚侗或者欲子損孟之高。爲孔之大乎。  
然則向之謂子爲孟子。諷也。非譽也。蓋自姚江直指  
心體。學者風承習接。漸失其初。或誤以精神爲聖。或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檢將陰有以收之。故其言曰。吳  
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  
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  
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即堯舜之執中。大  
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  
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  
性之體。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  
爲一原。氣於冲漠無朕。而生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  
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  
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蘧水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  
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與廣則祀諸名  
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  
任所至。著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  
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救龍溪諸君之流弊。  
而率天下以孔門之實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  
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  
易淆。夫天性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  
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爲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已。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滑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 孫揚

孫揚號石臺。東陽人。父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性以自箴。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字內風。便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徒風承響。故談紫陽。目爲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寄意於感興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既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爲己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縣縣守仁曰。子到縣縣便曉。縣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縣縣。方能夠曉縣縣。揚辨甚力。守仁無不答。揚亦刺刺竟歸。因條列守仁諸說。歷引朱子之言。駁之曰。質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

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豁然特立。不墮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晦。揚所著書。質疑稿外。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既歿。無有能行其言者。康熙己巳。吳興費家與。教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脉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與卒。家與學於陸龍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爲書。以質同鄉。先生不以昏愚乖忤見詆。而歡然接引。多方曉諭。查查不倦。揚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決旬。而疑之未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穹壤。門徒滿天下。而石臺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冊。折其說而奪其喙。畧無警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而所造遠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焉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卽其所云曉得縣縣。乃能夠曉縣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其實懸擬縣縣而知之。知縣縣而已。至縣縣之。城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固守藩籬。類如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援於側。側之流哉。噫。若石豈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遼。上禦邊四事。防寇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六

主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與太平。未幾。丁內艱。去。服除。起為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為萬曆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贖如救焚。漸緩則何及。獎銀為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克饑者。輸官散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北歲例大祈。文德撰詞。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薪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此卒。遺詩藹然。質堂以頌。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

之門。尋之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兵部。守益羅洪先相講切。開修篤實。傷躬砥行。矩矱森然。不為言。尊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侍御史王好問疏請。與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詒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 應典

應典字天葵。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調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六

主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已。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除。公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為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滅。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要。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克而達之。即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為人誠懇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李瑛

李瑛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淑澗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天

傳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於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晉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嘗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

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其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天

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糞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爲諸生。往姚江受



乘陽明之門、歸卽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豪以賤  
駢隙、詣御史臺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  
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  
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  
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  
尹、按五峰舊爲壽藏寺、梓等毀  
尹寺爲書院、故爲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旣得良  
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然靜坐、恍覺浮翳盡掃、  
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密、同門王畿、錢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  
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卽  
落迷途、又曰、原無所有、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  
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  
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  
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  
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嫁居  
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暑無纓帶、享  
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政問、望洋日錄、草窓香

評、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  
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  
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  
遽作、備嘗辛苦、乃慨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  
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  
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蓋得程子識仁之旨  
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  
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  
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已接物、真率簡易、  
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証悟、自奉粗厲淡  
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浚界講會、以授學徒、  
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  
蘭路徐用檢、迺主教席、用檢於人慎許可、談及惟熙、  
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汝登見其  
梅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  
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  
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太、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舉。

###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墓。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爲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疎畧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輒娓娓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法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遇饑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薦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鹿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爲陳其惠金萬選呂一鵬。

###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源。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卽執費爲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爲主。以立大爲要。日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只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簞瓢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 陳其惠

陳其惠。字生南。號類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費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戒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諸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惻然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無有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



一刻無之。則囑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子若辦必為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著不偏。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為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顧諟天之明命也。其惠之學。以致良知為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若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華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舉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為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庵。

呂一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書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為人高曠磊落。從陳春洲誠源二師。聞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為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為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惡。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質所著布袍助之一龍。蓋合魯齋原憲為一人者。終日為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清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知為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象多。性至孝。弱冠時。曾為父純利府君執紼出府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書

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執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尊嚴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慍。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為弟子釋經。不屑屑於訓詁。每用明道法。以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即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為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擇夫販



婦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冊。晚年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倘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書之所為。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王同庵

王同庵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即閉關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簿書之。以自考。深憾幼喪親。不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慈。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會。見其為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六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剖擊。予積不能平。玩其所評。心平氣和。蓋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凡二十種。皆切己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箴。凡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蓋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為己。為主。辨志為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者。不在異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為人為己之間。但辨一片為己之心。則入門工夫雖有不同。不害其為大同。尊意欲先於諸儒中辨同異。

竊以為學。但求有益於己。期歸於真。而公其偽。此事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既以仁為己任。不能風動而興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反己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其論心學畧曰。伊川謂儒者本天。即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為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好勝之競氣。逞諾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惟湯潛菴。不以為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七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強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早。謀。論曰。姚江之門。秦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好奇。所以再傳而為顏山農。三傳而為何心隱。幾於決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之在王門。不能與龍溪心齊。諸公按席也。後人載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皆遵行家禮。厚人儉。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滴水滴凍。為道實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淹博開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  
建之學。暨窮三際。橫遍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窩。  
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獨則又不在乎博學  
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一

楊璇

〔漢〕楊璇字機平。交州刺史。扶之子。喬之弟也。初舉孝  
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  
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  
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

車。專殺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  
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戰陣。因使後車  
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  
破賊。妄有其功。璇與相奏。而凱有黨助。檻車徵璇。防  
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  
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上之。詔書原璇。  
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  
有異政。以事免。後尙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尙書  
僕射。以病歸。卒於家。



論曰范蔚宗云。漢至安順。風威稍薄。寇攘竄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王號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其免矣。璇在漢為烏傷人。後割義烏置浦江。其祖楊扶墓在焉。朱潛溪以為浦江人云。

### 駱統

（吳）駱統字公緒。係烏傷人。父俊仕漢。以尚書郎擢陳郡相。袁術僭號。俊保境。賊不敢犯。時歲祲。民流。俊傾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二

資贍給。全活甚衆。術衆饑乞糧。俊拒不與。術怒。使人刺殺之。統時八歲。母適華歆為小妻。遂與親客歸烏傷。母送之。拜辭上車。去而不顧。時鄉里饑困。遠方客多乏絕。統見之。為之飲食衰少。其姊甚哀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遂以分施。山是顯名。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有惠理。吳王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進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勸求損益。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川焉。收遷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厲。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若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仇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調繁數。出來積紀。加以殃災。郡縣荒虛。民戶浸寡。而前後從軍者。生則困苦無時。死則棄捐不返。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重累者。先見輪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送入險阻。黨就羣惡。又聞民間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卒。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感動陰陽。竊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耗滅。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民者。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赴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仰副陛下天覆之仁。姿是制敵勢。不可久。惟冀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



荒虛有殘餘之民。阜人財之川。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大願。足以死而不朽。權感其言。於是始重守令之選。携叛日少。邊境豐實。皆統發之也。統後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復出爲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又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數降手書。相與反覆。終行其策。黃武七年卒。年三十六。同郡有兩贊者。長山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亦創重。足屈雙不伸。通引刀自剔其筋。幾殞。俄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四

徐引其足。足伸創愈。統聞而奇之。表薦於權。積功至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敗魏軍。遷左將軍。著將畧於吳。贊每臨敵。必先被髮叫天抗首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論曰。國之有民。乃人君之肢體。而君之所賴以立者也。守令者。乃一身之經絡。所以運元氣。通營衛。養肢體。以固軀命者也。守令貪殘。則經絡梗。其元氣替。衛不通。四肢百體。日就枯槁。而國亦無與立矣。評駱統之意。大要以養民爲立國之本。而以慎擇守令爲養民之首務。旨哉言乎。蓋有大臣之風。

矣。歷觀前代亡國之故。皆以民窮財盡。歲一不登。盜賊蜂起。而金甌失固。其源皆起於墨吏之貪暴。宗周未廢。黍離而東國先空。杼軸統之言。其千古之龜鑑乎。廣輿記載。統會稽人。得毋以漢時烏傷統於會稽乎。然史既係統於烏傷。則其爲婺人奚疑。

馮宿馮定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馮子華之子也。貞元八年。陸贄主文衡。試明水賦。及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登第。榜中多天下魁偉士。號龍虎榜。故宿特有名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時與韓愈交最契。既登第。出爲徐州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軍中奉其子愔主嗣事。而李師古將伐其喪。以求故地。王武俊亦擁兵觀變。愔大懼。宿乃遺書武俊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幼子爲亂。兵所脅。誠欲隔絕。強寇侵逼。公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表愔爲留後。既而不樂佐愔。從浙東觀察賈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仍召爲太常博士。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視師淮蔡。東過華嶽。命韓愈題名。而宿與焉。



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中，知制誥，牛元翼徙鎮山南東道，爲主庭寮所圖，以宿總畱事，還進中書舍人，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掩取撈殺之，轉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世，累封長樂縣公，出鎮東川，節度使，增治兵械十餘萬，詔分甲賜賧，又治涪之坊壩，州人賴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佑，我不爲也。卒，遺命以生平圖書悉納墓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馮定，字介夫，偉儀，觀宿弟也，人以方漢二馮焉，與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六

頤善，頤帥襄陽，定性渴之，關不爲通，拂袖去，頤聞，追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頤，頤大慚，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瘠，至是乃數移疾，長院者疑其簡息，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鄆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遷太常卿，文宗嘗用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命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敗，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卿多被慘禍，中外惴息，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使衛殿門，惟定力爭不可，乃罷，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徙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後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常林符使西番，所館有一屏，試視之，則書定商山記，宿弟審寬皆進士，審官國子祭酒，寬起居郎，宿子圖中宏詞科，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瑊，官至河南尹，馮氏衣冠之盛如此，論曰：史稱馮宿知貢舉，見劉蕡策，駭異之，畏中官不敢取，君子以此警之，似矣，顧不思仇瑄之勢，猛於虎，狼鼓牙掉舌於宁展之旁，天子爲之側席，一失策，則喋血禁庭，股肱爲空，宿無掃除君側之權，取一舉子，以攫不測之危鋒，既非自全，亦非所以全蕡也，夫宿以文臣，敢歷中外，奮其筆舌，安反側以尊朝廷，至於躬秉旄鉞，竭力盡能，執法忘身，蓋有大臣之風矣，馮定矯矯，頗厲風節，宏文傑篇，流傳外國，而記載缺如，可惜也，宿文存者七篇，邑乘多不載，予皆登之金華文畧。

胡則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己丑進士，宋朝養士



登科自則始。則爲人精敏寬厚。始釋褐。爲許田尉。轉  
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  
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爲一  
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  
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  
其詐。白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委罪於我  
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細。湘大奇之。因遣入奏事。  
名對明審。太宗顧左右曰。州郡乃有如此人。命記姓名。  
未幾改著作郎。會書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  
冗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出知  
澤州。州有虎患。則齋戒禱於城隍。翼日得死虎廟中。  
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  
墓終喪。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  
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吏皆懼。  
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哉。籍爲羨餘。不之罪。累轉  
而爲廣西南路轉運使。按宜州。辨活死囚九人。再遷  
而至太常少卿。以丁謂累謫知信州。尋調福州。有官  
田數千頃。計臣請於二稅外。仍輸租米。民不勝敝。則  
以爲官田多瘠少肥。且地臨巨海。風潮漂蕩。難於催  
督。奏乞仍舊從之。尋以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爲寬大。不以刻下爲功。  
又設筴通京東西陝西鹽法。民咸便之。進工部侍郎。  
集賢學士。出知陳州。仍調杭州。以兵部侍郎致仕。卒。  
墓錢塘龍井源。則爲人尙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  
嘗延蜀人龍昌期爲郡人講易。資以官錢十萬。絳既  
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  
之。在陳州。適范仲淹爲倅。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  
銘其墓。果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  
身丁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  
書處也。舂蠶特盛。宣和中。睦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  
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欲渡。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  
皆墮死。又有千人坑。兩石並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  
頂有泉可汲。賊緣間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  
泉。次日泉遂涸。賊懼遂降。守臣以聞。賜祠額曰赫靈。  
至本朝遂遍郡境。不啻千百區焉。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計省選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爲  
理。生有惠政。歿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冥數焉。且刑  
生薦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里。膜拜聚會。公而有  
靈。亦非所樂也。顧公之治行官伐。載於韓魏公宋



朝實錄。范文正所撰墓銘論次尤悉。若所云奏免  
衡。養身丁錢。民受其賜。爲之立廟者。則傳與墓志  
俱不登載。黃文獻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質之。  
然全養之人。傳爲故事。不可考矣。赤蛇嚙藤。白馬  
飲泉。近於語怪。然而前史類有之。不足駭也。

### 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從安定胡瑗  
學。舉進士第三。以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  
理評事。判湖州。時孫沔守杭。見而奇之。曰子後當爲  
賢將。因教以治劇守邊之畧。名試爲集賢校理。遷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

部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嘗召問之。元發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  
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  
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  
然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歎息久之。進知制誥。諫  
院王綬論宰相韓琦不押班。以爲跋扈。帝問元發曰。  
宰相不押班。固有失。然以爲跋扈。則非。後他相以其  
子判鼓院。近臣或謂不可。帝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  
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帝悟。爲  
罷之。拜御史中丞。時夏人納款。邊帥種諤復築綏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一

發諸路兵出掠。元發言諒祚已納款。當明大信以示  
之。邊隙妄開。兵連民敝。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謀貴  
寅協。今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修堡寨。而  
中書降褒詔。戰守大事。乃參差如此。乞勅二府。議同  
乃下。會京師地震。上疏陳致災之由。言皆切直。元發  
旣數忤用事諸臣。執政皆不悅。合策擯之。出知秦州。  
神宗曰。非朕意也。畱不遣。未幾。河北地震。民多流亡。  
乃命元發爲安撫使。其地數千里皆崩圯。吏民懼壓。  
率露處。元發獨處屋下。曰。屢摧民死。我當以身同之。  
於是出粟賑饑。除田租。修堤障。察貪殘。捕盜賊。諸廢  
具舉。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每上前論事。  
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不少嫌隱。王安石  
立新法。恐元發有言。復以學士出知定州。歷青州。齊  
鄧二州。再上言新法不便。皆不報。會婦黨李逢爲逆。  
坐累。黜知安州。流落十載。猶以前累。再貶筠州。或危  
之。謂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  
哉。乃上章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是得罪。毀  
言日聞。神宗惻然。卽改湖州。哲宗卽位。改蘇楊二州。  
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乃預  
乞淮南米二十萬。以備賑。而與城中富民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所全活五萬人云。以兵法部勒少者供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朝廷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再徙太原。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防秋。餘畱番休。元發至。偶有邊警。諸將請悉甲而出。元發曰。夏人若併兵來。雖八將並出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已而警告亦靖。歲省芻粟二十餘萬。以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三

老乞休。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初元發微時。豪邁有雋聲。嘗爲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斜飲。文正苦之。廼坐其室。燃燭讀書。以俟。俄元發沾醉至。長揖文正。問讀何書。文正口漢書。因問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然。遂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日中久不見佛。入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論曰。朋黨之禍。顧不烈哉。從古小人欲盡君子之類。而空之。未有不托於朋黨者也。故刊章鉤捕。禍

始於甘陵。勒碑驅除。端開於洛蜀。牛李之隙生。而清流殫盡。東林之名盛。而善類無遺。歷觀前史。可爲寒心。章敏之言。蓋逆知黨禍之將作。而防其漸也。然則君子果無黨乎。曰。君子無黨。而黨之禍。每自君子受之。此固小人之借資。而亦不可謂君子之無過也。始於引類之極廣。而成於衛道之甚嚴。分別太過。遂成門戶。是以伊川行方。而于瞻目爲僉險。悅齋學博。而朱子等諸狎邪。意見互持。爭端橫起。弟子挾不與同國之義。執戈相向。小人乘隙而起。收漁翁之利。僞學之禁。亦君子有以自取之也。是以易重包荒。而渙羣無咎。後之君子。其知所鑑哉。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上倖者。予祠歸。復削職。羈置鎮江。靖康元年。召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抗言名不正。改計議使。廷臣謂澤素剛難屈。徒死無補。不若授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虜卒十餘。倍道之官。日夜修守。戰備。會朝議用王雲言。遣康王質金。以雲副。山滑濟過。



磁澤迎謁曰。肅王去不返。今敵又詭辭。邀大王。且兵已迫。復去何益。王未決。而州民譁趨共擊殺雲。會州守汪伯彥亦以兵迎王入湘。徽宗聞之。命王爲元帥。澤副之。遂以州兵二千與敵戰。破其三十餘營。澤履水渡河。見王建議入援。復得蠟詔云。旦夕議和。且遣近師。伯彥等皆止。澤曰。金人狡。姑緩我。卽和亦宜。急進。萬一敵有異。吾兵在城下。緩急有恃。伯彥曰。不。如使澤管之。澤進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宣撫范納興仁守魯州等。引大義責之。皆以爲狂不答。是時澤營衛南。前後皆敵壘。裨將王孝忠戰死。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如死敵。遂大戰。斬首數千。乃少却。澤乘夜徙營他所。敵復至。得空營。驚去。自是憚澤不復犯其營。逾月。京城陷。二帝北去。澤趨滑。至大名。欲渡河邀其歸。而諸路兵不至。復還衛南。上書勸進。且言應天。藝祖興王地。取四方中。轉漕爲易。王於是入宋州。應天。徵澤至行在所。入對。陳興復大計。數千言。涕泗沾臆。辭氣哀激。帝欲留之。仍用汪伯彥言。出知襄州。澤至襄上。疏曰。君父播遷。宗社蒙耻。陛下龍飛。臣意必赫然震怒。再造天地。今四陝旬矣。未聞有大號令。但

見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禪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誠得捐軀報國。死且不恨。時帝已謀南渡。念無可托。而務者會澤表至。李綱曰。緩復故都。非澤不可。薦之甚力。乃改知開封府。進延康閣學士。東京留守。制曰。惟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時敵騎謂河上鉦鼓聲相聞。京城守具盡廢。兵民雜居。洶洶澤至。首捕諸舍賊者。令兵自爲營。不得闖入街市。盜不計賊輕重悉斬。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奮。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募兵。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沿河立連珠砦。控制河東北民兵。開五丈河通商。儲糧數百萬石。造戰車千二百乘。修諸城樓櫓。甚設軍民大安。陝東西諸路咸聽節制。澤乃請帝還都。而伯彥等力贊南幸。遂如揚州。金將兀朮復舉而南。自鄭抵白沙。距汴不數舍。諸將請問澤方名客圍棋笑語。衆不敢言。退而分部。徵備。都人大恐。澤名謂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但選精銳數千。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要路。俟衍戰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近第。循故事。榜示張燈五日。



并弛夜禁。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逼。士女遨遊達旦，亦不懼。收燈之夕，提書至，衍遇敵於板橋，設伏敗之。悉得其輜重，時粘沒喝據西京，攻滑，守將張撝死之。澤遣王宣援撝不及，遂與敵戰，復得滑，以宣知滑事。自是敵不敢犯。澤招撫羣盜甚眾，擒敵將，即解縛詢之，知其虛實甚悉。因部分諸將，令王彥自滑取懷南，王再興自鄭直護陵，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各以所部分迫入，登壇誓師，言與淚下。諸將皆飲泣受命，計已定，因馳奏大畧，言陛下父母兄弟、宗室沙漠，西京諸陵為敵所據，今年寒食，不能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一杯伸祭享，可為傷心。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遠幸湖外，蓋邪臣踵張邦昌故智。事事為敵間，親屬支黨皆準置在南，無復以君父仇耻為意。願決策還都，臣躬隸行間，為士卒倡，除克雪耻在此一舉。時澤請還都，疏已二十餘上，而語轉激，侵左右奸臣，卿之輒笑以為狂。最後，澤以中原無所倚，乞以帝弟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時方在金，伯彥等乃請澤有異圖，且說流言信王渡河入汴，於是除澤為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且詔還京，雖陽尊之，而實奪之權，將下制，復遣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知

為伯彥等所間，大功不就，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乎？」吾死目且瞑。諸將皆流涕，不能仰視。乃為表曰：「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頓，孤窮之際，付以強寇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庸著勞效，坐籌審計，俾臣得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寵擢未幾，暫為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強敵，再安王室，夙宵以繼，寢食靡寧，陰陽之寇，府深藥石之功，莫効少延殘息，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眾多，無慮百餘，昔嘗為寇，頗聚眾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為國而戡難，接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鑒之深，必無死生之異，嗚呼！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急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至恩，敢忘屍諫，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奔走巷哭，不數日，相率散去者十五六，子穎久居戎幕，得將士心，議者請使代澤，以究前功，不聽，除穎秘閣判官，贈澤觀文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克代，克酷而無謀，至汴，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反澤所爲。於是豪傑解體。降盜在城下者。復散去。剽掠。明年金人至。以城降。而中原遂沒。

論曰。史臣云。宋無公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果哉言乎。吳之器曰。公面色正。方色沉。紫白髭數。華橫張如戟。英姿肅爽可畏。稱其爲人。予見其畫像。良然。夫公以千餘羸卒。守孤懸。垂破之郡。首建義旗。號召豪傑。百餘萬之師。頃刻而集。而隊仗森嚴。芻糧以給。軍安於伍。民安於家。雖韓白復生。不能過也。夫駕馭無法。則腹心變爲仇讐。調度有方。則草竊皆爲義旅。人之志量相越。顧不遠哉。考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以靖康元年起知磁州。時年六十有八。至建炎二年七月而卒。燈將燼而復燃。強弩之末。可以穿札。七旬而使宋人能用。公於大觀宣和之間。則長城之勢。以成金甌之形。永固豈復有舉族北轍之禍哉。國家無事。則榮恬媚之臣。有事則思雄勇之士。至於名業將成。猶使小人間之。宋道之不先宜哉。而公之忠誠義烈。則貫日月昭宇宙矣。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三人。爲温州州官。賑饑有方。用秦檜薦。遷勅令所刪定官。累陞殿

中侍御史。時秦檜主和議。剛中乃上疏曰。臣日備奉德音。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之臣。詳思所宜。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強隣改意。事雖可喜。至於屈已之言。前世有奉子女者。供金縉者。割地者。北面而臣之者。今國家於敵土地爲所據。金縉子女爲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將何如也。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三軍之士。方同心上戴。有如敵使狂悖。過一縣欲使令拜。過一郡欲使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也。夫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至於三軍之情。苟不爲。鄴瓊豈至相率而屈膝哉。士大夫之情。不顧小則去。大則死。三軍之情。不顧則事有不待言者。陛下試呼集大將數人。開誠問之曰。敵邀我以難行。汝輩意何如。謂可則後日敵又甚於此。計安出。謂不可。卽有邊陲之微。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願効死。卽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者爲陛下言其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罪當萬死。昔秦桧旨。改宗正少卿。又改秘書少監。力求去弗許。會金歸侵疆。以爲宣諭使。衆謀等克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烏陵贊謀來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又欲姑取秦商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不從繼就除川陝宜撫副使兀朮遣人求和尙原槍恐剛中敗盟乃下詔以和尙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命剛中出陝字宜撫四川舊治所在綿關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治利州詔許之於是大興屯田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歲給糧種得官粟十八萬斛有奇又以軍用不給奏增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辛

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收錢引之弊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宜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歲減凡七百餘萬緡盡以予民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王彥姚仲程俊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利閬洋巴劍及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玠爲安撫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

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其節制諸將甚嚴初議移也楊政不從卽正色曰剛中雖書生然不畏死政懼而聽命每諸將進謁必具案鍵庭伏乃就坐一旦吳玠少保來謝請均禮閣吏以白剛中叱之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尙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頭去玠皇恐聽命虞允文常曰吾與諸將往還見其私居言動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時又與宗澤同稱曰宗如猛虎之在北鄭如伏熊之在西其爲時所敬憚如此會秦檜諷令進金三萬下錢米荆門剛中不從曰今暫講和要當儲備爲恢復計檜又奉金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壬

命悉歸北人之在南者蜀門有義勝軍首領李謙等十四人皆驍果剛中以其畱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以爲專擅始剛中持節來諸將以爲檜黨畏之後見其每事忤檜始知其非因共譖之以爲跋扈檜謀於王賁賁曰當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於是趙不棄總領四川財賦而奪其利權不棄又辟晁公武察剛中陰事以擠之檜乃陽召不棄歸繼召剛中責桂陽軍居任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竟卒逾四月檜亦死迺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



論曰公之治蜀蓋師諸葛武侯云故其疏有曰生  
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  
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今  
皇上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有司不任怨縣有罪  
以候監司守有過以候臺諫每決一罪郡請於監  
司監司請於部部請於朝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  
而百官有司無一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歸於上而  
姑息之恩歸於已豈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  
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極則怨宥罪者人主之  
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其生平用意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而任怨者亦以此蘇伯衡曰忠愍制蜀八年悍將  
忌之於外奸宰卿之於內迎合狙伺者又皆其仇  
也譬之獨一黃葉在疾風中雖欲無危其可得乎  
然公以書生專閫能制虎羆之將以禦強寇軍府  
以蕃邊境以靖庶百姓以尊朝廷可謂社稷臣矣

潘良貴 潘時附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崇觀間以上舍釋褐爲博士  
遷提書郎贈祭京父子方鈞致天下知名士欲招良  
貴謝不往尋除主客郎中提舉淮南東南路常平倉靖  
康初召對極言何東唐格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

陛下若欲扶持危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側陋未見其  
可語徹於外咸以爲狂率黜監信州排岸建炎初召  
爲左司諫首請誅叛命者懸首國門以正邦典封宗  
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簡士紅上  
以圖興復且痛斥用事諸臣書奏三日左遷工部良  
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  
湖刑獄遷考功郎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當相引入  
兩省良貴曰親老方欲乞外非所望也退語所親曰  
宰相當以公道進賢乃握手密語先示私恩士大夫  
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乃以直龍圖閣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去未幾復起爲中書舍人一日  
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高宗與論筆法語蟬聯不輟  
良貴呼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何不速下  
子諲欲退高宗欲竟前語子諲乃復語良貴於是舉  
笏徑至榻前斥之使下高宗色變不懌於是以集英  
修撰出知明州滿歲以徽猷待制再奉祠歸良貴自  
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始  
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  
居貧甚所居不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  
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秦檜當國諷使求郡



良貴不屑。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爲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創行通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鏡。以書爲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爲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爲磨鏡。帖。卒年五十七。學者稱默成先生。有雜著十五卷。朱文公序之。有曰。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其推重如此。文公蓋與潘氏往還最密云。婆之潘有三。皆著姓。其自括之竹溪徙者。仕至從橐。田宅甲一郡。號富。

全華微獻畧

卷之七

潘

潘自開計徙者。故勲臣美之後。尚王隨。駕居城西偏。日品堂。勢傾一時。號貴潘。惟良貴廉介自持。家無擔石。因其號爲清潘。歷宋元明清潘子孫多顯。默成先何山佛燈禪師。勤心死。參會問南泉。斬斷諸話。不契。師曰。你抵管理會。別人家。猶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初醒。此磨鏡帖所由來也。潘時字德卿。良貴侄也。少學於良貴。比長遊張拭。呂祖謙之門。以良貴任爲登仕郎。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時爲人精吏道。所至皆有政聲。其爲治務施。合先教化。而於訟獄輕重。裁殺出納。雖細微必謹。其爲部使。廢置舉劾。不憚權貴。出典方向。養威持重。務。

存大體。每之官必訪人才。與學校。水旱盜賊。必以上。罰不爲姑息小惠。時嘗曰。吾爲治。主於寬。而不必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脈絡流通。是口坐走羣吏。而我嘗無爲也。初知興化軍。歲饑。募商予錢轉糶。而寬其期。人莫喻其意。既而糶者得。以其間一再往還。教委至。而價漸以平。民乃不餓。既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其守求盜不得。誣富室而索其償。一郡大擾。至有死者。時檄罷之。守怨。而構以他事。坐斥。時起提舉湖南刑獄。盜殺人而誣指其。曾以爲罪首。時白而釋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金華微獻畧

卷之七

潘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榔桂汀漳。四州之民。歲踰嶺。貿易。拆閱。卽相聚爲盜。多至數千人。時入境。緝得其渠魁八人。斬之一境以寧。進直徽猷閣。出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倚醉殺人。立斬以徇。一路帖然。時爲政寬猛得宜。大小中度。一時能吏。無有能出其右者。既謝病家居。莊敬如常。時病革。誦曾子易簣語而卒。朱文公銘其墓。孫履孫。仕至奉議大夫。論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彌俗。信哉。言矣。觀其拒權相之借交。斥親臣於在御。雖汲長孺。何以過哉。向子諲事。諸家所載不同。舊史列。



傳則謂公自請祠後起爲中書舍人攝起居向子  
譚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工  
譚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譚與  
公交爭於殿上上怒乃俱罷羅入經則謂子譚與  
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今所載則本羅氏鶴林玉  
露云

### 王師心王師愈王介王塾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  
沐陽尉敗勁賊宋江境上改承奉郎遷太府丞樓照  
使陝西辟爲幹辦公事仍以工部侍郎克賀金國生

金華續藏書

卷之七

王

辰使還出知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奉羨餘師心  
獨取以貸貧民逋租移知洪州克江南西路安撫使  
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  
朝以爲訕謗辭所連及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  
以免會檜死事息除戶部侍郎奏請棄倖門開言路  
生財不知節用上慰勞甚懇且曰卿以不附秦檜久  
羈外郎朕知卿未嘗一日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  
讀進讀三朝寶訓既終篇師心乃言祖宗創業垂統  
爲萬世計其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  
不監從容規諷誠意懇至等以浙東水灾克兩浙安

撫使寬逋債振乏絕民賴以生復改福建時金將渝  
盟私心憂國至忘寢食乃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  
帥諸事言甚愷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諡  
莊敏弟師德具于淮

王師愈字與正師心從弟幼時潘良貴令賦竹詩有  
頗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良貴奇之年十二復  
與書論爲文養氣之法遂招致門下又從楊時呂居  
仁得中原文獻之傳登紹興戊辰進士與朱熹同榜  
復從張栻呂祖謙遊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  
論爲必不可信初爲建州崇安尉以母喪不行服闋授

金華續藏書

卷之七

王

臨江軍學教授再遷而知嚴州復移信州時爲孝宗  
乾道七年詔以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師愈乃上書曰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爲  
社稷宗廟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  
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喻竊惟皇太子  
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  
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  
所以植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以廣大也雖有至道  
故事臣猶以爲不可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  
勞瘁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



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卽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眞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而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眞宗既卽位。卽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卽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卽位。自升儲至卽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付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蓋東宮尹京。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欄導掖。從容議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畧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處德。

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免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爲駐蹕之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疎遠愚昧。僭越往妄。惟陛下寬其誅。少加思慮。則天下幸甚。書奏不報。上亦不之罪也。尋除全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王師愈有御史才。執政曾懷貸內府錢數百萬。戶部尙書楊俊欲督諸郡積逋。以償所貸。事下全部。師愈持不可。能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仍乞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在長沙則捕妖巫。信州則攝驕卒。饒州則擒妖賊韓政。淮賊劉五。所至賑饑荒。輕徭役。繩權豪。皆卓有能名。在外二十年。不復登朝。皆以不究其用爲恨。子瀚。孫栢。呂大愚狀其行。朱子爲之銘。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時方厲偽學之禁，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爲偽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爲端，將何以立國？帝覽策嘉歎，擢居第三。除國子錄，而學禁漸寬。時先宗惑於悍后，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不可虧宮中定省之禮。已而孝宗崩，光宗又稱疾不執喪禮，介力請過宮執喪，疏屢上而辭愈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相韓侂胄，故相趙汝愚去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侂胄惡之，責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而諫大夫姚愈希侂胄旨，劾介僞學之黨，阿附故相趙汝愚，責主管台州崇道觀。侂胄誅，召還，以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天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乃言漢法天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右諭德，竭誠輔導，每遇講讀，因事納規。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時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封還辭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

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力求歸老，不許，則請於東宮。東宮固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身自愛。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於家，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諡忠簡。子堃，介學有源本，嘗作日錄，自叙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爲小人之歸矣。」樓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德秀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王堃，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進士，仕於潭。時真德秀爲潭帥，一見異之，延至幕中，堃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也。堃雖愚，不願以文學成名。」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郡盜作，堃以募官攝軍事，勒兵平之，遷樞密院編修。兼檢詳官，襄蜀事急，朝廷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堃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疏陳八事，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進兵夾攻，不然，患將深。理宗深然之，命樞密院下劄三閫諭。嘉熙改元，輪對條陳四事，引司馬光仁明武之說。



而推演其義。又以孝宗銳意恢復。討論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疏乞聽其終喪。拜禮部尚書。疏陳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切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堃育守江。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登。專守江面。置遊兵。增水艦。就楊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制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毋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啣。數十里。軍容修飭。在建康兩年。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王

論曰。金華王氏。在宋時為最盛。居官蒞政。皆卓有可觀。蓋不徒以蟬冕纓被為榮也。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盡忠納諫。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為政。一本仁恕。綱目嚴整。可謂文學儒臣。才優經濟者矣。王介謬謬。凡所論諫。悉皆根抵忠孝。足以扶植綱常。殆與許直者異乎。厥子象賢。正色立朝。不激

不隨。趣操端方。雖本天性。而學問淵源。各有所自。蓋外有師友之功。而內承父兄之益。譬之蘭蕙之叢。詎有惡草。學者既無家學。而又不大賢以為依歸。欲求德業之先。顧不難哉。

王淮

王淮。字季海。師心侄也。少力於學。工屬文。登紹興進士。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去蜀。眾欲留淮。淮曰。萬里將母。敢懷祿乎。遂行。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即時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王

大將劉寶。拾剋。結權倖。皆劾罷之。乃論為治之要。治內有三。曰正心。備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嘉納之。除秘書少監。兼禁王府直講。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闕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命皇太子侍以師禮。而拜之。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龍大淵贈太師。仍加儀同三司。張說除大尉。任在京官觀。淮以為不可。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語近臣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



問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季彥穎同心輔政。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言武臣。獄祠員可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棄其身。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獄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可疏乎。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朴。怙寵為奸。淮陳其罪。上即斥之。章穎論事。狂直。上欲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諫臣。適成其名。上悅。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閒意。淮言。修舉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非治世之風。豈可遵所事而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卒不起。淮居喪。遂哀。忽得危疾。乃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適符其期。遂卒。計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諡文定。淮為相。務持大體。加意人才。留心武備。嘗曰。蹶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不可概棄。既枚卜。唐太師。請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其人。萬里乃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既秉政。即引朱熹為浙東提舉。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仲友亦作奏馳上。彼此互訐。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罷之。上既心疑熹。而陳賈禁革偽學之言。遂因之以入。宋史則以引陳賈為御史。詆道學。職由於淮云。論曰。宋潛溪云。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一時藝中之賢。如朱質。葉秀發。皆出其門。予觀其遺篇。方正明達。有大儒風範。不知其人。讀其書。可知矣。非少正卯。而為兩觀之誅。文定之懷。不足於朱子。則有之矣。以為引陳賈。使禁偽學。則斷乎不然。考文定一家。伯叔子弟。皆道學也。而首先扼之。有是理乎。學者風承。響附。少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豈可妄訾哉。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爲金谿令郡督賦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効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一

宗朝用尙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青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奸僞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好帝問今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輸三歲時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過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瑞皆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

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遣書朝士曰

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

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

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陰

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胄有旨侂胄與

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於外

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

中駁之侂胄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

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二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僞黨歸凡十三年

優游龜潭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胄以

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胄

既伏誅召試吏部尙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

以言侂胄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議切侂胄而

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寬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

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凜不可

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君當道者矣名在僞籍益



顯其忠。小人污蔑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剛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募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受忠告之益振拔幽沈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其冤於僚長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缺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歷光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金華徵獻事

卷之八

三

金華徵獻事

卷之八

四

爲念韓侂胄嘗國密使人誘以諫官俾幼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予謙之茂之純之應純之字純甫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銳仗謹烽燧繫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珣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李先者大俠也初爲劉佑家厮養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斂相繼來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爲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



賊剽劫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起。純之兵少。援絕。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塋。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賊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賊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病癰。辭不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豪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瘴鄉。惜哉。

### 章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人以爲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助未。泰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壘。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廷抗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逆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舉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闕。不可捕。將按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住。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

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垿見忠義傳

###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進士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陛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侂胄用兵既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胄書指陳利害侂胄惡之喉御史徐枬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既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輯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尙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

州疾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止於稽首稱臣侂胄欲戰則闕頭謝罪矣當秦檜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可恢復中原至於侂胄既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弭患至於諫既不行鐫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負所學矣

###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卷之八

八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良祐固爭曰陛下號令在前會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爲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賈甚者發船舶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禮且疆場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皆叩之然良祐持已廉又受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俄遷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良祐言陛下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今無故請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革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以虛聲下之乎。長嘗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定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梓官爲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熙改元。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人

九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遣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宰相奪情。疏使終養。以崇禮。費戚牟利。戒其冒禁。觀其風旨。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藝書云。內都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曰。當助汝說召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違詔旨也。帝復命黃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漏將上。忽有手詔。陳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撫然而罷。此事相傳。久芬齒牙。然陳良翰事。

非良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發書本之。楊德周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概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開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訓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人

十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召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有後學。曰異日倘獲佳士。爲朝廷用。此亦畎畝間報國之一節也。又爲義廩。贍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雋。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日。贈太師信國公。諡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篤實嚴毅。閤門肅穆。其在朝廷。守正不阿。讀其奏疏。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稱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靳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卽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士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李全庭參，全忿囚殺之。幕客杜子埜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既被殺，行簡乃言李全背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跋扈。俄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二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士

換，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竝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爲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事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  
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諡文惠行  
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  
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爲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  
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  
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  
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  
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三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  
主簿以獲盜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  
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  
等貧戶頓蘇治爲諸邑最郡上其績召對陞知常州  
時水潦爲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爲糜以賑饑者命醫  
藥白隨挨戶療治民賴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  
郎奏興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華馬政  
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事  
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

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湮漫折閱詔使衡措置  
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  
旬日而辦上曰此真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名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爲政漢唐治亂之故  
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爲龜鑒則社稷之福  
上論執政遣使至金求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  
才可克使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  
怒即日罷相謫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  
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  
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四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敬歷郡邑治行稱最  
既登九列措置兵事華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  
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  
代則獎端良多難之朝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  
深而浸潤之語旋入徒以一言之讒竄逐至死使  
有爲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  
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召赴闕累遷尚書郎兼崇政殿  
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難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益與右相游。倡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體果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公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丞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為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青史。雖居樞府。難引為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弼論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殿學士。荆湖置制使。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次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仄劍門。詔光祖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光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郡鎮撫向士璧迎戰房州。蒙古少却。光祖既鎮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先祖貽書費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先祖乃可。遂召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聚甚多。先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先祖卧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先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王  
子爲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  
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  
辭。卒出粟活民甚衆。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  
廟建安撫使。以待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  
霄官。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先祖三  
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  
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  
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  
平江府兼發運使。

論曰。史稱先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爲京尹。風  
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  
矣。後世以先祖奪情起復。爲劉漢弼所論。至今不  
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  
義。至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  
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勉王事。君子猶  
將原之。考先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傯。固不得與朝  
野清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  
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  
菜色。先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軍。

臧。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建康。  
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撫蜀。何能遠過。使得  
如先祖者。十餘輩爲邦伯。則江南垂絕之緒。尚可  
再延。斯真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  
嗟乎。士不遇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  
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陞國  
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獎之。遷崇政殿說書。擢  
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

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  
勸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  
之阨。不可不慎也。理宗爲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  
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  
變上疏。言趙鼎分野。乃有災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  
之出。豈無常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  
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  
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  
不隨。上爲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  
斥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識。時喬行簡爲相。大同以親



嫌累疏乞外。上諭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攷文析理。極承恩遇。真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稿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蓋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稿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原是活物。豈當作稿木死灰。豈當便是不可。云此心。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歎服。竊思當是豈能之誤。修府志者。攷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為後人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為後人見作者難述。亦不易也。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

金華後獻畧

卷之八

尤

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益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作稿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靜也。徇私則僻。不必患其就寂也。不當作稿木死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

得。焉能道此。豈非遠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邦。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為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為相。下詔北伐。質為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以為為和不可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累赦復官。子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金華後獻畧

卷之八

千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兄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於我不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章。樓昉。鄭性之。楊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簡尤密、自謂有所啟發、得邊  
詹、顧、葉四子爲喜、葉則秀發也、秋滿、丁母憂、起復、調  
桐城丞、金人犯、斷黃、桐城爲、隣、壤、萬目睽睽、不相保、  
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  
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爲  
備禦、謀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  
閫以功、非已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  
居、餘十年、無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寃、上書訟於朝、初  
議之爲、斬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  
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聞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三

者、悅、歎、史、彌、遠、當、國、人、有、制、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  
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  
事、宣、綸、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卽、日、起、秀、發、再、擢、  
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尙、驛、驢、秀、發、上、五、策、曰、  
防、海、道、密、邊、備、釋、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  
作、士、氣、爲、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則、  
千、里、一、壑、秀、發、建、石、礎、以、疏、水、勢、漸、洩、有、方、無、乾、溢、  
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構、堂、獎、梁、之、隄、以、祀、焉、等、  
轉、承、議、郎、既、上、書、致、仕、力、勸、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  
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囊、橐、蕭、然、至、

無以欽、當屬續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疑  
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  
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  
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  
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  
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蒞職、執義懷  
慨、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  
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  
歎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僇爵者、或納款賣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  
法宜褒嘉、而顧以擅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  
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衆、人所不能堪、  
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穎、淳熙間進士、始遷  
義烏、仕爲尙書吏部郎中、蒞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  
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團結、魚舟、防江、植持  
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金華微獻畧

卷之八

三



架閣文手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三遷而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皆爲丞相併連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歛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用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剔鹽弊政惠大乎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仰頴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

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具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糧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一云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

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室與民訟圩田聚莫敢決元龍決之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卒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跪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爲之乎肯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官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寃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清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穉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嚴嚴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爲訐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退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懣爲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

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靖獻之誠，納約自囑，首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爲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郎，攝縣事。授四明巡檢，霆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韜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成楊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濠州。節浮費，濯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達知光州，命下，即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敵遂却。尋召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閣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遣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有王溪集行世。寔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衆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佑。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鎮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爲家。

金華徵獻舉

卷之八

老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寔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與本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爲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概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親

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閭外。見險不避。遇事無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已。使吳詠起草。因以咨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通告大

金華徵獻舉

卷之八

夫

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畱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間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遣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枚卜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召赴行在。奉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衆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訓。萬立朝審謬，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諡曰忠惠。所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郡則五閩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

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僨事，君子信道，僨事因懷祿而營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明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真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審謬，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髯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邵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既登第，練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輪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牧、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晝、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搗、之、殺、獲、甚、衆、越、宿、敵、葉、泗、勢、急、公、慮、郡、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砦、增、壘、制、划、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滂、恃、長、江、爲、重、沿、淮、爲、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蒞、蜀、二、帥、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新、其、腰、背、則、漢、中、之、敵、自、遁、急、據、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關、中、庶、幾、西、蜀、可、固、淮、江、之、形、勢、斬、春、當、城、於、龍、腹、礮、安、慶、當、城、於、宜、城、鑿、塹、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客、旣、盈、敵、抄、無、獲、則、殺、計、細、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堡、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鄧、水、之、築、於、霍、卽、議、者、必、以、兵、弱、守、濶、爲、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遇、年、生、熟、券、之、外、倍、有、鉅、費、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聖、宗

嘗、稱、屬、文、翁、人、物、甚、偉、洞、曉、邊、事、由、淮、右、節、揮、除、浙、西、寇、十、年、屈、獄、莫、不、識、決、時、江、潮、夾、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欄、子、椿、皆、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茅、土、中、間、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令邑故荒落屬流寇起橫燕齊間剡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蠻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一

衛指揮盧和寧義父也為金蘭各將挾仇勘四平人死燬其尸事覺論繫寧廼為奏辨下鎮巡而別遣官錄囚以寧指未減和罪以無尸為解龍爭之曰和殺人燬其尸以滅迹即未減天下酷吏誰不能燬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遁行金二十萬於錢寧乞免罪且覲襲職寧為語撫鎮臣集滇人為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郎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毒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藩屬前附逆者請托匿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居官食祿尊為監司卑者守令既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節義奉頭苟活尚得偃然居故位為權貴販卒耶即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甚核時王守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龍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尚書會順天尹劉淑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二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為兵部尚書逾歲晉吏部尚書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寃請論得復官贈少保諡文襄龍少師楓山為高第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為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當世事議論英發聞者盡傾好獎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為良士既登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



山先生居鄉固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驥足始展。歷剛摧險。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卽能早建奇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卿命南邦。正羣小恣橫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劇。櫻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冤獄於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者之剛哉。已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詩文。登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中。故大監注直義男注鉅。以父恩乞陞錦衣衛鎮撫。

帶俸守塋。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廕。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御驪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逆瑾卿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中。未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鷲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四

疏請易市馬爲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鎮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賊。賴貴平之。而荆頭餘賊。曾蛇什七。巢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夾攻。賊窮。嬰通判董鳴枕。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爲工部右侍郎。會河決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渠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川河夫二萬餘，不拜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輒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過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為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尚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併治河錄，子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清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閹為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隣矣，而剛正之氣，瀆死不衰，一踐戎壘，劇寇殲平，繼總河隄，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戶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卽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舊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興，潘氏多賢，歷朝間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皐

趙志皐，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皐

不往，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官，教

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志皐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過，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皐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當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濱行，吏進羨金，却之，悉簿報焉，既歸，隱靈洞山，頗修飾亭宇，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為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郎，時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開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卧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营救，卒，諡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已至靜立志諸箴。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論曰：自江陵柄國，慘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為聚斂之上策，宰相恂恂循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自力於勲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款，海宇寧靜，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蓋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稱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爲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疏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嚴重不可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七

千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羊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叅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蠲復差糧，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貨刳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勝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居於墓廬，十年，毋徹其廬，強返焉。母卒，仍居墓廬三年，家居足不踰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穉，不敢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論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卹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虞臺拙稿，藏於家。孫德驥進士，官至辰沅兵備。

### 吳百朋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八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爲伯按楚時，神宗卹筆，改從百，朋少側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襤褸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淮卒浮湛肢解，參將或單舸竟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閤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憊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常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晨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傳散閭所，全活數萬人，薄暮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滅氣奪而遁。捷上，督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鳩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撫州所在，逋逃藪，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羅挾倭自重，數為鄉導，騷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詞，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輒撫，既受撫，復亂，倭內倚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寮寇楊益乘間流劫，殺縣官，百朋勒兵勦之，疾趨火菁薄，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眾二萬，據泮水而營，百朋屬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漳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巵酒為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朋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產，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鎮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算，

遂覓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旬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歷眾餘喇磨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捷奏，加二品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元，晉大理寺卿，尋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答初款，輔臣高拱大修疆政，萬厯改元，以本官賜飛魚章服，奉勅閱視宣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宣鎮內牆，為雉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外牆，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祇忤江陵意，予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為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丑晉北京刑部尚書，卒於官，諡襄毅，百朋為永豐時，形軀清羸，及為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值百緡者，虔事竟，官籍其獲，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却不受，封輪藩司帑，生平在鄉，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為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屬橐鞬，長跪階下，樞卿坐受謁，寮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平反江陵愕然然百朋舊勲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鑒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間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諡疏乃知所載不誣蓋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叙事必覈迹其勲伐誠可謂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士

疆柱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輩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爲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養士臧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既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海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密布腹心江淮間相響應雄聞變急如儀真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橫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忠疏運道足邊餉等事多見

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姓名曰張寅納級爲指揮以黃白之術遊武定侯郭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助楊乞恩輸罪而徐爲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尙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爲朋比固上命桂夢張璵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鞠夢等阿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祿上欲誅馬祿以楊一清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獻夫未定時舉朝闕然雄乃抗章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兇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士

也承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篋楚杆挂十有餘人餘或遠戍而雄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雄爲人端謹不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簣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鄒見日抄婆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爲不平雪崖奮不顧身侃侃立言撻桎梏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刑章鈎捕皆漢室之忠臣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予故列雪厓於名臣



云。

金制

金制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  
泰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  
史文希儒以掣塩征商規利漸廉得其贖銀一千二  
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後  
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儒風憲之官其職如是是  
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凡法也臣寧負同官不  
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  
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未減上不可命視職

金華徵獻舉

卷之九

三

聽勘冢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  
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冢宰故欲袒希儒而兩調之制  
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申志遂有大  
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  
居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職惡如是彰露臣之彈  
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  
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都院  
何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耳天官私書奉若蓍蔡毋  
論刑憲為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  
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金華徵獻舉

卷之九

四

限。燦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  
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審別其是非。而苟幸旦  
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  
臣歸田。以釋羣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  
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  
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制宣布誠  
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制以武平具寨之地。接  
連江廣。為巨盜出入嚙噬。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  
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  
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璉自効。明日制帥師突之。果擒璉捷聞。賜白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遷叅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  
推為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謝事。  
會惠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  
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  
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船船衣甲  
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敷黃瑞劉興策俱就撫。所收  
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聞夾勦遠遁。至  
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制在汀漳。  
眾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眾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采可畏愛。故所至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幕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潮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論曰。松澗在臺。豸冠戢戢。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冢鄉。亦可謂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持斧捕賊。漳南之間。蠻海之奧。提嶠負固。分部署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蕩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檄遙傳。羣盜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刃而解矣。

徐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治乙丑進士。知襄強縣。巨盜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身自捐俸。為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廩。全活萬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薩長蘆。兼巡河道。劇

盜楊虎。橫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時寧王宸濠。隱畜異圖。潛結湖盜。以自衛。讚至。即勦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為蘄州太守。而宸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為上流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冤獄。甚著風采。其守蘄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惠民。百務釐舉。以政最。陞河南左叅政。而守蘄如故。在蘄凡七年。蘄人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左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安銓叛。讚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已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德。給以退舍。即勒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斂以安人心。廣賑卹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強梁。又陳便宜四事。曰處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饋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妻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龔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詡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既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換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勲階以至八座卽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既離任其人以百金酌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贈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旣德我則不當以金汚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滄人爭治宮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闖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瑯怒聚於午門俟

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官府洶洶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尙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管內侍調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山東青州太守十餘年滯獄一獄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尙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傳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寤而惡之未幾計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八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迹其雪囚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清何以過是及爲牙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噬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翼庇僅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干掇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閣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以譴直稱。寇犯寧夏。總兵趙英。逗留敗績。欲以賄免。命崇往勘。正其罪而還。謝駙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還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爲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親簡閱。明賞罰。兵雄諸鎮。有緹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時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既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爲已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堠。寇至輒以捷聞。召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鎮。二年。苗穴底定。磨一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以疾致仕。卒於家。崇爲文汪洋灑灑。爲世所重。有集若干卷。行世。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日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探股肱。荷畚鍤。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午。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禮部設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清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

學有真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自宋以來。真切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難暴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揭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謂於東門。慍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阨。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牘。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清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爲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被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爲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郡城。遙受



符陳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兵天河等邑修懷遠故城夷獠弭耳革面帖帖不敢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运用勞瘁卒於官是爲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懷洞白無城府山立鵬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澳澁矯飾當官遇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塗錄和聲編既葬蘭溪陸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主

教爲之銘而縉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卿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爲完人易既遇而有助勤之責爲完人難王丈成公鋤亂攘夷勲猷充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爲功也約而易文

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未得其所而職分虧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疏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訛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耽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論

張元論字伯敬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矜奉命董修內厰內官覲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論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主

有誣元論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論不辨事仍自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舍郎袁應樞相嚴嵩婿也啖以美官元論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論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論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益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嵎，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密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做樂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魁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奎

許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績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糧。綱知弊在隱匿，因設詬笞，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即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密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密，概以官密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羣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切直，禍

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畿輔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尚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尚書，仍乞歸，遂不起。綱爲人清不絕物，和不溷俗。旣歸里，儼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藝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畧儀檢，詠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歡欣悅慕。若僞輩之相與，忘其爲達官貴人之鄉居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羣玉山房簡、省心劄記諸書。

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劄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奎

莫想宜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迹其所言，皆實悲篤厚之論。吾婆勝國華闔，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爲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卽欲傳家永久，亦莫不有學問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稠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會，李見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已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啟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啟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卿寺無坐處，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卿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懷槍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誚，值趙南星爲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釐爲定格，一時稱便，既而魏忠賢、鶴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蘇，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曰公申明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五

銓法一疏，真碩畫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所推朱世守、米萬鍾，併及世俊，言世俊爲左光斗、魏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璫伏誅，以原官起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輒予校，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駁，凡刑曹所讞諸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允之，畸於律者，駁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爲出。

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會六月旱，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臣，於是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尙書服俸，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儒援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不償，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儒空劄數百張，每名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儒，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金華徵獻事

卷之九

美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儒劄付，每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填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填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填便是監儒，則事例濫觴，難選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漢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論曰：桐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爲依阿，漢泌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閩縣。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魔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魔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沅。屢擒大盜。遷右叅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王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弭鍾凌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叙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充軍需。抵雲南。牝妖萬氏聚黨為亂。世德築堡建屯。諸逆斂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世德歷官四十年。廉謹謙恕。求儉中進。割膏腴以

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柄政。而陞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勲伐。垂歿遺書。篋藏兵註。夫國事倥偬。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鶴鷺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蒲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凡大辟戍徒。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遼左事興。僉服其先見。轉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王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盡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太本。太子。皆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禮。禮。大僚弗黜。按差弗召。封弗視。朝語甚切直。嘗事曠育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鹽水利。參政。築堤防。游水道。水故從楚。藩宮出。宮資塞。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喻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已率屬。墨吏望風解綬。後攝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祀鄉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編修，至正詹。遷吏部有侍郎，命清理庶獄，悉心奉反。拜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浸而黃，河秋決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為短歌，使道舞巡行論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淤塞決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阻。時濟淮大股設法賑濟，全活甚眾，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三百餘石支給，免輸饒之苦。之錫為總河，勅兼巡方於輪蹄間，剖獄疑獄，重案矜釋無算，治河得美五萬金，進為

卷之九

手

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潁河多立祠祀之，所著有河防疏畧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信，為諸生甚貧，題除，無以卒歲。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快快而反。大雪及之，領道旁古廟，須臾一友携僕荷粟，冒雪來，問之，曰：貸之某家，曰：予貸而告乏，友曰：無慮，吾分一囊於汝。

過歲，又作區處，開年，遂進京，值

國朝定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鑼而呼，明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慚，公無子，繼子襲廕。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手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一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遷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為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為東林援蔬行者偽暗數年會治利殿選善書者題歲月迺以杖畫地告眾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眾皆驚異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為安貞素之則果安貞也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素之則果安貞也遂以道服見邕曰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至長沙謂守曰滿湘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九峯山卒贈尚書諡號陽園詩曰肅得襄陽郡依然記昔遊峴山思住馬漁水憶回舟丹堦常含露青林

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官曰神女調溫液年年侍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路近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謠謠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復啼聞隣家理爭曰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重關曉未曉不如眠去夢中看

論曰安貞偽暗逃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佞阿於李麟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與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資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捐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官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趨斧斤之利。耕夫十

去。一。後官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所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去一。車輿服玩。錯以兼金。鍤以美玉。或文犀瑯玕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耕夫十去一。奸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絕闕之。不情。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煩燔之。特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爲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併道遇左補缺李虞，悲不避捕從者笞辱。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乘輿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論曰：國運延促，關乎士氣。士氣盛衰，見乎文風。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獨立敢言之氣衰。仗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愷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農不移宜哉。

### 滕珣滕邁滕倪

滕珣，東陽人。歷任茂王傳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珣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為時所榮如此。珣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悚悚，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

和成遂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和奠茂勲。幸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搖紫陌頭。上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添瑞景浮。陽和如啟鰭，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有秋懷詩曰：嫋嫋芙蓉枝，灼灼當秋好。嚴霜一以列，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何條不自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六

也。同問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十里駒也。又題鷺幃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即是聽猿時之句。邁餞於大臯之間，慘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 厲玄

厲玄，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為宦族。高祖文才，貞觀初為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其子也。舉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十巖曙。遺音過汝濱。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葬之夜。夢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咏。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寤而記之。及入試得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欣賞。舉進士。人以爲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酌贈之篇多有。厲氏久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模。以廕入官。至資政殿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爲東陽五府之一。模之孫文翁。登寶佑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則枝不繁盛。從來敎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於篇。以爲行善者之勸。儒者諱言感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深。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者聚於一堂。非屠估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璽龜函。必有益。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栖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八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邇唐。傳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從而畧之。則漸滅盡矣。矧正始既杳。巴歛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則。鄧枝崑琰所出誠真。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爲發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俞瀟

宋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堅嘗答紫芝寒夜詩引羊石事。自言上世亦出金華。葉石林詩話以爲揚州人。誤也。紫芝詩傳者不多。吳之器發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繁烟古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慎詞品又載其臨江僊一闕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第澹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視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都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九

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修妻夫人胥氏。墓志無黨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俊之從子。受學於俊。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自號紫齋。學者稱紫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范大錄爲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子因迂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鏐。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鏐二子曰。爲郎官。曰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社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俊。獨不仕。爲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啟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入。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子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諱言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則曰惠迪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嘗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

### 金華徵獻舉

#### 卷之十

#### 士

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 于房

子世封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嵩。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

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爲文之道。自是文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棠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 錢適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適避兵蘭溪靈泉寺。被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麻。爲文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 金華徵獻舉

#### 卷之十

#### 士

論曰。揮塵錄。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錢適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謂告尋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寒寒。以匪躬遂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之。鄭亨仲云。方臘犯浦江。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魁謂適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爲訕謗。亟命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而童庭式文獻錄。則云。適黨附蔡京。再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衆趨戰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爲盡忠。如後說則死爲無耻。而鄭清逸賢達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遁逃奔蘭。爲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予家僅十里。予嘗至寺中。寺僧爲予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鵲。鵲能言。賊問鵲。鵲答曰。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誣也。亨仲以爲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過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鵲。鵲之口。而力戰冒死之說。亦恐未真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輩豐

輩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爲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丞。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濂。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卯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駭。數以爲不能。及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紐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疎陋顛倒。莫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順程。獨豐抑縱開闊。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明。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時爲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既狹。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願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爲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論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夢萬不羈。喜談兵。舞劍。耻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清河洛。樸乃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爲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此滅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荆襄之衆。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末

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爲吳所襲。而亮失荆州表裏之勢。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臂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擁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師。搗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敕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驟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衆必內亂而自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羣書。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倘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微錄五卷。以裨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爲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撰。必寄示亮。亮取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至以罪廢。徙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窶。老死隘巷。僕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翱。選爲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婺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畧。而獨重事功。蓋憫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衰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既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後。而同甫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真。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取也。向使先生不爲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爲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況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沿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劾以凌曠。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既爲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八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爲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爲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淵。曰困。曰泉。淵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爲作慈菴記。而爲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鎬。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灃。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灃字子溪。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諡夷介先生少章瀾子嘗自叙云。性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輩翕然從之。叔祖鐸字壽卿。銀字長卿。實為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湮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子湮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賦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頤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偕遊學古。吾宗人是

金華微藏畧

卷之十

九

時皆饒於財。爭先迎款。年來世緒不振。前章風旨。影響無存。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鞠胞。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叙。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慨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間有存者。予登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墻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為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間有人焉。曹子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使天彝無數篇詩文。畱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母黃氏。時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葆光盡歸之。三子請分。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袷裘。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值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為饌。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金華微藏畧

卷之十

十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撰忠義傳。起戰國王蠋。終五代孫展。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頒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顧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管家圃。日磬湖。日以觴咏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衡、字伯壽、卒官臨海丞。

喻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疏以特科補新喻尉、與洪邁陸萬里爲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從子不伐、僞、演、國衡、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樂爲人有謀畧、睦寇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爲變、密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樂二子、恪與兄恢、爲文皆有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主

於時、渠每語人口、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沉於世、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益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於世、壽稱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爲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卽其所居、出邑西門十五里、口官塘、澗水爲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果木、置書其中、而爲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者、恪一見奇之、卽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主

爲文祭之、具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鑒、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喻良弼文曰、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曰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過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喜、臺而無厭也、茂恭在日、予讀其文、而面數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奇、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許、其佳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金華文獻錄、風致適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評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 傳寅

傳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荷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爲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置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益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恒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書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習誦詐之言。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侗、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謫浙西。廩節遺錢五十萬。卽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猶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關。冠一經。學者以寅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書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棠柎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主之心。卽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升田。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貌欲復古如此。發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 杜旗旂旂旂旂

杜旗。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旗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橋齊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卷之十

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顰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自白頭吟。弟旗。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癡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擲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後。解時風度。紫離觴盡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卷之十

花飛急。知晏原叔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弟旂。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年八十餘。陳同甫口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能品。弟旂。字季高。旂。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清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疊石爲山已浪呼。小毯戲水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幼高有碎裘集。葉正則叙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兄弟。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

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字端父。伯高子去。偶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偶子游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汝霖至游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尙存。得山谷老人筆意。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襲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伯高仲高詩古麗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蓋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偏喻南強

喻偏字伯經義烏人良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盜徂入界內偏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宙能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帥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衛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偏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諱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遁偏乃命弓率執大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臨之口設遇敵尉必先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漆糧有羨悉歸公府遷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偏能文偏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偏乃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偏為人怍怍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丞直郎改奉議郎會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等陞朝奉郎初偏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偏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卒年八十四偏性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咭問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旂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對不以食膾炙為美潛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黠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偏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尊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竝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偏獨出為諸生倡布縹緲紀終為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應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偏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詔獄偏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偏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偏所著有



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在其間、獨能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翰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第、乃從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乃創射樓、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覓出他縣、境內多盜賊、袖鐵尾相銜不絕、微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補之、寶慶初、禮部侍郎、與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无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江南強請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吳契可致、及陳亮為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書數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冤、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喜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有

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悔、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為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偏與南強見之、必將唾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章如愚陳大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手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為金華三大書云、

徐次鐸

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辭科、嘗做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  
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  
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  
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  
鑑、湖、議、人以為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  
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  
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  
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專、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  
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  
傅相、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  
為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為守、大相賞識、終沅州  
倅、既卒、邑人慕其德、為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  
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

陵、聲稱藉甚、予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  
云、同祖有學詩、幼蒙中有皇城、夜聞唱連珠詩、  
連珠詩、習儒朱淵、錄柳處事、無所考、不為立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 文學傳二

潘景憲 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  
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  
詔試禮部、賜東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  
暉、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

不赴、請為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  
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  
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  
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  
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  
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塾、其學於六  
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  
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回、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  
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羣從十人、皆有名於  
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湖海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進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藉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二

上前。陳天下利病。皆人所難言。特薦。朱熹可大用。未幾。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史稱其公憤不入。門私書不出。因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 趙彥祖

趙彥祖。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遺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克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有詩數百篇。名西征隨筆。子途夫。尤

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呂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內科。授郴州教授。學校聿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屑。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晚躋從官。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問喜宴。必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宜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王。時皆榮之。猶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庶歌之盛如此。真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廣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真好文之主也。仁宗當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鞵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修上賜。歐陽修為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瞻。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居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每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雄武

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廣先。以固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婉然言事。皇太子風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為詩。嚴宵時備員講官。每退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灝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為巖肖別號。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宗時。有言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累遷知郴州。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曾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畧。收赦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忠誠堂集。若干卷。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瞻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為國子博士。出倅建寧。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賈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故。頗依似道。同邑將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徙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喬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爲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呈。蓋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慎許與。不得以成蔣泮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爲時器異。其詩類晚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傳相裔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驥客。皆願交焉。所著有卧雲堂集。

論曰。臥雲先生。予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益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有也。益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揮翰墨。

萬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書過目輒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策。歲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爲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旣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爲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臣。概登史冊。其早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採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潛稱其旨閎深。浩博。峻厲。潔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懇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為文。予之。畧曰。子也。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摘撫。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蓋微嚴之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八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為憾。子長再徵而再却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枉其學。樞續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閤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決於却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好古。經史

百家。悉究大古。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為學官。實兼太學。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為顯官。甚眾。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之士。七永康胡長孺為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澄。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為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為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温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擇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遷奉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為人清癯。誠實無偽。喜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為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揭傒斯。賈奎。鄧文原。蘇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潛。鄭貫。吳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噓於助者。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官簞饋物之盛。日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聲齊。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祭器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為時所重。宋濂時為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譜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印  
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  
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爲人。蓋寬  
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  
而不自知者。時養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  
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爲已任。有言及二氏。則  
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  
似亂真爲辨。意以是與。

吳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主留守馬  
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爲丞相府長史。重  
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主之威。  
脫脫乘其出微。贊帝黜之。尋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  
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  
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  
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  
翼日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來四歲。授以孝經論  
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  
此那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

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放。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  
又復性易書。值幼敏至。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  
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  
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  
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  
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卽悉其旨趣。鳳乃歎  
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  
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  
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  
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主文  
者爲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儒。此三數  
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  
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絕處。輒睜目長  
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  
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  
思。臨川傅斯正。贊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  
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  
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  
志。還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榛篁蒙



羅。不類人世。日嘯咏其中。傲然自得。嘗曰。胸中無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卽兒女子語耳。於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謂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迺就其所次。辨其時代。爲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專尚音節。必使官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降而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爲楚漢正聲。他文稿六十卷。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所爲文。逸宕不羈。尤長敘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內。見者爲之改容。而茲鑒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卽能辨其時代。當其賦咏。提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嚴巧。文彩鮮麗。觀者驚以爲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謚曰淵源。萊。同世有黃潛。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風古。位祿皆過於萊。及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永康胡汲仲謂立夫曰。子面膚黑而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野。唇鰲掀而不閉。默則無澤。不閉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爾不見。酒變乎。夜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膏於。命惜哉。宋潛溪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舉張宜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驪然有恩。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尙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一堂。著撰之家。必有取裁。予之列立夫於文學。遵。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開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饒遠。勾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隆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其質。頹悟過人。好讀書。善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爲文。涵肆。廣迤。春容糾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蒲考。遊燕京。莫。



文正激見其文而奇之曰發州柳君鄉雲甘雨也天下士行被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吾子員爲文絕出於時館閣之士相與傳客之甚厚銓曹以上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貫典學其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卿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鐫務振起雅道弦誦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爲名臣良吏者甚衆秩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屢空不繼而人愈嚮往之使者行部必請門承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爲翰林侍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謚曰文肅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而色莊氣和卽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桀鷔膽其德容莫不氣奪意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已任人有一善諄諄稱道唯恐不聞天廡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古彝器書畫識其真贋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聞於世不啻一瀝

黃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俸養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講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為前官久之謝歸七年辛酉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潛為人寬厚博洽文行為一代模楷而性情敏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即決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非有關於治道之大不敢上陳啟沃之功為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人而已凡四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多出其手海內之士以文為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誦之雖絕微殊邦皆知寶愛善真草書得其片幅必藏之以為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穉為冠論曰宋潛溪之讀文獻云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粹鍾為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為國霖雨非公誰歸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咸淳間遊太學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強起之主教鄉邑卒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潛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日全輸臥犢閒耕餘樹有牛摩癢稅足溪無人照廢屋角枯藤枯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潭在元人格調中已為造極吳之器談詩好祖述太倉屋下而詆甚宋元故婆書不及應龜應龜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黃潛序畧曰：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傳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七散，束書東歸，逖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卒不能昌其詩，使有關於後。况不遇其人，凡有所作，如獨鳥啼音，自吟自止，其爲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于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雨溪。貌古氣剛，善談諧，從王宗蒼業詞賦，接問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爲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疎雨，平砂牧牛，樹斜陽，隔塢春，欹枕石，泉閒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清霜月松下，敲棋碎壁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笛溪寒五月，花春盡，花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春感云，鴛鴦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圍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執爨，林靜鳥司晨，林鶻過樵徑，山雲隔寺鐘，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孤燈茅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謳咏。同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鳬。冷。苜。蓿。風。高。萬。馬。肥。

徐畸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畸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漢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碌碌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爲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畸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畸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爲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從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士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字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主

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廢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

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己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鑑黃潛皆爲之序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華



山受濂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謙歿。制服盡禮。晚號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尚書疏義六卷。永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清古道逸。可以想見其爲人。黃明遠。博君子。邃學卓識。讀吳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葯房集。錄錄焉。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十一

##### 主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模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懷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庭激浪。不足爲之豪。其凄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觀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 聞人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說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柏之門。夢吉躬承家學。父子自爲師友。手抄六經傳疏。深究義理。開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起爲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婿唐以仁。卒於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終始純一。人皆稱爲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照先生。

#### 李惠李序李裕

#### 金華徵獻畧

##### 卷之十一

##### 主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真。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瞻。危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移牒江浙行省。徵爲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網緼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孫。從許謙遊。至治間。嘗詣關上聖



德頌英宗召見王德殷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陳州同知惇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行齋稿末瀛爲作墓銘

胡滅

胡滅字景雲號蔗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行文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僖鳴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爲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與辭斐然公澤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志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聞然康熙年間廣文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其作於列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猶既漸減中忽遇寶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請淮陰懷德披剔經緯意融詞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特節旆右深慕所學特傾下

闕善大書政請書楊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此載古文苑卽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爲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藝火夜坐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侯之書又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既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言曰學不在博徒博陸澄書厨耳吾將藉此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志

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幼書不厭時或風氣曠曠賓客滿座觸其談鋒岸憤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蘗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出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

論曰宋文憲云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漕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憑於文憲墓誌乎。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